

拾德

第十二期

太古動物
黃帝的手術
旋轉中的地球
拳王故事及其他
價值連城的萬靈
喉也納的疑徒
偉大的——錦演說——也拉曼之三
宴會之開

也拉曼之三

民國十四年一月一日出版





—攝影佳作選—

光明在望

賀

恭

橡 鐵 水 五 機
皮 道 金 械
迫 材 材 工
緊 櫃 料 具

高雄市塩埕區新興街180號

興發五金行

電話 3777 號

高雄市塩埕區新興街185號

永 豐 行

電話 2823 號

禧

新

恭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經 理 商



張東隆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18號 電話三六五八號

臺東連絡處：臺東鎮中華路50號 電話一五四號

總 公 司：臺北市

分 公 司：基隆 新竹 臺南

新



賀



營業種目

機	燃	煤
械	料	油
油	油	輕
其	柏	柴
他	油	油

禧

恭賀新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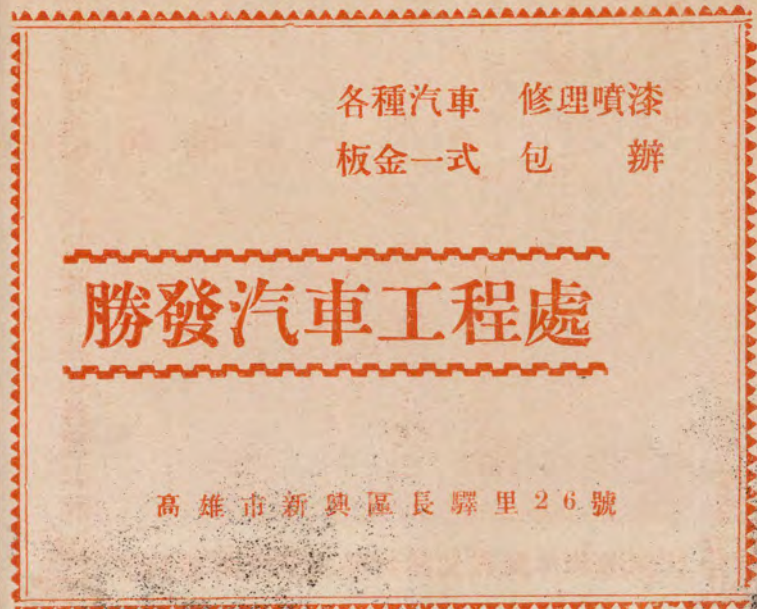
大成電氣行
林維屏鞠躬



各種汽車 修理噴漆
板金一式 包 辦

勝發汽車工程處

高雄市新興區長驛里26號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高雄供應站

地址：高雄市五福四路161號
電話：4483 3307

恭賀
新禧

荅雅寮油庫；高雄市成功路一路7號 電話 4484
重油加油站；高雄市哨船頭 4487
第一加油站；高雄市火車站前 3186
第二加油站；高雄市市政府前 4453
台東聯絡站：台東市中華路178號 15轉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新禧 經理 恭賀
行 順興

總行 地址 澎湖縣馬公鎮臨海街
電話掛號 二六五一號

分行 地址 高雄巔鼓區山鼓路一〇一號
電話掛號 二六五一號

恭

進出口商

八

亞細亞火油有限公司經理處

蔡文豹行

營業種目

汽油 重油 煤油
輕柴油 各種機器油
電石 酒精 破布
柏油 (コールタール)
肥料 糧食 雜貨
漁具類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經理處

文華行

總行：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街36號

電話：4517・3653

電報掛號：(油)・3111

各地分行：臺南 嘉義 臺北 基隆

新

禧

拾穗 第二十一期 目錄

扉頁——攝影佳作選（光明在望）

太古動物園

最殘暴的武器——神經毒氣

旋轉中的地球

肥皂和浴室

最後的手術

磁性的神奇妙用

美國堪薩斯市的洪水和大火

世界人口膨脹的危機

智利風光

七大大奇蹟的最後殘存者

西歐風火見聞錄（三）

鐵幕後的幽默選輯

拳王故事及其他

價值連城的偽畫

寂寞的女房東

攝影叢談：談戶外攝影

維也納的叛徒

我對女人的了解

亞歷山大包茲故事之三——偉大的推銷演說

婆媳之間

隱憂

亞當先生（三）

橋牌雜話（十）——成敗之間

一

一四

一九

二四

二七

三七

四〇

四三

四九

五四

五八

六八

七二

八一

九二

九六

九九

一一三

一一五

一二九

一四一

一五三

一七六



(太)(古)(動)(物)(園)

微 之

你願意脫離現在所處的空間到太陽，月亮，或是其他星球上去作一次幻想旅行嗎？你也願意脫離現在所處的時代退後千百萬年作一次爬虫時代的旅行嗎？如果你對於太古時代的動物有着強烈好奇心的話，這一篇「太古動物園」便可以使你得到一次夢遊的機會。

我們假定你已後退了一萬萬三千五百萬年，你已經置身在太古的「爬虫時代」裡(Age of Reptiles)。

你發現那時的天氣竟是如此的晴朗和溫暖——溫暖得超過了你對那一時代所原有的想像。

你也許不能決定你所處的環境是否安全，但是當你一想到你在二十世紀所看到的那些可怕的爬虫，例如鱷魚和毒蛇，你便會對爬虫發生一種恐怖危險的感覺。你於是便急急地想找一個安全隱蔽的處所。當然你現在所處的世界是不會有任何人類建築物的，那末你所能想到的最安全的立腳點應當是大樹的樹頂了。

你環顧四周想找一株高大的橡樹或是榆樹。但是這兒却沒有一棵橡樹或榆樹那一類的闊葉樹。這兒所有的只是些無窮無盡的高大的松林。你於是選擇了一顆松樹，在它的頂上你安定下了你那忐忑的心。

現在你踞高臨下，四周的形形色色都可以收入你的眼

德士古各種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之滑
機油最能適應潤滑各種機
件之需要

如採用德士古滑機油必能
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

CALTEX (CHINA) LIMITED

臺北市博愛路十九號二樓

電話：二三五四

電報：CALTEX

底。

在那邊的池塘裡，你看到一種在水中半沉半浮碩大無朋的動物；它有一個長得出奇的頸子和一個小得出奇的頭，每隔一會兒它便把頭伸出水來昂然地向四周環顧。它沒有看到樹頂上的你，於是它便蠢然地跨出池塘。

現在你對這個巨大的怪物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它比你所見到過的現時代的任何大動物都要來得龐大。你要想爬到它的背脊上去必須借用很高的梯子。它的重量大概相當於大象們一家的總和。它的尾巴比頸頸還要來得長大，而它的腿卻像四根大樹幹。假如它能用尾巴尖端來支持全身的話，那麼它那自頭至尾的七十呎長的身體便非常容易高出樹頂，幸而，它是不可能這樣做的，所以你也必在樹頂擔憂。它現在儘可能地擡起頭來，也只能跟一層樓房齊。

這一種巨大的動物屬於恐龍(Dinosaur)的一類，當它絕跡千萬年以後，科學家們賜給它一個名字叫「雷龍」(Brontosaurus)。

當你仔細觀察這一種「雷龍」之後，你立刻可以決定這一種動物實際上是並不可怕的。它的身體雖是如此的龐大，但你從它那比例上極不相稱的頭部推想起來它一定是

地上挖下大塊的木賊草和苔蘚類等植物作為食料。

這種大動物在覓食時前進得非常緩慢。其實它怎能不慢，它有四條粗笨的大腿，又有這樣一條碩大無朋不勝負擔的尾巴。所以它喜歡整天賴在水裡，讓水的浮力來分擔它的體重。

當你看到另一種食草恐龍在這太古動物園中出現時，你一定會替「雷龍」的食料擔憂，這世界上那裡有這許多植物供給這一類大傢伙食用呢。這種新出現的恐龍名叫「梁龍」(Diplodocus)它的體重比「雷龍」要輕一點，但是長度上却超過了它。它的全長大約相當於八隻大象的首尾相聯。梁龍可以說是世界上曾經生存過的動物中最長的一種了。

梁龍的頭也是小得可憐，這可以說是大爬虫類中的特徵之一，它們有巨大的身軀，但是幾乎沒有腦子。

現在你又看到另一種偉軀小頭的恐龍類爬出了。它比雷龍和「梁龍」要小得多，只比大象的身軀略大一點，但它的形狀看上去却非常兇惡，它的背部有兩列骨頭形成的硬片作為它的特殊甲冑，在這種恐龍的背部中央，它的硬片高達二呎，但在尾端這種硬片却變成幾枚尖釘。這種怪獸的名字叫做「甲龍」(Stegosaurus或Armored Lizard)。

一種愚蠢

而溫和的獸類。它只以植物為食，但並不吃草——因為那時的世界上並沒有足多的青草可以供它食用——它只是大口大口地吞下帶有微小綠色植物的池水藉以充飢。有時它也從陸

，不久你就可以看到它為什麼需要如此厚重裝甲的理由了。

帶着一聲深沉的吼聲，一頭真正可怖的爬虫從樹林中躍出了。它用後腿走路。巨大的頭部裂着一張大嘴，滿嘴是尖銳的牙齒。它的身體，後腿以及尾巴都是長得粗大笨拙，但前腿卻像發育不全似的特殊短小。它們不能幫助行走，但卻有堅強的利爪，這類動物也許是世界上最難看的一種了。

這些殘惡的怪獸向池邊那三頭大恐龍走去。「甲龍」似乎自持有堅甲保護不動聲色，而其他兩頭大恐龍却嚇得往池子裡亂竄，因為它們知道這新來的怪物是「食肉恐龍」，是它們的剋星，它們身體雖然龐大，但却一無防禦的武器。它們唯一自救的方法便是跳下水池，因為



暴龍 (Allosaurus)



梁龍 (Diplodocus)

這種兇惡的「食肉恐龍」是不敢涉入深水的。

這兩條「食肉恐龍」聯合起來向「甲龍」攻擊，但牠們並沒有獲得成功。正在相持不下之際，「食肉恐龍」忽



甲龍 (Stegosaurus)

然發現一頭小恐龍，這當然是容易到口的肥肉！牠們立刻放棄「甲龍」向新目標跳過去猛襲。你現在可以明白為什麼我們將這種「食肉恐龍」取名為「跳龍」(Allosaurus)。

它的翅膀是一層從前肢的長指上開始直延展到後腿為止的皮膚。「翼手龍」也是一種食肉動物，它也長有尖銳的利齒。你在樹頂上雖然不怕底下「跳龍」的侵害，但天上飛來的怪獸却頗使你心驚膽戰。幸而它沒有注意到你，牠已倏然地飛落地上，它在陸地上舉步的姿態真是怪異之至。在不遠處你可以看到海岸，你決定想冒着食肉恐龍的危險到海岸邊去游歷一番。

你總算平安地到達海濱，你立刻發現不但陸地上天空裡有着爬蟲，即使在大海裡也有着牠的踪跡。它形如一條大魚，但用肢槳代替了魚類的鰭。它不能在水底下呼吸，所以它不能長留在水而下，它必須隨時浮上來吸氣，在它的頭上長着一對巨大的眼睛，這種比例不相稱的大眼也是你向所未見的。

另一種在海中生活着的爬蟲形狀既像烏龜又像蛇類，它的身體巨大而扁平宛如烏龜，但它的頭頸却十分像蛇，當它們在海中游泳時總是把頭頸高高地伸出海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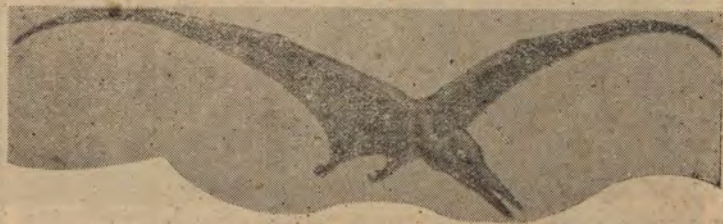
海裡面還有許多魚類，但你卻無法看清，因為它們跟現在的魚類是同樣地能在水底下呼吸。

你準備離開海濱了。你想回到樹林裡找一點果腹的食物。你滿心以為一定可以找到野莓和果子，但最後你失望

或(Ceaping Lizard)的原因了。這兩頭「跳龍」立刻將那頭小恐龍攫獲在掌下。

牠們將這小恐龍的肉從骨頭上撕下來咀嚼時，你一定會把樹幹抱得更緊一點，當然你是不希望用你的身體來喂這兩頭恐龍的。不過你也不必害怕，你在樹頂上是十分安全的，那種跳龍身高只有十五呎跟現在的長頸鹿的高度相仿，而且它們也不會爬樹。

忽然你看到天空中有什麼東西向你飛來，最初你以為這是一隻大鳥。但當它飛近時，你知道你最初的判斷是錯誤了，鳥類應該是有一根羽毛的，但這種飛行怪物却没有一根羽毛。這一種能飛的爬蟲是「翼手龍」(Pterodactyls)的一種。當你看到它在飛行的樣子，你也就可明瞭牠的命名了。



翼手龍 (Pterodactyls)

了，你找不到一點可吃的東西！在這恐龍時代裡，地球上找不到現在我們所吃的果子，蔬菜和穀子。

當你穿越叢林的時候，間或有小爬蟲在你的身前爬過。昆蟲大多地在你的耳邊紛擾，有些小動物吃驚似的迅速移動。你對於這種小傢伙是不會注意的，你甚至於還會懷疑在這種巨大可怕的爬蟲世界裡居然能生存着這麼多的小動物！

這種披毛的動物實在要比那些大傢伙重要得多，它們應該在這次假想的旅行中佔據主要的地位。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大部份巨獸——例如鯨魚，大象



太古時代在海中生活的爬蟲

馬，牛以及其他等等都是從這種有毛動物脫胎而來，它們的名字就叫哺乳動物，而人類也是哺乳動物的一種。當那些恐龍們絕種之後，哺乳動物便取而代之成為地球上的主宰。

你現在還想到池沼邊上去參觀一番，但在中途却碰上了一頭兇惡的「食肉恐龍」，它已張開血盆大口向你躍來。現在是你應該結束夢遊的時候了，也許你還在慶幸着不是真正的身歷其境哩！

× × × × ×

現在你已經知道巨大的恐龍一度會是地球上的主人。為什麼它們會絕跡？也許你能猜測到一部份的理由——它們身體太大了，腦子的發育却跟不上。假使牠們身體能縮小一點，腦子能擴大一點，它們也許可以繼續生存。而在牠們生存的幾百萬年中地球上的氣候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這些巨大的食草恐龍例如雷龍，梁龍生存了幾百萬年以後，地球上的陸地增多了，有好些池沼都乾涸了，這些巨大的獸類找不到足夠的池水來支持它們笨重軀體，同時也沒有足量的植物來供給它們的消費，其次牠們也沒有維持生命的智慧，結果，牠們都死光了。較小一點的恐龍又繼續生存了幾百萬年，後來也死淨了。當那些「食草恐

變成了堅硬的琥珀，在琥珀裡我們可以看到那個虫體。

我們所找到的動物化石，大多是動物最堅硬的部份，例如甲壳和骨骼，較軟的一部份都已腐爛淨盡。而堅硬的部份有時可以傳諸久遠。有時這種堅硬部份埋在地下，地下水將骨骼的成份一點一點地帶走；留下石灰質這一類的東西，到最後真正的骨骼消失了，但一模一樣石質製成的骨骼却遺留下來成為真正的化石。

化石中也許只留下一個動物的足跡。一頭大爬虫在池沼邊緣上行走時在黏土上留下一個很深的脚印。然後池水緩緩地捲起沙土將它輕輕地蓋沒了那一片黏土，日久以後這一片附有脚印的黏土硬化了，變成了岩石，這一個動物的脚印却會絲毫不變地遺留在岩石上。

有一種化石也許是從模型鑄造出來的，例如一個古代蝸牛的殼深陷在黏土裡。經過日久以後，原來的甲殼被水溶化了，但在黏土上却留下一個模型，以後如果有石灰和黏土填入而硬化時，這填入的部份便成為一個從模型中鑄造出來的化石。

我們知道今天有很多陸地從前一度是被水浸沒的，而在水底下造成的岩石例如石灰岩，頁岩，沙岩等常是供給

龍」向地球告別以後。「食肉恐龍」的肉食來源成了問題，最後牠們也逃不過絕種的命運。

在有些地區裡，除了池沼乾涸以外，氣候也突然變冷，這也是使恐龍消滅的另一原因。恐龍是一種冷血動物——這就是說它們不能在冷天維持自己的體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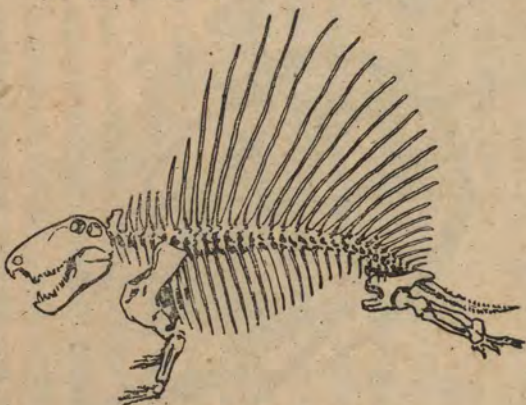
恐龍如果對自己的後一代能加意保護的話，它們也許還可以多維持一些年代。但是牠們却跟今日的一般爬虫類一樣對這點未曾加以注意，牠們生下卵以後就離開了不再對它保護。雖然牠們用這種方法維持了百萬年的傳統，但一等氣候變冷，裸露着的卵就很難自己孵化而出，此外，又有某一種太古的哺乳類動物也許對恐龍的卵發生了興趣，將它作為食料，這樣一來更促使恐龍的出生率日趨減少。終於在距今六千萬年以前，最後的一隻恐龍和地球告別而不復再執掌地球的控制權了。

× × × × ×

假如我們沒有從岩石中發現到化石，我們是不會知道恐龍的事實的。在人類出生以前我們能知道一些動植物的情況完全得依賴於化石。舉例來說，在五千萬年以前有許多蟲子不幸陷入一堆從松樹中流出來的松脂裡，松脂就將虫體保護着不讓它們腐爛。日久以後這些松脂埋藏在地下

化石的來源。

在這一頁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幅二萬萬年以前所遺留下來的



二萬萬年以前所遺留下的爬蟲化石

太古動物的原形。萬年以前是爬虫類的，但是動物的原始却遠在爬虫世界的幾萬萬年以前，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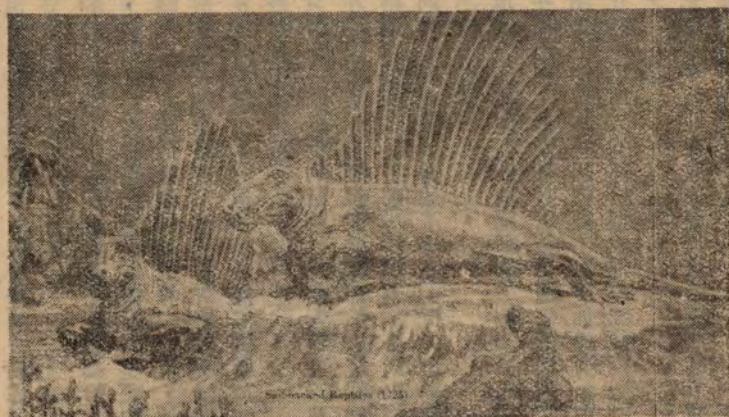
現在無法推測世界上最初的動物是什麼？更無法推究它的形狀。現在我們只是回顧一下五萬萬年以前太古動物園中

有些什麼東西。

那時已經有很多種動物，但都是在海水中生存的，這時候統治着世界的動物是三葉虫（Trilobites）。

你也許看到過龍蝦，而古代的三葉虫跟今日的龍蝦却是同族的。它們大多是長不滿三吋，但間或也有長過二英尺重達十五磅的。

三葉虫生活在近海濱的淺水裡。它們也能在海底行走。所有



的三葉虫跟今日的魚類一樣是用鰓呼吸的。在太古時代水中動物的鰓也可以幫助它們游泳，三葉虫的食物是海中的小動物。它們是不容易逃過三葉虫的觸角和大眼的，



三葉虫控制海洋權喪失以後仍繼續生存了很久——牠們的生存歷史大約維持了二萬萬年。——不久新來的海洋統治者出現了，也許以三葉虫作爲它們的食物，因此另一

而第一，在太古魚類中有一種名叫 *Dinichthys* 的，這名字

個在世界上出現的具有脊椎的動物便是黑類。

意義便是「恐怖魚」，它長達二十英尺，遍身披著鱗甲。它雖然沒有牙齒，但卻有一付堅硬的上下顎。它們在水中的行動非常迅速。可惜因為它們的身體太巨大了，這一種恐怖魚在很久以前也絕了種。

動物從水中呼吸改為空氣中呼吸是世界歷史上一種重

這一種古
代魚類的
軀體上披
着骨質的
鱗片以防
禦自己，
恐它們在水
中繁殖得
十分迅速
以致這
一個時候
便定名爲
「魚的時
代的變遷。第一種陸地上的動物是蠍子（Scorpion），它們比魚類的出生要早一些，那時三葉虫還繼續統治着海洋。這種太古蠍子跟今日的並沒有太大的分別，它們形如蜘蛛，有着一對螯和一根頂上長着尖針的尾巴。這一種動物科學家給它取名爲Paleophonus，這名字的意思是「古代的謀殺者」，雖然它們是一種兇惡的動物，但那時却無用武之地，在陸地上它們無法找到蜘蛛或是昆蟲來施展它們的殘殺，它們只能藉冲上海灘來的小動物過活。蠍子是沒有脊椎骨的，而有脊椎骨的陸地動物在很久之後方始出現。二萬萬五千萬年以前，北美洲的大部份地方是低卑潮濕的，在沼澤地帶密集着巨大的森林——後來變成爲今日的煤。但這些樹木和今日的並不相同，它們多半是巨大的羊齒植物。

在這些樹林裡面有身長兩尺的龍蠅，巨大的蚜虫和蠅



種有硬甲
保護的三
葉蟲起來
延續它們
生命的一
脉，可是
這種苟延
殘喘的局
面並沒有
經過多久
，三葉蟲
終於只能
在化石中
發現牠們
的踪跡。

在三

蛛。在水邊上，蝸牛緩緩爬行。同時在沼澤地帶又有比較重要的一種動物——兩棲類出現了



太古時一種巨大的兩棲動物—(Eryops)

家的推測，它們有三隻眼睛，二隻在正常的地位，另一隻生在額上。它們的嘴非常闊大，並長着尖銳的牙齒，它們的腿軟弱無力，行動滯緩，胃部一直貼到地上。在那個時代裡它已經是最大的動物，所以它也不用不着有匆遽的行動，它可以很安閒地躺在岩石上曬太陽，肚子餓了便下水去張開大口吞噬海草和魚類。如果他對海中食物發生厭倦了，他也可以用陸上的較小的兩棲動物來換一換胃口。它的頭部雖然如此巨大，但並沒有巨大的腦子，因之它在那間適地曬太陽的時間裡，決不會潛心於思想，它只有一點是可以自傲的，那便是牠能發出一種粗嘎的聲音，這是以前的太古動物從未曾有的。

在恐龍時代，天空上也不是單獨被能飛的恐龍所獨佔。那時候已經有了太古的鳥類。這一種鳥類科學家給它定名為「始祖鳥」Archaeopteryx。

如果科學家只能找到「始祖鳥」的骨骼，那末他們也可能認為這只是太古時代的一種爬虫。但他們在骨骼附近看到羽毛的印跡，因之他們才決定這是世界上最古的一種鳥類。

「始祖鳥」跟今天的鳥類是不同的。它的翅膀上長着鉤爪，因此它的翅膀又可以用來爬樹。它的翅膀不十分強壯

在飛行時也並不太如意，並且因為它的翅膀太大，所以它們在引走時也感到困難

「始祖鳥」沒有尖喙，但它有上下顎和牙齒。科學家

們認為太古鳥類有牙齒的原因是為了它以魚為食。始祖鳥的尾巴與蜥蜴類相仿，今日鳥類的尾巴已比較短小，但牠們的祖先却長而多骨。尾巴的每一節上都長有一對尾毛。

「始祖鳥」在百萬年前失蹤了，把牠的地位讓給更適宜於天空生活的飛鳥。

五千萬年以前，在北美洲和歐洲的沼澤森林地帶出現了一種與狐狸大小相仿的 Eohippus——馬的祖先。牠跟今日的馬並不相同，不但身軀矮小，而且頸部沒



始祖鳥 (Archaeopteryx)

有鬃毛。尾巴也非常瘦小，前足只有四趾，後足只有三趾。它非常適宜於沼澤和森林內的生活，跑得快，也善於躲藏。它以樹葉及嫩枝為食，但並不吃草——這也許是因為那時並沒有野草。

不久氣候變遷了，沼澤乾涸了，因此這些馬的祖先為了適應環境起見，也變成另一種形狀，科學家給牠定名為 Mesohippus——馬的中間代。牠的體軀增大了，有一點鬃毛，尾巴增大而鬆散，腳上的趾全部變為三個，中趾特別大並且有很厚的趾甲。

大地上的草滋生了，嫩枝和樹葉變成不易覓得的食物了，馬便改吃粗草，牠的形狀又逐漸變更，它已經只用了一個趾頭跑步，在乾燥的土地上可以跑得比牠祖先快得多。這時候的馬取名為 Prohippus——馬的近期代。

從此以後，馬便變成今日的樣子。

X X X X X

象在今日已祇適宜於熱帶氣候了。但在五萬年前，牠們的歷史也有很大的變化。最後在北美洲和歐洲產生了二大群象。

其中的一種是麥司吐騰 Mastodon(毛象)，在水河時期它們生活在美洲東部，在今日我們從遺留的屍骸上看出

古代時美洲東部的毛象 (Mastodon)



它跟今日的象十分相似，只是它們身上披著一層粗厚的毛，並且牙齒也比較長大。約摸在二百年以前，新英格蘭第一次發見象的骨骼。最初他們以為這是太古巨人的骨骼，並且猜測這動物生前高達七十五呎。後來經科學家仔細研究，並將這些骨骼作正確的拼湊，才知道這是一頭太古的象，它的高度也只有十英尺。

另一種類的名字叫猛犸 (Mammoth)，這一個名字是從亞洲部落中傳來的，當這一部落在地下發掘到它的骨骼時，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生活在地下的大老鼠，這一種動物生長在北美洲，歐洲和亞洲。約在五十年之前，一個俄國人在亞洲北部行獵時，發掘到一隻埋在冰凍土地內的地下象，當時他因為獨身無法將它掘起，直到來年才帶了大批工作人員來此掘取，可惜它的一部份屍體已被野狼所竊食，但大致還算完整。這一頭地下象因為冷藏得十分妥善，所以皮肉毫不腐爛，甚至它的口中還有未嚥下的苔蘚。地下象的牙齒巨大，象嘴裡一次決不能超過八個。

以上兩種太古象類的絕跡是一個難解的謎。為了氣候的變遷嗎？但牠們顯然是適宜於熱帶和寒帶氣候的。他們也不會因飢餓而死亡，因為那時並不缺少食物。也許有一部份是在冰河融化時淹死的，另一部份可能被古代的人類

腦力致勝的人類是否能永久地統治着這個世界呢？

譯自 Animals of yesterday

健忘的音樂家

鋼琴家約瑟夫·荷夫曼在他演奏時永遠是從容不迫的。他有一次作旅行演奏會時準備了三種不同的節目。他環遊全國並輪流地演奏着這些節目。有一晚在波士頓，他出現在一群如往常般熱烈歡迎着他的觀眾之前，他端坐在鋼琴位置上靜候音樂廳內觀眾靜肅下來。

荷夫曼將手指放上音鍵並預備敲擊第一個音符時，突然他將手腕停在空間，面上掠過一絲困惑，原來他忘却今天應該演奏的節目了。

他毫不在意地走到台前向前排一位女客索看今天的節目單。他過一下目，把牠歸還給原主，並輕聲道謝，然後再回到原來的座位上開始演奏。

所殺死，但這兩種原因似乎都不能使牠們完全絕滅。最後科學家們只好回答說「不知道」！

太古動物園是這樣熙熙攘攘地完成了這千百萬年來的歷史，多少比人類強壯，比人類兇惡的地球統治者絡繹地烟消雲散了，只是將牠們往昔的光榮殘留在遺骸和化石中。但以



地下象 (Mammoth)



最殘暴的武器——神經毒氣

璋

這個「殺人不見血的劍子手」簡直比氫原子彈還要厲害

以下是這種最猛烈的殺人武器的故事。這種武器的毒性比東印度所產一種最毒的眼鏡蛇所咬的傷口還容易致命，而且其存在與否，單憑我們人類的五官是不能探測出來的。

一滴如角子般大小的液態毒氣，如果滴在皮膚上，在數分鐘之內可以致人死命；至於其蒸汽，亦只要呼吸幾秒鐘之久就會性命不保。這種毒氣無色，無臭，亦無味。

這樣厲害的武器，直到現在才發表出來，就因為其在將來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時，足有左右戰局的潛在勢力。如果應用得法，其殺傷力遠超過原子彈或是氫原子彈。其正確的名詞，現在還是一件國防秘密——我們姑且先叫它為「神經毒氣」。

我還不會忘記所看過自德國俘獲而得的，關於這種毒氣施放時經過情形的電影。幾隻用繩索繫住的山羊，正咀嚼着一堆蘆葦，「蘇蘇」之聲，很清晰地可以從影片的聲

響裡聽得出來。經過一段時間，山羊似乎並沒有覺察到一陣無形的塵霧正朝着牠們滾滾而來。一回兒功夫，突然都遭遇着了。

由山羊的反應情況看來，幾乎如觸及電網一般，牠們盲目地橫衝直撞，彼此用角抵觸着那無形的仇敵，牠們的背弓起來了，牠們的腿痙攣地抽搐着，在山羊還來不及發出「咩」聲以前，便都倒在地上，幾秒鐘以後就死去了。

就因為這種神經毒氣，是唯一的化學武器，可以使強敵持之為有效的長距離襲擊工具，因此這種秘密現在不得不揭示出來。每一個人都必須要知道這種毒氣是什麼，牠具有怎麼樣的殺傷力，而最重要的，還在於明瞭這種神經毒氣的處理和解救方法。

神經毒氣所以為一種革命性的殺人武器，完全在於牠無色，無臭和無味的特性。牠來襲擊你的時候，難得會使你有一點警覺。在中毒者尚未來得及能够作必要防範措施

以前，牠的毒性便早已進入膏肓了。

牠是一種劃時代的毒氣，因為牠能侵襲神經機構內的重要分子，阻礙人體循環系統。牠之侵襲人體，不僅是可以因呼吸而進入體腔，同樣亦可以經由皮膚，眼睛，呼吸器官和消化系統的粘膜而進入。

神經毒氣同時包括有三種毒素，牠具有毒蕈所持有的菌毒素(Muscicoline)，香煙蒂頭的尼古丁，和在南美洲森林中的印第安人，用來製作箭頭上毒藥的番木鱉屬植物的黑色樹脂。

在一九三七年，有二個德國科學家發現有某一種化學成分，為神經末梢之間傳導刺激的重要因素。如果這種化學成分一旦予以破壞，腦神經便不再能夠清楚地傳達意志而生理組織亦就反常淆亂，因此生活亦就沉淪在乖戾無定的反應裡。

在美國第一次謠傳有這種神秘武器，還遠在一九四〇年，各式各樣的德國難民，不斷地流浪進入美國，他們都會暗示納粹政府擁有一種看不見的毒氣，沒有臭味，而能够透入任何一種已經知道的防毒面具。不過因為沒有確實的數據作為事實根據，這種謠傳亦就被認為是戈培爾的一種例常的宣傳攻勢。

跟着時間的過去，該項謠傳却依舊堅定地在轟傳着，

因此才引起盟軍情報部，幾位首腦人員的格外注意，尤其在一九四三年秋天，有一位情報人員把一具奇形怪狀的德國防毒面具提交給英國情報部以後。這只防毒面具不僅遮蓋着眼睛和嘴，即連耳朵亦被保護在內。據那情報人員說，該項面罩係一家製造新型毒氣的化學工廠內工人，工作時佩戴所用。

將近一九四四年，各項情報亦就搜集得差不多了——該項毒氣據云比任何已經知道的毒氣，要毒上二倍到四倍光景，而其持久性亦甚可觀，在窪地和森林地帶，往往可以保持至幾個星期不散。從德國人的實驗報告看來，知道該項毒氣在中毒初期，會引起胸部瘀血，劇烈頭痛，嘔吐，失明，痙攣和抽筋。另外亦有些言過其實的報告，據云可使腦細胞逐漸衰壞，使中毒者終於變成狂癡。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盟軍情報處，不但意外地探得了德國人的毒氣分子式，而且還獲得一些這種新奇武器的樣品。於是真相大白，只有製作過程在當時仍舊還是一個奧秘而已。經過時間的賽跑，美國人的努力，終於獲得了成功的良果。現在按照許多專家們的判斷，公認在化學武器內，神經毒氣比諸德國人的毒氣有過之而無不及。現在

試就其技術特性和國防秘密所允許的範圍以內，略將其作用性能和救治方法介紹於下：

如果僅僅只吸入極微量的神經毒氣，便會發生呼吸困難，並且連帶地有咳嗽，呼吸短促，鼻子流清水，瞳孔緊縮到只有針尖般大小，面色通紅，脈膊快速，猶如莖毒素和尼古丁中毒一般徵象。這還只是最輕微的中毒，僅僅在毒氣濃度極稀薄的殘餘地區，偶然吸入一兩口毒氣的現象——只要小量的阿托平（Atropine）便能解毒。全部反應正如一個哮喘患者，突然病發一般，據說相持「僅祇數天」功夫。

如果毒氣吸入較多，眼部的聚光筋絡就會有收縮的痛苦，眼球背後有如拉緊的感覺，一見亮光便生疼痛。換一句話說——一種偏頭痛加之部份失明。

假使一時吸入大量毒氣，或者有液態的神經毒氣，由眼睛，皮膚，或唾液裡帶入體內，則隔膜部份的不隨意肌即會振盪不已。中毒的無論是人或獸，都會陷入既不能呼吸又不能吸氣的情況；神智昏迷，血壓下降至發生休克階段，心臟跳動滯緩，而離開死神的魔掌亦就不遠了。

然而，即使有以上諸嚴重的病徵，只要在中毒者尚未停止呼吸以前，仍舊可以藉醫藥的効驗而救治之。由靜脈

具便已足夠了。但是如果有液態神經毒氣存在，那末無論皮膚或衣服，一經沾觸後，均易致人死命。因此任何有必要進入毒氣散佈地區的人員，除必須帶有防毒面具以外，還得另外穿上見水不透的防毒衣，手套，和靴子。橡皮手套和橡膠靴子，如果沾觸毒液有限，也只能保證在半小時以內，可以安全無虞，如若沾染過多，那末最多只能保護十五分鐘。

抵擋那種缺乏持久性的毒氣——一般都是在發放後十分鐘以內有中毒危險——只要預備一條浸有碱液——如蘇打粉或肥皂水——的毛巾或手帕，便已足夠了。

可是神經毒氣，中毒得那般快速，非有緊急的，及時趕上的醫藥救治，就很少有免毒的希望。因此一旦發現有類似的徵狀，就應儘速電告有關機構，前來注射阿托平施救。每一個中毒者，無論有嚴重的呼吸困難，或是失去知覺，或是癱瘓不已，均應在大腿上，臀部，或是上臂肌肉裡，從速注射阿托平。在有些情況之下，人工呼吸也是很必要的。

至於我們的飲水供應問題，經過實驗證明，單是氣體的毒氣，不會對我們廣大的水源——如湖泊之類，有嚴重的影響。然而如若液態神經毒氣存在，却會引起危險，而

或肌肉裡，連續地而且重量地注射阿托平，可能會完全起死回生。當這種解毒劑一旦進入體內，呼吸便立刻鬆和下來，行將停止的心臟，重又恢復正常跳動，血壓逐漸上升。如果有充分的阿托平，每數小時注射一次，連續至幾天之久，那末復元的希望是極大的。

不過，即或已經復元，神經中樞却不可能完全痊癒。肌肉會不由已的發生痙攣，其程度可能自輕微的顏面痙攣起至嚴重的如羊癇病患止，時發時止，歷久不癒。

在輕微的中毒病例內，有頭暈，浮躁，失眠，情緒緊張，夢幻不已。中毒較深的，則抑鬱喪氣，坐立不寧，顫抖，激動，可能有悖理的行動發生。所以中毒至某一程度，可能就會喪失理智。

以上即為這種神經毒氣兇獍的事實，和其後果。

因為該項毒氣無色，無臭，我們唯一可以及早警覺的辦法，就完全賴仗於物理的和化學的測定方法。譬如說，有某一種物質，一經接觸到神經毒氣，會起強烈的顏色變化，那末這種物質便可作為該毒氣的指示計，或是利用一種儀器，只要有少量的神經毒氣，就會自動地激發附帶的電鈴，發出警報。

假使空氣中僅只含有神經毒氣的蒸汽，有一具防毒面

且經久難淨。

假使一旦有敵人施用該項神經毒氣，那末他就可以無需投擲一枚炸彈，或是發射一發鎗彈，就能使美國原子彈生產量在實質上一瀉千丈，這種可能性到現在為止，還是存在的。同樣的，利用這種武器，敵人亦能變化任何一個有戰略價值的重要都市。

很明顯的，這不僅只是一種幻想而已，神經毒氣對人生命的威脅是够嚴重的。我們敢說像這種威力無比的武器，敵人會完全不知道嗎？特別是各項重要科學研究令人詫異不止的敵人。千萬不要估計錯誤——如果這種神經毒氣，一旦被應用，其散佈的速度是可怕的，而其規模之大，也是使人難以想像得到的。

我們知道，譬如說，蘇聯集團就擁有德國所製造的大量毒氣。同樣的，他們也擁有以前曾經從事研究和製造該項毒氣的許多德籍技術人員。而且德國幾處主要生產毒氣的工廠，現在都在蘇聯所控制的地區以內。因此我們一定得假定，最低限度，蘇聯已經能够製造與德國人同樣的毒氣，何況他們還可能不斷的加以研究和改進哩。

事實上，單是神經毒氣本身，已足够使我們聞而喪膽失眠了，不必再有節外生枝的幻想。例如我們不必再假

定在我們城市上空的同溫層裡，可能會充滿着新型毒氣的許多微細顆粒，牠們會逐漸濾過空氣，毒死每一個有生命的東西。

根據實驗證明，該項神經毒氣的傳佈範圍，如若以其爆發點為中心，在周圍半哩的半徑以內皆為毒氣的威力所達地區。但是這句話，並沒有說在這個地區以內的全部生物，都會遭殃。地面上的氣流會影響其毒性的強弱，而且因為該項毒氣比空氣重，會自動逐漸下沉，因此住在樓上的人中毒的機會也就較少。

神經毒氣的散佈方法，固然可能自高空瞄準目標以後投擲下來，但亦可能從地勢較高的地方像噴霧般發射出來，這種噴得極細的毒氣微粒，會隨着風向，漂流至數哩之遙。任何人吸着這種蒸汽，至少會引起「輕微」的中毒反應。不過除非敵人業已取得優勢的制空權，或是有充分的可以控制噴射方向的噴射工具，足以為長距離，大規模的攻擊，否則這種可怕的遭遇是頗難發生的。

可是，無論如何，我們畢竟不能忽視了有一個可能性，如果敵人萬一把神經毒氣和原子武器合併施用，在幾個有戰略價值的地區造成頂龐大的擾動。突然便有幾萬人遭到死傷，在頃刻之間，普遍的都需要施行緊急的醫藥救治，這種情況我們必須應該預作綢繆。

事實上，沒有一個人會否認原子彈所造成的放射線的殺傷力量。但是單靠原子彈就爭取一次戰役的勝負却是頗值得懷疑的。我們同樣亦不應該，因為我們自己迷惑着原子武器的緣故，遂以為蘇聯的戰爭販子亦落入同樣的策劃。事實告訴我們，他們最主要的興趣，固然在研究和尋覓世界上其他國家尚未涉跡過的物理上征服性的優勢，同樣的我們也必須要假定他們正在急起直追的從事化學戰爭上的努力。

最合理的武器也許就是一種毒氣，但他要只是暫時破壞敵人的作戰意志，而並不致於造成終生的傷害。有這樣的一種武器，那末就可以使任何一個侵略者在短時間內便能幡然懺悔，毫無反抗能力。這樣的一種武器如果應用得當，亦就可以免除世界會遭到覆滅的恐怖，而能永遠保存優良的文化基礎。

這點只不過是對變化萬端的將來揭露一線曙光而已。而我們目下所迫切需要的却是要面對現實的情況。神經毒氣也許永遠不會應用到我們的頭上來，這至少是我們的希望是如此。但是沒有一個人敢肯定的說一定不會。所以假使萬一真的有毒氣來襲，那末你現在所讀到的一點東西，就可以幫助你提高警覺性，或許就能挽救你的生命。這便是本文所述的最大原因。

譯自 人人雜誌

旋轉中的地球

瑞譯



從梅茵州的北部以達佛羅立達州的南端，縱貫着美國大陸的是一條遼遠而貧瘠的大道，那便是有名的「聯邦公路第一號」。在這一條公路上每天忙碌的來往着成千上萬的卡車與小車。這些車輛的行動，表面上損傷公路，但是，事實上，當每一輛卡車或小車沈重地北駛時，在它車輪底下的地球轉動便加快一些，日子過的便短些；同樣的，當每輛卡車或小車往南走時，地球的轉動便慢些，因此日子也就長些。

天文學家早已發現：地球的轉動不能保持一個固定的速率，常常受地面上物質行動的影響。這許多影響的來源，有的很近，有的却在數千哩之外。

地球轉動時並不像平穩而旋轉順利的平台，它的速率也非萬世不變。這一個事實的發見，並非新聞，已快近一

百年了。但是，直至最近，因有測定時間新法的發明，已確實證明這個地球並不太靠得住，正是一個善變的傢伙，連它自己也不知道該轉的多快。

地球缺乏恒性的發見，頗使天文學家苦惱，並且因此增加了許多難題。原來他們一直信賴地球來測量時間的，不但是天文學家，即屬一般人也是如此。自從原始人類開始有了時間觀念以來，總是把地球當作標準鐘的。「一天」的定義即是代表二個「中午」間的時間。鐘點，分，秒則又從此而再分出來的。

天文學家所找出來的這些小變化，固然對於吾人的日常生活不見得有何等的影響，但是世紀復世紀，千年再千年，這種變化總會表現出來的。在太古時代，地球繞地軸的自轉，每隔四小時總要變一次，同時龐大的離心力便把大地內東西摔了出去，這就變為月球。所以遼遠的將來一定更會有大的改變。最後，地球的旋轉會變得很慢，甚至需要現在的五十天才能完成自轉一次。

因為應用鐘擺類時鐘準確度的限制，在過去祇可能在

數百年的段落內發現變化。新的時鐘將使我們可能測定一年與一年或一天與一天中的變化。這便要推「石英結晶」的功勞了。石英結晶所製成的時鐘要遠比地球的報時準確得多。

石英結晶有一特性，如果通以交流電流，它將機械地振動不息。倘若交流電的振動週率正與石英結晶的天然振動週率完全一致時（這要看結晶的大小與形狀而定），振動的次數便大為增加。此種特性現已廣泛的用來調節無線電廣播電台的週率。當作時鐘時，每秒一〇〇千週波便可適用；如果連接得恰當，則可變為每秒振動一次藉以應用到馬達上去。

這樣製成的時鐘每天的差誤，不會超過千分之一秒。振動式時鐘如果製造精密，它的準確度在一年中也不會差別一秒鐘的一個小分數。這種新式的時鐘，使我們能把地球自轉的特徵觀察一個究竟。

最驚奇的新發現是：除了熟知的因月球的吸力而起的潮汐，它的阻力足使地球的轉動變慢之外，我們所住居的這一顆行星似乎近患了春秋季的感冒症。秋天轉的快些，每到春天便又變慢。此外近常發生沒理由的或快或慢的情

當你在北半球而同時往北走時，當然，你是愈走愈近地球的旋轉軸心。所以正相當於你把重物往身邊收回一樣；地球被迫稍為加速以保持它固有的動量。當你向南走時，係走向赤道，你正是愈走愈遠離軸心，因此地球旋轉的速率也會變慢了一些。

然後我們來研討這動量不滅的原理是如何適用於石英時鐘以指示地球的動作。一年中的變化實在太小了，多年前幾乎沒有人會懷疑到這件事。在整個一年之中的變化也許還不到一秒鐘呢！但是這變化的規律正說明了它的原由是頗有季節性的。

這種說法的本身便會引起困難，因為在北美的秋天正是南美的春天，反之亦然。很明顯的我們不論採用那一種解釋，一定得證明地球為什麼在南半球與北半球的季節中有動量的差別。

英國皇家天文學家瓊斯爵士 (Sir Harold Spencer Jones) 相信，季節間的變化乃由於地球表面物質的行動變遷所引起。所需要的變動數量必須相當大。當然，美國人及他們的汽車在佛羅利達季節向南駛時，並不足以造成這個原因。

最通行的解釋是這樣的：在北半球的陸地面積遠比南

在詳細解釋這些變化之前，我們先來研討一下為什麼地球會旋轉的這一個問題。遠在數十億年之前，地球剛出世便開始旋轉，雖然這旋轉的起因我們至今無法解釋。但是，一旦旋轉開始，這保持旋轉的能力乃完全依據物理上運動量 (Momentum) 不變定律。正如同你在駕駛汽車時雖然踏上了離合子 (Clutch) 車子却仍在滑翔；或者像孩子們所玩的陀螺，祇需繞上幾圈放手後便可旋轉不息。在汽車或陀螺的例子中，地面的摩擦與周圍的空氣阻力均可使它們最後停止旋轉，但是地球却不然，它的旋轉在太空間自由自在，沒有任何摩擦或阻力。因此旋轉便永無止境，除非有其他力量去阻止它。

事實上，旋轉動量確很奇妙。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實驗來證明。試坐在一隻可以任意旋轉的椅子上，兩手各握一件重物，然後開始旋轉。若將兩手平舉，旋轉便會慢起來；若把手中重物試向腰際收回，旋轉速率又加快如前。物理上旋轉或角動量 (Angular Momentum) 乃依據與旋轉軸間的距離而定。所以，如果縮短與軸間的距離，正如同你在上面的實驗中把手臂下放回到腰際，旋轉必須加快，俾便保持原有的角動量。應用這原理可以很容易的解釋地球的轉動與「聯邦公路第一號」間的關係：

半球的為多，因此世界上的兩大大半球其季節氣候便有很大的差別。一方面，北半球在秋天大氣的流動與南半球在秋天大氣的流動並不相等。因此九月間從赤道吹向北極的空氣要比三月間自赤道吹向南極的空氣為多。換句話說，地球的旋轉在九月間要比三月間快。雖然這祇能解釋五分之一的所觀察得到的變化。

第二方面，教我們想起另外一件事實，那便是南極的冰冠 (Ice Cap) 約比北極的要大五倍。

當北半球的冬季，南極的冰冠便開始融化，一部份水便往赤道方向流去。同時北極的冰冠則逐漸長大，所以水為北極的冰冠要比南極的小得多。

兩者相加，赤道附近的水量便大為增加。地球的旋轉惰力因此也增大。這個時候北半球的春天已經來臨。增加的水量足使地球的旋轉速率變慢。

北半球的夏季，情形恰正相反。自赤道流向南極的水量要遠較自北極流回赤道的多。因此惰力減少，九十月間旋轉又見加快，如作計時員，地球走的實在太快些。

此外，還有些相似的影響。例如八月間的風把水吹至北半球的要比二月間吹至南半球的遠為強烈。把些現象合

併加起來，正如天文學家所做的，對於季節性的變慢與加速可以得到部份的解釋。但是這還不到全部影響的一半。剩下的，我們現在無法解釋，將來一定可以。

季節性的變化仍有些神秘莫測。但是，因為月球及潮汐的影響以致使地球旋轉變慢的事實，倒是早已瞭解了的。速度的變慢雖然極微，但是地球如果在紀元前一年所訂的約會，現在算來已經遲到二小時又三十分了。要去思索與臆測遠在二十五萬哩外的一件東西所給予地球旋轉的影響，的確相當困難。但是若試在海邊瞭望海潮的起伏，可以確實證明，地球與月球間的鎖鏈竟是如此的有力量。

實際上，如果沒有水的摩擦作用，月球每天會造成二次潮汐，相隔十二小時。一次在月亮當空，一次在相反方向。但是海洋的底部及沿海岸水的摩擦延誤了潮汐的造成。結果，潮汐的時候總要比月亮的出現落後了些。因海洋底的深淺與構造的不同，此項因摩擦而起的延誤，常常會超過數小時之久的。這一個誤時也給予月亮一個機會利用重力的干擾以減低地球旋轉的速度。

把結果簡單的總括起來。月球的重力牽住了三件東西：地球本身，地球對月亮的正面及反面的漲潮。如果這三者正落在一直線上，那末對於旋轉便無影響。

動量中的能量便變為熱量，消失在刹車的襯墊及輪胎上。同樣的情形應該在地球因潮汐的阻力而失去的角動量時也會發生。能量也變了熱量。這個熱量並不在世界上消失，它變了因潮汐的阻力產生了熱能。潮汐的摩擦在近陸地的淺海邊緣為最大。

地球上的洋面祇有一小部份事實上對此潮汐摩擦負有責任——在西伯利亞與阿拉斯加間的勃林海。在此淺海裏因地球旋轉而放出的能量有百分之七十便在此消失了，其此要推愛爾蘭海了，佔了百分之二。

從天文學上講，雖然此項能量總數實在微不足道。但是站在人類立場言，數量大得驚人，幾乎超過二十億匹馬力，正相當於美國全國的發電量總和的二十倍以上。

所以，這些是地球旋轉習性起變化的原由：地球表面上物質的行動以及月球的曳引（太陽的關係較小）。第三種或不規則的變遷則仍屬疑問。根據英國皇家天文學家的解釋，我們的觀察尚不夠準確，無法斷定這些變化究竟是突然的，抑是分佈在數週或數月之中。如果石英時鐘能夠不斷的改良，我們希望可以知道得更多些。

同時，瓊斯爵士的意見正好相反，他認為這些變化不由於地球表面上物質的行動，因為我們從未知道有這種

。但是它們並不在一條線上。潮汐比月亮為落後，其正面潮頭被月球的曳力正阻礙了地球的實際轉動速率。

相似的，反面潮頭的吸力正好加速地球的旋轉。但是正面的曳力要遠比反面的吸力為大，因為地球的直徑為八〇〇〇哩，正面自然近了八〇〇〇哩。最後結果是月球的拉曳使地球的旋轉變慢了。

此項現象自從月球離開母體——地球以來早已存在。旋轉速率的變慢自每四小時一次至每二十四小時一次。同等的方法倒過來使月球繞地球的旋轉也慢了下來，因此使月球逐漸遠離以達今天的二十五萬哩之遙，同時月亮繞地球循環一週共需三十天光景。

數世紀或數千年之後，月球繼續不斷地使地球的旋轉日慢，直到將來有一天，地球自轉所需時間正與月球繞地球一週的時間相等，兩者都約為五十日。

到了那個時候，地球將以同一面永遠對着更為遼遠的月亮。地球面上的潮汐祇有兩處才會，不像現在世界上到處都有潮汐，那兩處便是正對月亮的一面及反面。但是人類用不着擔憂，這個日子的來臨還遠比人類在地球上已有的歷史為遙遠。

我們大家都熟知的一件事，是當車輛慢行時所消失的突然的行動可以記錄下來。

無疑的地球的旋轉對於這些變動恰恰相抵。試設想地球的質量約有六十億兆公噸之譜，十噸卡車的行動，實在無法測量。

此外，地球表面上各種人為的遷移也使其相互抵消。如果在「聯邦公路第一號」上，北駛與南去的卡車和小車的數量約略相等，最終效果便相互抵消了。

新近的研究注意到我們腳下數千哩深的地心，有許多不知來由的力量作用於地心所引起的變遷，可以解釋部份的變化。姑無論理由安在，仍需天文學家許多歲月，利用新的研究工具——石英時鐘去努力工作，研究的結果可以讓我們對於世居的行星——地球得到更深的瞭解。

譯自 Science Digest, Nov. 1951

在作文考試課裡，教師叫學生們寫一篇短文，記棒球比賽，大家立刻就忙著寫作，只有一個小孩子遲遲地不動手，時間的限度很快地就到啦，他纔突然地驚醒，寫了幾個字繳卷。寫的是：「天雨，無比賽。」

肥皂和浴室

異戈

——英國的第一家肥皂廠出現於十三世紀的布里斯托爾城，而女王伊麗沙白是第一個使用爲她特製香皂的女人，——

肥皂是怎樣發明的呢？在有史記載以前舉行盛筵時，

那些貧窮或貪嘴的人常從灰堆裡去挖掘烤肉時所滴在柴火上的油脂，他們發現雖然在挖掘時沾了滿手的凝脂和木灰却出乎意料的能洗得乾乾淨淨。從這個原始的開端，人類迅速地進步，我們隨即發現爲了要使那些希望身體能洗個澈底乾淨的人們方便起見，建築師已開始設計浴室建築了

浴室設立在克里地島的諾薩斯和法司托司的宮殿裡。

古埃及美女創始了奢華的浸浴藝術，用蜜、乳和許多植物代替了胰子，這種沐浴潔身的時尚立刻傳到希臘，再由此流入羅馬，那裡的人貴婦若不會讓別人看到他們在浴室進出，就無以在社交場中「優游」——市井中心設有文飾雅致的男女浴室。

洗身以後，自然每個人都要更換他的衣服，不多久，羅馬就發生洗滌方法的效率問題，和尋找一種去污劑來幫

處，直到十三世紀方有一家肥皂廠在布里斯托爾成立，此後不久，肥皂製造業在台維滋 Devizes 和婁潑山持 (Old Epsom) 兩地也開始發軔。

到十四世紀這項工業逐漸興旺，肥皂的需要迅速上增在女王伊麗沙白統治時代的御會報告中有一段記載：「皇后建造御用浴室，不論其是否需要，每月必沐浴一次。」女王常用酒爲浴，在她征服的國外領土之內，可算是很便宜的一種流質，然而她是使用定製浴皂的第一個女人。

她的庭臣們追隨女王的好榜樣也造成了勤於沐浴的風氣——至少每年一次。如此地上行下效，然而在英國一般家庭內到十九世紀後半葉還不知道有浴室這回事。

倫敦設立公共浴室到今日正好是一百周年，只是當時的普及性不見得會高。經過十二個月才有五萬個人拜訪，算來每人十五年才輪到他光顧一次。十九世紀末尾，鉛具匠依然尚未發跡，我們只能讀到關於鐵器店的興隆的事業：「浴盆出租富紳。」

正當肥皂成爲不列顛家庭間普遍日用品的時候，無論如何洗衣服是省不了它的，查理第一抓住這個機會，「壟斷」市場施行專賣，成立肥皂公司，於是一筆可觀的財源和進益便收羅到皇冠底下。

拾穗

二五



助「擦板者」的辛苦的漂洗工作，對付那時流行的飄逸寬大的白袍上的污垢，汗漬和宴會以後的油跡。在探索的進程中，試驗出數十種可用的東西——諸如動物的膽囊，皂夾植物，油，脂，和類別不同的許多泥土。把某種泥土混和香料捏成圓球或是餅塊，用的時候讓它化在水裡，其中以富勒氏白土最爲上品，因而發現羅馬產富勒氏白土的領域也日益廣袤，這種白土不單可以洗衣，還可以用來漂布，脫色，和粉白。

古時英國人民穿的是松藍染色的衣著，所以不會經歷到羅馬市民的難題，當羅馬人將肥皂這玩意兒帶到不列顛。那時居民所穿的短上衣 (Tunic)，是一種容易保持清潔非常實用的襯衣，所以很久才能領略這種衛生物品的益

克倫威爾的清教徒政制似乎忽畧了「敬虔其次便是清潔」的信條。毫不顧慮肥皂是否是必需日用品的問題，竟賦以每桶四先令的重稅。在女王安 (Anne) 統治下的一七二二年，肥皂的國內銷售稅每磅三辨士。在那時生活費用低廉的時代確是一筆可觀的數目，結果稅率超過貨物的本值。

拉勃郎克製碱法於一八二四年在英國創始以後，肥皂方始得大規模生產。至於肥皂業發展成爲世界大工業之一，尙待固體燒碱變成重要商品，以及葛拉斯東 (Glasgow) 在一八五三年預算案中廢止皂稅以後才能實現。

近代的肥皂製造工程是高度機械化了，然而所依據的處方仍不脫古代應用的化學反應。一千八百七〇年以前貝城的一家肥皂廠就用石灰点化草灰汁以後的苛性鹼液中加入山羊脂煮沸而成。

新式製皂程序是將油，脂在大銅鍋內熔化，注入燒碱稀薄溶液，作用以後加鹽使肥皂從混合脂肪酸中分出，浮昇液面，同時很有價值的副產品——甘油和過剩的燒碱留在肥皂層下面的水溶液中，肥皂凝固以後便可加工，在研碎，壓型，和包裝以前摻入香精，顏色和藥劑。製造家用肥皂條或加香水浴用肥皂片的原料取自世界

地；澳洲和美國供給牛油，棕櫚油從西非，馬來亞與荷屬東印度群島運來。大豆油出在中國，椰子油產自南洋羣島和熱帶的錫蘭，這些重要的油類是肥皂中的主要成份。

松香是西班牙，法國，美國松林中出產的樹脂，現在也加入肥皂製造的原料名單中，雖則它比油和脂肪便宜，但不能產出甘油，而且配合用量太多後使成品肥皂條發生黏滯的缺點。

戰前科學家們已開始研究人造肥皂，或稱為無皂之皂 (Soapless Soap) 這項主要革命的進程正趨向於石油

產品的利用實驗，並已經證明這種新產物的本身是紡織界上極有價值的幫手，現在製造衣織品時必須經過徹底和有効率的洗濯過程的大量肥皂用戶已加採用。

英國多年來使行肥皂配給制，他們曾嚐到肥皂缺貨的苦況。如果科學家和化學分析師們能製出一種價廉物美產量豐富的代用品，那末以後就可以不再依靠自然界緩慢和昂貴的油脂生產了。

(英國文摘)

關於免疫的新理論

在許多能致人疾病的微生物中，最無法可施的是最微小的一種——就是過濾性毒素，對於這，藥物並無效用、最好的防禦法，就是在一次輕微的感染後獲得免疫力，所以醫藥界致力的一大目標就是覓取一些能使人發生輕微感染的藥劑，諸如疫苗之類。

據一位疫苗專家斯多克博士說，免疫共分兩種，第一種是「被動性」的，就像嬰兒從母體中取得免疫等，這種免疫時間很短，祇在最初數月中有效。不過最近醫藥界發明，在成人中，也可以從那些生過過濾性毒素病症的人身上抽出一種名叫伽馬血球素的成分來，注入體內，而獲得這種被動性免疫，這種

免疫也是暫時的，不過根據斯多克博士的理論，如果一個享有這種暫時免疫的人受到過濾性毒素的侵襲，那麼他的身體就能起作用而產出第二種免疫，就是「自動性」免疫素，而這第二種免疫，在多數疾病中，都能無限制地生效。

如果斯多克博士的理論是正確的話，那麼在生活水準較高衛生設施較好的環境裏小兒麻疹症反而較多的現象就可以用這理論來解釋了。在生活水準較高的地方，嬰孩出生後在短短數月的被動免疫期內，因為照料得當心，沒有機會受到毒素侵襲因而無法產生自動免疫。反之，在衛生設施較差的地方，嬰孩在那期間內很容易受到毒素的侵襲，因此就產生了自動免疫，終生不再感染了。

【術】【手】【的】【後】【最】

一 烟 譯

十五年來，醫生們不斷爭論這危險的腦前葉切開術 (Pre-frontal Lobotomy)，在道德上及醫學上的價值，此種手術，僅用以治療瘋狂或半瘋狂的病人，可使患者的情緒恢復穩定，但劇烈的改變了病人的個性，本文敘述一位施行腦前葉手術病人的全部經過。

人們精神因不時受到壓制漸而

變成一種病態，——通常稱之為憂鬱症——這是由於一個人對於死亡及責任的畏懼，而引起的結果，大部份正常的人，僅需更換新的環境，好消息，短途旅行，甚至過了一天，即可從容適度地將煩惱消除。

但不幸的是這種解愁方法，並非對每個人都有效，引起憂鬱的原因，常是根深蒂固，造成劇烈的後果，患者精神失常，當此種情形發生後，於是家庭醫師診治，或請教精神病專家，用碘素或電振盪療法，有時，以上各種方法均不生效，病人憂鬱情形益趨嚴重，精神

失常，不能從事于日常的工作。

此種病狀種類不一，患者被困於愁思之中，被無數的恐懼所侵擾，終日焦急難耐，可能變成瘋狂狀態，或是渴望死去，企圖自殺。

當病人到達此種境地，一切治療方法均已失敗，但還留下最後一種治療方法，這是一種暴烈的手術，雖然相對地說來，這手術是安全而無痛苦，已施行過兩萬餘次，這是一種精神病手術療法，即所謂腦前葉切開術。

手術時，醫生用一把薄刀，將腦前葉底部與其他部份相連的組織截斷，腦前葉，這位於腦部之灰色質，為人類的感情中樞，支配一個人的社交行為，通常被認為一個人的遠見與內省，想像力，自覺與期望的貯藏室。如染上痛苦的情緒，則變為憂慮與焦急的根源，當腦前葉與腦中部分離後，此種憂慮與痛苦的壓力，即永被除去了。

腦前葉切開術於十五年前，在里斯本 (Lisbon) 作首



次之嘗試，手術施行人爲一年長之葡萄牙精神醫學專家，最近會因此成就獲得諾貝爾獎金，此種手術可能爲現代治療精神病最根本的方法，這手術不僅是割開皮肉與骨頭，除去真正的病根，實際上，這手術是割開了生命的本質。

事實如此，被施行腦前葉切開術的病人，於麻醉中醒來後，變成了另一個人，雖然面貌無改，但性格通常是全部改變了；這原是一件好事，因爲病人本不能在舊我的狀態下繼續生活，但有人堅認爲這是一件惡行，違犯了造物者的旨意。

因此，自從腦前葉切開術發軔後的十五年以來，這問題已成爲學界熱烈爭論的中心，精神病專家贊成此種手術，因爲根據事實表現，腦前葉切開術可減低病人的焦慮，使病人快樂些，避免瘋狂和自殺，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富里門博士及華特博士(Dr. Walter Freeman & Dr. James W. Watts)極贊成此種手術，曾說：『腦前葉切開術爲一種最後的手術，這是對那些自行恢復無望的病人所施行的手術，此種手術祇有當一切治療方法無效，病人企圖自殺或殺人時方可使用，病人經手術後，性格將無可避免地完全改變了。』

在另一方面說，同樣根據事實，腦前葉切開術使病人

道德上與醫學上的是非問題，但在敘述賴萊肯尼得君患病及治療經過的故事以前，我先鄭重聲明這故事一切均係事實，毫無虛構情形。

一九四三年，賴萊那時廿九歲，他頭痛，突然無故的大聲喊叫，情緒極爲憂鬱，不能工作或遊玩，根據精神分析結果，很快發現這是由於朦朧的兒時回憶的反應。

賴萊的父親是一個肥胖的人，教育程度甚佳，性格暴躁，爲人正直，憤怒時常發誇大的妄言，他在紐約有一家報館，生意頗佳，足夠維持他那人數衆多的家庭，賴萊的母親，性格溫和而膽怯，優柔寡斷，丈夫和兒子都很愛她。他們弟兄五人，賴萊排行第二，和他最接近，並在這故事裡佔重要地位的就是傑克，最小的兄弟，幼年時，賴萊的性格很奇怪，他極端痛恨他父親的嚴厲，每當孩子們中有人犯了過失而藏躲起來時，賴萊總是挺身而出接受責罵，被罰後，他毫不在乎，別的孩子挨了打，都是正常的啼哭，但從沒有人記得賴萊曾經哭泣過，孩子們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怨恨父親——各人有各人的理由，但他們總是由母親那裡得到安慰和愛撫。

賴萊十三歲時，他父親的眼睛瞎了，這老人仍是極端的驕傲，他還是自己穿衣服和剃鬚鬚，若無其事的繼續管

變得溫順，不活潑，無用，剝奪他們原來的能力，使病人發生癡癲性的動作，社交的和藹態度改變，處處表現不正當的侵略行爲，損傷了他們遠見和內省的能力，這手術改變了上帝的旨意，剝奪人們的注意力，靈魂和良心，大部份批評家，對於此手術不分皂白的濫用，表示極端的反對。紐約州精神病學會的負責人，路易士博士(Dr. Nolan D. C. Lewis)曾說：『近年來，初期病症，也大都施用此手術，並不經過長期嚴格的精神檢驗，此法在其效用經正確證明前，其使用範圍，應加以限制。』

爭論雙方雖各執一辭。但均不能以充分明確的統計以爲佐證，雖然最近美國退伍軍人病院，曾施行一千二百次之腦前葉切開術，測定其結果，此種事實證據可能有一天清除了反對者的論調，但此種測定的結果，仍統計病人性格的改變情形，是否即爲人類精神問題之根本解決辦法，仍屬疑問；因爲要判斷一種手術的好惡，應用何種尺度或標準去衡量？根據何人的觀點判斷？根據病人的觀點？抑是病人親屬的觀點？

自一九三六年起，在美國，腦前葉手術已施行過兩千至三千餘次，在最近數年，作者有機會得悉一件病例的詳細經過，或可幫助讀者自行判斷此種精神病手術療法，在

理報館的業務，家裡沒有人敢提起他的眼睛是瞎了，賴萊十四歲進入高中後不久，染上疹子，患了一場輕病，醫生說他讀書太用功，僅需稍稍休息，即可痊癒。

一九三二年，他考進普林斯敦大學，其時他十八歲，賴萊是一個怕羞，愉快的青年，中等身材，他很溫和，仁愛不自私，生性謙虛，從不固執已見，他同室住的是一位聰敏，較活潑的青年，名叫布爾特，是一個富有的紐約印書商的兒子，他和布爾特極要好，直到他患病，施行手術後，他們還是最好的朋友，賴萊在大學一年級時，曾寫了一封信回家，充滿對人生厭倦的情緒，他家裡人並未把這事情看得嚴重，一位親戚覺得有趣地說：『賴萊現在大概是在研究叔本華的著作。』但他最小的弟弟傑克，在他未成熟的心裡，却深深記得這件事，他回憶說：『那封信寫得極好，非常合乎邏輯，令人似乎無法回答。』

賴萊在學校裡，專攻英國文學，他希望將來能做個教授，雖然他父親認爲這種怪念太不實際，他父親原希望他接管週報館的事務，賴萊除了閒或打網球或高爾夫球以外，不參加學校裡任何社交活動，終日埋首於書本之中，他的智力商數極高，超過「一五〇」，屬於近天才型，世界上百分之六十六(66%)的人，正常的智力商數爲自八十五

一四，他寫過一篇論文，曾得到三百元的大學獎金，一九三六年，他在普林斯敦大學畢業，成績優異，名次在全班前十名之內。

畢業後，他不顧他父親的意見，接管報館，另外找了一個工作，與布爾特同事，替希爾特父親的印書局，寫些偵探小說及電影故事，這工作很快使他厭煩，他又在紐約世界電報局廣告部找到一個工作，這工作更使他厭倦，他又辭職不幹，最後回到他父親的報館工作，他不按規定時間上班，通常他上午十點鐘去公事房，中午回來後，就算渡過了一天，他對工作無耐心，雖然凡是他做的事都做得很好；下午他在家裡看書，很少出去，晚上八點鐘就上床了。

一九三九年，賴萊的母親突然去世，這是他們全家的一個嚴重打擊，在他母親去世後的一整年，這六個人，瞎眼的父親和五兄弟，在餐桌上晤面時，很少交談一句話，在這段時期中，他們家裡唯一面帶笑容的人就是郝蕾，他的女僕人，是一個胸無城府，廿多歲的姑娘，他來自俄亥俄州的鄉間，教育程度不高，熱情，愛笑，他崇拜賴萊，在他們母親去世一年多以後，弟兄們各奔前程，賴萊和傑克又和他的父親同住了幾個月，賴萊更不常去報館工

他的血壓和精神狀態比半年前體格檢查時的情形更壞，但醫生忽略了這一切，因此被徵入伍。

賴萊在軍隊裡為期共六個月，從未服過一天役，在他入伍的第一天早上，他突然發了毛病，不自主的高聲叫喊，他很快被送去德克薩斯州的陸軍病院，郝蕾常去看他，他總是抱怨醫院裡軍官和護士們非常愚蠢，他請求退伍，但當局發現他的智力商數極高，認為他是當軍官的材料，不准他的請求，他潛藏了許多安眠藥片，決定如果不能退伍，即行自殺，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他終於獲准退伍。

數星期後，在阿布魁，他接到消息，他的父親，因盲目在紐約遇意外去世，支配他生命的人死了，他終於獲得自由，但已嫌太遲，當他接到這消息時，他絲毫無動於中。

現在他病得更嚴重，每天清晨對於他好像是受難，他極不情願起床面對現實，他經常無故叫喊，週身出汗，手掌總是濕的，他每天要換六件襯衣，郝蕾失望之餘，祇得把傑克找來。

傑克鼓勵他多在床上休息看書，這對他很容易，在他離開阿布魁以前，他看了無數的神奇小說，看過每一張新開演的電影，每天打高爾夫球。

作，他耗去更多的時間在他的書本上，他一天看完三、四本書，變得更快樂，他時常作嘔，他的胃不能容納食物，每餐後均要嘔吐。

傑克這時寄宿在學校裡，郝蕾和賴萊在一起，因為她堅持要照顧他，他們同去阿布魁 (Arbuque) 去找他的大哥梯姆，他自己想他可以找一個教員的職位。

在阿布魁他的病愈來愈重，每次飯後仍要嘔吐，他常感到身體各部份疼痛，但從未想到去請教精神病醫生，他堅信自己的痛苦，完全是身體上而非精神上的原因。

珍珠港事變後，梯姆應徵入伍，賴萊在衝動之下，也想去當兵，但因血壓太高，身體不及格，未蒙錄取，於是他變得精神不寧，因為每天和郝蕾在一起，他覺得她溫柔可愛，竟想和她結婚，郝蕾很早就秘密的愛着他，於是他們在一九四二年結了婚。

婚後一度過得很快樂，但不久，賴萊嘔吐和憂鬱的毛病又發了，一天早上他突然由浴室走出，手裡拿著一柄刮鬚刀，「我要用剃刀殺死自己，」他說，她趕緊帶他去見醫生，經醫生診斷後，認為是神經過度緊張，為他開了注射針藥，並告訴他要長期休息。

一九四二年七月，賴萊被召參加入伍體格檢查，這時

這時那個每天替他打針的年青醫生，終於發現他的病源，最後，醫生告訴他：「賴萊，你的毛病或許完全不是身體上的原因，此地有一位精神病專家，請你去找他診斷一下。」

賴萊於是去請教精神病專家，每週治療三、四次，連續治了八個月，在這段時期中，祇有一段時間，賴萊比較振作些，那是在第七個月裡，郝蕾突然患了流行性感胃，賴萊照顧她，胼手胝足，這是數年來，他唯一顯得快活的一段日子。

郝蕾病癒後，重去工作，傑克又到加里佛尼亞去了，賴萊的舊病復發，精神治療也不見功效，醫生認為賴萊患的是嚴重的憂鬱症，一天下午，醫生為他診治時，突然想起一種新的手術——腦前葉切開術，賴萊以前知道這名詞嗎？他不知道。

但很快他從書本上得悉一切，一九三五年以前，醫生很少明瞭腦前葉的功用，雖然他們知道在腦腫瘍症手術後，腦前葉被剷除或受損傷，病人的性格，會因此而改變。

一九三六年，一位有名的葡萄牙籍的神經專家，六十一歲高齡的蒙斯博士 (Dr. Egas Moniz)，來巴黎向醫科大學報告，他發現一種精神病治療新法，這手術稱為腦前

葉切開術，蒙斯博士爲里斯本大學教授，曾著有三百篇醫學論文，一度出任葡萄牙外交部長。和他的助手阿梅達里馬(Almeida Lima)一同施行腦前葉切開術，將病人前額處，鑽開一個粗孔大的洞，伸入一柄細而鈍的刀，將腦前葉與腦中部相連的組織及神經纖維割開，他發現這手術對於癲狂症，妄想性狂躁症，性格分裂症等均極有效，他覺得這手術似乎割去了病人的想像力，注意力和焦急的情緒，在一九三六年這一年內，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富里門博士及華特博士曾施行了廿件成功的腦前葉切開術。

賴萊於是決定到東部去開刀，他與郝蕾同去新澤西，住在他另一個弟弟的家裡，他們又介紹他去請教兩位精神病醫師關於腦前葉手術的意見，兩位醫師堅決反對這手術，賴萊感到困惑，他既不想活而又怕死。一九四四年一月，他進入紐約一家大醫院，住了一年，足不出戶，開始用胰島素及電振療法，一年完了，病況毫無起色，於是出院，回到新澤西和郝蕾在一起。

賴萊開始嘗試各種治療方法，求神問卜，均無功效，一九四五年年底，他們到處旅行，訪求名醫，旅途上賴萊經常狂呼：「殺死我！殺死我！」

他們回到郝蕾在俄亥俄鄉下的老家，他很快對鄉居生

手術室裡，兩位醫生俯身工作，羅吉爾醫生在賴萊刺光的頭皮上做上記號，這將被圓鋸鋸開的部份再注射局部麻醉藥，使病人毫無痛苦，醫生按照畫好的計號，割開與兩耳相齊的前額部份，在頭蓋骨兩側各鋸去兩塊粗孔大的小骨頭，於是腦部顯露出來，流血的血管用銀製的夾子夾住，多餘的血用紗布吸去。

羅吉爾醫生用一種特製的探針探入洞內，探過以後，用一柄長而鈍的刀伸進洞內，以手持刀作扇弧形運動，先向下，再向上，割開腦前葉與腦中部相連的神經組織，當羅吉爾醫生施行這驚人的手術時，哥德司密斯醫生不停地和賴萊說話，這時病人是在半睡半醒的狀態下，手術時不斷地問話，亦爲此手術不可缺少的要點之一，根據賴萊的答話，羅吉爾醫生可以知道割開的程度如何，如果割得太深，就得及時停止。

手術進行時，哥德司密斯醫生問賴萊：「爲什麼你要開刀？」

「我不知道，」賴萊答。

「你現在在那裡？」

「巴爾的摩。」

「你認識我是誰嗎？」

拾穗

活感到厭倦，又復揚言自殺，郝蕾失望之餘，將他送進退伍軍人醫院，在醫院裡住了幾個月，病況益趨嚴重，最後醫院裡的一個醫生，又提起腦前葉切開術這題目，但是誰作這決定呢？

賴萊當時病得厲害，郝蕾心思煩亂無法作主，於是一切祇得由年輕無經驗的傑克來作決定，傑克仔細衡量結果，賴萊如不施行手術，在此生恢復無望，假如他自殺成功，那更後悔莫及，腦前葉切開術並不痛苦，也很安全，僅有百分之三的失敗。

一九四七年四月，傑克，郝蕾和布爾特携賴萊去波士頓，住進醫院，準備開刀，執行手術的醫生一共兩個人，一位名叫哥德司密斯，他是精神病醫生，另一位名叫羅吉爾，是外科醫生。

傍晚時，哥德司密斯醫生到來，和賴萊單獨相處一小時，後來羅吉爾醫生也來了，賴萊和醫生談話時，不停地叫喊出汗，哥德司密斯醫生爲賴萊照了幾張相，相片上顯露出一張表情恐怖的臉。

次日上午十一時半，賴萊頭髮被剃光，施行全身麻醉，當着他兄弟和妻子的面，用輪車推進手術室，郝蕾開始哭泣，不停地哭了兩個鐘頭。

賴萊斜眼上視，望見醫生消瘦的臉，于是他答道：「我認識你的，你是耶穌基督。」

切割的手續完畢，腦前葉已完全與腦中部相分離，賴萊將不再受到恐懼與焦急的支配，這把薄刀除去了他的憂鬱，同樣也改變了他原有的性格，傷口經過檢查，割開的皮肉被縫好，纏上紗布，於是腦前葉切開術完畢，全部手術時間，共爲兩小時。

第二天，傑克去醫院看他，賴萊對他的表情似乎很陌生，於是問他：「我是誰？」

賴萊注視他片刻，低聲答道：「哈囉，傑克。」

九天以後，賴萊傷口長好出院，哥德司密斯醫生又爲他照了一張像，這次照片上所顯示的却是一個微笑，愉快的人像，醫生告訴郝蕾，要仔細照顧賴萊，決不能讓他飲酒，並且需重新教導他剃鬚、洗澡等保持清潔的習慣。

他們又回到郝蕾在俄亥俄的老家，這次手術共用去一千至一千五百元之譜，他們餘下的錢已很少，因此郝蕾必需工作；賴萊成天閒蕩，他沒有耐心幫助她，常常獨自步行得很遠，以致腳上磨起了水泡，但他似乎毫不感到疼痛，他愛看電影，無論什麼片子都要看，不注意自己的儀表，郝蕾每次催促他去剃鬚時，他常是站在水龍頭前，注視

水流達半小時之久，他自己以為不過才一、二分鐘呢；經過腦前葉切開術的人，大部份失去對時間的觀念，並且特別喜愛水。

他許多地方均變得很奇怪，他在街上時常趕到陌生人的面前，舉起拳頭威脅地說道：「要不要吃一拳？」他做這動作完全是和人開玩笑，並非真要侵略他人，但別人並不知道他是被施過腦前葉切開手術的，總是吃驚非常。

像這樣過了十個月後，郝蕾攜賴萊同去紐約，與傑克晤面，三人同去哥德司密斯處，當着賴萊的面，郝蕾將賴萊日常奇特的行為告知醫生，她不明瞭他為何要這樣做，醫生回答說：「對於交際禮貌而言，賴萊才不過是一個三歲半的孩子。」傑克以為醫生是在故意試探賴萊的反應，但賴萊毫不理會，談話結束後，醫生問賴萊：「你實在可以自己剃鬚的，賴萊。」

賴萊望了醫生一會，突然說道：「我才三歲半，怎麼會剃鬚子？」

這回答使醫生弄得哭笑不得，傑克和郝蕾却目瞪口呆，驚訝非常。

在紐約，爲了維持賴萊和自己的生活，郝蕾在飯店的廚房裡找到一個工作，這工作很煩重，郝蕾極感疲倦，賴

地走着，據傑克估計，他每天至少要走卅哩，他走路時從不想，事後也不記得他剛才做過的事，他喜歡向人誇耀自己的聰敏，一變以前謙虛的態度。

他忘記以前要做教授的願望，現在他要從事寫作，他的朋友布爾特知道這事後，他請賴萊寫些五百字的短文，描寫著名電影明星的軼事，賴萊把文章寫好，寄去紐約，雖然稿子全不合用，需得重寫，但布爾特把稿費支票寄給他，他並不將支票兌現，而將支票到處向別人炫示。

傑克和蘇珊來看他時，他說他要寫一篇小說，但永不動筆，他又說在醫院裡不能寫作。

傑克或蘇珊一有空就携他一同出遊，有時他突然很高興傑克，因為他記起他們結婚時沒有請他，後來，他又覺得傑克之所以不讓他出院，是怕他出院後會奪了他的位置。

在這段時期內，傑克可以看出，賴萊是在漸漸的改變——變好或是變壞，哥德司密斯醫生曾說過：三年以後賴萊可能不再像這樣傍徨無主，現在手術後已經四年，賴萊的新個性，可能固定了。

毫無疑問，他現在比手術前顯得快樂，長得也很胖，從不憂鬱，變得不負責任，一切聽憑運命，他失去以前的

萊因無人照管他，時常在外面闖禍，他常去大餐廳要了極豐盛的菜，吃完以後，帳單送來，他說他沒有錢。

郝蕾每天下班後，身體已極疲倦，還要做飯，清理家務照顧賴萊，替他洗澡，聽他不停的抱怨別人，有時還要陪他散步，直至次日清晨兩、三點鐘，簡直苦不堪言，他們結婚已經六年，很少有過快樂的日子，結婚前她是快樂而健康，現在却消瘦了，最後她決定祇有離開賴萊，她並未與他離婚，因為她是天主教徒，她告訴賴萊她要離開他，他感到不安，但並不厲害，兩天之後他竟忘了這回事，她到新英格蘭去工作，賴萊很少提起她，從不和她通信。

郝蕾走後，傑克把他接去，傑克每天要去工作，賴萊仍是無目標的成天在街上亂走，傑克的女友蘇珊有時幫助傑克照顧賴萊，最後他們覺得賴萊必須得到充分的照顧，於是把他送進退伍軍人病院。

一九四九年，傑克與蘇珊結婚，他們去看賴萊，賴萊要與他們一同回去，但他們還是讓他在醫院裡休養。

現在賴萊已能自己剃鬚，但幾乎從不洗澡，也不顧工作，他最關心的就是吃飯和看電影，自從施手術後，他的食慾變得極為旺盛，每天要吃六、七餐之多，但對其他活動都不感興趣，他酷愛散步，永不疲倦地在醫院裡來回

許多能力，但仍記得他一切的親屬和朋友，雖然智力仍是很高，但有點孩子氣和不務現實，當他精神好的時候，他家裡人以爲他就要恢復了，但突然又糊塗起來，陷入不切實的幻想。

有一次，蘇珊帶他到教堂去聽講道，他很安靜的坐着，講道完畢後，他突然大聲啼哭，使牧師極爲驚駭，蘇珊窘得面紅耳赤，低聲告訴他在教堂裡不應當喝采。

「爲什麼不能？」他問，「這樣伙講得很有意思。」根據統計的結果，凡是施行過腦前葉手術的人，其改變的情形，大致均與賴萊相同。

華盛頓大學的富里門博士及華特博士曾做如下之結論：「經此手術之病人，均變得快樂，容易感動，仁慈，無拘束，他們喜歡多話，常愛批評別人，從不覺得困苦……但最大和最經常見的改變就是失去自覺的能力；剛施過手術的病人，性格是不成熟的，不能參加社交生活，但久而久之，這現象可以漸漸的進步，二分之一的病人，可以重新恢復謀生的能力。」

事實上，這手術已被推廣應用，一九四八年八月，國際精神病手術治療學會在里斯本成立，在不同廿個國家裡，共施行過八千次腦前葉切開術。

在英格蘭及威爾斯·四十三所醫院裡一千件腦前葉切開術的統計結果，88%可重新恢復正常生活，其中二百四十二名病人可自行謀生，88%需在醫院裡休養，漸漸復原，根據富里門博士及華特博士的多次統計，三分之一的病人經手術後完全恢復正常，三分之一的病人獲得進步，三分之一的病人仍不能獲得進步，「這是因為診斷者不同而病情亦各異的關係，」富里門及華特如此結論，「但手術的結果，令人十分滿意，可幫助嚴重的精神病患者脫離苦海。」

雖然，對此手術的批評仍是很多；如果全世界每一個人同時施行這手術，則一切文明，工業都將終止了。

決定賴萊施行手術的是傑克，因此傑克特別關心各界對此手術之批評，他至今仍不明白他所作的決定究竟是救了賴萊還是害了他。

週末的夜晚，賴萊來到他家，在一間為他預備的房裡睡了，蘇珊也已就寢，傑克，獨自坐著看報，聽著賴萊沉重的呼吸聲，他眼前浮起往日的回憶。

如果賴萊沒有開刀，再等些日子，也許奇蹟發現，賴萊可以痊癒，也許又發明一種更新有效的手術。他腦海裡浮起賴萊的形象，手術前他企圖自殺，如果再等待下去，也許他會自殺成功，而且也許就擱太久，連手術也嫌遲了。

磁性的神奇妙用

不久以前，華盛頓美國國立標準局發表一張照片，上面是兩個男人站在椅子上——費力地擡起一根鐵棒高與肩齊，棒的中央懸著一個軟繩般的東西，上面坐著一個重約一百二十磅的妙齡女郎，這照片吸引了美國數百萬的報紙讀者，一部分當然是由於上面有個尤物，同時也因為這個軟繩，僅藉八分之一英寸的油狀薄膜與鐵棒相聯！這個是科學界的頭號新聞，也就是標準局公佈的新磁性流體接合器，這個機械是今日工程界的奇物，不論是工程師，物理學家，汽車設計師，造船家，武器專家，都對它極度注意。為方便起見，我們固然稱之為接合器，實在其原理可以應用到許多機械方面去。

這種磁性流體接合器，最簡單的形式，包括四個基本部分，(一)末端具有一塊鐵板的一根牽引軸(二)有一塊鐵板的一根拖軸(三)鐵屑與油質的混和物(四)一個帶著電流的線圈足以使兩塊鐵板間發生磁場，除掉流體混和物外，牽引的部分與被拖的部分，別無其他東西相聯。當通入電流時，油質混和物裡微小的鐵屑黏合起來，他們互相纏合，使兩個活軸部分發生接合或制動作用，電流越

了。手術確使賴萊受到損害，以前賴萊是天才——雖然他的天才很少價值；現在他變得遲鈍，不再是以前的賴萊，但仍保持一部份的聰敏，而且變得快樂，也許這多少總是一件好事。

如果不施行這手術的話，那麼又將如何？

重量減半距離加倍的傳聲器

美國無線電公司 RCA 最近完成了一種新穎的傳聲器 (Waltie-Talkie) 供獻給美軍通訊兵團，這一種產品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用的那種傳聲器要輕上一半而距離可以加倍。

這一種新出品可使軍隊在戰場上有更大的機動性，這裡面所用的真空管比半個烟盒還要小，電阻器直徑與安全火柴大小相仿，變壓器繞圈直徑約半吋深四分之一吋。當裝置這些傳聲器時須有賴成大師的幫助。

它的特點是可以在五英里之內雙方同時傳話，而全部裝備僅重二十五磅。

茜子

大，混和物也越牢固，只要扳動電阻器，就可以使這混和物自流體變做近似固體狀態，再扳回去也可以使它恢復原狀。這個就是照片上吊著女郎的玩意兒，在她所乘軟繩上面所生的磁力，即使用幾匹駿馬也拉不開。

這種磁性流體接合器，代表著一種新工程原理——其機械上的革命性也許不下於發現翅翼的空氣動力學特性，或雷波在空氣中的傳播。這個原理的發明者是美國標準局機械研究發展部主任，四十一歲的電力工程師雷賓諾氏，雷氏雖然曾有過許多發明，專利和設計，但他認為磁性流體接合器是他的最大成就，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自美國陸軍所造的電子計算機裡的帶動機械構造裡，發現出這個原理來。

這種接合器因為簡單，所以造起來也便宜，一具載客汽車用的磁性流體接合器，造起來較之今日普通用的接合器還便宜些，活動的零件減少至最低限度，磨損事實上已不存在，因為所有接觸面——不論是鐵屑和鐵板——都經過潤滑的，即使有摩擦，鐵屑已變成油質混和物的一部分，也不碍事。

當這種接合器全部用上時，有百分之百的效率，滑動量完全可以控制，普通汽車的接合器，經過連續十個鐘頭的滑損就要磨壞了，而磁性流體接合器則經過一百個鐘頭，也沒有任何零件會損壞。在動作時又極為光滑，一點摩擦的嘈音都沒有，普通的乾摩擦接合器，則當摩擦力一停，動力引起振動時，就要發出嘈聲。

這個東西可以應用到許多方面去，已經有人提示它可能的用途，無疑的當工程師們的經驗更趨大時，它尚有其他千百種的用途，茲舉其聲大者如下：

一、汽車接合器：由於它的控制方便，使得它應用到汽車齒輪接合上面去極合理想，它所需的電力極小，而且將電路與速度，調節閥位置，動力需要等互相聯絡起來，也極容易。

二、汽車制動器：美國陵斯勤工學學校試驗結果，指出磁性流體制動器可以用到汽車上去，你只要在駕駛盤鈕子上一撥，制動器就可以光滑而平穩地煞住車子，不必再像老式的把腳踩在煞車上。

三、事服機械 (Servo Mechanisms)：雷氏等相信這種新式接合器，最終一定會用到事服機械上面去——事服機械就是傳遞電訊於純粹的機械設備上，使其作適宜變化的

雷氏指出任何儀器，使用磁性流體之成敗，實繫於其所用油鐵混和物之成分，所用的碎屑最好無過於碳化鐵屑，每一顆屑子直徑大約為百萬分之八公分——也就是與滑石粉的大小相若。至於選擇適當的流體則更需較大的技巧，它必需不易燃燒，不易氣化，能耐自華氏零下七十度至華氏五百度的溫度，不會與鐵發生化學作用，並且在高溫度時不至於粘結起來成為膠狀。

另外還有個必須克服的問題，據雷氏說是在有些混和物中鐵屑可能沉落下去，在像汽車接合器等旋轉的機械裡，這個問題無關重要，但在不旋轉的水力開關裡，鐵屑沉落之後，混和物就不均勻了。

磁性流體接合器真正的要點，簡單說來就是：工程師們第一次得到一個有用的東西，它能迅速地自流體變成近乎固體，只要撥一撥鈕子，又能馬上恢復原狀。

(譯自科學文摘)

儀器——這種用途也就是它的最主要用途。事服機械目前用於大卡車，坦克車，汽船，飛機等動力的操縱，使用事服機械的動力制動器已經用於重卡車與大客車上，同時事服機械也已經用到印刷機、動力機和高速電子計算機等上去了。

四、其他方面：磁性流體接合器也可以應用到水力設備的開關，新法金屬鑄造和吸收振動上去，這種原理，也可以應用到小如家用的電視機上的和大如電力站用有房子般大小的電阻器上去。

海陸空軍方面對此亦極感興趣，因為當各種武器已經發展到既笨重又複雜的時候，這種既輕巧又簡單的磁性流體接合器，幾乎令人難以置信。它可以用於控制電達網，高射炮，測距器等。

除掉上面各種大用途外，它又可以用於下面幾種小玩意上。

(一) 照相機材廠已經在想把它用在更穩固的三角架的球臼接點上。

(二) 有一個仿尼龍之類的公司已經找它做線軸 (錠子) 因為它可以保持固定的拉力。

(三) 一個製造大吊車的廠商已經在試驗採用它了。



太太：「沒有空嗎？你等一會再洗好啦！」

本年度的世界巨災之一——美國列爲一九五一年度全世界十大新聞之一——

美國堪薩斯市的洪水和大火

程志新譯

今年六月，堪薩斯州（以下簡稱堪州）的大部分地方，實足地連下了四十天大雨，這大雨的程度是那裡的人們從未見過的，街談巷議，都在謠傳着建築物即將淹沒的消息。

這一次洪水是自從一九〇三年以來最大的一次，最先受害的是離堪薩斯市（以下簡稱堪市）一三〇哩的曼哈坦（Manhattan Kan）當那裡的水淹到市中心區的二層樓時，堪市的居民都恐慌起來，但那時的水勢有和緩的趨向，不料高河（Kaw River）的狂流，襲擊上游六十哩的托彼加（Topeka），沖決了堅固的高堤，使二萬人無家可歸，不久就淹了洛倫斯（Lawrence），那裡離堪市就祇有三十八哩了。

橫跨密蘇里河，有兩個堪薩斯市，一座屬堪州，一座屬密蘇里州。高河從堪州堪市的西方來，變成了一個大半圓形，在這圓彎的兩岸是堪市的兩大工業區，阿摩台兒（Atmundale）和阿根廷（Argentine），往下接着另一個大轉彎，環繞了密蘇里州堪市的最富庶工業區，這裡有大規模

的打包廠，肥皂廠，廣大的牧場，麵粉廠，和林立的起重機，是西岸的精華所在。

這些，一切都在高三十五呎半的河堤的保護之下，這河堤築得非常堅固，基礎是無數的大石砌成，頂部有高八呎寬三呎的鋼筋水泥護牆，超過了一九〇三年的最高水位五呎，築在密蘇里州的兩河匯合處，已有四十年之久。

七月十一日，陸軍工程師們開始發出警報，高河的狂流，每小時漲高六吋，水量超過了一九〇三年時的百分之五十。

狂流裡夾着無數連根拔起的大樹，和整座沖下的農舍，以無比的力量，撞擊着橫跨高河的十九座橋樑，數百位志願工人和雇工衝上河堤，在比較不堅固處堆積沙袋，卡車隊向破裂處傾卸成噸的石塊。

高河的洪水瘋狂增漲，河堤的最危險處是南岸的阿根廷區方面，搶救者在看着沒有希望的半夜前不得不放棄，

的還差得遠呢！在這倒霉的星期五，堪市又遭受了空前的火災。

一座六千加侖的油槽，裡面半裝着柴油，從西南方的上游整座的沖下來，到達堪市的中心區，恰巧在菲力浦石油公司和蘇康耐石油公司（Socoy-Vacuum Oil）的儲油所附近，撞斷了一條倒下的高壓電綫，大火立刻爆發，油在水面上向下流燃燒，數十萬加侖的燃料，包括汽油，原油，和溶劑油，齊聲爆炸，這爆炸連下游的鎮市都感到震動，蘇康耐石油公司的辦公室立刻圍在火焰裡，十數個油槽，容量從一萬加侖到五十萬加侖，一個緊接着一個爆發，像一串連鎖反應似的，濃烟高達數千呎，把四個方油槽圍的地域，燒成一座火海。

救火人員乘着船隻，用幫浦抽水向大火作戰，不見大效，另一批救火人員帶着水管，在浮着的木材上跳來跳去，沒法與火焰接近。

大火連燒了三天五夜，燒去了七個油槽圈，損失估計達一千萬美元。

星期五的上午夜，密蘇里河和高河的洪水，開始灌襲飛發克司區（Fairfax）和北堪薩斯市，那裡的居民都上了汽車，有些人連傢俱都搬上，各種各類的車輛，從工廠和商

河水沖過了堤岸湧入阿根廷區，二千多個居民在倉卒中逃亡，大水淹沒了價值五十萬美元的聖太飛機車工廠，沖去了無數的柴油機車，無數的車廂。

那時，河對岸的阿摩台兒，工廠的汽笛和警笛齊鳴，警告居民趕快撤退，所有的汽車，卡車，載着二千個居民逃走，在堪州堪市北部高地的教堂和學校內，搭了臨時帳篷收容難民。

翌晨五點二十分，洪水的波浪越過了阿摩台兒的河堤，使六方哩的區域內浸水十五呎到卅呎，祇有高屋，大樹，起重機和工廠倉庫的尖端露出水面，救難船從屋頂和大樹上將遺留的難民救走。

那時在密蘇里州一面的高河堤，仍保護着它的工業中心，畜牧場，數千頭牛，豬和羊，以及一五〇家工廠。最重要的，還有供應堪市半數以上用水的吐克抽水站。

但在星期五（七月十三日）的清晨，這工業中心也遭受了和阿根廷，阿摩台兒同樣的命運，吐克抽水站自然也無法倖免，從此堪市較高處的自來水龍頭裡，再也放不出水來，畜牧場的大部牛羊都被搶出，但六千頭的豬不是淹死，就是被大水沖走了。

這樣在一天內堪市所遭的災禍，已經够慘了，但最慘

店裡搬走了一切可移動的物品，這些車輛，包括商行裡的新車，客車，卡車，甚至壓路用的蒸汽汽車，都從一條山路上逃往高地。

密蘇里河和高河洪水的最高峯，雖在星期六的黎明前，流過堪薩斯市，但它的危險性並未稍減，疾馳着的水流正在磨蝕那裡的河堤的堤身，汽車從一個造船場擲向河中，以減低它的磨蝕作用，成千個工人，數百輛卡車，以及各種型式的搬土機器和工具，從各處奔來搶修河堤。

但到星期六上午，飛發克司處的大水閘被洪水沖破，於是大水滾滾而來，立刻河堤上發現好多處裂隙，到晚上六點鐘，堤終於沖倒了，價值二百萬的工業，四方哩的地區，在幾分鐘內浸水十尺到二十呎，但大的危險仍在後頭，在飛發克司的西北，全鎮中較高而仍比河堤低的地方，是奎達羅(Quindaro)水電工廠所在地，經常供應着堪州堪市的水電，如果這一所工廠被沖掉，全市三萬居民就祇能撤退。當局豫先想到飛發克司有被淹的危險，立刻開始在廠的周圍趕築一道臨時堤岸，那時河水上漲的速度每小時一呎，他們日夜不停地工作，希望在大水未到前完成五百名軍隊，無數志願工人和雇工，二百輛搬運卡車及五輛曳行機，拼命地趕築着這四分之一哩的堤岸，它的基礎有十尺寬，在堤身裡面堆積沙包，探照燈光從工廠的

屋頂及附近的小山上射來，照耀得如同白晝，他們幾乎移平了附近的一座小土山，填築這臨時的堤岸。當這工程進行到四呎高時，洪水衝及它的基礎，堤身上立刻發現了十數處漏洞和一道裂縫，大水緩々滲漏而入，卡車把成噸的煤塊從附近的存儲場上搬來，填補這些漏洞。

到早晨四點鐘，所有飛發克司都淹在大水裡，激流衝向這堤岸，又有漏水處出現，人們在沙包未到以前，用自已的身體作臨時的填塞，那時這堤岸已經築到十呎高，和洪水相平了。

水電公司的經理杜伐爾氏(Ralph Duval)，放棄搶救這道堤的努力，命令在裡面靠廠二百碼處，立刻再築一道新堤，借用車輛和搬土設備的呼援，用無線電向各處傳播，到五點鐘，工人們發現洪水已不像以前那樣瘋狂地上漲，但他們仍繼續工作着，到七點鐘時，指揮工事的陸軍工程師宣佈，奎達羅水電工廠已經得救了。

洪水直到星期日晚上才開始退却，這使堪薩斯市損失總達十億元的大災禍中，搶救這公用事業——水電工廠的驚人工作，是一頁最輝煌的史蹟。到了星期一，密蘇里河和高河的水流，退得像它來時一樣的迅速，洪水在堪市遺下了一億六千萬噸的泥沙，人們開始發掘，開始在泥堆裡重建他們的都市。

——譯自讀者文摘十一月號——

與原子彈同樣危險將陷世界於崩潰的人口問題

世界人口膨脹的危機

玄

在你讀完這句話以前，大約又有十六個嬰兒降生了；一點鐘後，新生的嬰兒為數將近一萬，明日清晨，廿三萬三千的嬰兒，將加入我們地球上這混雜的行列，他們全都是嗷々待哺，其中一部分，更注定終生饑餓的命運。雖然不斷有人死去，但明年，世界上將增多二千五百萬的人口，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將平均活到卅年痛苦的生命，將使這已經擁擠不堪的地球，超出了卅億的人口總數。

由於此種天文學數字的威脅，一小群震驚的人口學家，冀圖在這漫無止境人口滋生的危機中，喚醒世人的注意。

羅貝，柯克(Robert C. Co-
ok)，美國遺傳學期刊主編人，曾說：「除了原子彈而外，使世

威脅着人類生存
的是無節制的生育率



三十歲的貧家婦女一大堆兒女嗷々待哺，這兒便隱伏着世界上最重大的危機，你能告訴他怎樣節制生育嗎？

界陷於毀滅的最大危機。即爲毫無控制的人口滋生，饑餓的人群，爲了求得生存，爭奪山邊肥沃的土地，數百萬的人類，陷入極端貧苦的境地，世界上一切國家的人民，均走上絕望原始的危機。」

醫學的進步，幫助全世界的人，抵抗疾病的蹂躪，指導他們如何避免死亡，但未教導他們如何節制生育，因此造成了旋風般的出生率，阻礙了提高生活水準的希望，使數萬萬人數，永陷貧苦。

戰後的日本，人口總數約爲七千二百萬，維持公共健康的醫生們，努力剷除疾病，結果死亡率大減，出生率陡增，今天，日本人口已增至八千三百萬，至一九七〇年時，日本人口總數將達一萬萬之多，對於蕞爾小島的日本國土實在難以維持。

同樣情形，發生於世界各地，世界上人口問題最嚴重的地方即爲印度，百分之四十五的印度兒童，十歲以前即陷於死亡，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民死於卅歲之前，印度人的平均壽命僅爲卅二年，祇有英，美人民壽命的一半。

在一八七五至一九〇〇年內，約有兩千四百萬的人口因饑餓而死亡，一九四三年印度大荒年，死去了將近五百萬的人口，目前，如欲防止重新發生一九四三年的災難，

在故世的紅衣主教海斯(Hayes)認可之下，印行的「

本書「家庭間的節育」內，哥克及華爾希博士(V. J. Cocked Dr. J. J. Walsh)會說：「關於婚姻的終結目的，我們必須阻勉在心的就是這種制度的結果，並非每一個家庭內應當或能够生育子女，而是需充分的增多人口，維持種族的常存。」

教會容許採取生理方法避免受孕，此方法根據婦女月經週期所形成的生育期及不育期的交替更換，婦女的生育期及不育期可由經期的記錄決定，或記錄每日清晨體溫之升降；婦女們體溫最低點至最高點的週期，通常約爲下次月經來潮前之十四日，正與卵之成熟期相合，在此生育期內婦女可能受孕。

教會容許採用此種生理方法避免受孕，但需依下述三種條件：

(一)夫婦間應有足夠嚴重的理由，方許採用此法，一足夠嚴重，值得違反結婚的第一目標。

(二)夫婦双方，均同意採用此法——不許單方面強迫對方實行此法。

(三)不許藉此方法而違犯貞潔，造成道德上的罪行。教會極力反對在可能受孕期內，採用其他節育方法，

全賴是否有足夠的食糧，可及時運到印度。

另一個人口擁塞地區即爲埃及，埃及在地圖上看起來很大，但大部分均爲荒瘠的沙漠地帶，可耕種的土地，僅有一萬四千平方英里，集中在尼羅河流域及三角洲一帶，十四年以前，人口爲一千六百萬，十年之內，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廿有餘，目前埃及的死亡率爲每千人中死去卅人，但現代醫藥及衛生方法已傳至埃及，如果埃及的死亡率降爲千分之十，這很可能，則廿年之內，埃及人口將再增加一倍，於是尼羅河流域的土地，將擔負起這不可能的重任，每平方哩約須供給二千五百人的食糧。

諸如此類的危機，在未來將發生何種結果，實屬無法比擬，爲了避免滔天的大禍，因此各國政府，均發現僅控制生命的半環——抵抗死亡——實無法達到提高國民生活水準的目標，於是轉而致力於控制人口，節制出生率，以爲解決此問題的必要措施。

此種政策極難實行，由於古老的習俗，宗教的戒律，民族的尊嚴，均崇尚人口的繁殖，摒絕任何限制人口出生的計劃。

現在以美國爲例，也許目前美國之所以不能採取某種方法，限制出生率的最大障礙，即爲天主教會的堅決反對

避免受孕。

雖然教會堅決反對，但因最近人口繁殖問題之嚴重，使數個國家，開始計劃將節育知識，普遍地告知人民，在英國，政府領袖們深信節制生育，補以向外移民政策，爲維持英國得免於崩潰的主要方法，今日，英國政府正從事於將節育知識，普遍告知民衆，藉以減低生育率，俾使國家的財富得以維持。

日本政府最近設立人口問題委員會，通過一條保障人口改良的法律，規定因經濟原因，得合法地人工流產，並指導人民節育方法。

由於聯合國世界健康促進會的幫助，其他各國的政府——印度尼西亞，拉丁美洲和中東的許多國家——均開始實行節制人口政策。

尼赫魯最近曾宣稱，印度正研究推廣實行節育及其他辦法，以遏止已經過多的人口繼續膨脹。

但此種努力又遭到困難，在西歐及北美所通用的避孕藥物，全不適用於瘠瘠的地方。

貧瘠，教育程度低的落後地區，根本不能自行供給避孕的藥物，他們的政府，免費將藥物發給人民，但由於無知，用法不當，以及其他衛生方面的問題，使此種避孕藥

物收效極微。

因此，減慢出生率，使與已經降低的死亡率相平衡的唯一希望——在災禍爆發前，阻使世界人口的繼續膨脹——有待於發現他種極為簡單的避孕方法，此方法即使是最窮苦的人和未受教育的人均能採用。

在美國和歐洲等地，已有少數的試驗室，開始進行研究，以謀解決此問題。

奧索基金研究會(Orlho Research Foundation)，已得研究的結果，他們發明了一種新的殺精虫劑(Spermicidal)，經過普遍試用結果，已證明較以往所用的各種避孕藥，具有更偉大的效力。

雖然奧索基金研究會並未將研究結果公佈，但他們已獲得偉大的成功，他們的科學家研究了四年之久，試驗了三百種不同的方法，他們發明了一種新的化學合成法，將基本藥料和一種破壞精子細胞的物質配合在一起，不需特別的儀器，即可有效的使用。

最初製造方法採用一種植物膠作為基本藥料，形成一層抗精子的薄膜，奧索基金研究會所用的基本藥料，係用化學合成法製成，可以抗熱，抗凍以及其他氣候的因素。

此種新藥第一次用家兔作實驗，兔子是一切動物中最

已有六千名正在生育期的婦女，參加此種試驗，其中三千件報告，為作者所深知，祇有不足卅人受了孕，88%以上的婦女，完全避孕了。

此種新藥為當今世界上主要進步之一，惟藉此解決人口問題，尚需有待時日，因此藥之用法雖屬簡單，費用亦頗低廉，但如需普遍有效地應用到那些衛生常識缺乏，教育水準低落的貧瘠之區，則用法仍嫌複雜，價格亦嫌昂貴。

有些科學家想發明一種用口服的藥片，暫時可以避孕而且合乎理想地，價格不比一片阿斯匹靈昂貴，理論上說來，這是可能的。

美國化學協會開會時，康蘭特博士(Dr. James B. Conant)曾預言：最近十年之內，生物化學家將發明一種價廉的避孕藥，可加在食物內，並且他覺得教會也將因此種新藥之無碍於宗教感，而改變其對於節育運動的態度。

在英國等地，另有人主張用荷爾蒙制止婦女產卵，例如由化學合成法製成的荷爾蒙——「斯涕伯斯多」(Silbestrol)，可制止婦女每月一次的產卵機能，沒有卵細胞，當然不能受孕。

「斯涕伯斯多」有許多不良的副作用，它阻遏腦下垂體

易繁殖的，使兔子避孕的藥物從未得到成功，但這新藥却發揮了功效。

雖然此藥已順利的通過了試驗室的試驗，但仍遍使用，必需先試驗其是否毫無刺激性，於是，在慎重的臨床試驗下，一組被選派的醫生，開始在美國及波多黎各(Puerto Rico Island)島，對此藥功效加以鑑定。

在美國北部中心的一州，六百名已婚的婦女，用了兩年的這種新藥，僅有二人受孕。

另一次臨床試驗，從一九四九年十月起，在美國南部的兩州地方，三百名婦女使用此藥，其中90%的婦女，均為年青少受教育的黑人農婦，未實行避孕前，在十八個月內這三百人中有二百人受孕，採用往常通用的避孕藥後——即使她們使用得——她們之中，仍有廿一十四人受了孕，但採用此種新藥後，避孕的效果達到100%。

第三次試驗，四百名北部的婦女，大部分是都市婦女用此新藥後，僅有四人受孕，第四次試驗，兩千名波多黎各的婦女參加試驗，年齡都是在最易生育的時期，雖然她們教育水準極低，毫不注意衛生，但避孕的成效達到了99%。

根據在美國及波多黎各所獲得的報告，在五十個區域

，腎上腺及甲狀腺的分泌，擾亂人體內分泌的平衡，造成危險的後果，「斯涕伯斯多」不可能推廣作避孕之用，科學家們企圖發明一種沒有不良反應的荷爾蒙。

芝加哥的米謝爾雷斯醫院(Michael Reese Hospital)及麻薩諸塞大學(Massachusetts University)的研究家們，想利用另一種荷爾蒙——「斯涕弱得」(Steroid)，使男性暫時失去生育力，此種荷爾蒙已普遍用於癌症，風濕症及發育擾亂症之治療，男性經用此藥後，一部分人顯示副作用，減弱精虫的活力及流動性，當然，這反應極為危險。

另一群研究師們，冀圖製出一種精虫毒素，(Spermatocoxine)，接種在婦女身上，暫時停止生育機能，正與注射防疫針情形相同；這種方法，對於動物試驗，已得到部分的成功，但以同樣方法施於人類，效果尚難確定。

最近，西門博士(Dr. Carl Von Söman)及格蘭特博士(Dr. Gordon A. Grant)報告他們曾研究一種名叫「Litho-Spermum Ruberale」的野草，經分析及用鼠類試驗結果，得知確可避孕，這野草，美國尼瓦達(Nevada)的印第安人會用以避孕。

是否此種或同類的野草可用以製藥，作為人類避孕之

用，仍待繼續研究。

世界上人口膨脹的壓力，不能長期等待是否有人能研究出一種有效的控制辦法，目前，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長期的陷於饑饉之中，地球上人口的出生率，已增至如此地步——七十年內，人數將增加一倍，工業落後國家的人口出生率，較其他地區更快過兩倍，因此不停地引起變亂。

天 眞 話

曙 摘譯

要些什麼？」

「我不管你要什麼，」小人說，「我就要趕緊的跑開啦！」

！

「父親，你是在那裡出生的？」
「紐約，親愛的。」
「媽媽是在那裏生的呢？」
「在洛杉磯。」
「我呢？」
「阿布奎克。」

「嘿，多有趣，我們三人怎麼會湊在一起的，你說？」

一個和藹慈祥的老人，漫步街頭，看見一個小孩子站在一家人門口，嘗試着按電鈴，小孩子跳起腳尖，甚至於跳起來，也夠不到門鈴的電鈕。

老人代他按鈴以後說：「好啦，我的小人兒，現在你還

小阿美利亞（正在做廣告）——「主呵，請你照顧父親，照顧媽媽，照顧祖母，還有，千萬千萬地，好好地照顧你自己。否則，我們大家全完啦！」

媽媽——「媽媽不是頂有趣的小東西嗎？它們工作又工作，從來也不遊耍。」

小塞德立克——「哦，我還不知道這些呢，每次我們去野餐的時候，它們也都在那里。」

智利風光

叔 惠譯

這是一篇由美國人眼中看出來的智利風光，聖地牙哥，維納底瑪的，白色海灘……處處引人入勝



從遊客眼中看智利，有兩件最奇特的事情，山極高而物價極廉。智利境內安第斯群山中，趕得上西半球最高峰的，是智利和阿根廷邊境上的阿公加瓜山，聖地牙哥城中智利最華美的旅館，只值一角四分馬丁尼，連餐費在內也不過四角五分。（這兒所提的幣值是以美金計算——編者註）

在世界各地對於菜單上的價目覺得不勝負擔的人，看了智利這些小巧的價碼實在舒服。總之，最低限度，高昂的物價也還沒有爬得過安第斯山脈。

在智利生活要用多少錢呢？這是一個易於提出而難於答覆的問題，你所謂的「生活」是什麼意思，預備達到怎樣的一種程度呢？假若你高興，在智利也可以和在紐約一

華萊文。傑布爵士 (Sir Gladwyn Jebb) 任聯合國安理會主席時曾說：「如果未開發國家的人口問題仍不能解決，則下面兩種結果，勢必發生一種：不是引起變亂，就是走向史太林的路線。」

欲使人口擁塞的國家不踏上赤色的路途，科學家們必須設法解決節制人口的問題，敵住這巨大無窮的禍患。

樣花得多，或許不大容易，可也未嘗辦不到。首先你必須喝進口的威士忌，這在智利實得出奇，差不多和紐約一般價錢；你必須抽美國香煙，此地是三角五分一包。（智利香煙也很好，只有四分一包）非要把錢硬用掉不可的話，那麼外加美國罐頭水菓，這東西也不便宜，譬如說罐頭桃子吧，就要九角一聽。假如你真是這樣，那可優透了。

優的地方就優在本可用少得可憐的錢，在智利過那種美國人在家鄉沾摸不到的豪華生活。夫婦倆帶個孩子，每個月要了一百七十五元而能得到最好的享受。這樣一家人的月費，大約要分成下面的幾項。

有兩三間臥房的一棟房子或公寓，每月租費不會超過五十塊錢。聖地牙哥是一個很現代化城市，房子大約也很夠水準。

這一家人回到美國是用不起傭人的，但在智利就可以用一個甚至好幾個。因為傭人每月薪水十二元，十二塊錢不但不算高，而且是很豐厚的待遇。且讓我們假定，帶着一個小孩的這夫婦倆，用兩個傭人，這樣每月用費又多了廿四元。

大宗的費用當然是喫，傭人們不但管吃，而且喫得很多，五口人，外加諸客，每月伙食費就要七十五元，可是這種伙食簡直是人間少有，那些肉食以前還曾耳聞其名，有些魚可就連聽都沒聽過。又有新鮮的園蔬蜜柑檸檬和蛋，奇奇怪怪的智利麵包，以及那些不可名狀的智利水菓。這七十五元，天天飽飫珍饈。

五十塊錢租房子，廿四元付傭人薪水，七十五塊錢開伙食，一共一百四十九元，其餘廿六元作交通和宴客費用。或許再來一瓶上好的智利杜松子酒（六角五分），可千萬也買一箱醇冽的智利酒（三元），沒有顏色的那一種，據深得醉鄉三昧的人說，比法國白乾還要好。拿這幾個錢要享用這麼多東西，好像不大可能，其實，不但可能而且十分充裕。

就拿代步來說吧，一輛汽車在智利可便宜，除了在美國付的車價，再花三百塊運費才運到智利。可是縱然到

的樣式雖然老舊，但也不像老爺得無可救藥，誰知等速度一爬上廿哩，駕駛盤竟而失去了作用，任憑司機猛烈地終至瘋狂地轉動它。但對於車子所走的路線竟然絲毫不生影響，我一下看到車前擋風玻璃上貼着安全檢驗合格的標誌，竟是前個月的，我便問司機他是不是經常按月去參加檢驗，因為這車子奇突的行徑上看來，似乎不大像這樣做過。

「噢，是的，」他答道，「我參加過檢驗的，」
「怎麼樣？」我追問道。

他聳聳肩膀說，「我沒有合格呀！」
於是我們便如瘋似狂地向飛機場駛去。

智利的道路只在各大城市和各大城市的附近才說得上個好字。這樣的大城市共有四處：聖地牙哥，法爾巴來索，安多法哥斯大，和空斯提都森。鄉下的道路依美國標準只能算第三級，可是憑這些路，就足夠你到任何地方去。乘公共汽車下鄉很有點刺激，可是有一點坐滑椅乘高滑下的感覺。假使你的神經堅強得像鋼鐵一樣，倒不妨去山裡面旅行一下。

在智利你要去些什麼地方，全看你要做什麼看什麼，除開無線電城（Radio City），樣樣東西都看得到。午飯前

了智利，還得要買八分錢一加侖的汽油。車夫要付十二元一月的薪水，外加伙食。倘然他再拿智利司機的方法給你開起車來，你不免感到，錢包雖然吃得消，神經可受不了。

無論如何，住在智利並沒有自備一輛車子的必要。在聖地牙哥搭公共汽車只要兩分錢，乘智利的火車旅行極有歐洲風味：既便宜而又有刺激。就說從聖地牙哥到法爾巴來索城的一段吧，三小時之中簡直是一場豪放的嬉遊，價錢只合美金一元。同樣的一段行程在美國，少說也要四塊五角。美國的火車固然有空氣調節，也可能掛一節酒吧車，但智利火車上卻沒有調節空氣的需要，說不定，人以外，還有小雞和山羊之類。可是服務之週到，正也不下於價錢的低廉。

車長先拿走一半車票，以後再要另外的一半。如果丟掉了也不必着急。乘火車在智利旅行，有一件事最合心意，就是不管連犯了多少規章却沒有關係，只要安詳地用英語滔、不絕的說下去，保你安然無事。車長一走，同車乘客便用西班牙話祝賀你的勝利。

智利人不大理會法規的地方很多。例如，智利的所有車輛都要合於最低限度的安全檢驗：剎車，車燈，操縱駕駛盤等。有次我從城裡坐一輛出租汽車到飛機場去。這車

你在聖地牙哥游泳，午飯後可以到卅哩之外的法勒龍去雪。無論到些什麼地方，滿眼盡是些壯麗的風光。

智利這個國是窄窄的一長條，最寬的地方還不到二百五十哩。恰佔着南美洲的西海岸，而居于秘魯和玻利維亞的下首。如果把智利罩在北美的西岸，那麼它那二六六一哩的全長，便從加里福尼亞的南端，通過美加兩國而達拉斯加。

智利南北兩端寒燠之不同，聽來未免駭人，最南的尖端上，是籠罩在南極的酷寒之下。北部有一塊全球最熱的沙漠，炎威如焚。這塊荒地上乾燥酷熱得從沒有一滴雨。任何動物不幸而死在這地方，幾天就被曬乾，血肉雖失但形狀依然，並且沒有風把這些乾脆的屍體吹走，於是它們便永遠留在地上。

智利中部却是一片青蔥悅目的地方，智利的五百六十萬人口一大部分住在這裡。氣候很有點像加里福尼亞南部，智利的食糧此地出產一大部分，而且，智利首都聖地牙哥也在這裡。

聖地牙哥雖然已經有了四百五十年，在南美洲却是一個最現代的都市，四圍群山環拱。智利自稱為「南美的合衆國，」其進步的情形，不亞于紐約格蘭得河（註：美墨

交界)以南的任何一個國家。人民有普遍的選舉權，現代的學校制度，高度而強旺的文化，並且真正民主。

聖地牙哥是南美少數幾個城市之一，外國人在那裡說西班牙話，反而不能自由在地行動。差不多每個青年都能說或聽得懂英語，因為在高中裡這是一門必修課，所有的大旅館，幾乎全是用英語辦理業務，最近柯勒拉旅館就開了一次小事情。有人聽到一位顧客和酒吧間的賬房說西班牙話，惹得大家疑雲重重，這人原是學西班牙語的，到處找人練習，打聽清楚之後，疑慮才告消除。

聖地牙哥可供消遣的事情很多，許多都是不必破費的，其中之一就是環城散步。聖地牙哥雖大(人口一百一十萬)，但很緊湊。有一條鐵車道直達聖克羅斯托巴山頂。由此俯瞰全城，房屋鱗次櫛比地簇擁在雪峯高聳的安第斯山脚下。拾級而下，順便到動物園歇歇脚。園中畜養的瞪羚，人工養成嗜食香煙的怪癖，對美國人更有特殊好感。堅固的籠子裡，裝着一種惡毛獸，籠上寫明：「北美犬。產地：美西大平原。此犬夜間獵食，性溫馴，但怒時能噴人。」可是，蹲在籠子裡的却是一頭垂耳長毛的西班牙哈巴狗。可見賣狗給動物園的人，把西班牙哈巴狗，冒充了「夜間獵食」的北美犬。

一家是叫米拉莫的旅館。俱樂部和世界別處的俱樂部一樣，滿是美麗而疲乏的女人，和格格不停的輪盤賭具轉動的聲音。奇怪的是，沒有伴的單身智利女子，不能走進俱樂部賭博的地方，要進去得有父親或丈夫的書面證明，但外國人就沒有這種限制。

賭注五角起碼，一注最高的價值不能超過五十元。既然來到俱樂部，或許要開瓶香檳，規規矩矩喝智利香檳便不至有什麼麻煩，(一瓶九毛，味道不錯)如果是法國貨，就要貴個四五倍。

米拉莫旅館價錢雖貴却也值得。房子剛好築在太平洋岸上，有一個游泳池直接通連海水。又有一個龍蝦池，你可以自己把龍蝦釣來，作個配號，等一會這條龍蝦便端上了你的餐桌。

自聖地牙哥南行四百哩便是使人嘆為觀止的湖沼之鄉。你可以乘汽車去，可是路却不大平坦。飛機和火車都好像，不過無論你打算怎樣，要去就去就是了。在這湖沼區旅行十天，連交通費只用一百廿五元。你會覺得此行所獲十倍於此，因為這一帶景物之壯麗儼如瑞士，却杳無人煙。

那裡有滑雪划船和沐浴，而最愉快的恐怕要算釣魚。那地方好像很難捉不到魚。近幾年來，美國人寧願把家鄉

聖地牙哥的競走場，大概要算是全世界上最美的了。並不是智利人的藝術成就高，而是他們的運氣好。他們有安第斯山最美麗的山，圍成一片賞心悅目的場地。只要放上競走場就行了。門票一角五分。

在跑道旁邊午餐那才妙呢。飯開在平台上，下面就是公園。擺着別處不時行的大桌子。這樣的一頓飯是一件豪舉，共有七道菜，但要小心價錢，九毛呢！

如果你存心找些舊世界中古雅而可愛的事情，在聖地牙哥是辦不到的，必得到聖地牙哥的海出口法爾巴來索城去。火車或公共汽車要走三小時。離開法城走十分鐘，西傍太平洋便是游覽勝地維納底瑪鎮。考究的遊客們，從南美和歐洲各地匯集于此，最近又添了美國人。鎮名的意思是海中的葡萄園。正確點說，只是一片漫長的白色海灘。維納鎮的房子不多，沙灘很大。假如你樂意，可以在只有沙島尖鳴的環境中晒得全身發黑。沿岸的路旁，時時有專賣海味的小餐館，四無鄰舍，差不多全用漂木築成，最好的海味只要五角錢就可以放量大嚼了。最好喫的要算智利蚶子，樣子極像大的扇貝，又像稱為加州名產的海蚌。

維納鎮上經常開放着兩家游樂場所，但智利人都不大去。因為無論那一家，一進去就花不少錢，一家是俱樂部

的漁獵之場拋在腦後而來這裡度假。坐飛機當然很貴。可是因為樣樣東西便宜，所以還是划算。

這篇短文當然不能盡述智利風光，因為這個國家既大而又引人入勝，縱有數百萬言，也不能詳及細微，大概只有一句話不能用來形容智利，這句話便是「物價高昂。」

譯自 Holiday

一位醫生接到電話，請他到一家農家去看一個孩子，醫生問那農人，是怎麼個走法，「祇要沿山下的路走去，醫生。」電話裡這樣回答，「大約走二哩路，那就到了，你不會弄錯的，我會在屋子前面的走廊上掛一盞燈籠。」

醫生在路上來回走了好多遍，偏就找不到一盞燈籠，祇好回家來，再打電話給那農人，「我看你還是把路徑再說一遍罷。」他說。

「噯呀，抱歉之至，醫生。」農人很高興地解釋道，「我打電話給你之後，孩子已經好得多了——所以，我就把燈籠取下來了。」

七大古代奇蹟的最後殘存者

李 查譯



——屈奧蒲司王的大金字塔，是世界七大古代奇蹟中唯一殘存的紀念品，這裡告訴你它是怎樣造成的！

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中，弗梯斯島上的大燈塔，及阿波羅神的巨銅像，已在地震中傾塌，巴比倫的空中花園亦已陷落，依費利斯的愛特美絲女神廟，早為格斯贊族人所毀。哈利加納刺斯的靈廟及費第安氏所雕刻的象牙包金質的希臘主神巨像只能在記憶中憧憬。現在唯有埃及第四世王朝屈奧蒲司王的金字塔仍聳立人間。

屈奧蒲司王的大金字塔，是世界七大古代奇蹟中唯一殘存的紀念品，以現在的標準看來，這金字塔的確是一宗艱偉的工程。它以石塊堆垛共二〇六層。一直聳立存留至現在，每塊石塊一共有二，三〇〇，〇〇〇塊——平均剖面面積都達二六×五八吋，而重量則約為二噸半。

因石塊的層級，致使此金字塔近看時具有石級的形狀

成平頂，故只有四五一呎高。

這金字塔總重七，〇〇〇，〇〇〇噸，估計共含有八五，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呎的石塊，所損失的材料，大約有四，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呎，基層面積約為十三英畝半（一英畝等於我國六畝），這巨大的建築，所量出大小尺寸的誤差，均不及一吋。

雖然這大金宇塔在所有金字塔的建築中，最為著名，但較其為小的兩個兄弟亦甚為出色，第二個為凱弗來王所建，與屈奧蒲司王的金字塔大小相若，七〇六呎三吋見方，四七二呎高，含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呎的石塊及包飾以完整無缺的上壳，第三個為蒙卡拿王所建，在這三個金字塔中算最小者——三四六呎二吋見方，高二一五呎。這些偉大的遺蹟是什麼東西？當初為什麼要建築它？同時怎樣築法呢？

各個金字塔都是一個簡單的墳墓——僅是安放一個尸體的墓穴而已，古埃及的宗教和以往及現在的一般宗教相似，是基於來世的。六〇〇〇年前的埃及人，認為要獲得這種來世的復活，必需將尸體以香料保存妥當，因此以香料保藏尸體的科學極為發達，這種經保藏妥當的國王，皇后等貴人的尸體及其來世可能要用的器皿設備都安放在巨大

，從前，實際上只在五百年前，此金字塔的側面尚係平滑面，其外部是以兩噸至十六噸重不等的石塊鋪平的，這些乳白色的外層石塊已經拆下利用作建築材料了，在古開羅城內的很多房子及一些回教寺廟所用材料都是從這金字塔的外層上拆下來的。

無稽的謠言，傳說這金字塔內深藏着財寶，所以它的外層亦給盜賊們破壞不少。在公元八一八年有一個名叫蓋立夫邁蒙的人，破天荒單獨挖了一條地道，一直通至這金字塔底層的石塊間。

此種偷竊的破壞，使這建築的大小減損甚多，原來各邊的長度是七九五呎，平均高度為四八一呎四吋；現在各邊長只為七七五呎八吋八，現因其頂端的石尖已損失而變

的石塊建築物——金字塔——中心的一個小空間裡

金字塔開始建築於埃及聯合而為一個國王所統治時，自紀元前第三十世紀中葉。至紀元前第二十五世紀中葉五百年間，各國王均葬於其自己的金字塔內，各國王只要他一有權勢時，馬上就著手建造他自己的墳墓。

這巨金字塔位於尼羅河附近的東部沙漠中，其自愛伯羅施向南延至美登形成六十哩長之帶狀。

它是金字塔建設發展至極盛時期的最後產物，但它是如何築成的呢？古希臘的大歷史學家「歷史的鼻祖」赫魯多司會將這些趣事及精確的估計傳述了下來。

他告訴我們這金字塔的工程經動員十萬人，工作了廿年之久才完成，就組織奴工來想，築成這金字塔時間勢必長久，如將這十萬人當作僱工就比較合算些，因為一年內尼羅河氾濫的三個月，將兩岸的肥田淹沒，當這種艱難困苦無法耕種的時期，國王很可利用農民佃農等來蓋他的墳墓，而奴工則衣，食，住均需要國王來開支。

就我們所知這些奴工必須經合理的管理，赫魯多司記載着：在金字塔上可能是外壳上，刻寫着供應奴工食料的種類及價格，如洋葱，大蒜，蘿蔔等，似乎吃的老是那一套食料，總價達一，六〇〇銀泰倫——約值一百多萬美

元。

蓋這金字塔所用的石塊數量極多，每塊平均都有二噸半重，尚有少數重達十六噸，或更重者。僅門洞蓋那一塊就有六十噸之重，這些石塊怎樣輸運法？又怎樣堆放呢？

建築這金字塔所用的材料，除一些採自阿桑的花崗岩外，差不多全採自尼羅河右岸上古邁塞拿的石礦，這些建築所用的材料，以前確實可說是有生物，因為岩石通常都是整個由一種微小甲殼類動物多孔蟲的化石，由極小的個體而累積至一時直徑之大塊而集成。

這些動物從前在佔地球大部份而不知名的古代汪洋大海中集結成羣，當其千百萬無數個死去後，其甲殼即沈於海底，與濕泥及礦物質壓緊，最後經地質的變化這些泥漿即變為岩石而底部部份升高到表面，迫使其形成為阿爾卑斯一類的山脈。

如今你要是在巨金字塔下行走，你會踩着那些成千成萬的甲殼礫石作響，這些甲殼都是歷來自塔上的石塊腐蝕脫落者。

這些石塊既是在邁塞拿的石礦中鑿下修整成的，於是我們可知當時銅鋸及尖端裝以天然鋼玉或鑽石的金屬質岩石穿孔鑽的使用是很明顯的事實。

有些權威認為石塊是以搖籃機堆放的，這是一種木質的簡單機械，其形狀與動作猶如小孩睡的搖籃，將其搖向後方用槓桿裝進石塊同時在裝石塊前先墊以木塊，而後將搖籃搖過去堆在石層上，經來回運用若干次後，每次可將木塊墊高，使搖籃終可直接搖至各層石級上，而石塊均可搬運過去。

從這世紀古墳各種不同的過道，通氣口及墓穴看來可證明其建築技巧之精，建造時必需先行計算各基準石塊的位置及其與其他各石塊的相關情形。

現在的建築和這古代高聳雲霄的大塔比較如何呢？僅從體積大小方面來說，能够與巨金字塔匹敵的現代建築只有少數最大的堤壩，及各種礦滓堆（據說舊金山——奧克蘭灣橋的中心停泊場在體積上比此巨金字塔為大）

包德大壩，長一一八〇呎，高七二七呎，底基厚六六〇呎，含有三，八五〇，三三〇立方碼的材料，比照起來巨金字塔現有的體積為三，一五〇，〇〇〇立方碼，加利福利亞塞斯泰大壩含有五，四〇〇，〇〇〇立方碼而格夫利利大壩（長四，三〇〇呎，高五五〇呎，基厚達五〇〇呎），含有一〇，二〇〇，〇〇〇立方碼，大小超過金字塔三倍。

石塊切妥修整後，即將其在滾柱道上滾至河岸邊，而以船隻或木筏渡過來。

赫魯多司還告訴我們當時自河岸至金字塔間特築成一條過道，這條道路高一〇〇呎，離老開羅城七哩，單是這條路又是一宗巨大工程，赫魯多司認為造成這條路差不多和金字塔本身一樣費時，它是一條高聳的道路，三〇五呎長六十呎寬，完全用切開磨琢過的鋪路石塊鋪平的。於建築用石塊渡送過河後，其即放於低吊索的橋上而人力及牛拉上高聳的道路上，這高聳的道路表面經常塗以滑油以求其光滑，此種情形我們可以在古埃及彫刻的圖畫中見到。

要想將這金字塔用撐架或傾滑台的方法建成那是難以辦到的事，這點確使我們對赫魯多司所記述其建築的情形發生懷疑，各塊石頭應各用兩組連續的槓桿滑輪將其拉上至現在的位置，這種機械架在各層石級上，而所用石塊則一層一層的拉上去，每次總要用數百人拉着滑輪索。可能金字塔每面只放此種機械兩具，同時應用之。這些機械或許是活動的裝置，於其將石塊拉上一層放置穩妥後，即搬移至上一層，等一層之石級都堆妥後，最後才完成塔尖，而工人們再逐層向下砌外殼。

世界各處還有少數各種土壤的堤壩，其大小遠較此巨金字塔為大者，最有名的是蒙大拿拿發梯柏克大壩，這建築有四哩長，二五〇呎高，含有一〇九，〇〇〇，〇〇〇立方碼之材料。

其次再看礦滓堆在世界上礦源豐富的角落裡，都堆積有之。在潘塞維尼亞煤礦區所推積的無煙煤殘滓已形成一小山壘，估計其總重量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有些特大的礦滓堆，通常達一哩之長，有時寬至半哩，可含有九，〇〇〇，〇〇〇至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噸重之其他副產品。

最後，我們看歷來最艱偉的人造的建築及堤壩，那是南非聯邦比洛里城附近的金礦礦滓堆，經五〇年來不斷堆積迄今其大小為二·五〇呎長，二·〇〇呎寬，而高則超過六〇〇呎，共含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重的物質就其重量足可建造像屈卑蒲司王所建那幾大金字塔十座。

雖然巨金字塔還不能算所有人造建築中的最大者，然而其確為以往人類所造最大的建築物，它證明了近六，〇〇〇年前一個消失了的文化的壯麗及偉大，同時在未來的歲月中，它那平鈍的塔頂仍將指着埃及古王的天空及尼羅河谷。

西歐烽火見聞錄

布萊德雷原著
莫荻譯

當柯林斯把第七聯隊底旗幟揮上謝爾埠城頭時，蒙高茂萊正把他底聲名在和加恩圍城作孤注一擲，三星期來，他祇是把隊伍向這個古舊的大學城衝擊，吸住了好些納粹精銳，這原是聯軍既定的戰略，使諾曼第戰役減少抵抗，加恩雖然是個重要公路據點，而且是蒙哥兒所垂涎的，但在那時，它底被攫取祇是偶然的，並不屬於蒙哥兒應負底任務，他底主要工作是把德軍誘往英軍防線，使我們能輕易攻克謝爾埠，為以後的大舉進攻取得根據地。

蒙哥兒光榮地完成了分散敵軍兵力的任務，可是因為他過分誇大了奪取加恩的重要，反倒遭受了指摘。如果他不把加恩捧成一個「象徵的名城」，別人定會盛稱他日底成就，但如今呢，卻蒙上了失敗的黑名。

直到七月七日，蒙哥兒那場困憊而昂貴的「打打等等」戰事，才在一次「背城借一」的攻奪中結束。七月十天左右，方始肅清了敵人底抵抗。攻克此一名城，他原想在登陸之日一鼓成功的，前後竟費去三十三天。

同一時期，我卻在地圖上搜索一個發動諾曼第攻勢的陣線底危險。

經過全面轟炸之後，我們發動兩個步兵師去衝擊，一個向右扼住通道，另一個向左拊聖陸城南面，維勒地方之背。等這兩面得手之後，兩個機械化步兵師和一個坦克師就由中間挺進。步兵師衝往位於西南十五哩的古當斯，期望能在那裡包圍住阻遏密特爾登前線的德軍七師殘餘部隊。坦克師則逕襲亞佛朗區，再折往勃立脫尼。

七月廿日晚餐之後，我馳往哥倫比亞公路上的一所農莊去，第一軍在那裡安頓着它底戰地記者們。新聞組和心理作戰組請求我對未來攻勢，作一預測。在葛楞富沼地株守了兩個星期，高萊德終於在七月十八日突破了最後數哩。佔領了一堆瓦礫，那就是原來聖陸城所在地。當我簡短地報告完畢時，一位記者手指着地圖上的古當斯，心平氣和地發問：

「你需要多少時間才能抵達這個地方呢？」那個古當斯距離聖陸城西南計二十英里。

鑒於最近的不良紀錄，我畏縮地想說早一些：「我猜得四十八個小時。」

詢問者從記事本上仰起臉來，顯得驚異失常：「四十小時內進展二十英里？」

拾穗

立足點——這攻勢被註定了應是西歐戰爭中具有決定性的一役。

這一攻勢——暗語被定名叫「毒蛇」——之所以具有決定性，因為它將掃盡展望戰局前途的躊躇疑慮。從站着聖陸城的山嶺上，一條大道延伸出二十英里，經諾曼第，直達貝里哀，更蜿蜒而抵西海岸上的角當登隘口。當我們全線發動攻勢時，這條公路，將被用來代替聖陸城，古當斯之間的公路。這路靠葛楞富的一面，沼澤地帶導往一片乾地，這之後，叢林逐漸稀疏，引向南方三十哩外的勃立脫尼，在聖陸城數哩之外，我在貝里哀公路上，畫出一塊三哩半圓，一哩半長的長方形地帶，這上面正有兩條主要通道指向南方，更有幾條未能證實的途徑。

毒蛇計劃的開始，是在這塊長方形地帶上用全面轟炸來癱瘓敵人。我之所以想利用貝里哀公路，真實的原因是為了便利全面轟炸，這條路劃出一條長而且直的綫，使飛行在空中的人很容易地辨認出我們或是敵方底部位。我理解到轟炸機群可以循公路作平行線飛行，不致於有誤傷自己

我點點頭，感到一些刺痛，因為記起過去兩星期內，每天很少有進佔到五百碼以上的。

七天之後，我知道那一次猜測是錯誤了，七小時內竟進展了四千碼。

按照預測，七月二十四日的天氣該是晴朗的，但那天清晨卻多雲而陰濕。重轟炸機群起飛後不久，地面上以無線電指示他們飛返基地，我們要將攻勢延至二十四小時後再來發動。在返抵指揮部之前，我不知道重轟炸機業已橫越海岸。把炸彈穿過雲層擲下，誤投到第三十師的陣地上，距離前述長方形地帶約有一哩之隔。

「誤投？」我驚叫起來。「怎麼會誤投呢？轟炸機應該沿着貝里哀公路飛來。它們底路線與我們底陣線該是平行的。」

「不，司令官！」情報組答復說：「他們不從那條路上來，卻是垂直地向我們陣綫上飛來的。」幾分鐘之後，指揮聯軍遠征軍空軍的空軍上將德來福·雷·馬洛萊爵士來到了我底指揮部，他允諾立即向第八航空隊查詢飛行的方向路線。

直到晚上十一點半，馬洛萊纔以電話告訴我：「我向第八航空隊查問過了，他們說今晨的飛行路線并不是

五九

然的，原來的計劃就是條垂直綫，橫穿過你們部隊的頭頂上空。」

「但爲什麼呢？」我問他：「他們曾經特別允許我沿着貝里哀公路作平行飛行，所以我才選擇這條公路作爲發動攻勢的起點。」

馬洛萊底答復是據計劃者指出，如果要在與貝里哀公路平行的一條狹巷中塞下一千五百架重轟炸機，需要費去二個半小時以上的時間，假使我堅持如此，明天早晨就無法進襲。

空軍底回復，使我震駭而又憤慨，這是漠視計劃的表現！僅僅五天之前，當我離開會議席時，我信任他們會沿着公路進襲的。此時我縱因前後不符而感覺困擾，但又有什麼辦法呢？除非同意他們底進襲路線，否則就是無限期的延緩攻擊。

當我把這次改向計劃告知第九戰術空軍指揮官關薩達時，他也與我一樣地覺得驚詫，當即電請第九航空隊司令魯易絲，白立登中將予以解釋。白立登底答復乾脆得很，他說不錯，這是既定計劃，而且也會經過通知過布萊德雷。白立登一定受欺於他底部下，在馬洛萊告訴我以前，也許是進行首次轟炸十一小時之後，對於改變方向一節，我

力。

早在七月間，艾森豪威爾曾授權我把歐陸上的美軍，分成兩個野戰軍，如果我有如此的話，於是我把第一軍放手給霍奇，自己專任十二美軍兵團司令官。這樣一變動，使蒙哥兒卸下了聯軍地面總司令的職務，退回他底廿一兵團而專任英軍總司令，從此以後，我們二人以同等地位向總部負責，各人指揮一個兵團。

事先在七月二十日，老艾飛來和我們商議，他急切地注視着第一軍作戰地圖上排塞着的各師番號。詢問我們幾時才能成立一個兵團。十二兵團司令部已在岸上建立起來，正等候命令來組成第二支歐陸美軍武力。同時，隱在角當登半島密特爾登第八聯隊之後，駐有巴登的第三軍指揮所，它是被秘密地從英國搬來的，更有三個聯隊部在等候補充隊伍和編入第三軍。

「你不要挑定一個日子來改編？」老艾把改編的期日交給我來決定。

我建議八月一日，因爲在發動攻勢以後，至少應有一個星期的時間，該讓我仍指揮着第一軍。

「算數，」他說。「就是八月一日。」

八月十四日之前，總部把改變指揮系統的消息一直封

一點也不知道。

廿五日一早，重轟炸機佈滿了天空，轟轟之聲尚未絕滅，死傷報告業已傳入，部下有人遞給我一紙報告說：「老把戲又重演了。」

「我的老天，別又是一次誤投。」我失聲大叫。

他點了點頭。空軍對我們底第九師和第三十師，又加以一次膺懲。這天下午，柯林斯的報告說美軍地面部隊司令勒斯里，麥克廼中將因轟炸誤投而喪命，他正以隨軍觀察者的身份在察看訓練計劃底成果，一彈直接命中他底掩身塹，竟因而「陣亡」了。

二天後白立登宣稱，毒蛇攻勢發動遲緩，應歸咎於我們地面部隊的不能迅速移動。他忽略了另一段註解，所以不能迅速移動的原因，是爲了要清除空軍殺傷在進路上的美軍屍體和傷殘者。

× × × × ×

當七月廿五日下午柯林斯在聖陸城外，彈痕累累的土地上奮鬥的時候，他已爲一個包括一師法國兵，二十師美軍的大軍開闢了進道。這個軍太龐大了，我們不敢僅設立一個普通軍部去羈縻它，這已超越了書本子上規定一個野戰軍的組織單位，第一軍祇得擴張它原有的維持補給能

鎖着，有位記者把它宣洩出去，報道美軍十二兵團已被賦予與蒙哥兒相埒的地位，此一報道，其實對誰也并無損害。因爲早在二星期前，艾森豪威爾飛來法國的時候，就議定了如此措施。但是這報道即刻在英國引起騷動，那邊的人認爲美軍敢於和蒙哥兒底廿一兵團分庭抗禮，而是有計劃地侮辱了大不列顛的百戰英雄。茫然于進行「上大人」之前，早就議好了的英美兩軍平等相處的協定，英國報紙聲稱蒙高茂萊受到了玷污，他底地面部隊司令任務也因美軍要求平等而遭了暗算，有幾位評論家更說蒙哥兒貶謫了，不列顛人民也被挨了個耳括子。報紙評論是這樣的胡亂報道。我當時願意即刻詳細地解釋一下英美軍指揮職權系統。

艾森豪威爾也爲此次事先洩露而震動，最主要的原因是英方報紙的反應，損害了他在聯軍中間苦心種植下的友誼。但是如果早就宣佈了雙方在戰地上平等指揮的原定計劃，必定可能避免這一次可笑的裂痕的。

固然我們與英國新聞界的叫囂隔離得遙遠，但我見到蒙哥兒不來出頭鎮壓，感覺非常不滿，祇要他把「上大人」計劃解釋一番，英國的記者們自然就會恍然的。

× × × × ×

巴頓是在七月六日，携着第三軍軍部的先鋒渡峽前來，他底移動被保守着絕對秘密，如果讓敵人知悉了他已被預定要參與攻擊，那麼我們在加蘭關佈置的玄虛就白費心機了。我們指定喬治在角當登紮營，等候到八月一日改編入第十二兵團，就是在第一軍發動攻勢一星期之後。

當消息傳到巴頓耳中，說希特勒在七月廿日被刺未成的時候，他趕奔到我在哥倫比亞的指揮部來請求我：「看老天的份上，老布，你得在停火之前讓我去打幾仗。我近來正倒着霉，要不來兩手出色的，真他媽要斃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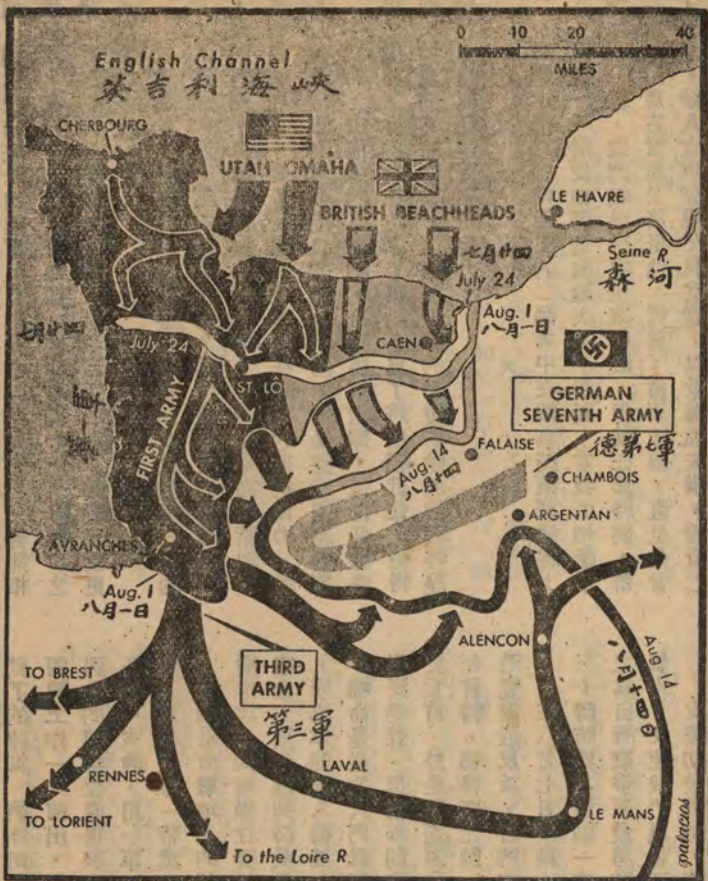
就是這要在美國人民面前露臉的一念，趕着巴頓出色地橫掃過法國疆場。也許有一天會有一冊巴頓的傳記，比我講述得更確切，更詳盡，在那時候，我相信那個兵士，在西西里病院中受巴頓一擱的兵士，對於歐陸之戰的貢獻，比陸軍中任何一個兵士都要多。

柯林斯在扼住貝里哀公路，又將被自己底空軍撕毀了的陣線重整之後，立刻加緊地向那方彌漫着烟霧的地氈上推進。進攻第一天籠罩住我們的沮喪，原來像一層濃濕的霧，可是情報傳來，這層陰霧被吹散了，柯林斯前進的時候，觸眼都是被破壞了的敵陣。空軍雖然炸傷了些自己人，但也粉碎了敵人的底陣線，在破碎支離的戰場和公路上，

他們遺留下來燒毀了的坦克，成堆的死人和死牛。進襲發動之後二十四小時，也就是七月廿六日中午時分，我們感覺到最初的危機已經過去了，時機正等着我們去發動另一次勇敢的進展。

二十七日傍晚，第一師抵達古當斯底外圍地區，同時在角當登前線，密特爾登也正在埋藏地雷的道路上，步步進逼。因為第八聯隊即將編為第三軍底一部份，因此我命令巴頓跟蹤着密特爾登底隊伍，如果後者遇伏被圍，趕速增援解救。等到八月一日我們重編第一軍，把其中一半兵力分給巴頓的時候，業已有兩個機械師團住了自阿佛朗區通往勃立脫尼的彎角地區，我們進展之速，出乎敵人意料之外，現在他們祇得把對付蒙高茂萊的精銳，趕快移動過來解救這邊的險境。

密特爾登底第八聯隊張着巴頓底旗幟，正繞着阿佛朗區底彎角朝勃立脫尼海港前途，我又命令喬治在勃立脫尼瓶頸上駐守一支強壯的部隊，在那裡他可以解除東西過來威脅，讓密特爾登直指聖曼薩，勃立脫尼岸上最靠近的一個要塞。同時因為聯軍其他部隊都在向賽納河推進，第一軍必須要在阿佛朗區扼守一條通道，在那裡阻住逐漸而來的德軍鐵騎。



勃立脫尼在戰略上的重要，

當設計「上大人」時就已被佔定了，我們要在賽納河上，使各路聯軍會師，在攻入德國國境之前，先要在那裏擊破敵軍的頑強據點。預料到敵人在撤出勃勒斯脫之前，一定會毀壞了這個港口，因而在我們底計劃中，要把基勃隆港開發為美國陸軍底合適港口。基勃隆位置在勞里昂和聖納瑞兩港之間，為了利用它，我們需要建築起卸的碼頭來。同時位置在北面的聖曼薩港口，也必須加以清除，因為法國人民需用的煤斤，得從那裏入口。

勞里昂和聖納瑞二處地方，待等糧盡援絕，自會不攻而破，可是如果要打通海邊一條導往基勃隆灣的通道，勃勒斯脫是應該先予攫取的。雖然，事實證實「

上大人」計劃預測勃立脫尼一帶海港底重要。後來并無價值，因為我們底急速進軍，竟使海峽各港和安德完普都相繼陷落，在取得安德完普這樣一個舉世聞名的良好港口之後，在基勃隆建築基地的重大計劃自可取消，勃立脫尼更可以看作多餘的了。

既然如此，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在勃立脫尼動用三師的兵力，造成數近一萬的美軍死傷？為什麼不能把它圍出去，像我們圍出勞里昂和聖納瑞一樣？或是像蒙高茂萊忽略那些海峽港口一般？問題的差異祇在敵軍的抵抗實力。勃立脫尼底守軍和其他港口的完全不同，那是聲震遐邇的第二傘兵師，由海爾門。勃納。冷克將軍指揮，這位好勇鬪狠的虎將怎肯安坐在防禦工事內？爲了將他羈絆住，免得他攻掠我們底補給線，比起在平靜的勃立脫尼前線相持幾個月，自要耗費更多的兵力。

× × × × ×

敵軍本把八師精銳中的二師集中在蒙高茂萊底前線上，「毒蛇」攻勢使他們危險地失去了平衡。當我們切斷了聖陸城一線，他們就趕調隊伍來堵截，但就在那時候，密特爾登沿着古當斯公路挺進，衝破了德軍陣線，直抵角當登海岸。敵人立刻發現左翼空虛，以致驚惶失措，接着巴霍勃少將底一師。將近中午時分，攻勢擴展了它的威脅，霍奇中將趕着調動第一軍去增援霍勃，使後者能阻止逐漸推進的壓力。二個步兵師在三十師底左方靠緊，另一個機械師轉向右翼，攻擊敵人暴露了的空隙。

第二天早晨，我和霍奇接洽，知道他仍在堅守着。德軍在開始時深入的企圖失敗了，攻勢已失去了最初的剛勁。我底結論是我們必能堅守。如果公軍能予支持，祇要氣候適宜，我們就能向東進擊并轉往敵軍底空虛地帶。這天早晨的氣候報告說可能連續有幾個好天，我把這報告遞給烈文，艾倫少將，十二兵團部底參謀長。

「我們得好好地幹一番。」我告訴他，「盡全力向東急進。」

此一命令被傳達到底巴頓底第三軍。那時，密特爾登正把敵軍往勃立脫尼趕，華爾登，華克少將底第二十聯隊被派去攻擊賽納，奧爾良間的關口。同時惠特海斯烈少將底十五聯隊，原駐在勃蒙附近的，也奉命向北面接應亞琴當的公路移動，在那裡截住敵人後退的主要通道。

蒙高茂萊，那時他已開始向賽納河進軍，現在也決定來參加我們共同組成一個鉗形陣勢，以便圍殲德國底第一軍。美軍部隊自南向北，蒙高茂萊想從北往南，經法蘭士

拾穗

頓底坦克駛向賽納和奧良的接壤口，霍奇大軍衝往敵人鬆動了的陣腳，納粹司令們面臨了一個困惑的課題，怎樣在西線上作一次演出。或是把已經動搖的左翼撤退，把從南到北的陣線拉直後堅守，使可以有秩序地退守賽納河，或是行一次險，用一軍人攻打阿佛朗區，阻塞我們底進路，然後重整沿海一帶業已動搖的陣線。

如果由戰場上的將領們來選擇決定，他們一定放棄行險進攻，採用撤往賽納河的安全辦法。他們知道自己後背空虛，更意識到諾曼第一役的不幸，無異開闢了一條大道，使聯軍能直入德境。他們還比起那些在柏林侍奉希特勒，唯命是從的人們爲有見識，他們明白諾曼第前線雙方情形底懸殊。但納粹制度的特質是即使疆場決策，也須受命於元首，於是從遙遠的東線總司令部裡，希特勒毅然地命令君特，葛魯奇元帥，西線總司令，要堅守諾曼第，並在毛登附近反攻，目的在重建阿佛朗區一線。

在八月七日清晨十二時三十分，德軍向阿佛朗區的第一三十師防區，發動一次猛烈的攻勢。六個月後，邱吉爾稱之爲自有戰爭來最勇敢的攻勢。它使德軍自己喪失了整個軍，又使我們贏得了法國全境。

攻勢初發動時，位置在萬魯奇和大海中間的，底勒蘭

截斷敵軍，在這條南北之線以西的地區，消滅第七軍。蒙哥兒是代表老艾的聯軍仲裁人，這一次要負責使四國聯軍合作施爲。海斯烈底十五聯隊，正好是南方的一支鉗，指向北方至亞琴當。

「我們到達亞琴當後就在那裡駐守。」我告知巴頓。『不要走得太快，因爲蒙哥兒要從法蘭士那邊下來。』

爲了完成北方的一支鉗形陣勢，蒙哥兒須得沿着加恩公路打下來，經法蘭士而抵達離亞琴當十二英哩的地區。祇要蒙哥兒控制住法蘭士與亞琴當之間底缺口，敵人最後一條撤退路線是被截斷了。八月十一日，葛魯奇終於發覺他無法達成希特勒反攻毛登的命令。他建議這樣愚笨固執的攻勢應予放棄，全軍陣線應退守賽納河。

× × × × ×

那時在北方陣地上奮鬥的蒙哥兒僅完成了些不大的成就。連續攻打了五天，他祇把加拿大產的鉗頭推進到距法蘭士尚有一半路程的所在。當八月十二日晚海斯烈到達亞琴當時，他發現英美兩軍之間，尚有十八英里長的一個缺口。

同天晚上，從設在拉伐爾附近的前進指揮所內，巴頓打電話給我。

六五

「亞琴當到手了。」他報告說，「讓我再往法蘭士走，我們能把英國人趕下海去，再來一次敦寇克玩々。」

「動不得。」我警告他，因為我最怕和蒙哥兒的部隊糾纏。「你不許走出亞琴當一步。情報部告訴我德國人已經退後來了，你還是就地安營，振作精神來對付他們吧。」

我們在亞琴當老等蒙哥兒，可是敵人卻在向這道缺口上增援。德軍先鋒和特務部隊已像流水似的經過這裡往賽納。但是蒙哥兒竟放棄了加緊堵塞的努力，反把主力移向西邊的袋口，他不在法蘭士杜絕漏卮，反倒指向賽納河去追襲，這個戰略使我莫測高深，想必艾森豪威爾知道了也要惶惑的。在拉代爾附近，眼看敵人逃遁而去，第三軍竟無能為力，巴頓自然為之大發雷霆，因為他被禁止去堵塞此一缺口。

巴頓果然能夠在那缺口上安置一條防線，但我仍懷疑他有此能力，從這個缺口逃竄出去的德軍，共計有十七個師，而巴頓在那時祇有四個師，卻已扼守了三道德軍後退主要路線，那是阿朗松，塞斯，和亞琴當。如果他再分兵法蘭士，又要延長五十哩陣線，不僅敵軍仍可能照樣突圍，而且可能動搖了巴頓的陣地，我寧可在法蘭士留一缺口

了前二個計劃，同意他的建議也就是我最後的一個計劃。

海斯烈剛向賽納河那邊開拔，蒙高茂萊來電話提出我們把鉗形從亞琴當向東北伸展至尚朴亞去。蒙哥兒已把他的波蘭機械師改移往此一目的地，並備堵截敵人的通道。「全部同意，我的將軍。」我回答他。「我們應該向東北進展，事實上我已派出兩師人往東北方向進發了，那是往東北方的賽納河去的。」

在電話線那一端，蒙哥兒變得張口結舌了。

一個剛結婚不久的新主婦很得意地帶她的朋友去參觀她的菜園子——她有生以來第一個菜園子。那位朋友看到那塊地的一端上有幾叢小小的青青的植物，問她是什麼東西，她回答說是蘿蔔，「多有趣呵！」那位朋友發表意見道，「大多數人家種蘿蔔是一行一行種的。」

「真的嗎？」新主婦大惑不解了。「那才怪了！——店舖裏面的蘿蔔卻是一把一把的啊。」

好心的鄰居（對正在吃蘋果的小孩）說：「小心蟲子呵！」

威雷：「是我吃蘋果，蟲子應該小心它自己，別被我咬着。」

，但願意在亞琴當有一個堅強的據點。

敵人在法蘭士路上設下的防禦，雖然要比我們通向亞琴當的一路來得堅實，但我對於蒙哥兒的不能及時攔截，仍不免有所非難。當在法蘭士路上受阻以後，他應該即刻往東移轉主力，扼住尚朴亞的通道。這件事，他直到七天之後的八月十九日，方才想起去實施。

關於怎樣去堵塞法蘭士缺口而不危及亞琴當據點，我在此前幾已熟慮過了，我面前有三項行動可以採取：（一）堅守現有陣地，把這方袋形地帶內的敵人清除乾淨。（二）把現據點的兵力分散一部份，向東北推進十哩，守住尚朴亞，在那裡又堵上一條敵人後路。（三）留一部份部隊在亞琴當等候與蒙高茂萊的鉗形銜接，其餘的向東急進，攫取賽納河上的一個橋頭堡。

上述三個策劃中，應以第三個為最有戰略上的價值，因為如果聽任巴頓去爭取一個橋頭堡，便破壞了敵人在最後防守賽納河線的機會。但另有一個機會也該由我們去顧慮的，消滅敵軍兵力是作戰部隊的主要目的，賽納河上的橋頭堡，是否值得誘使我們去放棄此一目的？

喬治幫助我作了最後決策，八月十四日，他以電話請求派海斯烈的四個師從亞琴當據點向賽納河進發。於是我

華青工程公司

承造房屋橋梁碼頭山洞
及一切建造工程

台灣分公司：台北濟南路三段十三號
高雄辦事處：高雄自強二路四十五號

電報掛號：5020

輯選幽默幕後的鐵

譯客烟

這些幽默的笑話早年曾在蘇聯境內流行過，隨後在蘇境內已沒有人再敢提及了，Bertram D. Wolfe爲斯拉夫研究專家，這是他精心選輯的一部份，原文刊於紐約時報特刊。

一、無牆可懸

一個教師把史太林的肖像分發給她的學生，第二天她逐一詢問她的學生們怎樣處理那張肖像。

「我把牠懸掛在門對面的牆上，以便每一個進門來的人都可以瞻仰。」一個說。
「我把牠懸掛在我家經常懸掛基督聖像的屋角裡，並且還點着一隻燭供奉。」另一個說。

然而小彼德却保持着沉默。

「你呢？彼德，」女教師溫和的問着。「你把我們領袖的肖像懸在那裡呢？」

「沒有地方懸掛。」小彼德嘟囔着說。

「沒有地方懸掛？怎麼會沒有地方懸掛呢？」

「請聽我說，老師，他們四家都有牆壁，而我家却住在那房子的中央呢。」

二、苛政猛於火

午夜，正在軍警出動巡查的時候，蘇聯公寓裡居民們好夢正酣，守門人挨戶拼命的敲門，「同志們，不要驚慌，」他一邊敲一邊大聲安慰着，「那只不過是火警而已。」

三、長頸牛的價值

一位農業專家正在闡述蘇聯科學的輝煌成就時，指着那只希有的珍獸說：「這是蘇聯生物學家最近的成就，我們的導師李森科完成了牛與長頸鹿的交配而產生這樣一個新

種叫作長頸牛。」

「這種長頸牛有什麼價值呢？」

聽衆中的一位問他。

「牠是一種草食的獸類，牠的身體形態可以使牠一邊在保加利亞吃人家的草，同時我們却可以在莫斯科擠着牠的牛奶。」

四、嚴禁入內

兩位蘇聯公民路經陸比楊卡監獄所在地的著名秘密警察總部時，其中一人不由自主的偏過頭去偷着那塊告示牌「嚴禁入內」。他想了一下，似有所悟，對另一位說：「你會不會以爲如果那告示牌上寫着『恭請光臨』，我就會走了進去呢？」

五、一語驚牛

羅斯福，邱吉爾，史太林同坐車

拾穗

中，在駛往雅爾達近郊的鄉村路上被一隻大牛擋住了去路。

羅斯福先下車，運用他那有教養的農人技巧，勸說那隻牛讓一讓路。

但是那牛寸步不移。

邱吉爾接着用爽脆的聲調命令牛移開，牛還是不動。

最後史太林上前，輕輕的對着牛

耳咕囁地耳語了幾句，那牛竟一溜煙

飛奔而去。

「妙極了！」羅斯福說。「請告訴

我，大元帥，你用的是什麼神奇的

辦法呢？」

「很簡單，」史太林答，「我告

訴那只牛說，我要把牠送到集體農場

去。」

六、草木皆兵

夜深人靜，兩個蘇聯人一同穿過

三個蘇聯人，却後餘生，相互在勞役營裡述說獲罪經過。
「我從一九二九年就在這裡獲罪的原因是我把卡爾·雷台克稱作革命份子。」第一個說。
「我是一九三七年進來的，却

是爲了我說卡爾·雷台克不是反革

六九

命份子。」第二個跟着說

「而我呢，」第三個說，「我就是卡爾·雷台克。」

八、難以置信

一個驚訝的蘇聯邊境守衛攔住了想突破警戒網偷入波蘭境內的一群鬼子。他向他們要證件。領頭的鬼子說：「我們是爲了特務局的命令走的。」

「什麼命令？」

「特務局剛下令逮捕所有在蘇聯境內的駱駝。」

「但你們並不是駱駝啊！」

「說的是啊！就請把這話告訴特務局吧！」

九、科學的推論

科學家李森科正在實驗跳蚤的聽覺神經。他把牠放在右手掌裡命令牠

跳入他的左手掌，跳蚤果然照做了，又命令牠跳回右手掌，跳蚤又照作無誤。然後他謹慎的把跳蚤的後腿除去

「向右跳！」他命令着。「向左跳！」但是跳蚤不再動了。

於是他宣佈：「根據科學的證明，跳蚤被除去後腿以後，牠的聽覺，也隨着消失了。」

十、人類始祖

一天，莫洛托夫與高彩烈的走進史太林的書房對他的元首說：「毫無疑問的，亞當和夏娃都是俄國人。現在我們可以宣稱從人類的始祖起，到無線電，電視，飛機等的出現統統是俄國人發明的，豈不大佳？」

一向謹慎的史太林不免懷疑的問：「你有確切的理由嗎？你知道『美

國之聲』最喜歡對我們這類的聲明搗蛋，我們這次一定要使這件事獲得充份證據才行！」

「毫無問題，」莫洛托夫充滿自信的回答。「請想一想，亞當和夏娃沒有衣服蔽體，也沒有房屋居住，他們只靠着吃蘋果維持生命，而他們還自認爲生活在天堂裡。你想他們除了是俄國人外，還能有誰呢？」

十一、「謝謝上帝」

老婦人費盡平生之力，總算擠上一輛莫斯科地下火車，不禁喘了口氣說：「謝謝上帝。」

「你不該那麼說的，公民，」一個紅軍士兵斥責她。「你應該說『謝謝你，史太林，因爲你把地下鐵道做得好。』」

沉默的坐了一會兒，老婦人問那士兵：「如果史太林去世以後我該說什麼呢？」

「噢，那麼，」士兵答。「你可以說『謝謝上帝！』」

十二、幅員廣大

「真不壞啊，」一個立陶宛人向他的蘇聯朋友說。「作爲一個新立陶宛的人民實在值得驕傲，她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了。」

「你怎麼會這樣想的呢？」
「你看，我們的西部邊界在波羅的海，我們的首都在莫斯科，而我們大部份的人口是在西伯利亞。」

十三、產量驚人

在蘇聯第一期的五年計劃中，一位美國人被引入一家模範工廠的廠長室。他瞪目注視着掛在牆上的生產數量圖表。「啊，是的，」那位廠長向他解釋着。「在第一年中我們只生產

了五千；第二年產了五萬；第三年五十萬。今年我們可能產到一百萬。」

「是這樣的嗎？請問一下你們生產的是什麼呢？」參觀的美國人問。

廠長伸手指到皮帶運輸器上取下一塊小銅牌給他的客人觀看，銅牌上刻着：「電梯暫停。」

電子撞擊促進聚合

美國有二位科學家近曾試驗證實，高壓電子流的撞擊液態可塑體原料可促使其即速聚合而成固態。應用之電壓爲八十萬伏特。所取原料物是 tetraethylenglycol diacrylate。但據宣稱其他各種化合物，如 styrene, acrylonitrile 及 methacrylates，也同樣可以應用。實驗所用機器係爲一改良之百萬伏特 X—光機。

(明)

量容泵(Metering Pump)

美國 Mech. Products Corp. 刻已造出一種小型 Malsch 泵。具固定或可變泵送能力，以控制流量輸送各種熱或冷，粘性或非粘性之流體。設計頗稱精確，其浮動不銹鋼輪有自動加潤滑劑功效，泵頂蓋能速被拆除及消毒。十足馬力下之調速範圍 10—750 r.p.m. 泵送能力每秒流體 0—50 毫升。馬達一啓動，流液即被壓送，爲防止馬達停止時，流體的回流，管道上另配有一防逆閥(Check Valve)。其最大輸出壓力爲每平方吋十五磅。(明)

拳王故事及其他

Bill Stern 記述
路 譯

競技趣話



他蟬聯重量級拳賽的王位，達十一年之久！創開拳史上空前的記錄，曾經有二十五次，拿這項人所渴望的桂冠當賭注，來和人爭勝，也是不見前例的豪舉。

他於一九一四年生於阿刺巴馬州的貧窮人家，是一個採棉花工人的兒子，後來憑拳就收入了七百萬元美金，這種事情只有在美國纔會發生。

第一個黑人榮膺重量級冠軍的貝傑克強生(Jack Johnson)，後來身敗名裂，被萬人唾棄，法律制裁，拳擊界也贊同痛快。喬路易是第二個黑人，獲得拳壇重量級世界的冠軍。當他保持不敗而退休的時候，世人一致表示惋惜。這個目不識丁而後來成功為拳王的喬路易，對拳擊的影響真是大極了，從來沒有過一個拳手像他一樣，被人們普遍地崇拜著。在擂台上他為金錢和光榮而戰，但從不為這項目的而自貶人格。在平時，他待人接物，誠懇坦白，人緣極好，一個著名的體育記者曾用過一句簡短而頗為合宜的話，

喬路易(Joe Louis)將永遠在我腦海裡，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那副睡眠惺忪而落漠的神氣，站在擂台的一角，注視着對手仆在地上的景象，不時地會湧現在我眼前。

他是開拳史上最善戰的冠軍：沒有人曾經像他這樣長久地保持過重量級的王位。沒有人攀上這寶座，是要經過那麼多的激烈的競爭。沒有人戴上這頂王冠，顯得比他更凜然尊嚴。

來概括他的為人說：「他是黑人——人類的光榮。」

喬路易雖然失學，可是談吐簡捷而智慧，一如一般偉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服務軍中，常常被選與各路好手做拳賽，全部收入一概捐獻做為軍隊福利。有些人惡意地譏嘲他故做姿態，能僅以一句簡單而謙虛的話來答覆：「我是為國家而戰，並不是毫無意義的。」

在他成功的過程裡，曾被一個過去的重量級冠軍所擊敗，這人就是自負而好吹噓的德國馬克司，雪墨林(Max Schemeling) 在第一次比賽裡雪墨林在第十二回合擊敗了喬路易。喬獲得冠軍後，沒有多久，就約雪墨林做第二次比賽，以決高下。雪墨林在那時，正是希特勒的寵人，充滿了日耳曼民族的優越感，竟十分嚴重地將這次比賽視為德國榮譽之所繫，希特勒也想拿這次比賽來證明納粹的優越。

國際比賽前，喬路易被召進白宮，羅斯福總統(Roosevelt) 以他那名地和悅笑容，和喬談了幾分鐘，拍着喬路易強壯而堅實的肩膀，對他說：「喬，太多的人們都希望你能在這次比賽裡獲勝。記牢，喬，當目的是正大光明的時候，一個美國人是從不失敗的。」喬路易的回答是：「我不會使你失望的，總統先生。」

比賽開始後，兩分鐘零四秒，喬路易就擊倒了雪墨林；是重量級拳賽歷史上，最迅速最兇狠的一幕！

關於喬路易的故事極多，關於他拳法的偉大，為人的爽直，和運動道德等各方面，都有敘說，我却覺得都沒有下列的這一個故事，對他摹描得最為恰當盡致。

不太久以前，正當喬路易最高潮的時期，他在底特律附近的春山(Spring Hill) 購買了一大片土地。位置是在克林吞(Clinton) 河邊靠近密契干州的尤梯加(Utica)。他的計劃是將這一片荒蕪零散的田地，轉變成新式的牧場，以備日後退休時居住。

購買的時候，喬並不曉得這塊土地的背景，原來在一百年以前，此地係屬於一個仁慈的富翁，名叫彼得李內克(Peter Leick) 的，李氏反對農奴制度，是個人道主義者，為內戰時期林肯的忠實支持者之一，他自己的田莊一直就是私逃農奴們的避難所，對所有的流亡的奴隸們，李氏都加以收留，供給食宿希望和友情，以免再被販賣走私運往加拿大，老彼得死後，他的農莊遭受到厄運，田地失耕房產逐漸荒廢破壞，到後來竟走上出售的一途。

喬路易購買以後，在一天清晨的薄霧中，沿河騎行做一次巡視。忽然看見四分之一英里外的河邊，有炊烟升起

遂循路前往查看，發現河畔楊柳叢中，有一破爛小屋，屋主是一龍鍾老翁和他的妻子。

「早呀，」喬路易招呼他們說：「你們住在這裡？」

對方驚恐地注視着這位不速之客，並不答話。

「這種天氣住在河邊一定是很冷吧？」喬極力表示友善地再發問話。

老人用一種尖銳驚恐而不失高傲的聲音說：「是的，客人，我和我妻子住在這裡，天氣很冷，可是這是我們唯一的家，我們剛纔聽說，田莊已經賣出啦；恐怕我們的小屋也不能保存。客人，小屋本不值得什麼，可是它一直是我們的棲身之地，我是彼得·奈爾克的孫兒，一百年以前，這些土地都是他的產業，一想到就要離開祖產，我就忍受不住。」

喬路易傾神地聽他說完，注視着這個會為黑人解放事業盡力的人的後裔，然後搖著頭說：「我想你們還不用搬出去，我就是那購地的人，你們幹嗎不搬過山上那所大房子裡去？那裡比較暖和也乾燥些，也許我可以給你們找些傢俱來。」

當天上午，這一對老夫婦就搬進了山上的大房子，那房子已經修好，裝飾完竣；原來是為重量級世界冠軍喬路易

傑克過去是輕量級的拳手，體重一百三十五磅，來自肯他基州的凡爾塞城，自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九年，以拳法正確而完美名噪一時，他雖屬輕量級，却是來者不拒；曾和波士頓的「黑胖」——薩姆·蘭福特(Sam Langford)——連鬥七次不會吃虧。又曾和Joe Gans, Joe Grein, Jim Barry, 費城的Jack O'Brein, Mick Donovan等人較量，這些名字在現在好像沒有什麼道理，可是在當年，都是煊赫一時的名手。

正當他扶搖直上青雲的半途，因毆架傷人被連累，而入賓雪佛尼亞州立監獄。出獄時，年事猶輕，但決意不再使拳鬪氣。改任教練，企望將個人心得傳授於適合人物。旋遇喬路易，盡傳所知，宿願終於成功事實。

在褐色轟炸機——喬路易享名的初期，有一次對手是閃電般的黎，雷梅治(Jee Ramage)，傑克囑咐喬說：「別急急忙忙地把他打倒，他的拳法有些地方很高明，要仔細地揣摩學習才是。」

七個回合打完，喬走到台邊，吞吞吐吐的問道：「傑克，你想我是不是已經學得夠了？」第八回合喬路易將雷梅治擊倒。

有一次喬參加冠軍賽，傑克患重病臥醫院中，不能到

易用的，從此惠格李內克(Whig Lerieh)夫婦，安安穩穩地住在裡面養老，不必付租金。

喬路易自己從來沒將這件事對別人說起過，他報答了李家一百年以前協助解放黑奴的恩德，並不引為榮耀而加以吹誇。

「他在阿伯拉罕，林肯的墓前，獻上了一朵芳馨的玫瑰！」

(11)

喬路易積存了許多勝利的紀念物，來表彰他光榮的拳鬪生涯，可是無論那一只冠軍大銀杯，或鑲鑽石的皮帶，都不及一双破舊的拳套鞋，被他視若珍寶般地愛惜保藏着。這双鞋是他那已經去世的教練——傑克·布來克本恩(Jack Blackburn)，當他第一次走進健身房的時候，贈送給他的，那時候他還是個衣衫襤褸，年紀輕輕的小孩子；腳上穿的是一双價值兩角五分錢的破軟底鞋，傑克從來不會後悔過，他花了三十七元五角錢買這双鞋送給人，喬也永遠忘不了這件事。他們兩人的相遇，好像是雄心會合了壯志為拳壇造成了不朽的傳奇。喬稱呼布來克本恩做「查培」(Chaplie)。

場助陣，喬心裡沉重，仍盡力應戰以求不辜負病者期望，擊倒對手後，喬立刻走到播音器前，觀眾立刻靜謐下來，聽見他細聲的說：「查培，我希望你會滿意。」

遼遠的醫院中，傑克在病榻上聽到這句話，莞爾而笑，對着床旁的收音機答話說：「當然啦，小伙子！」

一直到傑克，布來克本恩久已不在人世了，喬路易每次賽罷，還總要說句：「查培，我希望你會滿意。」

「是他造就了喬路易。」該是傑克墳頭最恰當不過的墓誌銘了！

(111)

不久以前的一個晚上，在華盛頓城舉行的一次拳賽裡，第七個回合開始的時候，裁判員踱到台角，在觀眾嘈鬧的喧嘩中，大聲地向一個滿臉全是血，疲憊不堪地老拳手呼問道：「你還要不要站起來呀？」

這個像啤酒桶一般的拳手，忍痛地做了個鬼臉，從被打破的尚在流血的嘴唇邊嚙嚙地吐出：「不——不——不！」

拳壇上令人旋量的廝殺流血，驚恐喜劇，吹牛起哄，到這裡告一結束。唐尼·蓋倫它(Tony Galento)的故事隨着也宣告慘淡收場。

假如有人把唐尼寫成小說裡的人物，那只能是好萊塢

電影裡的故事，可是唐尼却是個活生生的人，是由瘦小的喬·傑柯布斯 (Joe Jacobs)，藉着幻想和起哄，所製造出來的稀有人物。

蓋倫它根本不像個拳手；站在擂台上就像個怪誕的木偶，或者像是一頭不怕痛而具人形的牡牛。他全身都是脂肪，遮蔽住神經，挨上幾拳毫無感覺。他的拳法既然毫不優美又不合科學。鬪拳時，他一面做怪像，破鼻子裡還喘喘地做聲，一面把兩隻短而肥滿的路臂向敵人亂掄，希望能瞞上一下子，這一下子却也够受，準使挨上的人半響爬不起來，別瞧他是個笨拙的小丑，他却從心底裡輕視所有的敵手，人們總會記得他拳賽時的口號：「我要打死這醉鬼。」

蓋倫它的生活也和體育家相差天壤：最初他是個送水的工人，後來做酒料推銷員，酒吧間掌櫃，嚇唬人（劇院和酒店驅逐閒人的人）：最後自己開設了家酒店，他隨自己所好，大吃大喝煙不離手，根本不曉得什麼叫禮貌，走起路來昂頭闊步，橫衝直撞，咆哮吹噓旁若無人。好勇狠闖不顧一切，稱之為昔日酒店鬪拳時代之典型人物，絲毫不差。

蓋倫它在遇見狡猾而機智的傑柯布斯以前，根本是個

久就恢復正常，提起全付精神要來收拾這個太歲頭上動土的傢伙。第二回合胖子唐尼接受了褐色轟炸機，毫不留情的一頓痛揍；喬以冷酷的蘊怒和致命的準確，盡全力地攻擊。唐尼滿臉血漬斑斑，並不退避，表現出罕見的勇敢，這回合將完結的時候，喬將他擊倒地上，他仍掙扎站起應戰。喬再度攻進的時候，突然又被他盲目地幹了一下，喬竟第二次倒地，但並未被擊暈。

第三回合，唐尼怎麼樣也忍受不住啦，精疲力竭地潰敗倒地不起。重量級冠軍的泡影也就幻滅。

唐尼離開擂台的時候，撕裂的嘴邊還大罵裁判員和管理，說他們不准他按照自己的方式來比賽。傑柯布斯也銳聲尖叫，說蓋倫它下次準可以擊敗喬路易，取得冠軍。不久傑就去世了，蓋倫失去了靈魂，以後不再參加鬪拳了。

(四)

整個拳擊運動中，以陪練員 (Sparring Partner) 的地位和工作最稱悲慘；他自己從來不够好得可以參加拳賽，一個職業陪練員混來混去，專充人造的拳袋譯者註：(練拳用懸掛之砂袋)。天天挨打，賺不了幾元錢一天，如果不能忍受，在拳擊界就算是報廢。一般的命運大半如此，

下流的地痞。傑柯布斯揀上了他，來成就自己的幻想。傑一面先使蓋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拳手，一面就在外面宣傳吹噓，說蓋確有與眾不同的天賦的鬪拳才能。起初當然是沒人信他這一套，可是經不住他繼續不撓地用功夫，找到了些不知是何來路的一拳手，和蓋較量。一一都敗下風，以致逐漸地，也有人相信蓋倫它是世界重量級的第一流人材。最後傑柯布斯費了心機，竟撮合成功蓋與常勝將軍喬路易的一戰！

一九三九年六月的一個晚上，活動豬肉式的唐尼蓋倫它幾幾乎成功為拳壇舉手，鐘聲叮噠以後，喬路易舉拳揮來，老唐尼一躍躲過，突然伸出左臂反戳一個橫掃，喬路易冷不防吃他這一下，一時發昏，步履踉蹌地退往一角，觀眾們大吃一驚，都從座位裡站了起來，只要唐尼跟進幾步加上一拳，奇蹟立刻就要發生，世界冠軍的榮譽，眼看著就要落進唐尼火腿般的手掌裡。

可是胖子站在台中間遲疑不決；他平常打醉鬼，一下子打跌倒就完事。這次是拳王喬路易，他自己也不敢相信，這麼容易就會受傷，所以睜着懷疑的小眼睛，注意地先看個究竟。

良機轉瞬消失，永不再返，第一回合結束，喬路易不

難得有個例外。

當喬路易春風得意的時光，總是找不到個合適的陪練員，在準備和雪墨林作第二次比賽之前，有一天，一個不知來歷的人來找工作，即被聘為陪練員，日薪二十五元。這人拳路不俗，喬路易很不容易將他擊倒，往往在糾纏不清的時候，還被他打中二拳，甚至毫無禮貌地將喬撲倒。第二天，這個陪練員就被解職，臨走的時候，這人許愿說，有一天他要讓喬和全世界都知道，他比陪練員要強出許多。

幾年以後，這個被開除的陪練員自立門戶，踏進了拳壇，但是並不十分地成功，僅在小拳會裡出出風頭；並且曾經四度憤憤不平地，一怒而脫離拳擊界，屢次受人欺騙，譏笑，流浪甚至於挨餓。

一九四八年，這人竟會與褐色轟炸機士喬路易在擂台上相見，爭奪重量級的世界冠軍。他的姓名是澤西，喬·瓦爾考特 (Jersey Joe Walcott)。

這一戰，寫出了新的歷史：喬路易被擊敗，受到空前未有的打擊，二次倒地，失掉了冠軍的榮銜！

(五)

關於那位額角凸出，毫無幽默感的雪墨林，誰也不相信會有任何有趣的故事，可是事實不然。

一九三八年，馬克司·雪墨林自德國再來美國，與喬路易做第二次比賽。雪的管理是瘦小有趣的猶太人，嘴裡經常含着大雪茄的，喬·傑柯布斯(Joe Jacobs)，同時，還有一個納粹黨徒，德國著名的體育廣播記者，阿諾·赫萊密斯(Arno Helmiss)也隨同前來，預備在擂台旁將比賽實況，藉短波無線電播回德國，以響其國內的拳迷。

赫萊密斯是個難得遇見的，自負誇大而粗鄙的傢伙；他好像要求所有與他接近的人，都應當俯首在他的腳下。在美國，這一套當然是行不通，而大大地遭人反對，記者們彼此輪流地勸阻着，不要在報上對他再多加挖苦揶揄。赫萊密斯對傑柯布斯恰如水火，不能相容；時時處處毫不留情地污蔑謗貶傑氏，老傑却以德報怨，安之若貼，頗使人們大惑不解。

「你為什麼不給這瘋子一頓教訓？」許多人向傑建議：「你犯不上受他的氣，來！我們來幫忙你！」

「算了吧，諸位，」老傑笑着回答說：「我不願意傷他一根毫毛！」

比賽的那天晚上，諸位定還記得，喬路易在空前的短

是怎麼會子事？你變蠢了嗎？那小子待你那麼壞，你還幫助他？」

「且慢，」另外一個朋友一面譏嘲地在傑的臉上看上去，一面說：「我好像聞到有老鼠的臭味？是你嗎？餓了他！Mickey Finn！」

「你說些什麼呵？一片？」傑憤怒地詰問着：「我是那種小手筆的人嗎？我喜歡那小子——赫萊密斯，我給他吃了三片呢！」

(六)

紐約邁迪生廣場公園圓拳場確實是個怪地方；重量級的任何冠軍在那裡比賽，都保持不住已往的盛名和地位。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舉行的開幕賽裡，六萬拳迷觀衆雲集在那裡，波士頓的傑克·沙爾基(Jack Sharkey)擊敗了雪墨林，奪得重量級冠軍。

不久，在同一地點，Pinto Carrera就從傑克手裡，攫去了冠軍頭銜。

加尼爾尼亞州的Max Baer又在這裡擊敗了Carnera Jim Braddock 接着就打垮了Max Baer。

十年之內，重量級的冠軍們，個個都不敢到這兒來自

短二分多鐘裡，就將雪打垮，赫在台旁看到德國的「超人」如此下場，羞怒交集，衝離拳場躲了起來，想藉酒澆愁上船回國。

在碼頭附近的一家酒館裡，傑陪着赫飲酒，剛吃了兩三杯，赫突然不支病倒，除了傑沒有旁人願意理他；傑照護着扶他上了船，躺在牀上依然輾轉呻吟不已，要求請醫生來救命。傑一面安慰他，一面請醫生。醫生看過以後，對傑說沒有什麼要緊，赫是吃了Mickey Finn(一種給酒醉的人吃的藥品，以控制之使不能胡鬧。)

赫萊密斯終於良心發現，到後來稍微感到舒服一點的時候，他說道：「喬易，請原宥我，我過去一直對你太惡劣了，可是你還是幫助我，說實話，喬易，我慚愧極了。」

「別提了，好朋友，」傑慷慨的回答說：「過去的事何必再提，我祇為一個患病的朋友盡些力，正是榮幸呢！」

抵岸以後，傑下船前，赫還一再地咒誓，對他自己過去的惡行痛表懺悔。含着眼淚向傑道謝告別。

在碼頭上，傑會見了幾個來迎接的朋友，他們立刻就知道了發生的事實，一個朋友憤怒地質問說：「喬易，你

尋零頭。

輕中量級的冠軍吉美·麥克刺寧(Jimmy McMartin)自命不凡，認為迷信荒謬無稽。於是接受巴奈·羅斯(Bailey Ross)的挑戰，到此一決勝負，結果後者獲勝。

後來，二人在此重遇，吉美又將巴奈擊倒。

巴奈·羅斯後來在別處又獲得冠軍榮譽，再臨此地與亨利·阿姆斯特朗(Henry Armstrong)較量，後者竟是當然戰勝！

多年以前，雪墨林與吉姆·布拉達克(Jim J. Braddock)被排定在此地，爭執當年的重量級冠軍；布因故不能出場，要求改期，雪拒不同意。於是那天晚上，雪在無對手的怪現象下，當着八萬只空座椅面前，贏得當年世界重量級的冠軍。

(七)

一般人都不得曉得流行歌曲裡，有二首是淵源於拳鬥的，下次你們引吭高歌，或做四重唱的時候，想一想它們產生的經過吧！

魯易斯安那州的古城(Old Town)是個小地方，一天，有一群旅行樂人抵達此地，預備在當地的歌劇院演出，

但是開幕之夜恰巧有一場當地好手的拳賽，觀眾如果分散，寶座一定是冷落得可憐，樂隊爲着爭取聽衆，於是大加宣傳，將全城都貼滿了廣告，保證演出勢必轟動古城！

居民們受了宣傳的蠱惑，竟將拳賽拋上了九霄雲外；傾城而出地歡迎樂隊，樂隊爲了報答盛意，立即趕編出一闕新旋律，做爲開場序樂，曲名當然是「古城裡的熱鬧時光」。(A Hot Time in The Old Town)。西班牙美戰爭的時候，美國軍中盛行此曲，後來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也把它入了迷，成爲他本人的主題歌，他到一地，人們就演奏此曲，以表敬意。

另一首歌寫作於五十年前，作曲者是哈瑞，阿姆斯特郎(Harry Armstrong) 拳壇怪傑，約翰，蘇利文(John L. Sullivan)的陪練員，約翰極喜歡交朋友，他的練拳場是個歡樂愉快的所在地，有一天，在一個特別快樂地慶祝以後，哈瑞爲了表現他當時的情感，乃即興做成一曲，後來定成爲四重唱節目裡的重心和靈魂，曲名是「甜蜜的愛德琳」(Sweet A Lelling.)

價值連城的偽畫

若是你駕車沿着由坎奈斯到蒙地卡諾的濱海大路上駛行時，沒有一樣東西會使你留戀在諸秀米。沒有俱樂部，沒有大旅社，也沒有海灘，僅有兩家法國酒吧，幾家貪圖實利的小店，與一家像是躲在半截胡同裡的優雅的食店，很難得爲人發現。不過，若是你豪興大發而穿過由海灘上折開的一條彎彎曲曲的小道，却可以找到許多綺麗的別墅，漂亮的廣場與許多優美的風光。

由於此地的風光與一個機緣，我搬到諸秀米來住，一天黃昏，我躺在久昂萊斯一濱的海邊讀着莫泊桑的一本小說。其中有一篇他描繪着由諸秀米的陽台上觀望懸於安提比上空的日落：「我從沒有，」他說，「見過比這更驚人的奇異了。我常常爲其縈繞……」等等。因此，我也很優閒自在的決定欣賞一番。過了幾天，我的眼睛完全證實了莫泊桑的話。我發現可以租到一所精美合適帶有花園的住宅，不久就搬了進去。

這地方對我很合適，諸秀米是一個靜靜的，但並不昏沉的瑞佛萊村。鄰居用朋友的淡漠接待我，小商人們誠實而禮貌的認識我這美國人。我保持一種良好的慣例：早上游泳，吃午飯，睡一會兒午覺，在黃昏與夜間寫作。

我第一個較親密的朋友是屠戶比藍。我常去他那兒買點肉，免得叫我的厨

拾穗



George Bradshaw 原著
封 非 譯

最完備之被服廠用品供應處

承包團體制服
軍警童軍用品
各種勳表階級
帽子一切零件



台南市警察局承製
軍服及標準國旗指定店
坤泰被服廠
台南市忠義路石〇號
電話633號

子跑下小山去。許多年前，他曾把肉賣給愛迪生。華頓，她是一個作家，也是一個美國人，當他發現我不僅是美國人，且也是作家與顧客時，所有的事對他像是奇異的巧合，而我們也常談起這件事。說來說去，他總是讓我曉得華頓女士比我買的肉要多些。

我所以提起比藍，因為就在他那涼爽陰暗的店裡，一個炎熱的中午開始了我和瑪莉斯。瑪莉斯的關係。

當然，我知道瑪莉比住在諸秀米，他像畢迦索(Picasso)在久昂·瑪蒂斯(Matisse)在艾斯，或毛根(Maughan)在開普安提比一樣是本地的紀念碑。但主要的還是他的聲譽，我甚至不好意思向他點頭，雖然在經過我家到他家的路上，我仍正常的對待他。他縱使不是最偉大的現代畫家，也是近於巔峯，所以聲譽之隆幾乎是衆口一辭了。我心悅誠服的贊佩他。

那天我進入屠戶的店裡時，瑪莉比正在肉案旁與比藍很快的辯論着。他是個身材魁梧的人，健壯，幾乎全禿了的頭，有些由褐轉白的鬍子。

比藍顯然很高興而堅決的拒絕着。一隻手中拿了眼罩，另一隻手把一小張有圖畫的紙推給瑪莉比，他也同樣的拒絕着。

我點點頭。

「這一件，」比藍指着他的寶貝說，「真要叫人愛上他呢。」

「所以，」我說，「最好在你尚未愛上以前就賣給我好了。」

比藍立刻失去了興趣，我曉得我作錯了，因此我就離開那裡。之後，一天又一天我們爭論着價錢，最終還是我的廚子談妥了這件交易。我怕她並非喜歡我而是因為喜歡談話方如此作的。這幅畫與這件交涉供給她很多談話的題目。她很高興，而我也以一百元購得在曼哈坦任何美術館中價值兩千元的圖畫。

瑪莉比聽到這件事後很爲生氣。因爲，不管本地人對他的意見如何，他當然清楚的知道他的畫值多少錢。由他的廚子與我的廚子的相互傳達，我曉得他在如何的咀咒着。但是突然有一天，他滿面笑容的出現在我的花園裡。

倘我樂意，倘我願意的話，他爲比藍所繪的那一小張半人半馬的怪物有某一種的——嗯，某一種的姿態——很難對一個不是畫家的人說明白，他講——他覺得，用那張草圖來作爲他現在正畫的一張的範本還有些用處，總之他想把那「怪物」組成一幅大的，而請求我允許讓他帶回——當然只用幾

最後，瑪莉比聳聳肩。比藍撕破一卷用來包肉的紙，取出一大張灰白色的平舖在大理石案上，又遞給瑪莉比一支黑鉛筆。瑪莉比在空中虛鉤了兩下，就開始畫一張我所僅見的最美的草圖，一個半人半馬的怪物。

完成後，比藍看看，點點頭，把那張支票撕碎。瑪莉比提起一隻大袋子走開了。

「他常是這樣付他的肉錢麼？」我對比藍說。

比藍領首。「我簡直要成了一個藝術收藏家了。」他說，「我並不是傻瓜。幾個月不給一分錢，一幅畫，而現在像你所看見的，想以這樣小一張畫來解決。唉，真是！」

「你是否有很多他的畫？」我說。

「有些，」比藍說，準備切割我廚子所要的肉。

我實在很想要這幅半人半馬的怪物。對其他東西我不貪婪，但有些畫我却不能使自己不貪婪。「我想，」我說，「你大概從沒有想賣掉他們吧？」

「沒有，」比藍說。

「哦，」我說。

「哦！」她說。「我也常請些熟人來評價。你懂嗎？」

天了——帶到他的畫室中，如此他可以臨摹下來。我是不是允許他這一點要求。

我立刻有些懷疑。我覺得一旦他拿走那個「怪物」，我就再也不用想看到了。不過，這樣一位有名的人物，我怎能拒絕他如此簡單的請求呢？所以我只好說當然，當然，不過他可以給我些微的，極少的利益麼。

他願意。

我說我是他的作品的一個熱心崇拜者，我捨不得叫那怪物離開我的眼前，因此，他能不另借一幅給我，當他拿走怪物的時候？

他的面孔陰沉起來。不過一刻，他眯眼，笑容又展現在他的臉上。行，他願意。

我的憂懼被證實了。我所選的每一張畫上都作着記號：這幅已賣了，那些要在早上送往他的巴黎經紀人處，那幅將送去裝框家，這幅尚不會完成。他看來憂沮喪。這樣作不過爲平衡他的收支，但是——

「等一等，」終於他說着由牆上拿下一幅畫來，「這幅怎麼樣？」

是一幅瑪蒂斯，一幅我所知名的畫。瑪莉比與瑪蒂斯曾同意過交換圖畫，而表現各自最壞的作品他會是他們之

間的憾事。那著名的競爭，經過承認，瑪蒂斯獲勝了；但只不過略勝一籌而已。這却是幅討厭的瑪蒂斯。

「不行，」我說，且用誇大的厭惡抖擻着。

瑪荷比聳聳肩，我很明顯的被羞辱了。

偶然轉過身，穿過一扇敞開的窗戶，我看見了——啊！三十世紀最名貴的一幅——瑪荷比的鷹與鸛頭——我見過千餘種它的翻版。我知道是他的，而那是裝在畫框裡面的。

「我想就拿這幅吧！」我說。

瑪荷比拿起那幅「怪物」仔細的捲起來擲到我的臉上。「拿走！拿走！拿走！」他喊着，「我能畫比這更好幾百倍的，這東西對我一點用也沒有。我不要再什麼範本了。滾開！拿走！」

我幸運的笑起來，更幸運的，一瞬間瑪荷比向我看着，跟着也笑起來。他走近我，把他巨大的手放在我的肩上，我們就糾纏在一起。他取來一瓶酒，我們喝着。我留在他那兒吃夜飯。我看過百多種他藏着的畫，我們談着，談着，談着，午夜時我仍回到家裡。手裡拿着我的「怪物」在那上面有歪斜的筆蹟：「瑪荷比 a son ani」爲什麼跟着來的這個月我們就成爲朋友了，我不能告訴你們，但我們就這麼作了。他喜歡講，我喜歡聽，一部

室。門被大大的打開，在壁爐上方正中那塊尊榮的地方是一幅眞實的瑪荷比。我們歡呼之後，樓梯轉向瑪荷比羞澀的問道，「你不想講幾句話嗎？」

瑪荷比茫然的，「你要我講什麼呢？」

「啊！」樓梯說道，「我想你一定樂於再見這麼漂亮的東西吧！」

瑪荷比轉身走開。「我向你保證，夫人，」他說，「我一生中從未看到過這張畫。」

我認為只有騷動這字可以解釋以後這半小時內所發生的事。色木耳簡直驚呆了，甚至是被毀了。四萬元被毀了，但這消息，這不可置信的，震駭的新聞對瑪荷比却是無動於中。

「各位，」他說，「我曉得瑪荷比的偽造者已經很多年了，我走過一條街，在一家美術陳列館的窗內，我可以看到一幅我會畫過的——我是說那主題——簽我名字的畫，但却是我以前從沒有看見過的，自然我在抱怨，但那些商人却不相信，有些簡直不理我了。我有什麼辦法？偽造者是一位有資格的畫家，他並不值得我妬羨，但他却是聰敏的。我會計劃追究這件事，但這些畫大都由英美出現。他並不畫我現在所畫的。却臨摹我前二、三十年的風格。有許多

分理由如此，最主要的還是我們啓發了彼此天才的嗜好。這樣濃厚的友誼，以致十一月間我要去巴黎幾個禮拜時，他也要同去。而且邀我到他在聖奧格斯丁路的寓所裡去住。

我所以——我很久以來早已如此——在最初就關心着，密切的關心着那些對瑪荷比的畫的事件，那些毀謗，無論你怎樣稱呼——因爲事情發生了，記着那是在十一月十八號。

開始時我就直接相信着。到巴黎的第二天我到莫根銀行裡去。幾年來偶然認識的一個傢伙，很富有的人，像比藍那屠戶一般的藝術收藏者。他與他太太有很多圖畫，投資於巴萊舞，津貼二流詩人，通常總做些善事。我倒非常喜歡他們，他們家中總有很精美的食品。所以，在我告訴他們與瑪荷比住在一起，而他們明顯的表示驚異以後，他們邀我吃飯，我仍接受了。我們分別時，樓梯——虛梯。色木耳——自然的說：「請這位偉人到我們這兒來吧，假如你能的話。」

大約是「你能的話」在作怪，我把瑪荷比請了去。色木耳的住所是靠近 Rond Point 的華貴住宅之一。我們有一餐，我敢說幾乎使瑪荷比失落了魂靈的大菜。之後，戲劇性的我們被引導着穿過走廊到一所我們前所未見的藏畫

時候我沒有看到這樣的畫了。」他停下來走到壁爐前。「瞧，」他說，「這幅畫不過兩三年前的，但畫法却可以證明，那只是我十八年前的成績。」

當然，接着是一大堆的討論，但却未超出這件事之外。在那頗爲緊張的夜裡與虛梯握手再會時，我覺得我這客人作的很不成功。夜宴已花去她四萬元，再加上食品。

我要先提出一件事來：在那天晚餐的十二個人中，有一位叫愛格，惠頓的外國通信記者。他在就寢前發了封詳盡的電報給他紐約的報館。兩天之內，反應跟着就來了。

因爲，事件的內容當然成爲衆所週知。這老人像所有大畫家一樣是多產的，幾百幅他的作品，每一幅都籠上一層懷疑。每一家巴黎報紙與通信社的記者都擁入聖奧斯格丁路的寓所裡，爲了其中包括着巨額的金錢，可能以百萬計。圖畫，記着，正是唯一國際通用的流通券。

一週後，照我的揣測發生了事件：人們開始把畫帶到寓所裡去辨認，第一天不過二人，第二天已有五人，到第三天我同瑪荷比吃過午飯回去時，已經有十一位懷疑的人坐在他的畫室裡了。

開始幾天瑪荷比檢視的幾幅，沒有一幅是假的。但一個更加轟動一時的事發生了，當一個始終參與其事的法國

記者問瑪荷比道：「何處可以看到一件寶貨呢？」

瑪荷比回道：「在盧森堡一幅叫『黃色排列第三號』的不是我的。」

反響是新奇的，追蹤的脚步致力於這一篇新聞——至少在巴黎報紙是如此——竟掩過了本來偽造物的故事。盧森堡陳列院的管理人員個個都惶恐惑亂起來。但他們却不能直接作什麼事。瑪荷比當然知道自己的畫囉。不過法國官方還有些手腕，幾天後一家報紙就狡猾的諷刺着瑪荷比的愛國。盧森堡是國家陳列館，其中的畫也即是國家的珍寶：有人想搶劫國家的珍寶當不是好的法國人。更加，那張報又隱約的指出，瑪荷比現在已老弱得認不出自己的畫了。

這樣一來，自然刺激起一陣狂飈。許多封信寫去為瑪荷比辯護，他真可說在勢力全盛時期了。盧森堡的人用另一個煙幕輕輕轉移了人們的注意，立刻又掀起了一場只能在巴黎發生的藝術上的激鬥。

紀德與瑪勞逐條指出「黃色排列第三號」並不具有瑪荷比色彩的特調。一個美術學生社在公園裡示威，一位倫敦保守性週刊的美術評論家說，所有瑪荷比的畫都是優美文化的叛徒。使法國人驚呆的是英人竟敢於宣稱「文化」行啦，總是那麼會事，瑪荷比與我在巴黎的兩個禮拜已

「地址？」瑪荷比說，「我從何而得呢？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不管怎樣，」我說，「你將使自己招致不公。如你拒絕的話，那個人還相信他有真正的瑪荷比呢？你總該維持自己的聲譽呀！」

瑪荷比點頭，「對了，對了，但現在不能。瞧，我必須明天就動手畫我才想及的一幅畫。不過，好吧，我們再看吧。」

好多天過去，當他大踏步進入我家時，他的鬍子與帽子齊飛，眼中飄着勝利的光芒。「現在我開始作了。」他說。

「怎樣？」我說。

「我剛剛到各通訊社的辦事處去——路透社，聯合社及其他幾家。我給他們一條新聞發表。」

「他們收下沒有？」我說。

「當然收下了，笨傢伙。」

我大笑起來，「說些什麼呢？」

瑪荷比坐下來，把我辛辛苦苦整理好的筆記推到一邊。「昨天晚上忽然想起來的，」他說，「因為煩惱，也因為吃了太多的 Angouste Grainee 我不能入睡。現在聽着——」

不知超過了多少，便乘藍皮車回到諸忒米。

在家中情形依舊是那樣的。我們回去不到半小時，瑪荷比就遣他的廚子來一定要請我去他家。

「留心！」他說，當我步入他那大而白色的畫室時。我就留了點心。地板上散置着一打以上的木板箱，裡面無疑裝的是什麼：圖畫。

「到處都送來了。」瑪荷比說，「美國，英國，堪薩斯城，瑪德里，哥拉斯哥。瞧吧！」

「你作何想法？」我說。

瑪荷比踱來踱去，「怎麼辦呢？」

「打開好了。」

他用手作了個憤怒的姿態。「我是木匠嗎？我不再是畫家了嗎？要我拋掉畫筆拿起釘鎚嗎？」

「你有這個義務啊？」我說。

「我？」

「當然。你給每幅畫都加上不祥的框子。」

瑪荷比躊躇了一陣，但很明顯他並沒有受到感動，忽然他向我擺擺手，點頭，「我知道了。我可以給每人一封電報：『不要送畫來』」

我問，「你有他們的地址嗎？」

「嗯！」

「我說我每件都要看——倘若可能的話。自然，開啓與關封那些箱子要很多錢，還要付退回的運費。我想，那不過一件小事。現在甚至你也要承認我公正了。」

「但利益何在？」我說。

「這。」瑪荷比閉起眼睛微笑的搖搖頭。「這也正是我要說的。我說我將把真的退還，而把假的留下。」

「我不見比這更狡猾的了。」我說。

瑪荷比打斷我的話。「喂！你不懂世故。在這方面我比你聰明些。在美國你什麼也不知道。聽着，朋友。沒有一個有畫的人，一個都沒有，真敢拿它冒失去的危險！即使是幅假的。」

「真是週密的陰謀，」我說，「但如果成功，無論如何仍是基本上的不道德。」

「喂！」瑪荷比說，「但這是世人企圖做出不道德的事，但並不是我。等着瞧吧！」

我們等的並不久。世人繼續把畫寄來。瑪荷比，我想，很為驚嚇。他不大清楚什麼地方出了毛病。他的煩惱就是他是一個單純的人——很自負，我會說過的。但他有創作家——一個能勝任且能了解的人——的自負，而不是佔有者或

主有者的自負。他知道他的畫值很多錢，但我認為錢的價值對他還是暫時的，那時內他的經紀人不再攪擾他。在那時之前掛在他畫室的壁上，或後來掛在陳列館的壁上時，它們不再是錢而是一種美感，一種逗人喜愛的東西。所以，就這標準來說，即使假的瑪荷比也值得愛好，而誰又願失去自己喜好的東西呢？

但由開普敦到舊金山，世人持着不同的態度，畫仍連續的收到。最後，聳聳肩，瑪荷比屈服了。他僱了一個裝框的助手去開箱，裝箱，而他自己，我猜，每週不過花五分鐘說：「是或不是」。

有一次他對我說，「真不算壞呢。一般人對打開箱子要花好多錢有誇大的觀念，我管理的很好，除那個裝框的傢伙之外，我照家人所需錢付給他們，更加上一桶白藍地。」

「讓我們希望這樣維持下去吧！」我說。

「好，我畫過不少畫了，幸運的是我並不懶。」

又一天我問他是否發現過不少偽造的，但他不想提起這問題。「一些，一些」他說。

畫件的來往持續了十二、三個禮拜，之後，並非不意地，而是一定地，開始減少了。三月底的時候，裝框的像

瑪荷比突然將手平放在桌上，堅決的向我看着說，「我能信任你。」

我說，「是的。」

「你，」瑪荷比說，「像所有藝術家一般卑劣。」

「恐怕是的。」

「我早就知道這樣，來吧！」

相信我，那時我一点不知道要發生些什麼事。瑪荷比站起來，從衣袋中拿出一把鑰匙，走向一扇門，打開了它，要我跟着。門外是一條窄狹的樓梯，走下去梯腳另有一門。瑪荷比又打開了它。裡面一團漆黑。瑪荷比牽我走了兩步說，「站在這裡。」一刻後，這地方充滿了光亮。

我們站在一間地下陳列院中，一間大房子，五十呎長，高高的天花板與謹慎的光輝的飾畫。那是畫室，因為四壁掛着三、四十幅世上最美麗的瑪荷比。

我看時幾乎停了呼吸，「太妙了！—Dhewil」

瑪荷比領首，「好嗎？」

「老朋友，」我說，「終我一生從未看到一起這麼多的。」

「不，沒有一個人能供給這些，」他笑着，「除了我以外。」

伙被辭退了，四月裡只有兩件畫寄來。毀謗已漸消失，而世上的收集者們明顯地已經滿足了。

結局就是如此。

當然，這並非我這個故事的結果。不過我躊躇着，對於這點，我該怎樣繼續下去。因為一個人總討厭自己作了蠢事，而我正是如此。

春天來了，浸潤在瑞佛萊村子的陽光裡。整個冬天我夠用功了，我需致意志的全力在這駭蕩的天氣中完成我所作的。最後很為滿意，作完了，而我也突然懶了起來，我認為世上只有一件事可做：回家。一星期之內我就準備好了。

臨去最後一夜，瑪荷比邀我吃夜飯，只有我們二人伴着法國海內，農村與葡萄園內最好的產品；那是，如我所記得，我所會吃到的最好的一餐。

我們沒有喝過量的酒，所以餐後發生的那些事不能說是酒精的失誤。不，我相信瑪荷比早就想告訴我他作了些什麼的；事實上確如此。

請了解這番情景：我們仍坐在畫室中大桌子旁邊，擺着酒，咖啡，酪餅與水果，我們都填飽了精勞得無法表示的食物；我們為不知何時才能再見而感到傷心悲哀。

我靜立了一會兒，一個挨一個仔細的看着；後來，「為何，」我說，「為何要把它們鎖在這底下呢？為什麼你說你能信任我？」

瑪荷比鼓鼓他的頰說，「因為，朋友，這是那些假的。」

我乾脆的說，「不相信。」

終我一生，我永不會忘記他對他的回答。瑪荷比安靜的說：「你很對，更確當的說，這些就是我對他們說是贗貨的那些。」

我一定模樣很怪，因為瑪荷比譏笑我所作的臉孔。「這些都不是假的，」他說，「實在一幅假的都沒有，我只是想收回我一部分畫，這不過收回方法之一罷了。」

我不想說什麼，單純的等着瑪荷比回答。

「我不願賣我的畫。它們都是我的歷史，我的心血，我喜歡它們與我同在，如此我能記起我自己，但為了生活，有時我必須賣掉。不過畫的價錢怎樣也不夠買回我所加於畫內的；什麼時候我還活着，那就是私人的，不值一分錢。所以，只有出租畫布而不賣我心血結晶的一法了。」

「奇特的算計。」我說，

瑪荷比大笑起來，「哦，所有的事都是好的笑話。所

以有時我希望你也參預這件秘密，但又恐有傷玩笑的興趣。」

「看，」我說，「它們因意料不到的事而回到這裡。」

那幅畫不正是色木耳的——

「很好的一幅畫，貨真價實的。」瑪荷比說，「我不過只投了投機。當我們去巴黎時我就計劃着與你在幾家陳列館中作幾幕假戲。我知道你有許多朋友是記者，你也會告訴他們。那樣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結果。但當色木耳既有畫又有作記者的朋友時，我就抓住了那個機會。」

「我不能相信。」

「真的。我對此想過很多次。當你對「怪物」發生那麼大的興趣時——好吧，我就決定開你一個玩笑了。」

「但這是國際間的劫掠。」我說。

「不，」瑪荷比的聲音很溫柔婉轉，「不是。那不過瑪荷比收回幾幅畫而已。」

「而，」我說，「紀德與瑪勞的條陳又是怎麼回事呢？」

「他們才真不幸呢！」

「你向盧森堡如何解釋？」

「哦，那個；那並不使我煩惱，我並不想對盧森堡作

了這間最好的房子；它們與我將是最快活的了。那對它們是不公的，不公的注定了它們的命運。」

我怕我是在笑，「這些，」我說，「這是最令人憐憫的遁詞了。」

「我知道。」瑪荷比說，「我沒有很多時間去仔細想它們。我開始就告訴你實在的話了。我要這些畫仍回到家裡來。」

我忽然有個不祥的念頭，「這當然都是奇說的，」我說，「如一旦暴露，你可就毀了。」

「是的。」瑪荷比說。

於是我說，「你信我到這樣的程度麼？」

瑪荷比點頭。「我早注意到了。梯上是一個木條箱，包起來，那個你帶回美國吧；跟我來，讓我們仔細看看這些畫吧！」

現在好多月過去了，在紐約這寒冷的冬天，我讀着那悲傷且不可信服的新聞。瑪荷比因中風而死了。我不願相信這件事；我希望他死於吃得太多了。

我拿着瑪荷比的畫，回憶着他。我那「怪物」上的 Son ami 與另一幅——他包紮好要我帶回美國的——一幅我花園與屋子一角的華麗油畫，他真正而美妙的一幅。

我想念着他，因為在這幅畫的右手底角上簽着：「瑪荷比——一件明顯的贗貨。」

何解釋。」

「你是否」我說，「就將那些畫珍藏起來？」

瑪荷比點頭，「朋友，想想。」他說，「關於畫你大概還有些不大了解的。畫，好的畫，有它自己的生命。把一幅畫鎖在陳列館中，只有凝視與愚蠢的面孔環繞在四周，它就要變得枯澀無趣。它需要一間好房子，能喝一瓶或一夸脫酒的快活人與及時的整修。它也需要感情，之後才能啟發為一幅好的畫。現在好了。那裡去找這樣一間房子？那裡找這樣的人呢？讓我再解釋一次：一個要寫一首偉大曲子的作曲家必要是天才。你必是天才，才能設計一個偉大的事。但一個作曲家不必作曲是嗎？不，那是留待鑑賞者的。但——一個偉大的畫家必是一個偉大的設計家與製作者。你從不聽說偉大的畫家不能畫？是嗎？聽過沒有？」

「沒有。」我說。

「但有一點；為什麼要設計與製成一件東西呢？為什麼？我告訴你：為欣賞的人。欣賞者愈有智慧，他也就愈多。對不？現在我問你，誰最能了解瑪荷比的觀念與技巧？我問你。」

「誰？」我說。

他拍胸脯，「瑪荷比！我最能了解。所以我為畫建



消極抵抗



寂寞的女房東

余英

歐丹莉小姐在偷聽着，她聽見隔壁套房裡的那個男人正在四處跑動着做夜飯，模糊的洋鐵撞擊的聲音，就像走了音的鏡鉞一樣，還有沉濁的瓷器的聲音，她甚至還聽得見他點爐子時撲的一聲響，以後靜靜的過了幾分鐘，然後是細小的吃東西的聲音，之後又靜了下去。

過了一些時候，她聽見他在對自己說話。

「梅立庚先生，你疲倦嗎？」他這樣問。

「有一點兒，」他回答着，「是呵。」

「覺得該去睡了吧？」

「唔……」他好像在考慮這問題似的說，一會兒以後，「我想該去睡了。」

這種奇怪的對白很少有什麼變動，歐丹莉小姐每回聽到的時候總是給弄得微笑起來。她會手裡拿着茶杯發愣，頭向門那邊歪，等他說完了她才得意地喝起茶來。她感覺到臉上熱辣辣在發紅，因為這事情證明了她早已料到的事

些好日子是永遠的過去了——不過她還是微笑着。

倒底，微笑是難得的了，也許是天氣吧，新聞之類的事兒，她也不曉得怎麼搞的。所以，她替梅立庚先生把後面的房間改好了到覺得很高興，他是那麼荒謬可笑的。

他是一個藥劑師，一個衣着樸素而怕羞的人，兩只眼睛想要震動而沒有勇氣的樣子。他做活的那家藥房支店把他調了過來，把他弄成這麼一位鄰居，他說是華埃賽醫生給他出的主意，說是這兒可以找到一間房子。

「房間？」她吃驚地問，華埃賽醫生在轉什麼念頭呵？他曉得她從來不要房客的，但是，倒底有點心事使她猶豫了一下。他來接門鈴的當兒，她正站在那彩色的光線裡，嘗試着回憶孩提時代，却不怎樣能想得起來，而且又不對勁似的，她於是就去開門，讓梅立庚先生進來。

當然，把這些臥房租一間給他是有問題的，她却把後房給了他，他也就接受了。

就在第二天晚上她聽見了說話的聲音，聽到他的一問一答，那時候她正在喝茶，突然就把杯子放下來，眼睛盯住看。首先，她第一個念頭便是馬上走到他房間裡去，要他再找房子。如果是在三個以前，她是會這樣幹的，可是現在這種衝動却有些猶豫，終於消逝得無影無踪，她這才

——男人是不能單獨活下去的。

她現在有卅九歲了，對於她這般老處女的生活，這般自食其力的能力，是很可以自負的。想起了梅立庚先生爲了內在的弱點逼得自己对自已說話，那真使她高興。所以有時候——只是爲了娛樂——她會把椅子向房門挪近去一點，好聽得更清楚些。

「再給你來點蔬菜吧？」她聽見他這樣說。

「幹嗎不呢，梅立庚先生？」他回答着……

歐丹莉小姐的房子很大，大清早她就要把欄杆柱頭和窗台上的灰揩掉，陽台上面也要打掃一番，每星期還要擦一次銅器。她一邊嘴裡哼着，一邊滿屋裡混忙，如果有太陽的話，她就會到樓梯口邊去，在那彩色玻璃窗子後面溫暖的光線中站上一會兒。她閉上眼睛，回想起孩提時代站在那兒的光景，她會微笑着，也許有點兒煩悶，因為那

好奇地聽了下去。

起初好幾回她還聽不清楚他說些什麼，後來聽慣了他的聲音，字眼兒也就比較清楚了。她開始在盼望他傍晚時回來，隨後又不耐煩地等待那滑稽而悅人的獨白開場。

那獨白也有些正經的場面，譬如有一次他說：「梅立庚先生，你現在已積了點兒錢，你會經打算自己開一家藥房麼？」

「幹嗎呀，當然，」他考慮着回答，「打算過的，」

「那末你爲什麼不幹呢？」

停了一會兒他又說，「我不曉得，我真的不曉得呢。你應當的，她想跟他這樣說，他當然得自己有一家店鋪，但是困難就在這裡，男人自己是什麼事也不能決定的。

她想了一兩天要對他說這事情，却總是一笑了之，那管她什麼事呢，而且，他那回說過之後便再也沒有提起來過。他又彈起那老調來了，那作爲她夜更的談話，於是她就熄燈熄掉，光着眼睛躺在黑暗裡，嘴角上帶了一絲沾沾自喜的微笑。

幾個禮拜過去了，天氣也轉好了，而且還在變。氣候雖然還沒有定當，可是歐丹莉小姐覺得她那死板板的生活

可以安心活下去。她在樓口上碰到梅先生，在走廊上抹灰的時候也碰到過，有時候上街去買東西的時候也打他身邊走過。他可以總是那樣斯文的碰、帽沿，眼睛沒神地望著她的眼睛，她則等他走得聽不見的時候，便擡起手來蓋住嘴邊的鬚髮。

有一天晚上她煮了一壺特別的茶，加了兩倍的茶葉在裡面，她望著茶壺發楞，這一生裡她可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情，所以弄得自己倒有點吃驚了，她緊閉住嘴唇，隨即拿起壺子來，跑到水溝邊倒掉一半去。

那天和第二天晚上，她故意不去偷聽梅立慶先生，她背向那間套房坐著，把耳朵塞了起來。可是這樣子多難看，隨便誰也會犯這種錯的，所以她後來笑自己這樣笨，這才把椅子搬到原處去。

但是過了幾夜事情又發生了，她跑來提提壺子，覺得它重得奇怪，於是看了看裡面，竟氣呼呼的把蓋子給蓋了回去。歐丹莉小姐非常不安的坐在那裡，呆望著牆上。一個禮拜之內竟發生兩回，她真做了不少傻事兒呢。

好啦，她曉得她得做什麼，他得滾蛋，事兒可棘手了。她立刻站了起來，整了下水袋，便一直走到梅立慶先生房門口，急急的敲敲門。

當他打開門的時候，「梅立慶先生，」她說道，「我要請你——」有什麼東西堵住了她，他的眼睛正帶着一種奇怪的表情在看她，臉上有點勉强的樣子。

「你覺得寂寞嗎，歐丹莉小姐？」他脫口而出。

這問題可把她抓得緊，的，好一會兒，她覺得聽見自己的回音，那至少是她自己的想法，也在問這一樣的話。她把手慢慢的挪到唇邊，呆呆地望著他。他是曉得的，華埃賽醫生也曉得，她確實是寂寞的，拿住她的手帶她走上那條暗示出來的路上去的就是寂寞。

「我像寂寞的樣子嗎？」她怯生生的問道。

「有時候，」他說。他的眼睛裡有點焦急，極力不想要去冒犯她。「我在樓口上看見過你，你好像要找我說話似的，要說……」

這真使人狼狽，不過卻是快樂的，她覺得自己在微微地笑，於是向後退了一些，好讓他陪她到前房裡去。

「我確實有些話要跟你说，」她說，「我煮了點兒茶，跟我一道來好嗎？」

（譯自柯里爾雜誌）

康健到不買但，藥醫得換以可錢金

識知生衛的富豐有只
康健的正真障保可才

大眾醫學

道之身强病防您訴告以可
伴相醫名過勝，手在卷一

健康的雜誌！

健康的知識！

健康的讀者！

訂閱優待辦法

一期仍為三元 一季三期八元
半年六期十四元 全年十二期二十七元

請到就近任一郵局索取劃撥儲金「存款四聯單」，填明「臺灣一六〇一號大眾醫學出版社」賬戶，並詳註訂閱起迄期數，姓名及地址，連同訂費一併交郵局驗收，本社即按期寄書，可免郵匯費用。如不用此，寄款請用匯票或報值函件逕寄臺北國防醫學院大眾醫學出版社

攝影叢談之十二

談戶外攝影

E. P. S. 編譯



在攝影方面講來，風景照片，是最易受人批評，和最難討好的一種，可是一旦成功一張傑作，其滿足快慰之心，情亦非他種攝影所能比擬。戶外攝影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對適當景物或地點的選擇，然而足以影響其效果的，還有取景時對於空間之配置相機之安置點，光線明暗和角度，和大自然之變幻對於畫面之情調等，現在讓我們依次說明如下：

一、景物之選擇——戶外這龐大無限的自然界中，原是充滿了攝影資料，無論在鄉村或是城市，完全一樣，更無需爲了尋找攝影的資料，而跑到很遠的地方去，因爲就在你的左近，就有許多美好的鏡頭，只要在取景時注意到畫面中不要包含太廣，最好能捉住風景中最重要的趣味中心，或是某項明顯的特徵，普通是以其外形，光線或是二者併用來描寫，其他畫面中次要之景物，亦要能與主題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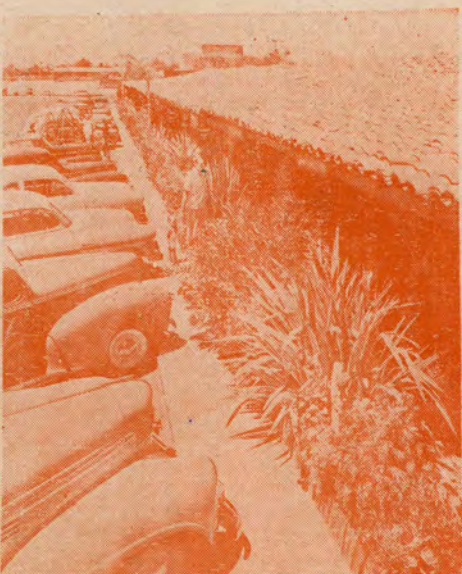
諧，以求一致(圖一)

二、空間之配置——換句話亦可以說是如何使畫面立體化，正如同繪畫中之透視圖相似，普通風景中伸向遠方的道路或彎曲的河流，均可加以利用，譬如在畫面中，使近處較暗，遠方的光線漸強，或再能使景物遙接天際的話，其予人深遠之感覺，當是不言而喻了，在拾穗第十七期中，談及利用近旁的樹木；做景物之緣框，其作用即屬此類。(圖二)

三、照相機之安置地點——普通相機上的鏡頭，遠不如我們眼睛所視之遼闊，所以取景時一定要以取景孔(View Finder)中所視者爲根本，畫面宜簡單扼要，避開一切不相干的贅物，設法使天空與景物融成一體，最好不要讓地平線把畫面橫割成兩段，必要時變換相機之角度，或轉移至另外的地點。你不用希望那些不大好的景色，在傳到軟

片上時會比真的好，因爲軟片是不會創造奇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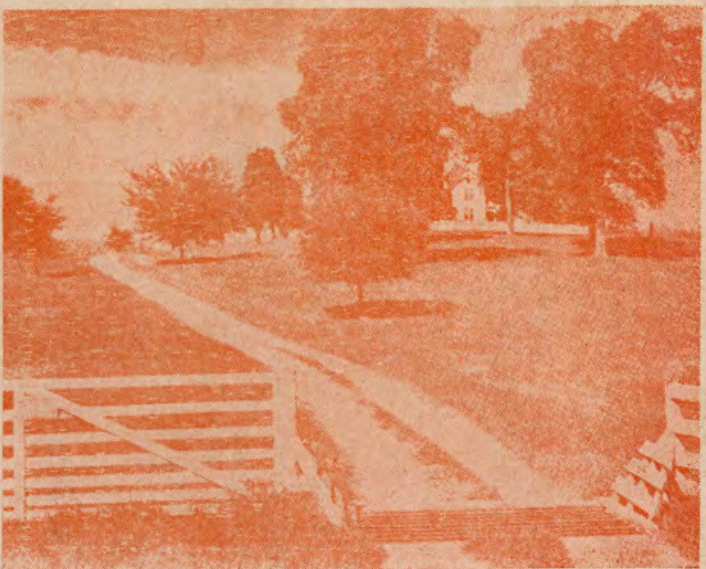
三、光線——同一個景緻，可因早晚之光線不同而情調各異，甚至於在一個平淡無奇的地點，由於夕陽低斜的溫柔光線就可以攝成一幅佳作。爲了要善加利用光線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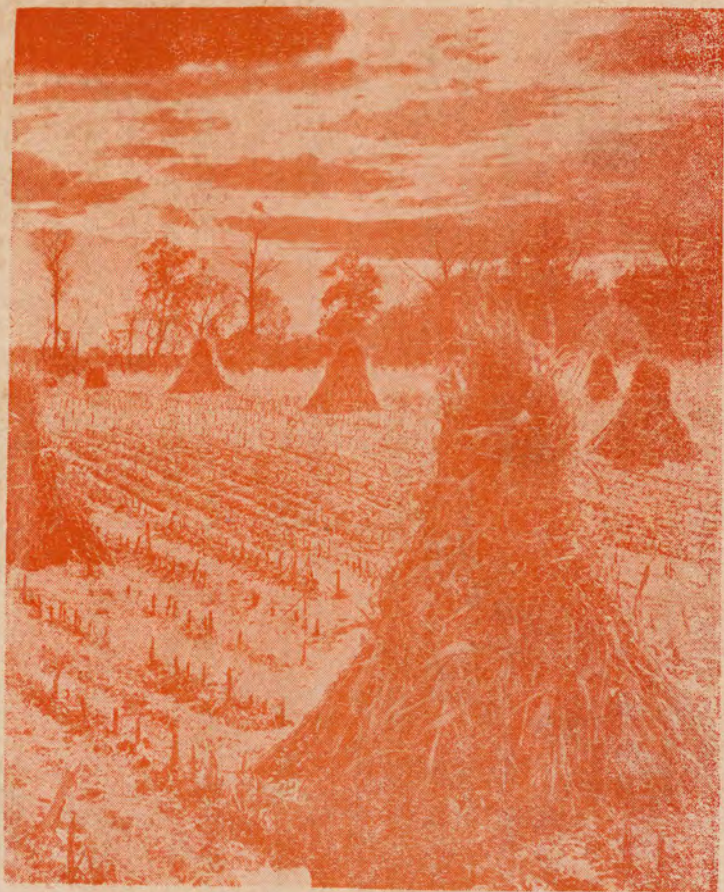
，就不得不充分注意到光線的來源，角度，和濾光鏡，以求主顯明顯，和畫面之和諧。(圖三)

四、情調——大自然界之變化，亦賜予人類不少的畫題，攝影者應當隨時注意它對風景攝影之影響，並非只



(圖二)

有在風和日暖的季節，方才適於照相，即使，在暴風雨的前夕，或在冬晨落雪之後，都不乏體裁供你獵取，又如在雨後初晴之際，由殘水中反射出來的遠山倒景，都具有一種特殊的氣氛和情調，攝影者亦常常認為能把大自然的美介紹到畫面上來，為應當的責任。



(圖 三)

維也納的叛徒

杜庚

一九一四年德奧聯軍的東線在戰爭的開始就遭受了極大的阻礙，精銳之師被緊緊地牽製住了，無法及時使法比屈膝，終於遭受了兩線作戰的厄運，這一篇故事裡告訴你一個真正的原因和一個真正的秘密——

一九一三年時代的維也納是一個瘋狂的城市，新聞記者們坐在環湖路上的咖啡店裡，一邊吸着土耳其的濃咖啡，一邊討論最近從法蘭茲·約瑟夫宮廷裡傳出來的事兒。戴了頭飾的女人在裝了水汀的美容院裡盤桓幾個鐘頭之後，總高興掛在丈夫和愛人的手膀子上，沿着大道散步兜風，到處都是口哨的聲音，那些打掃辦公廳進口的看門人，那些在馬上揚鞭的多鬚的馬車夫，那些在聖史提芬教堂禱告過的夫婦們都在吹，吹着莫扎特和斯特勞斯的曲子。但是，在五月二十四號那天，這城市裡却有兩個人不在吹口哨，這是一對繃臉的小人兒，生命的果汁好像已經

從他們的臉上吸乾了，他們坐在克羅姆塞旅館的堂屋裡，跟辦事員的櫃台斜對過，不時從報紙上面機警地偷看一下，看來真不像沒有事兒的人。

他們的嘴唇突然拉緊了，一個穿着華麗的人正向辦事員的櫃台走去，交掉他的房間鑰匙，這個人膚色黝黑，一雙小眼睛不停的在尖鼻子上骨碌骨碌的翻動，還有一張大而多肉的嘴吧，在他快要走出去的當兒，有一個侍者招呼他說：『老爺，這是你的吧？』他拿出一把小刀子的刀鞘，那客人看了，『是呀，是我的。』便，滑一種不在乎的神氣拿了去，然後他的手在放回到椅子裡去的弧線上

然停住著。

「你在什麼地方找到的？」那侍者還沒有來得及回答的時候，他就急急地回答了自己的問題——好像他在下命令似的，「那當然是我在到房間裡去的路上遺失的。」

他的眼睛不安地望著廳屋裡面，跟那兩個憔悴的小老頭打了個照面，有點劍拔弩張的模樣，可是三個人的臉上沒有一根筋抽動了一下。

這個有小刀子的人大大方方的點了支香烟，然後走出廳屋，右轉灣，朝中央咖啡店那邊走去。那守候着的人隨即扔掉報紙，一個人釘住他，另外一個跑去打電話。

「接二三四八號，」他急急的說道。

那是奧匈帝國秘密警察的號碼，線立刻接上了。

「隆格上尉嗎？我們已經找到那個人了……」在克羅姆塞旅館裡。」

「好得很！看清楚了他沒有？」

「有的。」偵探噉噉的說了個名字，於是那邊的聲音叫起來了，「該死——真的？我可不相信，別讓他跑掉，就是進地獄也跟牢他！」

隆格上尉掛斷了電話，靠在椅背上吹出一口氣，心裡面考慮着怎樣着手做去。

真的朝他的客人望望，告訴他香烟盒在那兒，請他來一支香烟，假如這位客人接受了邀請，他就會在火柴盒子上，香煙盒子和煙灰缸上面留下他的指紋來，再說吧，他們交談的每一句話都有錄音盤給記錄下來的。

情報局這般殘忍的方法大部分是由於一個人——阿弗烈。瑞爾上校的策劃。瑞爾的出生是不明不白的，他年紀很輕的時候就加入了軍隊裡面，一直升得很快，他對於歐洲的每個國家都非常熟悉，所以五年來他一直在幹着情報主任，這奧匈帝國秘密警察的靈魂。他曾經提到過歐洲大陸上幾個最機敏的間諜，也會從從強國手裡偷到過保護得最週詳的機密文件。

爲了報酬他對於情報局的功勞，瑞爾給提升到上校階，還被派他做駐布拉格第九軍團的參謀長，情報局方面的繼任人也照他的方式繼續幹下去。如果有什麼問題發生，他那最得意的門生，新任情報主任的隆格上尉就會撫心自問道：「不曉得瑞爾是怎麼下手的？」情報局裡的座右銘就是「向瑞爾看齊！」

在一九〇八年，歐陸上互相傾軋的陰謀發展到了頂點，西方的強國都派遣大批的間諜滲進奧匈帝國裡來。隆格上尉爲了更嚴密的保安工作的需要，就組織了一個檢查

奧匈帝國秘密警察的司令部在史都本林，從外面看起來，跟別的建築物簡直沒有分別，門口沒有警察看守着，也沒有什麼記號可以引起過路人的注意，沒有人會想到屋裡的玩意兒。

但是，這幢其貌不揚的大廈卻是站在歐洲十字路口上一個帝國的耳目，在關着的門裡面，這個國家最聰明的人正在檢查從世界各地發來的情報，雅典城裡的離奇命案，巴黎交易所證券的暴漲，一條建造中的意大利水雷驅逐艦，倍諾愛勒（阿根廷國的首都）一個著名的左翼記者的狂賭——所有的報告都得就世界的局勢精密地分析其意義。那正是一九一三年的春天，離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只十五個月，同盟國和協約國的情報局都變成了活動的中心。

情報局就在史都本林這幢大廈的一個不顯著的邊屋裡，這是一個間諜和反間諜的部門，有事情到情報局裡來的人看到它保安工作的範圍都會大爲吃驚的，譬如說吧，有誰坐在外面房間裡等候約會的時候，他會驚訝地發現對面牆上單調的油畫上有着小小的窟窿，照相機的鏡頭正對準了他的面孔。等到他給哪一位官員接見的時候，他做夢也不會想到那打斷他們會談的電話，就是相對而坐的人按了下午開關搖出來的。這位官員在打假電話的當兒，會不在郵電的黑郵局，專門截取從邊境地區敵人的間諜基地發出來的通訊。隆格上尉公佈說黑郵局是爲處置走私的事情設立的，真正的目的却只有四個人曉得，所以他頗以這種阿弗烈·瑞爾的精神自豪。

事情是一九一三年三月間發生的，兩封寄交維也納郵政總局的信引起了黑郵局的注意。一個信封裡藏了六千克羅勒（Krone，奧匈銀幣）二封裡面八千克羅勒，沒有信，也沒有簽什麼名字，所以立刻就引起懷疑來了。如果這些錢是因爲商業交易寄來的，爲什麼會沒有信沒有簽名一道寄來呢？此外還有一個使人懷疑的地方：信封上蓋的郵戳是俄德邊境上的依庫倫鎮，那正是一個著名的間諜們的淵藪，所以這兩個信封顯然是得加以調查的。

隆格下命令給他反間諜人員開始工作，一萬四千個克羅勒不會久待在那兒沒人領，遲早總有人到郵政局來拿去的，在郵政局對街的鮮肉市場裡有一個警察崗位，情報人員從郵局裡播了一個電話到崗位上，還告訴郵局裡的人，有人來取這兩封信的時候立刻按動開關，發信號給那警察，一方面想法子留住這個拿信的人等警察來。

三月過去了，四月也過去了，跟着五月又來了，可總沒有人來。這筆錢。最後在五月廿四號那天，也就是守

候的第八十三天，警察崗位上的警鈴響了，可惜這當兒情報局的人有一個到屋子外面去了，另外一個人則正在洗手。他們宕了一下之後，就飛也似的衝過郵局街去，走進郵政局裡——只是差幾秒鐘的事。

「有人來取這些信封去，」郵務員說道，「我再也沒辦法留住他一會兒。」

「他像個甚麼樣子？」

「我沒有看清楚他的臉，他穿了一件薄薄的春季上衣，領子翻了起來，帽沿壓得低低的。」

偵探們趕緊衝到街上，只來得及看見一輛馬車開走，在轉角上轉了過去，此外就什麼人也看不見，想去釘梢是不可能的了。於是這兩位偵探就站在街上互相埋怨誤事，一氣兒罵了廿分鐘，然後在他們還在爭吵的時候飛來了一片不幸中的大幸，這時候一輛馬車慢吞吞的走過旁邊，馬兒正在踱着方步。

「叫住那輛馬車！」有一個偵探忽然叫了起來，「我敢發誓帶走我們的人就是那個車夫，他開過去的時候我看到他一眼來着的！」

他們把馬車叫住了，「大約廿分鐘以前，在郵政局搭上一個客人的傢伙就是你嗎？」

把他們的名片給他看。

「這半點鐘之內有沒有旅客來過？」

「有的，先生。」

偵探於是拿出刀鞘來，「把他們找到這廳房裡來，問問看誰遺失了這只刀鞘。」

「好的。」

第一個客人一會兒就出來了，當他安詳地看着這柄灰色的羊刀鞘並且說，「是呀，是我的」時，這兩個偵探幾乎不能相信他們的眼睛和耳朵了。他們像觸電一樣的嚇昏了，原來這個承認所有權的人竟是他們以前的教師兼情報局的頂頭上司——阿弗烈·瑞爾上校！

瑞爾燃着了香煙走出廳屋之後，便有一個情報局的人員跑去打電話，把這個令人難信的發現告訴隆格上尉，然後他就追上他的同伴，沿着大馬路追蹤瑞爾。對於上校這種奇怪的舉動，偵探們的心裡各自有數，但是說前任情報主任是一個間諜却決不可能！當然不，上校收下了那兩個信封是沒有問題的，那或者是私人商業事務上人家送給朋友的。

他們突然停住了幻想而注意到事實，瑞爾已經在史道街角上轉了彎，等他們趕到街角來的時候已經遲了半分鐘

「是呵，先生。」

「你上那兒去的？」

「凱撒荷咖啡店。」

「那末到凱撒荷去！」偵探跳上了馬車，車夫鞭兒一揮，他們就走開了。

車子在路上走的時候，有一個偵探偶然用手在坐墊上撫弄，覺得碰着了什麼東西，趕緊拿起來一看，原來是一只灰色羊皮刀鞘。這顯然是以前什麼人不小心遺留下來的，是他們追蹤的那個人的嗎？他放在口袋裡準備以後參考用。他們到凱撒荷的時分，裡面人都走空了，馬車夫也無從找出他的乘客來。

偵探們下車來商量了一番，這位乘客很可能已經分段溜走，換了馬車朝新的方向走了。凱撒荷對面有一個馬車站頭，於是偵探就在這裡探詢廿分鐘以前有沒有有一個穿了春裝的男人，在凱撒荷下車，又在這個站上雇車走了。

好幾個車夫都搖頭表示不知道，只有一個臉上浮腫的傢伙說道：「來吧，我送走了你們所說的那個客人——到克羅姆塞旅館去過。」

「送我們上那兒去，」偵探說。

情報局的人到達旅館之後就去找櫃台上的辦事主任，

再也看不見他了。前面是華納街，也是空空的，再前面一個出口差不多有兩百碼遠，瑞爾顯然不能在半分鐘之內走到那地方。所以只有一個答案，他一定是穿過這條街躲進舊證券大樓裡溜掉了。

證券大樓有三個出口，二個通中央咖啡店，一個通到自由廣場去的小街。偵探們不得不不在這裡趕快決定一下，他們走哪條出口？真該死！一個人假如曉得了給人釘梢的話，他決不會跑進咖啡店裡，他會繼續走下去。偵探們這樣決斷之後，就朝那個通自由廣場的出口衝出去，他們猜得可準，前面正就是瑞爾挺直的個兒，緩緩地走着穿過廣場上。

上校再點着一支香煙，同時加快了他的步子，偵探們也照樣跟着。然後瑞爾朝大運河轉了過去，拋掉香煙，雖然從口袋裡掏出一大捲紙來。他望也不望他們，也不停住脚步，只是將紙撕碎，一片一片的撒落在人行道上。偵探是不肯上當的，假如他們停下來拾碎紙片的話，瑞爾就會轉灣抹角溜開的。他們估計只有體會到絕境的人才會在人行道上扔下可能不利的證據來，上校無疑的是在想辦法躲開他們。

現在他們已經逼近康可狄亞廣場，一個偵探繼續釘住

瑞爾穿過交叉口，另外一個人叫了輛馬車趕回到上校沿大運河撒碎紙片的地方去。儘可能的把紙片兒收集起來，放在一只信封裡面。『到史都本林去！』

幾分鐘之後他到達了情報局的辦公廳裡，把信封交給隆格上尉。不到半點鐘，那些小紙片已經給合攏了，真相也給洩露出來了。那是收到三封掛號信的收條，一封給布魯塞爾，一封給洛桑，還有一封給華沙。布魯塞爾是法國和俄國在西歐的特務大本營，洛桑是意大利的特務大本營，華沙則是協約國在東方的主要收聽站。

隆格冷酷地走近一只櫃子，從裡面挑出一本手稿來。稿本上的標題是『間諜業務守則』，是阿弗烈自己做間諜人員的經驗寫成的，給所有的情報局人員當作基本規則用。這稿本因為被認為是極機密的，沒有給送到印刷廠裡去，所以還是瑞爾的手筆。現在隆格將這個和碎紙上的書法比較一下，疑慮就完全消失了，擴展與勾特務最力的人卻給外國收買了去！

半點鐘以後，奧古斯特·烏本斯基·豐·阿斯特朗美茲將軍興奮得滿面發紅的樣子走進格蘭特旅館的餐室裡，他叫人將名片送給皇家陸軍部長，康拉德·豐·何村道夫將軍，他正跟朋友們坐在一張桌子邊。這位陸軍總司令道謝了他的背脊骨似的，他們還在追蹤着他。

呵！整下午幹着這樣凶險的事兒！在他身邊的千萬人們都做完了這一天的工作，都正在快樂地幻想等待着他們的夜晚，再過幾小時後維也納城就將在萬家燈火下燦爛着，就將在圓舞曲中輕曳着，可是在這個活力充沛的城市裡，他向哪兒去逃開這二個堅毅的死亡的先驅呢？無論他逃到哪裡，那二隻老鼠眼睛也會把他找出來——像探照燈一樣有效的眼睛。唉！這些醜態而有辦法的小人兒！

他把這個問題在心裡考量了一下，曉得他不會在白天街上公然被捕的，因為情報局不會讓大家看到維也納最有名氣的一位軍官的事情，不會的，等他們找到他的藏身之處以後，他們會在晚上來。現在他必須設法躲開這些陰影，衝到森林裡逃到意大利的邊境上去。當然，邊境上的巡邏兵是機警的，不過他至少還有個掙扎的機會，反抗總比屈服好一點兒。想到這個計劃的時候他的臉也在發燒了，他要逃到意大利，然後到羅馬，用他偷出國境的款子就可以很舒服的活下去，他不會再去尋求舒適和奢華，過去的事將像惡夢一樣的給忘記掉。

他這才折回到現實裡面來，二隻手交叉疊着，腦筋也痛苦地清醒過來現在他是絕對沒有希望了，在他背後的那

一聲後便被引到一個角落裡，於是豐·阿斯特朗美茲壓低了聲音告訴他這樁夢想不到的事情。豐·何村道夫沉吟了幾分鐘，已經是魂飛天外了。雖然瑞爾之前已經有別的人通敵，但總不是這個特務的首腦，這個運籌帷幄的人，可真是國家的浩劫！

這才豐·何村道夫說道：「他給抓起來了沒有？」

「有人釘住他，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逮捕的。」

總司令的臉上已經恢復了那種職業性的鐵板面孔。

「豐·阿斯特朗美茲，你得從他嘴裡套出他通敵的範圍來，然後……」

「我懂得，」另外一個說，「然後他得給做掉去。」豐·何村道夫點點頭，「我會把做掉他的詳細辦法密令給你，你再把命令交給四個可靠的人。陸軍方面會發表一個文告，表示痛惜這位年青英俊的瑞爾上校的自殺——由於操勞過度以致於自殺，我們要用最光榮的軍禮來埋葬他，那麼全世界就不會曉得個中的情形了。」

在通向海因瑞街熱鬧的十字路口上，阿弗烈·瑞爾望望掛在典當商窗口上的一面鏡子，沒有問題——還是那個尖險的小老頭，在人群裡面穿來穿去，眼睛好像要刺穿兩個人還有別的人會苦苦地跟踪他，他遲早會給刺殺在街上，在旅館的房間或咖啡店裡給槍打死——就像已經被維也納軍事法庭宣判過的一樣，他是完蛋了。

現在他是和現實正面相對着，他踏着幾乎輕快的步子走去，這城市特有的五月的微風吹來了他滿身的疲倦。猛然的他發覺他已經兜了一圈，現在又轉到旅館前面來了，看看錶，才五點半鐘。

當他走進廳屋裡去的時候，有一個穿晚禮服的紳士走上來跟他熱烈地拉拉手。「晚安，阿弗烈，你忘記了嗎？我們今天晚上在里道夫吃晚飯呢。」

這人是一位有名的律師，也是他的知友，維克多·波拉克博士，他們倆曾經合作過許多間諜案子。

瑞爾還敬了他的握手，然後微微的轉過身去，從眼角上睇見那兩個偵探走進廳堂裡，安頓在報紙後面。他們簡直要跟着他追下地獄裡去……他的額上沁出一顆顆的汗珠來。

「是呵，維克多，」他咕噥着，「對不起，我去換禮服。」

瑞爾的叛國開始於十年以前，那是一九〇三年的秋天

裡，離他派做情報局的首腦還有幾個月光景。那天上午，他正在辦公室裡向畫面前一大堆文件休息幾分鐘的時候，副官跑來說俄國大使館的拉摩夫斯基少校要見他。

瑞爾和拉摩夫斯基很熟悉，在大都市的生活裡軍官們常常在交際場合中混在一塊兒的，這俄國人跟他的交情總算發展得蠻好，兩個人一道不曉得喝過多少瓶酒，不過自從瑞爾調到這個秘密的新職務以後，他就沒有再跟那俄國人碰過頭。的確，他們已經是沒有什麼來往了，所以當他曉得拉摩夫斯基會在早上跑到情報局裡來看他的時候，真的很吃了一驚。

「帶他進來吧。」

不多一會兒，那個身材魁偉的軍官就來到了他面前，短頭髮，滿是市儈氣的灰色鼠眼，臉色分明很不快樂的樣子。瑞爾本能地將經常紀錄訪客談話的錄音器關掉，曉得這次談話是非常秘密而不愉快的。

俄國人非常親切的開口說道，「好啦，老朋友，從我們上回一道兒喝過高涅克(酒名)之後，我看你是高陞了，呃？」他抽了會兒香煙，然後伶俐地瞟了瑞爾一眼，「我失掉過去的歡樂了，你呢？」

「我總找不出時間玩那調調兒，拉摩夫斯基，那真是

他停住著，看看瑞爾不開聲就接著說下去，「想看看，如果我把情報局的首腦使人駭怕的情形告訴你的上司們，怎麼辦？如果我告訴他們說你已經無可救藥地中了煙毒，說你經常到煙窟裡去，跟下流的人混在一起，怎麼辦？如果我把那些要使你的同胞吃驚的事兒說出來呢？」他用力的壓碎了煙蒂，抽上另外一支。「如果我去告訴豐。何村道夫將軍，說是這個國家的機密是在一個抽鴉片煙的人手裡，想看看吧！」

然後沉寂了一會兒，瑞爾才用一種實事求是的調門兒說道，「你不敢說的，拉摩夫斯基。你曉得，如果我跟你的威脅頂真的話，你不會活著走出門的。」

俄國人聳了聳肩，「一個人的生命有什麼關係，就是殺死了我也沒有什麼好處，我已經給大使館將你的……故事做了一份完全的紀錄。到現在為止，你總算把那個捉拔你的人還贖得好兒的，可是……」他的大手一張一合底，帶着一種有把握的神氣，同時又狡猾地望著面色死灰的情報局首腦。

「來吧，朋友，你是一個偉人，要封住那些個國家和私人的嘴吧就要給代價。你懂得的。」

瑞爾的眼光也不從拉摩夫斯基身上移開去，一邊命令

過去的事情了。」

「所以說嘛！」俄國人說道，「你自己沒有上命波咖啡店去過嗎？」

他忽然坐了下來，兩隻手按在膝蓋上，身子向前傾着。「瞧，瑞爾，我跑來可不是要跟一個老朋友瞎搗天，我是來向你提出一個要求的。」

「一個要求？」

「嗯，代表我矢志效力的國家，」他停了一停，看看挾在手指上冒煙的香煙。「瑞爾，我不曉得給你保守一點秘密，你肯出多少代價？」

瑞爾抓緊了書桌的邊，手指頭都青白了。

「你是什麼意思，拉摩夫斯基？」

「我是說，朋友，你幹的一些事兒是賴不脫的了。」瑞爾站起來盯住那個人的眼睛，「你拿什麼來威脅我？」

「我說話可不繞圈子，瑞爾，有些事情是我們彼此都清楚的，如今我就是來索取代價，如果要我閉口不說的話。你辛辛苦苦才混到今天這光景，我呢，也許是這世上唯一存心毀掉一個前途光明的事業家的人，到底人總是命不從願的。」

他道，「你講吧。」

「我的政府要你按期將奧匈最高統帥的軍事計劃送去備查，你送出這點情報自己一點兒不會受到危險，因為你的工作可以掩護你不受嫌疑。」

「我曉得了，」瑞爾鎮靜地說道，「你要我破壞我的國家嗎？」

「瑞爾先生，我可沒有那麼凶惡，」俄國人回答說，「隨便怎樣說吧，爲了挽救你的名譽，沒有什麼代價是太大的了。等到戰爭來了，誰還會有那種時間那種精神來發掘阿弗烈。瑞爾的秘密？就是歷史家也不會去考查戰事輸贏的真正原因。至於你的良心呢？呸！難道爲了氣量太小的維也納人不能容忍一位紳士老爺抽鴉片，就讓現在崇拜你的維也納人把你革職倒更好過嗎？」

他又停頓了一下，仔細看了看那修得十分光滑的指甲，「談到煙土問題，瑞爾閣下，我想應該給你一點消息才對。我因爲有了政府讓我支付的一筆款子，所以已經跟中歐幾個煙土商有點非常有趣的接觸。我很高興地說一句，我已經跟他們商量好一種價錢，從今以後，瑞爾先生，你倒處拼命去討的鴉片煙就要由我——一個人統制——我會不會分配一粒煙土給你就完全在乎你自己了。」

他微笑地伸出手來，「來吧，我的朋友，你這人太靈敏了，不會去自尋死路吧。讓我祝賀你來一個聰明的決定，高興嗎？」

於是這位軍事特務就那樣釣着了條大魚，在拉摩夫斯基拜訪過三天以後，瑞爾就將德奧匈三國在托倫（Thorn，西普魯的城市）地區的軍事計劃寄了出去，以後每個禮拜每個月裡都有圖表，照片，地圖，動員命令等送走。

最後，俄國人要求——當然也收到了——奧國參謀總部的最高秘密，就是那準備用奧匈帝國的兵力侵略塞爾維亞（Serbia）的著名的第三號計劃。甚麼樣的秘密——動員的地區，準備使用的軍隊，攻擊的地點等等都給洩漏掉了。等到豐。何村道夫後來發現第三計劃已經洩漏了的時候，再想計劃什麼是來不及了，只好將它改動改動了事，而敵人老早就將這位最高統帥的心事看得一清二楚的。這個計劃給傳到俄國之後，隨即就到了英明的塞爾維亞陸軍統帥布尼克元帥那兒，因此塞爾維亞準備得停停當當，使奧地利的侵略付出可怕的代價來。塞爾維亞的土地也就變成塞滿了瑞爾的同胞的屍屋。

瑞爾每個月跟俄國人在公園裡，小巷子或冷僻的咖啡店裡見面，有一次約會中拉摩夫斯基說道：「瑞爾，我的上

三個人都給查出罪行而判了刑。

審判過後，同伴們的歌頌還在耳朵裡響着的時候，瑞爾立刻就給拉摩夫斯基強迫找了去會面。俄國人直氣得臉色發青：「瑞爾先生，你真是大錯而特錯，我們要你向赫開羅提起公訴，你卻把溫周斯基和阿特也扯了進去。他們是我們最好的兩個情報員，你就將地上的老鼠連天上的星星一氣兒犧牲掉！」

「發生了別的枝節，」瑞爾回答着，「我又不曉得赫開羅會牽連什麼人，我根本不曉得別的人也混在裡面呢。」

「推斷事件的發展是你的事呀！」俄國人咆哮着，「我的政府對你非常生氣，像這種年頭，我們還損失得起主要的情報來源嗎？」

他的怒意忽然間又沒有了，他抓住瑞爾的手臂，「有一個將功贖罪的辦法，」他的聲音簡直像貓叫，「那就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你從我們手裡拿去了溫周斯基和阿特，那麼我要求你在廿四小時以內，將你在俄國的頭號情報員交出來——附帶我們足夠判他罪的證據，讓我們給別的間諜做個榜樣！」

瑞爾扭脫拉摩夫斯基的手，「你懂得你是在跟我要什

司派了點兒事情下來，他們覺得現在你在國人面前鞏固一下你的位置是有益的。我們要為你安排一次轟動人心的間諜案子，到時候你就可以把反間諜的技術一顯身手了！當然，還有你的愛國心，現在的事兒只要供給一個間諜就成，」他潤了一下喉嚨，我們已經決定了將你的一個同胞交給你，那個人在你的鼻息之下替我們做間諜已有好幾年之久，最近，這流氓逃到巴西去了，沒有替我們做工作，去把他引渡回來，我會把構成他罪行的一切文件給你，只是跟你說——除了他的名字以外什麼人也別牽涉進去。」

所以，過了幾星期後，一位前奧匈陸軍書記，赫開羅先生，給引渡了回來審問他的賣國通俄，維也納人聽見了都十分驚奇。

在法庭裡面，瑞爾像變戲法似的拿出最不利的信件，照片和別的犯罪文件來，把人家都看呆了。「不過，少校，」被告流着汗叫道，「假如不是那幾個跟俄國人有秘密勾當的高級奧匈軍官拿出證件來，你怎樣能拿到這些所謂罪行的證據？」

法官沒有留神到這句話的意義，赫開羅也不曉得他說的話是多麼接近事實，只是到最後盤問到底的時候，他才宣佈兩個同謀者的名字，豐。溫周斯基少校和阿特上尉，

麼東西嗎？」

「完全懂。」

「那就是要我把特務秘密交出來，也就是要我交出一條人命來，我的情報員都是我的同胞，我不能夠昧良心出賣他們！」

俄國人諷刺地大笑，「真是，我真不應當懷疑閣下的情感！」

瑞爾的臉激動得發白，接着說道：「到現在為止你吩咐我的事我什麼都幹過，拉摩夫斯基，我總算在你面前栽倒了——天曉得我是怎樣的委屈來着。但是我不幹這樁事，我不幹這樁事！」

俄國人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那麼說，我得立刻到豐。何村道夫將軍那兒去一次了。」

好一會兒兩個人都沒說話，然後瑞爾說道，「好吧，我只好同意你的方法了。我會在指定的時間以內將華沙的參謀團裡一位少校，還有槍決他所需的文件一道兒給你。他是我們在東部最要緊的人員，」他點了一支香煙，「毫無疑問，你要是曉得他還是我親密的一個同伴，你是會高興的。」

把奧高斯基送到排鎗前面可是很困難的事，不過以後

第二個犧牲者就容易多了，而且這些事情他一點兒也不放在心上，在這強權逐鹿的歐洲棋盤上面，一條人命算得了什麼呢？再說吧，他賣國通俄倒賺到了一票家財呢。

一年的過去了，他慢慢的設法醫好了他的阿芙蓉癖，不過總沒有把他向俄國的依賴心治好，就是在他離開情報局以後，他還是跟情報人員保持接觸，繼續做着沙皇主要的外國間諜。他有四輛華貴的汽車，在他布拉格公館的地窖裡他保藏了一百六十瓶最好的法國香檳。

十年來他玩着這種兩面討好的危險把戲，其技巧真是無出其右的。他常常幻想他是在幫助着改造世界大事，從這種幻想中取得自滿，所以他總是極度激動地企望新的叛逆，他的巧計也就都能够成功圓滿的給做完——一直到現在，一九一三年五月廿四號，他去提取俄國寄來的一萬四千克羅勒的信封時，會在車子裡遺失了他的刀鞘，因而歸下了大錯。他，全歐洲最聰明的特務人員！換了那最不行的生手工作時犯上這種錯誤他老早就開革掉了！生命真是凶險得怕人……

現在，這生命最後的一個晚上，阿弗烈坐在里道夫旅館的私人餐室裡，心不在焉地檢着牡蠣和火腿吃，維克多旋轉着，書桌上的燈投射了一個橢圓形的光在天花板上，像一只超人的白眼睛繞着他轉。他把化粧台當作一個鑄似的抓緊來，一邊朝台子上面的壁鏡裡望去，那一雙瞪回來的眼睛把他給看呆了。

門上突然有一聲叩響，他挺直了身子，叩門聲再響了幾下，於是門開了，四個穿奧國軍官制服的人走進房間裡

瑞爾轉身向着他們，他的肩頭挺平的，兩只膀子交叉放着，頸上的筋都鼓了起來，這就是他等候了八個鐘頭的那一剎間，「晚安，先生們，我止在等你們來。」

有一個軍官走上前來，他的嘴臉都給影子蓋住，只有那雙眼睛特別的明亮，「瑞爾先生，我們要將你的活動情形作一個報告。」

這軍官有一會兒好像是在對啞子說話一般，他自己的影子照在牆上搖搖晃晃的，然後他面前這個人才慢慢的回復了生氣。「好……在布拉格我老家的地窖裡可以找到這事情夥個兒的文件……清清楚楚的。」

接着是一陣更深的沈寂，然後，「阿弗烈，」一個軍官叫道，「你為什麼要這樣幹？」

瑞爾的面容一點也沒有變動，「先生們，我說大家把

·波拉克博士則喋喋不休的談着。幾個鐘頭過去了，瑞爾的神經緊張到幾乎支持不住的田地，心裡面反覆想着他可能死在情報局手中的幾種情形，以前他可從來沒有想到他會怎樣從世上引退下去的，他全身都凝住了。

最後喝下的咖啡把餅子沖進了喉頭，眼單付過了，他在街上跟波拉克握手，「再見吧，維克多，」

「再見，阿弗烈。」他穿過那些冷靜的街道回到旅館裡去，燈光在人行道上投射着一塊塊的黃金，一陣狂笑的聲音從半掩的窗戶裡傳到他的耳鼓裡。突然有一個人影聳立在他的前面，他的心幾乎都停止跳動了。

「老爺，請借個火……」一張醜陋的腫臉在瞪着他。「多謝啦，」當瑞爾點着那支香煙的時候，這流浪人便立刻蹣跚着消失在黑暗中去了。瑞爾深切地嫉妬着看他，這酒鬼明兒還活着，他呢……

到了旅館裡，他也難得去聽那洋台上傳來歡樂的音樂，只是落魄失魄似的走過了廳屋。他走過那些艷麗的娘們身邊，她們正走到親密的男伴櫃子邊去，去追尋這一夜的歡樂，誰也不會注意到他臉上的痛苦表情。他走進第一號房間裡，扭亮寫字檯上的電燈，然後走到化粧台邊拿出一瓶威士忌和一只酒杯來，一杯杯地自斟自飲，房間開始在

話擺開罷。」

另外一個軍官向前面走過來，把一支亮油油的毛瑟手鎗放在寫字檯上面，瑞爾朝它瞅了一眼，他背後是一扇開着的窗戶，一陣微風吹了進來，輕撫着他的後頸。「對，」他喃喃地說道，「這確是最光榮的辦法。」

軍官們偈促地敬了個禮，「再見，」他說道。

軍官們沒有回答便走開了，當他們走過旅館的廳屋裡時，他們中間有一個人低聲跟一個偵探說了說，那個偵探立刻就在一號房間外面守候去了。那些軍官朝大馬路那邊轉下去，走進了中央咖啡店。他們在這裡坐在一張櫃子上，叫好咖啡，幾個鐘頭裡他們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喝咖啡抽香煙。

這時候，在旅館房間裡的那個人正在桌邊寫信，一封給他布拉格的上司，那是幾年前挑他做被保護人並且在事業上極力提拔他的一位將軍。他還寫了幾封告別信給軍校時代的幾個老同學，在歡愉的畢業禮那天，他們就站在他的身旁，一道兒接受陸軍少尉的徽飾，那當兒生命是多麼的有希望。之後他寫了封信給一個女人，她愛過他，可是他沒法兒填補她的愛情。現在他幾乎機械地拿起鋼筆來，在一張紙上塗寫着留在世上最後的幾個字：「為我所驕

吧。」

他的手指有點僵硬，急促地喝過一威士忌之後，他就把燈罩擱開，讓燈泡射出眩目的光在他身上。是的，他，阿弗烈·瑞爾，得在這燈光裡幹完他的事兒。

他面朝着鏡子，手上拿好手鎗，然後向頭上開了一鎗

十五個月以後戰事爆發了，布尼克元帥和塞爾維亞的軍隊在被人家打敗之前，三次擊退了奧匈軍隊的猛攻，全世界都為之驚震不已。德國的情報人員跟這邊情報局密切的合作了多年，結果發現關於俄軍的實力被人家騙了的時

候，也吃驚得一塌糊塗。同盟國的進軍表給毀掉了，襄助德軍西進亟需的軍隊也調不出來，於是戰事就急轉直下了。成千成萬的人矚目於戰場上的戲劇，可是只有十個人曉得奧匈參謀總部裡一個年青的軍官，得對這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謀叛負責呢。

臺灣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福特汽車公司臺灣總代理處

本公司經銷福特汽車及各種零件並承接汽車修理及油漆噴漆等工程

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臺北市中正路

三段一〇一號

電話 三八六一

我對女人的了解 稚子譯

在畢勒士，愛爾斯旅社裡，有一天下午，我浸在浴缸裡，偷聽着妻和九歲的女兒甘得爾，說了一些關於生活的事實，我從未聽到像這樣可怕的談話，因而我得到一個啓示，警告所有做丈夫的人。

她們剛從街上買了些新衣服回來，不知道我在浴室裡。妻很自滿地哼着曲子，將買來衣物放進衣箱裡。於是甘得爾說：「媽媽，父親是真的像他所說的，總是那樣辛苦嗎？」

「當然不是，他不過是要我們認為他是為我們的幸福而辛苦地工作。」

「他真的不是那樣辛苦嗎？」

「並不如他所說的那樣辛苦，以致於使他累得要死。」

在當時我想反駁幾句，但我還未開口以前，妻又繼續地說：

「親愛的，人生像一種遊戲，你長大後將要親歷其境，男人都是一樣的，只要多多地讚美他們，因為他們總喜歡以為自己是偉大的，強壯的，聰明的，辛勤的工作者，沒有他們我們便不能生活。你曾否注意到，當你

父親在我面前，我從沒有開衣箱而不傷懷指頭。」

「是的，我會注意到。」

「他不在身邊的時候，我能開箱而不傷指頭。有些男人不喜歡女人在他們面前表示能幹，你自己有了丈夫後，必須記着這點。他們所需要的妻子，是少少帶點笨的，這樣他們便可感到優越。你要開始學習，在什麼時候應該表示你是笨拙者的恰當時間。決不要讓丈夫明白你所知道的比他多，否則他決不會原諒你。」

甘得爾沉思了一會，我等待着，像一隻河馬似的，將鼻子和耳朵伸在水上，急於要知道她們談話的結果。甘得爾說：「難道你不愛父親嗎？」

「當然，我是愛他的。這正是我所以使他滿意而在衣箱上傷指頭的理由。他快樂，因為他強壯他聰明而會開箱子。我似乎笨得連買一張車票也非人幫助不可，甚至至於開牙齦蓋子都不會。」突然她的聲音似乎卡在喉管裡：「在寒冷的夜裡，我自己不會起床倒一杯水。」

她們發現我時，我假裝在浴缸裡酣睡，所以她們不知道我已偷聽到這可怕的談話。我要明白甘得爾如何試行這種哲學，計劃排除她這種思想。妻已根深蒂固無法糾正，但甘得爾還有救藥。

甘得爾的企圖，出我意料地來了，那天傍晚，我正在看書，她站在我的椅子邊，我想這是她的企圖到了。她首先依照計劃做起來，要求增加零用錢，最後予以諒解。

她叫：「父親。」

「唔！什麼事？」

「你知道什麼嗎？」

「不知道，你說什麼？」

「媽媽以為你是笨頭。」

「你為什麼說這個？」

「媽媽說的。她說你不像你以為的那樣漂亮。」

「那不是她所說的——是什麼時候說的？」

「今天。她說男人都笨蛋，如果你依順着他們，他們願為你做任何事情。」

「你以為怎樣？」

她的誠實本性，清楚地表現出來，我非但不爲她擔憂，而且深受感動。

她說：「我想你不是笨頭，你沒有失敗於任何事情，別人或許是的，但是不是我的父親。不，不是的，父親，我敢打賭，」——她的手臂圍着我的頭頸——「沒有人像你這樣聰明，沒有人做風箏比你做得好。」她爬在我膝上——沒有人像你這樣會講故事，」她把頭放在我的頸下——沒有人打球比你摔得高，」然後她雙臂圍緊我的頭頸說：「我喜歡你，不管媽媽怎麼說，我敢打賭，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於是我想兩角五分一週，畢竟不夠九歲的女孩花費，因而我增加她到五角一週。

（靈目十一月份讀者文摘）

最恰當的新婚祝詞

月

老（譯自德文讀者文摘）

世界上最科學的新婚祝詞應該是「純甜似蜜」，而純甜兩個字，尚不能包括蜜的精華，更不能表達蜜之可貴。仔細分析蜂蜜，實有左列六種美德。

第一 蜂蜜最純。蜂蜜之味不但純正，而且不能摻假，假如摻入了水，那蜂蜜就會發酵。蜂蜜之味，也最認真，不像其他蟲蝶，對於花粉，亂飛亂採。蜂蜜採花，祇認定某一種花，所以其味最純。雖然可以有各種不同氣味的蜜，而每一種蜜，却祇有一種花香。愛情如能像蜜一般的純正豈非上上。

第二 蜂蜜最真。蜂蜜因爲純真。所以一切外來的病菌，都無法生存。任何微菌，染入到蜂蜜之內，不出一兩小時，定必滅亡，愛情如能像蜜一樣的眞，任何第三者，就飛不進去了。

第三 蜂蜜經久不變不壞，老而彌醇，試看蜜餞的食物，都不會壞可知。埃及古墳中，發現三千三百年前的古蜜，不但未壞，反而更醇更甜。愛情若能持久不變，老而愈醇，豈非最合理想。

第四 蜂蜜不但香味芬芳，抑且最甜。蜜比白糖甜上一倍，世界上到今天還不曾發現或者發明較蜂蜜更甜的東西。愛情需要的是甜，能夠甜似蜂蜜，實最理想。

第五 愛情不是一天長成的。蜜蜂釀蜜，更是十分的艱辛。因其艱辛故能甜蜜，也更難能可貴，蜜蜂釀成一磅的蜜，要飛行三萬七千次或者九十萬公里的行程。假如一個人能跑上三萬七千次，或者三萬公里的道路，你說那愛情之果，是否更難能而可貴呢？

第六 蜂蜜是最好的滋養品。糖雖好終不如蜜。患糖尿病的人，不能吃糖，却能吃蜜，而且蜂蜜中含有鐵，銅，錳，鉀，鈉，磷，各種礦質以及蛋白質和維生素。小孩吃了，可以齒骨堅強。如果新婚夫婦能以愛情之蜜，去培養下一代的小國民，強種強國，豈不更達成了做國民的義務，而且也收得了最佳的愛情果實？

中國人知道蜜餞的東西，可以保存不壞，所以喜歡用甜甜蜜蜜的祝詞。羅馬時代人們淋注蜜珠在新房的門檻上，新娘被抱持跨過門檻。新婚之月，叫做蜜月。可見人們珍視蜂蜜是中外一律的。我們拿「純甜似蜜」來祝願新夫婦，其意味是夠深長的。

推銷員亞歷山大包茲故事之三

(偉)(大)(的)(推)(銷)(演)(說)

岳兒

致 亞歷山大包茲先生

麥克阿平旅館，紐約市

親愛的包茲先生：我們要請你到浮蒙德州的却門大瀑布去一次，在那邊，我們已爲一位擁有廣大木場的喬伯却門先生，安排下一個講解的節目，日期是下星期一，而須要請你去主持。却門先生正購進一批曳引機以替代那些騾馬。他要利用這些機器把木材從雪堆裡拖出來，同時還想等路面結成堅冰後，把木塊裝上雪橇來運輸。

我們已將一輛十噸的蚯蚓牌曳引機運往却門大瀑布，並附有配件雪犁，車蓬，及水上駕駛時用的大釘子，我們正遣本公司的機械服務員，雪姆爾辛伯遜先生前往駕駛。你可能曾遇到競爭的，我們得悉巨象曳引機公司也派有機車和人員在那邊。但是我們深知你的推銷才幹，所以將完全依賴於你，務使却門先生訂購一輛或數輛的蚯蚓牌

機車。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推銷員工作日報

日期：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

地點：紐約城

推銷員：亞歷山大包茲

這真是一大快事，當我接到你十一月卅日的來信；同時你也可確信，像這樣重要的使命，差我辦理，準是沒有錯的。

正似你所熟知的，我永遠是公司中最善於說話的天生口才家之一。但是我從來沒有自滿過；我總是想法使自己

更進步。因此當我面對着這個事實——我從來沒有向北方的木場主人推銷過曳引機的經驗，所以我就花了二天的功夫——當接到你的信後——在紐約圖書館中尋找有關北方木場的各種資料。我十分愉快地告訴你，現在我已對這方面有很豐富的智識，這些對於我將來遇到却門先生後，在某種特殊情形下，展開偉大的推銷辯論時，有莫大的幫助。我不是誇口，在這次推銷競賽中，我將運用口才，作一番了不起的推銷演說。

我已訂好一個舖位，從明天早晨動身，星期一清早即可抵達却門大瀑布。你可安心地等待着，在星期一晚上，却門先生的訂貨單保證可以付郵，寄往公司來。

你忠實的亞歷山大包茲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推銷員工作日報

日期：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地點：浮蒙德州，却門大瀑布

推銷員：亞歷山大包茲

好了，我已抵達目的地，即將開始忙碌地工作。但是我先要聲明，事情的展不似理想。利·事實上，我像夢魘般的遭遇了各種不能逆料的困難，這些是我當了農友

。他還沒有去見過却門先生，但是鋸木廠的工頭已對他講過，要他準備明天早晨表演。

「我知道，」辛伯道：「却門先生要一輛機車來清除雪和利用雪橇來運輸木塊。但是這裡沒有雪，也沒有結冰的路面，我不知道我們將如何來表演呢？」

「沒有關係，」我道：「我們只要在空中地上兜個圈子，讓老頭兒看看它如何的用法。就後讓我來詳細地講給他聽關於在雪地上運用時的一切，他就會像看到的一般明瞭，你等着瞧我的吧。」

「很好，」辛伯道：「在零件箱中，我備有一付最新型的水上駕駛時用的大鐵釘。但是這裡既無雪，又無冰，我想不必把它們裝上去了。」

「當然沒有用處啦。」我道

這時候突然一陣鏗鏘的聲音從鍋爐房傳出來，原來就是那輛六十四馬力的巨象牌曳引機在開動。它還帶了二個機器匠和一個推銷員。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特別型式的機車。但是當我仔細觀看之後，而明白原來就是它要和蚯蚓牌競爭的，我禁不住要大笑了。無疑的那巨象牌是完全奇形怪狀的外國派頭，它只是把各部門的機器硬湊起來，就這樣子的出售了。它的設計已落後了十年，雖然它和蚯蚓

曳引機車公司推銷員後所絕對沒有經歷過的。我將詳細地告訴你我所遭到的種種，因此你可以看到我已盡了我最大的努力，但是命運老是背着我。

當我在早晨七點鐘光景下車時，我沒有感覺到絲毫即將臨頭的不幸徵兆。天氣陰晦多雲，而且很冷，但是地面上沒有一點積雪的痕跡。我遺憾着將不能表演給却門先生觀看我們的蚯蚓牌曳引機在雪地上的性能，但我並不着急，一件表演性的工作當然是很有意義，但是真正的推銷爭中的要目，還是一場偉大的雄辯，而我深信，我的智識在這場比賽中，該是頂兒尖兒的。

當我一路走向旅館去的時候，我注意到却門大瀑布的城鎮是建設在狹長的格蘭山谷裏。這裡有一個火車站，一家小旅館，幾十家村屋和一個很大的鋸木廠。那邊陡峭的山壁上堆滿了木材。旅館的職員對我說，這些木材和那家鋸木廠，統統是喬伯却門先生的財產。

我把行李寄在旅館中，徒步行走向鋸木廠。就在鍋爐房的門前我發現了我們的十噸重蚯蚓牌曳引機，連帶它的巨大雪犁，和雪姆爾辛伯遜先生。

辛伯遜先生對我說，他在昨天就把機車卸下，將它放在鍋爐房內，這樣可以使機件保持溫暖，而隨時可以發動

牌一樣的有六十四馬力，但重量增加一倍有餘。它的身最少有二十尺長，前面有二個小輪子，而在後面却裝了像黃牛般大的九吋直徑的巨輪。引擎部份包括一個大型的平臥式汽缸，拖動一座像紀念碑一般大小的飛輪。所有的齒輪看來都像用高級的廢鐵煉成。整個機車是件笨頭笨腦，遍體醜惡的怪東西。它需要十畝地的面積，才能兜一個圈子。簡單地說，如果它和新式的四汽缸，小巧玲瓏的蚯蚓牌來比較，它只是機械學上的一個大笑話。

當我把巨象牌觀摩一番之後，那位負責的推銷員就走過來自我介紹。他的名字叫瓊士，我對他上下打量一下，就覺得不喜歡這個人，他顯然的缺乏思考和觀念。我認為，他是這樣的一個人，本身缺少才幹智慧，可是却專在利用卑鄙狡計的一方面着手，在高尙的曳引機推銷事業中，當然更不該如此。

正似我說過，我不喜歡他的樣子。但是，我永遠是懂得禮貌的，所以我強掩起我的厭憎。

「我猜想，」我溫柔地道：「你已經見過却門先生，而且和他談到過關於巨象牌要比蚯蚓牌為佳的話。」

「我已見到却門先生，」瓊士先生回答，他的語氣顯得生硬可厭：「但是我沒有和他多講話，我不需要這樣做

「不」我道：「這是什麼大道理呢？」

「我計劃給他來一次表演，」瓊士道：「如果一個人可以用實際情形來表演，他就用不到在推銷時多講廢話。」

「我的孩子，」我道：「我想你對於推銷這一門工作，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人；你太年輕了，你應該多學點。假使你不相信，口才對於推銷是少的重要，那末你還是跟我一同去見見却門先生。你可以看到一個真正的推銷家，運用他美妙的英國語文，來逐一克服所有推銷上的困難，而這些都是早就安放在腦筋裡的。」

「却門先生正在他的辦事處，」瓊士先生道：「我們立即找他去，能够看你工作，是我感到最愉快的一件事情。」

「很好，」我道：「走吧。」

我重複對瓊士先生作了一番勸告，你可以看出我是永遠坦白而熱誠地對待着我的競爭者。同時，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相反的，瓊士先生是這樣一個下流，無恥和笑裡藏刀式的人物，他的存在簡直把推銷曳引機這一椿事業沾污了。

瓊士先生和我走入辦公室。却門先生是一位高長的瘦

子，約摸六十歲左右，有一張愉悅而飽歷風霜的臉。他坐在寫字桌前，當我們走入室內，他立即站起來握手。

「却門先生，」我道：「我叫亞歷山大包茲，代表着伊利諾埃斯州，歐士洪城出品蚯蚓牌曳引機的農友曳引機車公司。你諒必已經知道我們。我們已將一架十噸重的蚯蚓牌機車運來外面，任何時間你需要，都可以表演給你看看。但是在講解之前，我願意先告訴你一點事實，關於這輛曳引機和它的製造廠家——事實證明，蚯蚓牌是唯一最合用於像你所經營的木材事業的。」

說到這裡，我停頓一下，因為我注意到却門先生把某樣東西從桌子那邊推向我的座位。我低頭觀看，原來是一塊小石板。像我在孩童時代上學用的那樣一塊。這上面放着一枝石筆，却門先生見我面露驚異之色，於是他張開口，好像要為我解說什麼。但是我因為正在談得起勁的時候，我不想把話題轉移到學校裡的石板上。所以我不顧他的干擾，仍滔滔不絕地演說下去。

「當你察看蚯蚓牌曳引機時，却門先生，首先，我道：『要注意它的推進的方法。它不像普通四個輪子的貨車，或那些驚愕的曳引機，』——說到這裡我對瓊士先生卑視地瞧了一眼——「蚯蚓牌的機車，行動像一輛戰時的坦克

車。它是靠着二條鋼質履帶爬行的，它裝在車子的二邊。每條履帶都像一根無窮長的皮帶或鐵索，它是由三九個小履節連成的。每一節都是用錳合金，經過三次熱煉而成。那些履節的表面都很平滑，不會擦傷路面。當然在雪地上這些履節是要打滑的，但是我們還有一套索耳和鐵釘，在每一節上面裝配之後，就可以在水天雪地上行駛。每一隻索耳和鐵釘都像貓爪似的，使曳引機得以吃住地面，而在任何雪地，水地，爛泥地，石子地，沙地，上面行駛似飛。」

這時候我發覺却門先生拿起他那可笑的小學生用的石板，投在我面前。當時我停止說話，他道：

「請把你說的話寫在石板上。」

起先我不知道這舉動算是什麼意思。於是我聽到背後瓊士先生格格地大笑。

「你還是少傷些精神吧，」瓊士先生道，帶着一付毫不尊敬的态度。「那老傢伙的耳朵，一隻是像石頭般的聾，另一隻什麼聲音都聽不出。」

這些話，使我像被當頭澆了一盆冷水。我對却門先生機敏地看了一眼。他一手拿着石板，另一隻手指着耳朵。「我聽不清楚，」他道：「你能把你說的寫下來嗎？」

正因為我的腦筋靈快正確，所以我在認識瓊士先生不久，就知道他是一個未受教育，不說實話的人。我的意識被這突然發生的不幸遭遇弄得驚惶無措。我走進這辦公室時，是抱着十分的信心，原想用我一貫的巧妙辯才，準備好大套的演詞來完成這次推銷工作的。現在，達到這種倒霉的打擊，我承認這已完全失效啦。隨你如何巧妙的口才，碰上一個聾子，會不失敗嗎？

在我的背後，我聽到瓊士先生——這大屁股裡——放出咯咯地笑聲。

好，讓他去笑吧。像他那種蛙叫似的開關聲，以及他的毫無頭腦，和他的缺乏面部表情，當然要覺得却門先生的耳聾是利於他了。但是講到我呢，我有着愉悅的音樂般的嗓子，有着想像力豐富的觀念，還有完全正確的英國語文，這就覺得稍微有些不幸了。

無論如何，在還有辦法可想的時候，我不是這種只會躺下來掉眼淚的人。我握住了石板，開始想寫。但是我幾乎立即體會到這個方法的無用。用這樣短小的一枝石筆，在這可憐的石板上書寫，即使把我的長篇大論縮到最短限度，也要花上一小時才寫得完。無疑的却門先生會不等我寫畢就要走開了。而且即使却門先生願意等着讀完我的全

篇稿子，但這也不是我的初願，因為它缺少了生命。只有用我音樂般的聲調，才能使人悅耳，才能把人家舉棋不定的意見說服。

唉，我原定的一番偉大的推銷演說已完全告吹，計劃整個粉碎，徹底的失敗了。但是我誓死奮鬥到底。

「我的名字是阿歷山大包茲」，我鼓足勇氣，寫在石板上，「我帶來一輛蚯蚓牌曳引機在外面。假使你要看這件完美的出品，請跟我來。」

却門先生讀着我所寫下的，於是愉快地微笑。

「很好，」他道，他從牆壁的衣鈎上拿起大衣和呢帽。

「我願意立即前去，可以各自表演一下。」

於是我幫助却門先生穿上大衣，我不禁感到他是一個很好的小子，能勇敢地忍受他的殘疾，而我幾乎要流淚了，當我想起他竟然不能聽我的推銷演說。我們走出室外，瓊士先生自己又加上一個證明他的人格之可憎，這正好和我及却門先生的愉快品性完全相反。

「謝謝你，」瓊士先生用着可厭的聲調道：「你不知道我是何等地感佩你呀，能聽到你對却門先生所講的一番偉大的推銷演說。我是非常感激的。」

「你等着看吧，」我威嚴地道：「假使我不能對這位

我拿起石板，心都沉下了。這簡直是不可能的，要我這許多話，用一枝短小的石筆描畫在這一小塊污穢的石板上。

「你願意試用一下嗎？」我寫着。

「謝謝你，」却門先生道：「這將給我極大的愉快。」

他爬進車蓬坐下，辛伯就在路上開來開去，再在一塊路面很壞的地上好好地表演了一次。辛伯真不愧是個駕駛手。他把機車操縱得有藝術上的技巧；他的換排檔輕鬆而圓滑，他把車爬上高低，一點不覺震顛；他打倒車時的姿勢美妙動人，相信却門先生對此一定有十分良好的印象。

我們的表演完畢，却門先生走到巨象牌曳引機上，它的那付蠢相，遲鈍的行動，我真要替瓊士先生難過了。看來巨象牌是沒有希望了。但是却門先生要求另外一個表演。

「我要你們把機車駛到路的那邊去，」他對我大聲叫着：「我在這輛車裡引路。」

巨象牌曳引機中坐着却門先生，瓊士先生和二個機器匠。辛伯和我坐了蚯蚓牌機車在後面跟着。大約走了不到四分之一哩路的光景，我們到了一片不大不小的池塘前，池面已經結成很厚的冰了。巨象牌就直開到池中心，辛伯和我跟着也把蚯蚓牌開入。

先生施展口才，我還可以做一次優良的表演工作。」

「這正是我在進去前對你說的話呀。」瓊士道：「假使一個人能好好地做一次表演，他就不用多費口舌的。我很高興，你已在我這裡學到了一點東西。」

對這種挖苦的話，我一概不理，當我們走到了二架曳引車停放的所在，我轉身向却門先生。

「我願意建議，」我道：「你可以坐上我們的機車試用一下，可惜現在沒有雪也沒有冰來作一次真正的表演，但是假使你坐上駕駛座旁邊的彈簧坐墊，行駛一段距離後，你不能不承認蚯蚓牌曳引機是最完美的一種了。我不想攻擊別家出品的機車，可是我將使你明瞭，蚯蚓牌是最方便，速度最快，馬力最大，而且比世界上任何別的機車來得容易操縱。它可以行駛於最壞的路面。而且它又輕巧又堅固。它的方向桿和孩童玩的車子一樣簡單。它能運用它的履帶行走如飛。它是真正的最新科學工程上的一大成就。」

「我很抱歉。」却門先生有禮貌地道：「但是請你寫下來。」

他遞給我那塊石板，這是他隨身帶着的，用一根鍊子聯着，另一端是用鈕子扣在大衣上。

「把機車開到這邊來。」却門先生對我們叫着。

辛伯依着他的手勢指示把蚯蚓牌掉過頭來。再倒足齊直等機車後部幾乎撞着巨象牌的後部才停下。這時候却門先生走下車來，把巨象牌車上帶着的一根鐵索拿下，將二架機車連接起來。立即我覺得事態不妙。

「喂，喂，」我喊道：「你們想幹什麼？」

却門先生爬上蚯蚓牌，坐在辛伯和我之間。

「我所需要的一輛曳引機，」他道：「要能够在水地上拖得動雪橇。所以我把你們帶到這裡來，在地面上把二架機車背對背纏在一起。我要看你們誰能拖得動誰。你們隨時可以發動了。」

「這不算一回事，」我道：「但是你該先給我們時間，讓我們把索耳鐵釘裝好。這些光滑的履帶只能在泥地上用，它在水地是顯不出好處的。」我連忙回頭看看巨象牌。

「幸運的是，」我接連着道：「那一輛機車和我們同樣情形。瓊士先生也要在他那些平滑的車輪上裝配索耳，否則他也不能走的。你沒有預先告訴我們要在冰地上表演。所以請你給我們些時間來裝配它，我願意參加世界上任何拖曳節目和任何一架機車比賽。」

「請你把它寫下來，」却門先生拿着他的石板：「我

已不能像年青時那樣能够聽得清楚了。」

我握緊了石板，正想把說話寫下時，突然發生一下猛烈的牽動。原來巨象牌的駕駛手已把節汽瓣打開，把聯合子踩緊。辛伯爲了要抵禦，也只好依樣的來一手，我回首觀看，二車之間的鐵索已拉得筆直。巨象牌的二個牛般大的車輪在拼命地打轉，而蚯蚓牌的履帶也是和它一樣只是在冰面上打滑脫，所以一架機車都無法拉動彼此。

起先大家無分勝負。但是後來那個巨象牌的駕駛手聽了卑鄙的瓊士先生的話，他就坐在旁邊，施了一下最下流的手段，是我做曳引機推銷員以來所從未見到過的一次。我見他俯出座外，拉動一根長大的橫杆，它是利用幾根鋼條連到後輪軸的一對扣環。扣環滑向輪軸，使許多鈎鈎之類的東西和大車輪的車殼契合。當車輪轉動時，却好使這些鐵鈎把許多鐵釘從平滑的車輪表面的小孔裏鑽出來。所以這些鐵釘咬住了冰地，立即巨象牌神氣地走動了。我從來沒有見到過有這樣的辦法。我也不禁暗暗稱贊這個辦法的聰明——事實上這是巨象牌唯一可取之處。但這已經很足夠地使我處於劣勢。巨象牌立即隆隆地穿過冰地，把蚯蚓牌拖在後面。辛伯已無能爲力。他雖能把各種機車操縱自如，但是現在却一籌莫展。

的臉上發着光，好像他已明白什麼。我開始希冀着我已給他某種見解了。但是我錯了。

「我懂得你的意思，」他道：「但是你和他們有同樣充分的時間來裝配。假使他們能够在二秒鐘內裝妥，而你却不能，這就顯示他的機車設計要比你的簡易方便，也就是說容易拖動雪橇呀。」

當我聽得這樣不充分的理由，我就把石板上的字蹟擦掉，開始想寫一篇關於整個事實的解釋。但是沒有等我動筆，却門先生就看了一下手錶，準備下車了。

「我非常抱歉，」他道，「我和我另一處的鋸木廠有約會在先，現在必須立即回到村裡去了。」

「等一回，等一回！」我叫道。於是我寫在石板上：「你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祇少要今晚，」却門先生道。

「明天我們再來表演一次好嗎？」我寫着。

「這好像大可不必了，」却門先生回答道：「巨象牌曳引機看來是最好的一種了。但是我在明晚以前不會簽訂任何定單，假使你願意再來一次的話，我也很高興看你。」

講完這些話，他快樂地領首道別，要緊上鋸木廠去了。

我立即提出抗議，大叫大喊，盡我可能的快，把話寫在那塊可憐的小石板上。但是沒有人注意我。我只能傷心斷腸地坐在這輛一切都佳的蚯蚓牌曳引車上，讓這輛發育過度的巨象牌背着我們拖跑。但這還不算完哩，那駕駛巨象牌的傢伙實在太無禮貌，他拖着蚯蚓牌——因爲辛伯無法可施——竟老實兜了三個大圈子。瓊士先生衝着我揮手微笑，粗俗驕橫已極。最後，總於停止了。二架機車的引擎都關熄，這時我真想把巨象牌的幾個傢伙全部謀殺；後來用了最大的耐力，才把怒火按捺下。

「却門先生，」我道，用着莊嚴而戒慎的語氣，「這是一種不法行爲。這種表演不能算數。你沒有給我們時間裝配鐵釘。這完全是下流的詭謀。」

「請你寫下來，」却門先生溫文地指着石板，沒有辦法我只好把石板擦乾淨，開始動筆。

「這次表演太不公平，」我寫着：「你必須給我們時間裝上配件。」

「什麼配件？」却門先生問道

「就是，」我寫着：「像那一架曳引機輪子上裝的東西。」

却門先生看看巨象牌，於是又看看蚯蚓牌的履帶。他

。於是我辛伯把蚯蚓牌從巨象牌的鐵索上解下，這時候瓊士先生站在一邊，帶着最侮蔑的眼光，是我從來沒有在人們的臉上看到過的。

「好吧，包茲先生，」他道，一面發出粗獷的大笑，「這看來還是我的話對。假使一個人真能好好地表演，他是不用多說廢話的。」

辛伯和我都是紳士作風，對他這種可笑的硬幽默，我們絕不加以理會，只是將蚯蚓牌發動，回到鍋爐房去。我讓辛伯把索耳鐵釘裝上履帶，準備明天的表演，同時我從旅館經理處借得一架打字機，把上午剩下的一些時間加上整個下午，寫下一篇洋洋大觀的演說稿，希望能交給却門先生。

綜觀今天的經過，我不願對你隱瞞事實，我之處於失敗者的地位，實在因爲霉運高照之故。假使我在這次競爭中失敗了，你可以確信我是全力作戰的。但是因爲我是個最好的演說家和雄辯家，事情還不至於完全無望——當你讀了我這篇演說稿之後，你無疑地會承認的。

這篇稿子我將交給却門先生的，共計用打字機寫成了三十頁又半，用最優美的英文，說明蚯蚓牌曳引機各種長處和優點，並將今天的所謂表演，用十分明瞭而又合乎

情理的解釋，聲明這是絕對不能用以比較二種機車優劣的。這是非常明顯，在任何表演中，要是蚯蚓牌機車不如別家的機車，這表演就一定是毫無科學價值。

我現在要上床休息了，以準備應付明天的工作。我想，無論如何，我要報告你一個新希望。今午這裡在降雪了，直到現在，正是晚上十時，地面上積雪盈寸。這明顯地表示，積雪愈多，駕駛機車愈困難，而愈加可以表演出蚯蚓牌要比笨重的巨象牌勝過多多。

最後我還要告訴你，今天這些不幸的遭遇，沒有一件應該歸咎於辛伯。我認為辛伯是公司裡最好的機械師；他已盡了他的所能；假使你要把這些事件歸咎於任何人的話，那末請把一切責任歸之於——

你的不幸的推銷員亞歷山大大包茲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推銷員工作日報

日期：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七日

地點：浮蒙德，却門大瀑布

推銷員：亞歷山大大包茲

在我的整個推銷經驗中，從未有過這許多惡運發生在這樣小的一件推銷競爭中。我的全部計劃，又一次地被不

「這是我主要的運輸路線，」却門先生道：「在走上斜坡半哩路的地方，它分開二條叉路。你們可以看到北邊的一條直達山頭的另一面，」他指着，「那南邊的一條蜿蜒而上，有幾處隱沒在其他的小山谷裡，可是再隔幾哩遠，你又可以看到它蜿蜒地穿過南面的山頭，離這裡很高很遠。」

我們都看到了。的確那二條路彎彎曲曲地在峻峻的山坡上穿過許多濃密的森林。

「我要看你們如何能把積雪掃去。你們可以在隨便什麼時候開始。你們中有一個走北面的一條，另外的走南邊的。你們只要打通三四哩路就可以回來。把你們的雪犁裝得高點，使地面上剩下一尺厚的雪，那末我們噴了水之後，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水面基礎。你們隨時可以開始了。」

「很好，」辛伯道：「我現在就開始。」

「等一下，」我道，轉向却門先生：「你願意搭我們的機車走一次嗎？」

「請你寫下來可以嗎？」却門先生道。於是我寫在石板上。

「不，謝謝你。」却門先生。

「好吧，辛伯，你去吧。」我道：「我和却門先生留

可逆料的事情破壞殆盡——這我將在後面詳細報道。這次的失敗使我受到雙倍的打擊，因為正好發生在我認為有一線希望的時候。

早晨起身，雪已經停了。天氣清朗寒冷，地面上已雪二呎。因為沒有風的緣故，所以遍地的皚雪鋪得平平地。我倒希望來一次強大的暴風雪使它積得更厚些。像這樣的情形對我們是有利的，因為蚯蚓牌，當然沒有問題能穿過深雪，而那個大傢伙，笨醜的巨象牌，就非陷入不可。

雖然二尺厚的積雪不能困住巨象牌，至少也可使它降底大半速率，那末我們就可以把蚯蚓牌表演得超過它一點。當然，這稍稍好一點的成績，不足以轉變昨天所造成的壞印象，所以我必須依賴我昨天花了多大功夫寫成的那篇三十頁又半的偉大稿件，作為辯論之用。我小心地將它裝訂好放入大衣的口袋裡，用畢早餐後，立即和辛伯出發。

我們把蚯蚓牌從鍋爐間內開出，它已裝上索耳鐵釘和雪犁。瓊士先生和他的機器匠立即也跟著把巨象牌開出來。在他們的機車前也裝着和我們相似的一付雪犁。

隔了很久，却門先生出來告訴我們如何做。他指着鋸木廠前面的一條大道，直達到山谷西邊安放木料的斜坡，

在這裡。」

等辛伯駕車走後，我把口袋裡小心裝訂好的稿件摸出交給却門先生。

「這是什麼？」他問道。

我把首頁的標題指給他看：「一百零一個理由，為何蚯蚓牌是你所需的曳引機車。」

他看着首頁的標題，這是我昨天花了多少思慮的心血結晶，我感到有一絲可原諒的驕傲，但是這一絲驕傲也是短命的。因為在這一時刻，又發生了無可逆料的事情，而破壞我整個計劃，這就是我在前文提及過的。

却門先生沒有讀這份報告，却把它交還給我，「我很抱歉。」他道：「昨天我把眼鏡打碎了，它要幾天後才能配好。」

對這突如其來的事件，我沒有作答。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無話可答——或許這倒也好，因為却門先生根本什麼都聽不清。

「當然，」他接着道：「我沒有眼鏡也還能讀一點文件，但假使要我看這樣長長大篇的文章，這要花費我太多的目力。而且，我對於看見引機的實際工作比看報告更帶有興趣。再則我已答應瓊士先生隨他同行。」

說完這些話，他爬上巨象牌曳引機，車子立即發出隆隆的吼聲，帶着却門先生，二個機器匠和瓊士先生駛往大道。只剩下我一個人孤男另地站在雪地裡，拿着一厚冊我的心血結晶。我一生中從未遭到過如此的屈辱。

最壞的是我只能站着乾等，不能做什麼事。我看着辛伯選了北邊的一條路，在山坡上用雪犁掃除積雪。我也看到巨象牌沿着南邊的叉路蜿蜒地穿過森林，沒入山谷間。我懊喪地告訴你，積雪的深度尚不足以使巨象牌曳引機陷入。

當然我們的表演十分精彩，辛伯一點鐘駛了三哩，而那笨醜的巨象牌一點鐘只行一哩半。但是我懷疑這些成績是否有效。我一定是老而不中用了，我在漸漸改悲觀主義者。但是換了你，我請問你，和這樣一位又聾又瞎，優柔寡斷的老東西却門先生打交道，你將產生什麼感想？

無論如何，總算還有像閃光似的一線希望，亞歷山大包茲是一個決不對工作屈服的人。我回到旅館，在等候曳引機下山的那段時間裡，就利用着寫這份報告。還要告訴你的是，我又將我的這份稿件節短成一頁的篇幅，這個老白癡應該可以看得完了。這如果和三十頁半的洋洋大論相比，當然是太可憐了，但至少這也是一點有價值的東西。

一定有什麼充分的理由才會這樣做。果然不錯。

以後二小時內，沒有發生什麼事故。於是，又過了一個時候，蚯蚓牌重又出現了，它從南邊的山道下來。沒有多久它已抵達鋸木廠前。車蓬的門打開了，跨出來的是辛伯和却門先生。却門先生直接朝着我走來。「讓我上你們的旅館去。」他道：「我有話要和你商談。」

當我們在一起走的時候，我看到辛伯的誠實的臉上，閃耀着平靜而愉快的光輝。

「成功了！」他道：「成功了！」

「什麼成功了？」我問道。

「一個小小的計策，」辛伯道：「事先我因為沒有十分把握所以不對你說，我不願使你的期望太大。」

「什麼事情？」我問道。

「昨天當我把索耳等裝完後，」辛伯解說道：「我和鋸木廠的一個工人擦天。他告訴我却門先生也許會要我們把這條路上的積雪清除。他說北邊的山道只有四哩長，而在路的末端有一塊寬廣的空地可以將機車掉頭打倒轉。但是南邊的一條足有二十哩長，而且你得把路尾的地面掃清，你找不到一處打倒轉的空地。所以我今天趕緊先走，我要搶先到分叉口，走北邊的山道。」

等却門先生返來時，我將交給他，假使他讀了之後，他一定要大大後悔他沒有買蚯蚓牌曳引機。
現在已是十點，我可以從窗口看到辛伯已把清掃積雪的工作做完，而在回來了。因此我要到鋸木廠去找他談幾句。

午後二點鐘

正當我寫上面的幾字，一連串不尋常的奇蹟出現了。但是在把這些奇蹟報告你之前，我希望能再提醒你，就是我在上次報告中稱讚辛伯是公司裡最好的機械師。現在看來，我完全是正確的。我對於一個人的判斷力是完全無錯。因為辛伯豈但是國內最佳的機械師，而且當一位推銷員也是不壞的。

當我寫完報告的前半節，離開旅館，走到鋸木廠前等候着辛伯。但是我十分驚奇地看到，當辛伯駕車到達分叉口的地方，他沒有朝鋸木廠開來。反而又轉入南邊的一條路去了，因為那條路的積雪已被巨象牌清除過，所以他可以全速地駕駛着，不久就掩沒在山谷後。這個舉動使我猜測了老半天。但因為我對他的辦事能力十分信任，我想他

「你不需如此呀，」我道：「蚯蚓牌利用它的履帶，在任何地點都可以運轉自在的。」

「是呀」辛伯道：「但是巨象牌可就不行了，所以我立即想到讓瓊士走南邊的一條山路，可要他受用了。我猜得一點不錯。」

「說下去，」我道。

「當我把我的那條路掃清後，」辛伯道：「我立即轉車到南邊的叉路，約在五哩處我找到了巨象牌。我發現却門先生在大吵大鬧地要機車掉頭回去——因為他想早些回家，以便到另一個地方去；——可是這輛寶貝機車只能朝一個方向走。瓊士先生一直在那塊可憐的小石板上寫他的解釋，告訴他為了路面太狹如非找到一塊相當空地，無法掉頭。」

「那麼你怎樣做呢？」

「沒有別的，」辛伯道：「我只是小小地表演一下。我就在這路開上開下的跑了四五次，讓他們看到我掉頭轉身是何等簡單的一件事。當瓊士先生看我表演得這樣簡單，他也冒險嘗試着把巨象牌掉頭了。」

「他做了嗎？」

「沒有，」辛伯道：「他找了一塊地方，這是他們爲

了要使雪橇經過，才將路面加得特別的寬，於是他開始掉頭，十分緩慢小心，但是他所得倒的結果呢，是把這笨醜的巨象牌深深地掉入路邊的溝壕裡。」

「他還陷在那邊嗎？」我問道。

「不，」辛伯道：「我用蚯蚓牌把他們拖上來了——這完全做表演給却門先生看看，蚯蚓牌對於拖曳的工作是多麼省力。所以巨象牌現在並不陷入了，但是它仍舊朝着上山的方向，所以它還要走十五哩路才能找到掉頭的空地。當我把巨象牌救出後，我把却門先生請上車來，送他回這裡。」

這時候我們已走到旅館中的室內。從窗口望出去，我看見山上有一點黑影，在山的南面蠕蠕地爬動。這是偉大的巨象牌曳引機吧——它還有一大段路程往上爬呢。辛伯說他們帶足大量的汽油，所以回來還不成問題，就是要將近夜晚了。

我們從窗口轉過來，我知道這是最適當的時機把我的第一頁報告交給却門先生。但是我又遭了最後一次痛苦的失望。却門先生把它推在一邊，他說對此不生興趣。

可是無論如何，他說他已看到這良好的表演，他要留下這輛蚯蚓牌，並另外再定了三輛。所以，我用最深的

謙遜——承認前二天所作的各種狂亂活動對於推銷毫無功用，而這次交易的成就，當完全歸功於辛伯——我簽給却門先生一張四輛蚯蚓牌的定單。

辛伯和我搭中午的火車動身。臨行前我幸災樂禍地留下一張便條，等瓊士返旅館後交給她。這張便條應該可以使他大為愉快的，因為這上面稱讚他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說的話是完全對的，一個人祇要表演得好，他就毋需多費口舌。

你忠實的亞歷山大包茲

——本篇完——

橡皮桶 (明)

美國橡皮公司會設計造出一55加侖合成橡膠織桶 (Syntheticrubber-fabric drum)。以供裝載各種體液之用。空桶可被疊折，送回及再用。少量製品業已產出，並已應用於石油及液體化學品工業中，作為重要之盛器。

婆媳之間

何毓衡譯



一起頭，伊蜜就與她婆婆合不來。她實在是一個討人厭的老太婆，冷酷，隔膜。而伊蜜呢？則希望人們對她都像一家人似的親熱。

第一次，當她與這家人都稱作「媽」底婆婆會面時，就使她非常驚愕，媽僅只說了句：「妳好嗎？」之後，簡直不再理會她。去談別的，比起她帶着自己丈夫白斯回家時，母親那股子親熱勁，真有天壤之別。

結婚以來，伊蜜只把這類事情記在心上，一天她在市場上買到一大束便宜底菊花，趁白斯還沒有下班回家以前，擺設在她們休息室的花盆裡。

她聽到樓下有人敲門，從窗口瞧下去，那是白斯廠裡的工頭卜來克先生。一個四十開外和靨的人。

「晚安，馬太太！」他向上叫道：「妳白斯在家嗎？」

拾穗

「還沒有回來呢？」她回答

「哦？我以為這剛結婚的小伙子，早就回來了。」卜來克說：「不過也沒有關係，我想找妳也行，我這兒……」

「他好像有一大堆話要說。」

「請等一下，我下來開門。」伊蜜對她說。

她儘快地跑下樓。在六個月以前，他們滿以為是便宜，分租了婆婆三樓的兩間屋子，卜來克隨他進入了休息室，四處張望著。

「嗯！馬太太！」他說，「小屋子收拾得挺美的，我看等妳添了小寶實，怕沒有這麼多六便士花在買花上了吧！」

「菊花好看嗎？」

「非常好！」卜來克說。「這使我想那天晚上跳舞廳裡的盆景來，啊——」卜來克繼續說：「我來府上的原

一二九

因是，廠裡同人，舉辦了一種聖誕獎券，兩先令一張。在聖誕節前一週開彩，這可以在節期中增加一點樂趣。妳知道頭獎是可得五磅錢，另外還有許多小獎。」

伊蜜看了會獎券簿，存根上還有購買人底名字，她遲疑地：「我可以嗎？」

「只要妳願意，當然可以的，」卜來克說：「倒不是說一定要買，我猜白斯是會買一張的，所以，我才來打擾。」

「那最好。」伊蜜說：「當心不要把那張伍鎊撕給我。」

「哈！哈！」卜來克笑着說：「人都是這麼說，——兩先令，謝謝！——妳真能幹，好，馬太太再見！」

卜來克一邊開門，還在讚揚：「這小天地真好，我一定要回去告訴我的太太。」

「晚安！」伊蜜說：「白斯在廠裡怎麼樣！」

「啊！非常好！」他說：「聰明，能幹，一把好手！」

「我知道他聰明，可是不能當面恭維他啊！」

「那自然，」卜來克說着走下樓。

她高興地關上門，因為卜來克先生注意到那束菊花，

「啊！那並不是白斯，」伊蜜說剛來了客人。

媽媽續含糊地咕着，眼却盯住菊花。

「剛才是廠裡的卜來克先生。」伊蜜說。

「哦，」媽回答，但立刻又換了題目，「這菊花好多錢？」

「小意思。」伊蜜說：「市場上買到的便宜貨。」

「屋子裡花太多，並不好看，」媽說：「稍微點綴一點要好些。」

「可是卜來克先生說非常好呢！」

「醫生說過，花太多對人體並不適合，」媽好像在把普通常識，對無知識底人解說一般。

「妳應該分出一點，放在樓梯口，讓我來幫妳做。」

「等一下我來吧！」伊蜜正在灶頭上忙着，媽不言語在旁邊聽着，這使她感到不舒服，同時顯得愚笨和侷促不安。

「那是幹什麼？」當伊蜜把弄好了的腳爪肉，放在麵餅鍋上，預備去熱的時候，媽無味地問着。

「白斯和我吃的包肉餅，」伊蜜說：「一人一個。」

接着一段長時期的沈默。

「人應該吃些像豬排或其它富於營養的東西，這個怕

還誇獎了兩句。她開始為白斯預備晚餐，一兩分鐘後，門開了，她愉快地迎上去，但那是媽。

「請進！」伊蜜帶笑地。

媽很容易看出是六十出頭的老太婆了，頭髮快全白了，瘦小身材，但兩頰仍是發着紅光，而伊蜜則比他個子大，蓬鬆底黑髮，深黑的眸子，和媽對立，她常常覺得自己個兒太大，而且笨拙。

媽看看屋子，嘴裡不成調地微微噙了幾聲，伊蜜猜出她是來打聽，剛剛誰來過。

「您坐嗎？」伊蜜問。

媽仍然打不定主意似的：「我只看白斯回來沒有。」

「還沒有，今天是遲了點。」

「我像是剛剛聽到妳跟他在談話。」

「沒有呀，」伊蜜回答她。

「那就怪了，」媽說：「我聽到那聲音非常熟似的。」

伊蜜覺得很生氣，為什麼不直接問誰來過，意思是以為她是個孤僻乖張，東躲西藏的人，什麼事都怪伊蜜錯，而不自己照照鏡子。

是妳喜歡吃的吧？」「但是白斯非常喜歡這個。」

「他以前倒不這樣，」媽擺出母親慣兒子，比妻子懂得丈夫更清楚的神氣來。

「他自己要吃的，」伊蜜說，「這是真的，您想，為什麼我要做他所不喜歡吃的東西呢？同時我們也常常吃豬排，昨天晚上就是的。」

「那好，」媽說：「我們總是看法不同，我覺得妳應該把錢多買點好的吃，比買菊花強得多。但是妳也是懂得好巧的。」

伊蜜幾乎氣得要叫起來，老太婆總是吹毛求疵，這些瑣事管不完的，媽等了一會見伊蜜沒有回嘴，轉身出去。又瞧見了伊蜜擺在桌上的聖誕獎券。

「這大概是卜來克來的目的了，」她說：「白斯是不會買的，所以他來我手，說起也可鄙，丈夫有見識不上當，又來試太太，大概錢都付了吧？」

「為什麼？這又沒有關係，這不過是普通聖誕獎券，也許我們能中五磅錢呢？」

「當然囉！」媽一邊走向門口，「這是白斯的錢，辛辛苦苦賺來的錢，所以妳要想一試，如果妳信我的勸，妳絕不能讓父親聽到這回事，他恨透了財迷。」

她走了。為什麼媽老是嫌她花錢之前，不替白斯着想，在媽看起來，她每做一件事都是錯的，十分鐘前，卜來克還誇贊過她，這也是普通人這麼說的。當白斯回來，她全盤告訴了他，說出了媽所說的每一句話。

「啊！」白斯說，「不要管她，是這種脾氣。」

「我偏要管，為什麼你不能衛護我一點，白斯，為什麼不告訴她，我是個好妻子，我關心你，我們過得是如何快樂！」

「啊！她曉得的。」

「她為什麼這麼說？我以為你總是站在我這一邊，你却讓她在想我是個壞妻子。」

「啊！我不能對她講這些話呀！」白斯說。

「為什麼不能？」

「啊！那她要認為我是軟耳根的蠢材。」

「哦！」伊蜜淚汪汪地說，「我真不了解你們每一個，假使你跟我過得快樂，為什麼又不能去對她說一說實話，你是捏在他們兩個人的掌心裡，他們說什麼就得聽什麼，一點不顧到我，你不問他們，買一張兩先令的獎券，難道就算是浪費？」

「都是一樣，」白斯沮喪地說，「我也希望妳不去買

幾次，「除了這樣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白斯對她說了好

「他在養活我們，他在幫助我們，所以我們只好聽他們的話。」

「那他們也該想到，」伊蜜說，「為什麼你不當面對他說，告訴他們，你不是小孩子，你自己有自己的願望。」

「因為這是不可能的，同時也沒有用，又有什麼值得去爭吵的呢？只有一二個月我也就能找到工作了」

「這樣的日子是完不了的，為什麼我們總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事呢？」伊蜜憂鬱地說。

媽越來越染指他們的行動了，伊蜜一文錢也沒有，自己更無法買點任何東西，她想許多辦法，去謀職業，工廠有人滿之患，店舖也不用新人，在那職業介紹所裡，每日有百把人在等候登記，何況她並不是針織好手，更沒有什麼履歷和經驗。

一連串霪雨日子，她靠在窗台上，呆望着環居鄰家的院落，悲從中來，近來白斯脾氣也變壞了，他像是不願意和她談目前的處境。

一天，媽對着她，「妳和白斯頂好下樓來，」桌吃飯

它。」

「為什麼不買？」

「看，我有不好的消息！」

「什麼？」伊蜜說，有種惡兆使她恐懼。

「工廠要把我們工作部份關閉，現在我也是三百萬失業工人之一了。」

「但是剛々卜來克還說你在廠裡的工作很認真。」

「是嗎？」白斯說，「我相信我自己也不錯，然而這又有什麼用？你可以出奇蹟一般的工作着，但現在的日子，仍逃不出失業的厄運，事情不是極簡單，我們是做球形接頭的，但是外面所賣的比自己做的要合算，所以就被歇業，更沒有什麼值得爭論的，卜來克也許還不知道，說不定下次就輪到他。」

「啊！」伊蜜說，「我祇願告訴你，我的委屈，而你却把這些苦處，一直埋藏在心裡，為什麼不直接告訴我呢？」她開始吻他，一會他們就覺得快樂多了。

幾星期後，伊蜜感到她的處境，越來越困難了，白斯再也沒有進帳，他們像小孩子似的，一點也沒有獨立自主的能力，她覺得白斯對父母的那種，唯命是從的態度，有些愚蠢。

在樓上自己單開伙食是笨法子。」

「啊！媽，」伊蜜回她，「我們還是——」

媽止住她，「這樣他可以吃些正當有營養的東西，不去嚼什麼豬腳了。」

伊蜜聽到話，幾乎和媽動起武來。

「我和白斯已經講過了，」老太婆說，「我想這樣要好些，——他也喜歡這樣。」

以後伊蜜質問白斯，為什麼你老是不說心裡話。而讓她說，都是你自己的意思，其實都是她自己的意見，你從不替我着想，一味聽她，也許有一天她還會說，我們頂好分開床睡覺，而你也曾答應她的。她哭起來，白斯想去抱她，却讓她推開了。

「還有她常常嘮々叨叨地講聖誕獎券的事，」她說，「明槍暗刺地罵我亂用錢。」

吃飯的時候，她覺得對這家子非常陌生，大家庭中，是有許多人同桌共餐，白斯未結婚的弟妹，加上兩個孫子。父親常常對小孫子脾氣，有時把盤子一堆就走了，小孩子們低着頭，盯住自己盤子，不敢看他，媽雖氣得臉發紫，却從不開口的。

常常，伊蜜聽到他罵兩個僱用的貨車司機，老是拿解

僱來威脅他們，找他們的錯處，可是生意也並不壞，更有許多租車跑長途的老王顧上門。

媽告訴伊密，這是用人之道，因為這些年輕小伙子，是懶惰的，如果不張着眼督促着，他們會使你的生意垮台。

「他們也許有苦衷的，如果妳肯聽取他們。」

在他開心的時候，父親常和伊密說些笑話，待她比他家裡人都要好些，但是伊密並沒有安全感，一次他忽然抓住伊密的膀子，半真半假地「爲什麼化兩先令去買那鬼獎券。」

「我非常抱歉，」伊密說，「我起先不曉得——」

「那就要記住獎券是我的了，」他說，「這些想中獎贏錢的，都是可恥的蠢貨，」他瞪着眼看她，使伊密忽然害怕起來。

她看出來了，老頭兒在背後，聽了媽的私話，她也知道媽之所以找他的錯處，加以詬罵，並不是出於事的本身，而是她不許自己丈夫做這樣做那樣，像房間裡裝飾些花呀，吃豬腳呀，買獎券哪，這些小事都足以使老頭兒上火的。媽的心中，白斯也應和所有的丈夫一樣。

「我想給妳一點建議，」有一次媽對伊密講，「絕對

「沒有。」

「你白斯中了五磅錢的頭獎了。」

伊密以全力跑回家。

「白斯！」她叫道。「最後終於交點好運了，五磅錢，不是運氣來了嗎？」

白斯却很沉靜，「但是，」他停了會，「妳知道就是中了，也不屬於我們的，那是父親的錢了。」

「他當真的要去了嗎？」伊密問

「當然！」

「那——」伊密說，「那真是——真是——他一點也不分給你？」

「事實上」白斯說，「這已經成了問題，我把獎券掉了。」

「你怎樣了？」

「偷掉了，在回家的路上，一定有人從我口袋中扒走了。」

伊密簡直氣得說不出話來。

「不要生氣，」白斯勸解她，「總之不是我們的。」隔了一會，白斯又對她說，「假使父親知道我把我中了獎的獎券遺失了，我簡直不敢想他會怎樣，能不能讓我對

不要對妳丈夫說『不』字。」

「但有些時候也一定需要的。」

媽好像生氣了，「我祇是告訴妳，卅年來我的結婚生活，告訴妳我是這樣的。」

伊密沉默了。

媽在這靜肅氣氛裡，嘴裡又不成調，含糊地哼了幾聲，又開始講不說的『不』字的理由了。

「不管你是如何疲乏，不管他想要什麼你所不願做的事，或者其它的事也都一樣——這些妳會找出其中道理的。」

伊密把她的話想了一整天，越想越害怕，她跑回樓上房間裡，一個長時期，她凝視着萬家燈火的黑夜，陰影籠罩了她快樂婚姻的前途，她很想去下樓，告訴媽她的想法是錯誤的，白斯不是這種人，他們結婚生活是不同的，媽好像看不出這些。

離聖誕只有一週了，一晚，她從街上舖子裡替媽買了東西回來，她並爲聖誕將臨而感到愉快，即使媽曾經說過，「我們這家子，對聖誕節並不重視，謝恩和飽吃，都是很傻的事。」這類洩氣話，並不能使她不快樂。

一個白斯從前廠裡的同事太太，對她說「妳真是走運，聽到聖誕獎券的事嗎？」

他說，是妳掉了的？」

「你——？」伊密不相信自已聽到這話。

「妳知道如果是妳，他不便怎麼發脾氣，只好算了。」

要是我，他一定會跳起腳來。媽也要跟着受累。」

「你總是只想到媽！」伊密叫起來，「你去呀！——我不管，掉也掉了，我們反正是沒福氣隨你怎麼說好了！」

「不要發愁，」白斯歎氣地對她，「只有一二個月我就可以找到工作了！」

「對你當然不壞，」伊密已是在斷續淚珠中，「在這地方，我是一輩子過不到快活日子了，媽不需要我，更不喜歡我，只有幾天就過節了，事情還不能使大家相安。」

「不要哭了。」白斯勸她「請妳不要哭」。

在聖誕節夜，伊密實在不能再忍受了，父親晚飯後就走出去了，白斯也和兄弟一道出去散步，媽不願伊密和她丈夫一道外出，說什麼走得不太不好，女人不應夾在男人群中出去……

伊密看着白斯外出。她沒有回去幫媽洗盤子刀叉，却跑回樓上臥床大哭起來，她想念自己的父母和娘家，如果住在那兒將會如何的快活——自己母親將會怎樣喜歡白斯。

前次母親來倫敦時，伊蜜訴說了她遭遇的一切，母親非常同情地安慰她，但是她並沒有感到快樂，立刻，她發覺母親的仁慈，反而顯出她的愚笨和暴躁，煩惱又有什麼用。母親並不能幫助她，除了自己是沒有人能幫助她的。這種忽來的感觸，使她立刻跑下樓來，媽在廚房裡，似乎剛起頭洗東西。

「我想對您講明白，」伊蜜說，「我想過我從來沒有討過您的歡心，更沒有做過一件如您心願的事，雖然這都是我的錯，但是我們不會再相處得來呢？」

媽並沒有立刻回過身來，停了一會，媽仍然對着水盆子，硬生生地。「我不懂妳的意思，我看我們相處得還不錯。」

伊蜜惱了，每次媽總是對她這樣，「我只覺得不會使妳開心，但是我却找不到有什麼錯處。」

「我也不能說妳每一件事都錯，」媽說，「但是年青人總不能全都對，我們對事的看法不同，妳的意思是不是要我站在妳的一條路上，我想妳買獎券已是妥為，更壞的是妳又把中了獎券丟了。難道還要我來吻妳的臉頰嗎？我是非常能忍耐的，看起來妳似乎從來沒有過受管教，而寵慣了似的。」

是那個蠢東西，錢反正是掉了，如果妳心裡不痛快，回到樓上去冷靜一下，剛才妳太魯莽了。」

「非常對不起。」伊蜜說，「讓我來幫妳忙吧！」

「謝妳，我不需要幫忙，」伊蜜還是在猶豫，像所有燥脾氣人一樣，氣發過後，總想找點事來補救。

「我來吧！」她說「真的我早願意做。」

「妳好不好上樓去，」媽回絕了她。

「好！」伊蜜回頭就走。

當她剛到門前，門突然大開，進來的父親幾乎與她撞了個滿懷，隨後父親將門猛地關上，使整個屋子在戰慄。

伊蜜極力靜悄悄地走出去，「慢點」父親說，「我正找妳，還有妳」他對着媽，好像她們都是罪犯，而他是為報復而來，他站着，沒有再說話，紫紅的臉，眼睛裡冒着血絲，一縷短髮掉在前額，像野牛的額毛，皮茄克沒有扣上，裏面卡其布襯衫也敞開着，淅淅地看到短短的胸毛，兇神惡煞地，他像一頭待鬥的牛，在死寂的房間中，氣喘地呼吸着。

伊蜜想逃走，他一把抓住了她的膀子。「回來」他說，「我正要找妳——姑娘。」

現在伊蜜真膽怯了，這種場合，最使她害怕，媽却仍

這是媽從沒有說過的一段長話，在那平淡帶刺的語調中說出來，這樣使伊蜜的氣更大。

「那麼好，」伊蜜的火氣像她的臉色一樣紅起來。

「這房子裡並不是我一個人會掉東西，如果妳一直要找我的錯，您會發覺還有別人也是一樣。」

「我沒有一直找妳的錯處，」媽說，「妳更沒有紅臉的必要，瞧瞧妳這副脾氣。」

「我的意思是，」伊蜜分辯道「實在聽够了關於獎券的閑言雜語，我並沒有失掉什麼獎券，如果您一定要問，那是白斯，他怕爸爸發脾氣，要我來承認這罪名。我情願代他受過，可憐他一直在你們掌心中過日子。這樣好了，一天到晚就是聽到，獎券，獎券，獎券，早上起床是獎券，午餐是獎券，晚上吃飯還是獎券，這也好，我想也該是讓你們知道底細的時候了，我本來想保持這個秘密的，然而我覺得為這受一輩子氣，是不值得的，住在這屋子的人，都在埋怨，仇視，猜忌，我的命真太苦了。」

伊蜜忽然覺得言之過激，她停住了。廚房裡顯得沉重，靜寂，媽開始將桌子上的一疊菜盤子送到水槽中去洗，嘴裡還是哼着不成音調的聲音。

「也沒有什麼兩樣，」媽背對着她說，「不論是妳或

然還是無言地洗她的盤子，乾淨的送回桌子，講的搬到水槽裡來，好像無事一般。

「正是，」她仍然抓住伊蜜的膀子。「要妳們兩位！」他轉問媽，「我倒成了這屋裡的活寶了，」他忽然提高嗓門吼起來，「我要讓妳曉得利害，想想看我還能叫黃毛丫頭要活寶，如果她還想在這屋裡住下去，我就得讓她曉得。曉得。」

伊蜜這時心跳得利害，媽仍然平靜的在洗東西，「那麼，」她說，「也用不着生氣，如果這姑娘做錯了什麼，她自己會後悔的。」

「呀！你倒來教訓我！」他說，又回問伊蜜，「是妳把獎券丟了嗎？」伊蜜想說話，却吐不出字眼來。

「說呀！回話呀！」他叫起來。

「是的。」伊蜜不自主的說出來。

「妳一直在有意的捉弄我，妳還住在我的屋簷下，就不把我放在眼中？讓我在外人前丟醜是嗎？」

「我對不起，我錯了——」

「嗯，我要妳好看，他又叫起來，「我剛和幾個朋友，在園丁酒舖喝酒，大家都知道這回事，都以為白斯那賈貨，把獎券掉了，或是錢化光了，我就想到也許是妳，妳

讓人家來看我的笑話，是不是？」他猛搖着她的膀子。「我讓妳再看看笑話，看見嗎？我進門就看準了這根手杖，對付妳還合適，要是妳是我養大的話，十年前，妳就應該嚐到這滋味了。」

伊密好像是遇着了極可怕的夢魘。

「我敢說一次就會把你治好的。」他邊說，邊把她向門旁邊拖。

「等着！等一下！」媽並不看他們，一面說一面使勁擦銅匙。

「噢！妳也押進來了——是不是和她站一邊？」

「這你不必管，」媽說你們不能這樣對付伊密，她是結了婚的女人，過廿歲了，她事想往好處做，即使她有什麼錯處，自己會慚愧的，用不着瞎來。」

「哼！這是瞎來嗎？」他叫道，他攔下伊密，

「這是防她一下，讓街坊鄰居都來笑我？為什麼不去叫他們來看笑話？去呀！去喊哪！去呀！」他將臉逼近她吼着。

「不要糊塗！」她提示他，伊密從她平靜語調中看出她兩頰也泛著紅，「你不要這樣對待伊密，不然鄰居會指着你的鼻子譏笑你，爲了五磅錢值得這樣做嗎？這是我讓妳

「老不死的！」她罵了一句，回轉身去洗東西。「把破碗拾起來。」她對伊密說，不要祇站着不做事。」她聲音有些微顫，伊密開始收拾破片，不再說什麼，幫助她，事情都做妥當，她發現水壺仍是在爐子上沸騰着。

「妳坐下喝杯咖啡吧！」她說。

「妳喜歡喝，自己沖好了，」她說，「可不要用我的東西。」伊密遞給她一杯，她們坐在廚房桌子旁，她開始喝咖啡，伊密看她兩頰紅暈仍然存在，她的眼睛還是黑而亮，可是嘴唇已能看出腫來，還有血從嘴裡流出來。

「真是可耻，」伊密忽然說，「妳嘴唇痛嗎？」

「當然痛的，」她說「我整個腦袋都痛，隔了一會她又慢慢地講下去，「倒不是被打的地方發痛，現在我年紀是太老了，經不起了。」她繼續說下去「我骨頭也老硬了，妳知道我今年六十六了，他不應這樣對付我，五年了他沒有打過我，到二月整整五年了。」

她的語調始終是平抑的，開始和結句都是一樣的乾脆，伊密看出她的眼睛越來越亮，包含着眼淚，她對她微笑着，是一種臉上筋肉痙攣的苦笑，她說，「在妳面前，奇怪他的涵養也這樣壞，並且想同樣的對待妳，我都爲他羞愧，在妳面前這樣魯莽，我是知道的，伊密！他現在是拿

這麼着的，我的主意。」

「什麼？」父親說是妳？——」

「爲什麼不去躺下？」她冷冰冰的說，「即使多喝了兩杯，也不用在這兒使性子。」

「哎！妳叫我醒鬼！」最後他的聲音消失在粗野行動中，他橫蠻地將她拖過屋子。

伊密不由自主地閃開。從她的表情上看，知道事情要發生了，他用緊握的拳頭，開始打她，一拳，一拳向她臉上打去。

伊密也上火了，她發覺自己加入了鬥架，她把牠扯開，用盡生平氣力，雙手將父親朝後猛推，老頭兒失去了平衡，向後退，一隻手在背後找支撐物件，却把棒上疊集的盤碟，撥倒下來，打得粉碎，接着那一百九十六磅重的身體跌倒在碗櫃旁，砰的一搖撼，碗櫃裡瓷器全落下來，碗碟的破裂聲，響遍了全房子。他怔住了以後才勉強的爬起來。

伊密跪在地下，用手把她抱起，最後又是幾聲清脆的破碗聲，碗櫃裡已是乾乾淨淨了，父親環顧四周，不作聲地走出了廚房，她感覺房子裡連呼吸聲都沒有了，一會兒她痛苦地站起來，撤開了伊密的扶持。

妳當一家人對待了，就是這原因妳是我們的人了。」

她忽然笑起來，「要是他有些朋友常來和他談話，也許他要好些，」她說「自從我一連生了兩個男孩以後，我非常需要一個女孩，」她停了一下喝了一口咖啡，「我從沒有對她說過頂嘴的話尤其在外人前面，這種生活已是卅年了，有一次在他那暴燥脾氣中，曾經打傷過我的頸骨，可是對着外人，我說是從樓上跌下來的。」

「他是這樣子的嗎？」

「但是妳這下會使他好些，真的會好些。」

伊密望着她，她也沉思地看着伊密，這是第一次她的眼光沒有驚奇疑問的表情，突然伊密看出來她找到了一個朋友，突然她瞧出了這老太婆乖戾的原因，突然她感覺歡喜她了，突然她瞭解了她拘執，尖刻的個性，和她對丈夫馴服的遠因，更高興的是她自己贏得了她的嘉許，她發覺她對她是較自己母親更仁慈，溺愛，更有幫助和獲益，她真想擁抱她的頭頸，來發洩她感情的衝動，但是她知道，她對她平直的注視，和痛苦的微笑，是她從沒有過的親熱，也就是最親近表示和證實。

一點鐘後，白斯散步回來，伊密還在和她談話，他一言不發地走近桌旁，他神秘地掏出第一個五磅錢的票子，

放在棹面上，接着又拿出五磅錢，伊密緊握着自己的雙手，眼瞪着鈔票出神，好像這僅是一個幻覺。

「這算什麼？」她說，也該是你把原委說出來的時候了。

「好」：白斯說，「我真慚愧。事實上並沒有人遺失獎券。我一直保存着」。

「然而白斯——」伊密奇怪了。」

「這是沒有別的辦法，」他說，「我要防止父親來干涉這筆錢，才這樣做的，我告訴妳們是怎麼回事。」

「當下來克聽到，工廠裡要把我們這部份關閉的事情後，他出了一個主意，來製造球形接頭，遠比外面市價便宜，因為他叔叔在郊外有一個小工廠，地租廠租，價錢都很低，只是本錢太少，卜來克約我們參加，每人加入幾磅錢小股，工資先不給，於是我把那五磅錢也放進去了。」

「是不是他們關了門，把每個人的本錢也丟了嗎？」
「才沒有呢？」白斯說，他幹得蠻好——供給許多廠用，現在還預備擴充，因為他是內行，我也在那兒作了兩禮拜的工，不想告訴妳和伊密，怕妳們認為這太冒險而不贊成，他現在還給我的本錢，過節以後我要正式上工，並且是外面的工頭待遇呢！」

「哦那很好！」她說，眼裏冒着愉快的光芒，「這是一件冒險的事，可是以後，你們可以隨心所欲了。」

馬克吐溫的焦語

當某些人在盡一棒義務的時候，你在數里遠處就可以聽見那事情的報導了。

正確的言辭和差不多正確的言辭，兩者間的差別正同於閃電和螢火間的差別。

人是惟一會臉紅的動物——或者是惟一需要臉紅的動物。

我不能夠喜歡她除非是在大海中的一張木筏上，舉目四顧沒有別的東西可資果腹的時候。

格言也者，就是最少的聲音加上最多的意義。

我們能夠很容易地忍受困厄——我的意思是說，旁人的困厄。

我曾被恭維過很多次，可是他們每一次都使我感到不舒服——我總覺得他們說得不夠。

文明是許多不必需的必需事件之無窮無盡的累積。

在一次打架中，「我把我的鼻子很堅定地推入他的牙齒中間，然後把他重重地按倒在地上，在我的上面。」

憂

隱

天岳節譯



起初，我所知道的她，只是她的姓名——瑪拉馬丁。而另有三件事我所確知的是：她非常美麗；她受着驚嚇；我已鐘情于她。

瑪拉的頭髮帶點淺色，她的眼睛則是深褐色，她有着曼妙的聲調，柔軟中帶着啞音。她來我的晚陽餐室工作，可是從來沒有談起過她以前會幹過些什麼事或從那裡來的。晚陽餐室在春山鎮的郊外，離大城市約有十八哩。它位于車輛忙碌的公路邊，從那裡可轉往各鎮——是一個理想的吃食地點。

也許你會注意到靠在櫃台邊有一個紅頭髮的大個子。好吧，這就是我——李克桑德士，晚陽餐室的所有人。另外一個瘦長穿毛衣的小伙子，在櫃台上幫忙的，就是詹奈海斯草。

但是你不曾在詹奈和我的身上花費時間的，因有瑪拉馬丁在，你一定會瞧着她，愉快而忙碌地搬動着土司，三明治和咖啡壺。如果你的眼光銳利，你還可以覺察到瑪拉如何地常常留意着餐室的門。每當門打開的時候她總是突然停止工作，直到她看清了進來的是誰。

所以就是這樣子——瑪拉注意着門，小詹奈注意着她，而我則看着他們二人，對這神秘的舉動，我委實無法理解。他對於麥克司湯葛爾所作的謀殺案特別感覺興趣。湯葛爾是城裡聞名的的大流氓，他殺死了愛倫可夜總會的老板丁姆合尼爾，現在警察們到處在搜捕他。詹奈把這些新聞却當作西部武俠故事在聽。

大多數的孩子都有他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足球名將啦，拳擊家啦——但是詹奈却把麥克司湯葛爾當作了英雄。我不贊成他這樣，所以每次他說到霍夫門家去看電視節目，我知道他騙我，霍夫門家中也有一架短波收音機的。在詹奈走了之後，我靠着櫃台閒想。我是從職業介紹所裡僱得瑪拉的。當然你如果到這種地方去謀職業，仍告訴他們你叫瑪拉馬丁後，他們就不會再尋根問底的。

可能詹奈是對的；這褐色眼睛的女郎含有什麼心事。也許這是她個人的私事，但也許有某種事情牽涉到法規。她是在避免什麼事，而把晚陽餐室作為匿身之處。

好吧，其實詹奈自身的故事還不是一樣。小詹奈也把晚陽餐室當作一個避難所。有時候像春山這樣的一個小鎮，對於某些事件的態度是非常苛刻的，這孩子就遭到這種不幸，因為他姓海斯草，而這一個姓氏的名聲很壞。

我猜想春山鎮上的人都在說我心腸太好，竟然會僱用詹奈。但是我就這樣決定了，因為我喜歡這孩子。我僱用

說。

瑪拉在晚陽做畢第一天的工作之後回去。詹奈就給我警告。「李克，事情有點古怪，她好像從來沒有在飯店裡幹過似的。」

「你怎麼知道的？」我問。

「我可以證明，」他道：「第一樣，她不會拿碟子。她甚至連倒咖啡都不會，直到我做給她看了之後。」

「好吧，她慢慢會好的，」我道：「她很聰明，學得快。你只要教她一次就成了。」

詹奈的話沒有錯，瑪拉以前沒有幹過飯店工作，你只消看她的雙手，細白而修柔，並且她對飯店中的點菜術語，並不比我對中國文懂得更多一點。

詹奈對我做了個鬼臉，他道：「她一定有什麼秘密，李克。她在害怕，在等待某一個人，是一個有金髮的傢伙。」

我笑他道：「你看多了歇洛克福爾摩斯探案，詹奈？」詹奈露齒而笑：「我已觀察到，隨便什麼時候一個有金髮的傢伙走進來，她就會停住呼吸。」

「好吧，孩子，」我道：「但這個和我們有什麼相干呢？只要她好好地工作就是了。」

詹奈每晚都要上春山鎮的霍夫門家去聽警局的廣播，

了他，開始信任他，而且相處很好。

我提醒我自己：你既然給予詹奈一個機會，那天你也該給瑪拉同樣的機會。假使她真有什麼不對，也許她和詹奈一樣的只要有一天事情解決後就沒事了。

所以我決定留下瑪拉，不再向她打聽什麼。

一天一天地她工作着，我潛意識地感覺到在她的自身週圍造了一堵嚴密的牆，而我却無法打開這扇門。

總于有一個雨天我得到了表白的機會，這晚上生意清淡，詹奈也出去了，我才問了她一句，她已經面色蒼白，她深褐色的眼中帶着懇求，使我不得不暫時放棄。打烊的時間到了，我把瑪拉送回家去，她在春山鎮的一位吉爾姆太太家裡賃了一個房間。一路上我們沒有說話，直到我將車子停在她門口。我們坐在車內靜聽着雨滴打在車頂上的聲響。

「瑪拉，」我突然道：「為什麼你不肯告訴我？」

她疑懼地瞧着我，道：「告訴你什麼？李克。」

「你有什麼心事？」我道。

「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從你的眼睛裡，瑪拉，」我道：「我想你總要有人幫助。」

她握住我的手。「李克，你是好意的，」她柔和地道：「你真是一個好人，李克，但是你不能幫助我。」她深深地呼了一口氣。「沒有人能幫助我。」

我對外面的暗處瞧了一下。「你所害怕的傢伙——他是不是有金髮的？」

瑪拉不禁往後退縮，她的眼睛張得大大地充滿了驚怖之色。「你——你怎麼會知道的？」她急促地道：「告訴我，李克——告訴我——這關係太重要了！」

但是我不願告訴她說這是詹姆的推論，我只說是我胡猜而已。

「那末以後不要再胡猜了，李克！」她懇求地道：「請你答應我，李克，這也是爲了你自己的利益呀！」

「好吧，」我道：「這就是了。」

她的眼中掛着淚水道：「假使你知道這整個的故事，李克，你會感謝我不將你牽涉在內的。」她跨出車外。

「晚安，李克，謝謝！」

我駕車返去。詹奈的猜想竟然對的，然而那個金髮的傢伙是什麼人呢？他和瑪拉有什麼關係？我常常注意着瑪拉的手，如果她曾在第三指上戴過戒指的話，可是怎麼沒有一點印痕呢。

「但是，李克，這是最大的新聞呀！」詹奈抗議地道：「他們動員了三千個探員，但是沒有人抓得住他！」

「老鼠逃進欄樓後也一樣的難捉，」我道：「這個湯葛爾也是一頭老鼠，他只是帶了一枝鎗。」

但是我看出詹奈還是不服氣。

「你看，孩子，」我道：「這裡有一個故事關於你的那位英雄的，有一天我獨自坐在這裡，麥克司湯葛爾走進來對我說，要我每個月付給他若干保護費，否則他能使我的餐室關門大吉。當然我不受他的敲詐，我在他下頰擊了一拳，把他擲出大門。於是那天夜裡，湯葛爾又來了，帶了他的手鎗。我沒有鎗，也來不及閃避。於是，啊，啊，他走了——」

「這是你杜造，」他抗議道：「決不會發生的，」

「噢，就是這樣，」我道：「只是李克桑德士和他的晚陽餐室換了愛倫可夜總會，而那個傢伙却是丁姆台尼爾而已。但很可能不是我；我祇是還沒有够到這樣的資格，要湯葛爾來找麻煩。」

瑪拉，詹奈和晚陽餐室是我的私有的小天地，我不願它們改變或被破壞。但是我知道將來總有一天保不住的。我的潛意識中覺得有一隻不可見的鐘，的滴地走着，這危

事情還是這樣繼續下去，形成一個三角的關係，瑪拉留神着大門，詹奈留神着瑪拉，而我留神着他們二個。

我發覺瑪拉和詹奈似乎不太合得來，這不是瑪拉的錯。我知道，詹奈因爲瑪拉住在春山鎮，當然對於他的底細多少知道點這就損傷了他的自尊心。詹奈在十歲時死了母親，他父親是個懶漢，遊手好閒，他的二個叔叔都是慣賊，大部份時間都消磨在監獄裡，這些事使他恥于人前，所以他才跑到我這裡來，要求我收容他。瑪拉向我訴說着詹奈對她的愉快的態度後，我就告訴她原因，不久他們會相處得很好的。

「每個孩子都需要一個朋友，不是嗎？這也是任何人都需要的。」我希望瑪拉能懂得這個暗示——可以看到我是同樣地願意爲她幫忙的——是她仍牢牢地守着秘密。早晚地注意着餐室的門，呼吸緊張地視察每一張新的面孔。

我開始不耐煩了，詹奈又在轉開收音機聽取那流氓的新聞。

「噢，你不能休息一下，孩子，」我總于發作了：「你如果要聽廣播，能不能換換音樂或其他節目呢，整日夜我聽到的只是湯葛爾，湯葛爾。」

機快要降臨了。我們不能使瑪拉的擔憂稍稍鬆弛。

好了，現在我們已經到了等待，守候的終點，雖然我不知道，瑪拉也不知道，事情的開始倒並不是一個金髮的傢伙，而是一個長着粗濃黑髮的肥胖男子。有着獵犬般的大額和鴿子般的面頰。

他在那天晚上來餐室，要了一客三明治和咖啡。於是瑪拉轉身到廚房裡去，我看到胖子的眼中閃爍地發光，但是瑪拉並不顯得有任何驚慌之色，她看了他第一眼之後，就不再注意他了。

那胖子對我點頭示意，他改變初衷，他要了一客正式的晚餐。他一邊吃一邊用他細小的眼睛凝視着瑪拉。瑪拉是值得一看的，倒不是他第一個人如此。但是這傢伙却有點與衆不同——有些地方使我想起一只肥胖的蜘蛛。

他吃了許久。最後他推開碟子，燃了一支粗大的雪茄。他等那通廚房的門在瑪拉身邊搖閉後，就把眼睛轉向我的來。

「漂亮的女侍，」他伴笑地道：「真有點氣派，我記得上次來時沒有看見她。」

我不說什麼，只給他冷冷的一眼。

「這是在二三個禮拜以前啦，」他道：「她是新來的

嗎？」

我把手按着櫃台。「她在這裡已經很久。她的丈夫是本地的巡邏車。還有什麼問題嗎？」

「很好，夥伴，」他道：「謝謝你告訴我其他的。」

他站起來走到牆邊的電話前，他投入二枚銀幣，因此我知道他是要叫通城裏的電話。我把收音機旋輕，但是他講得非常快，而且背着我，所以一句都沒有聽清楚。

「再來一杯咖啡，夥伴，」他道，於是走回櫃台邊。他沒有吃這杯咖啡，他不時的瞧着手錶，我知道他是在等候着某一個人。

餐廳的門被半打以上的旅客衝開，他們喧鬧地高聲談笑，討論街道地圖。他們使我們三人忙得不可開交，但是我即使在走動工作，我還是在注意着胖子。

瑪拉在做三明治，我走到她身邊，打開現鈔抽斗假裝在數鈔票。

「瑪拉，」我輕輕地道：「那抽雪茄的胖子你認識嗎？」

她沒有轉身，但我可以覺出我的問話，使她吃驚。

「他已對你注意了很久，」我耳語着，「他問我妳到這裡來了多少天。我告訴他已有很久了。於是他打了一個

「他爽脆地道。

我看看瑪拉，看看那海烈斯手掌中的銀質徽章，我的心像大石般的下沉。

海烈斯用大姆指點着胖子道，「這是彭士脫探員，瓊妮，他從來不會忘記一張熟臉的。來吧，我們有車子等在外邊，不要再給我們什麼麻煩了。」

但是瑪拉突然一旋身奔往後面廚房。

「不要這樣，小姐！」那胖子叫着，立即從他的坐椅上跳下，他雖然看來肥胖，行動却意外的敏捷，但我已先他而擋在那扇搖門前。

「等一下！」我道，把他推回去。「你們的行動越權了，你們既是城裡的警探，那末不能在泰山鎮捕人。」

「不用你管閒事！」他對我咆哮地道。就即從腋窩掏出一柄黑色自動手鎗。

我把他的手臂扭扭，但海烈斯卻像貓一般的奔向通廚房的門口，我把那胖子用勁地摔到他面前，於是我們拳腳飛舞的鬪了一陣。

「阻止那女人，孩子！」海烈斯對詹奈叫着。「捉住她！不要讓她逃跑！她是個殺人犯！」

「詹奈！」我叫着，「詹奈！」但是孩子穿過我們身

電話到城裡去。」

「不，我——我不認識他！」瑪拉急促地呼吸着，她的聲音中充滿驚慌，手指在顫動。

外面有一輛汽車停下。胖子聽到聲音立即回轉頭去，我的心在劇跳。這是——將近結束了嗎？瑪拉的恐懼將告一段落了嗎？我真想仆過櫃台，將那胖子一拳擊下椅子，讓瑪拉有一個潛逃的機會。

那一群旅客付了帳，大笑大鬧的走後，餐廳裡頓時顯得可怕地沉靜——這一種靜默使我不寒而慄。

突然，我看到玻璃窗外有張面孔。一霎眼不見了。於是我聽得腳步聲，只有一個人推門進來——一個矮小，瘦削的傢伙，戴着一頂舊的潤邊泥帽。他走到櫃台前裝做不認識那胖子，但我已然看到他們二人迅速地交換了一個眼色

「乳酪，火腿加麥酒，再要咖啡，」那瘦子道。

瑪拉從櫃台那邊走過來，瘦子對她看着：「哈囉，瓊妮，」他安靜地道：「你使我們找得好苦。」

瑪拉背轉着他，她的受驚的眼睛睜得大大地，「我——我的名字不叫瓊妮，」她道：「我是瑪拉馬丁。」

「瓊妮復別絲，」瘦子還是安靜地道。他伸出他的手掌，顯示他的警局徽章「我是海烈斯警長，總局刑事科。

邊，跟着瑪拉奔進廚房。

我原想抱住他們的，但最後我被海烈斯用槍柄擊中了腦壳，這樣我一鬆手，他們就脫身追入廚房。

但是他們已太晚了，瑪拉已經逃走。後門開直着，詹奈站在門口，呼吸急促。「她逃掉了，」他叫道：「我捉不住她。」

那胖子抓住了詹奈的襯衫領，括着他的面頰，「你混蛋」他咆哮地道：「她向那一面逃的？快說！」

詹奈指着，道：「她逃入田裡了。」

「胖子又括了他幾下，詹奈跌在一旁。他們推開他，衝出門口，沒入黑暗之中。

「讓他們去，李克！」詹奈叫着，拉住我的手臂。

「放開，野種！」我恨恨地道：「一旦我需要你，你就出賣我。」我跳過走廊的欄杆，穿入後園，爬過了鐵絲網，衝進田野。

這裡的雜草長及腰際，滿地纏結着藤蔓。而月色被烏雲時掩時現，使你覺得到處都是人影。

「瑪拉！」我叫着，「瑪拉，這是李克！」但是沒有回音。這死一般的沉靜，可能跟着一聲尖呼或槍聲，我的神經緊張得要崩潰了。

我不知道這胖子和那個叫海烈斯的人現在離我多遠。而且我在玻璃窗中看到有二張面孔，那末一定還有第三人。

於是我聽到二聲短促，尖銳的鎗聲，在我的右邊發出，使我冷汗直冒，我不顧一切地朝這方向連奔帶跌地跑去。

他們說她是瓊妮復別絲，是殺人要犯。可是不顧這些，在我心目中，她是瑪拉，永遠是瑪拉，我要使她安全——安全，無損，不論發生什麼事。

當我正在奔跑時，草叢中突然發出低微的叫聲，「李克？是你嗎，李克？」

這是詹奈，像受驚的兇兒一般地竄出來，即使在這黯淡的光線下，我還可以看出他受了驚嚇的慘白的臉色，他向我奔來。

「瑪拉呢？」我把他抓緊了，「你看到她嗎？」

「她很安全，李克！」詹奈急促地道：「她躲在一個很好的地方！他們不會找得到！」

「感謝上帝！」我深深地呼了口氣。「我聽到二下鎗聲——」

「這是他們想打死我！」詹奈道：「我走過那邊想來

屋頂上發出沙沙的聲音，在屋簷邊露出瑪拉蒼白的臉。『噢，李克，』她帶着抽咽的聲音，『你怎麼樣，我聽到外面有鎗聲。』

「我很好，瑪拉，」我說，我爬到欄杆上。餐室的屋頂很低，這樣我的頭幾乎已齊及屋簷了。

「你必須乘現在趕緊告訴我，我和詹奈都願幫助你，他們說你是瓊妮復別絲，是個兇手，這是真的嗎？」

「這是完全不確的，」瑪拉搶着道：「這是警局的欺騙手段，我根本沒有被拘捕過！我從警局逃出來是因為他們不能保護我！」

「告訴我整個事情，瑪拉！」我懇切地道：「從頭開始。」

瑪拉的緊張的聲音在黑暗中微語。「這是真的，我不叫瑪拉馬丁，我是瓊妮復別絲。我是愛倫可夜總會的收帳員。」

「愛倫可——」我不禁低叫起來。「就是台尼爾被謀殺的夜總會？」

「是的，是的！」她道：「那天晚上我也在；我聽到鎗聲。於是我看到一個金髮的男子從台尼爾先生辦公室走出來。我認識他；他是麥克司湯葛爾，他把鎗指着我，板

找你，他們見我奔跑以為是瑪拉。」他把手指著頭頂道：「子彈就在這裡擦過。」

「瑪拉在那裡呢？那末。」

「她在屋頂上！」詹奈道：「在餐室的屋頂上！當你把握探縱住的時候，我幫她從走廊的欄杆爬上屋頂，這是我想到的唯一辦法。」

我親切地拍着孩子的肩頭，道：「好詹奈，你真有急智。我以為你要背叛我了。」

「我決不會這樣的！」詹奈道：「我知道你不願意她遭到任何不幸，李克，這二個偵探——」

「勿響，孩子，」我警告他，把詹奈按下。「有人拿着手電筒走來了……爬下，匍匐着，我在餐室後面等你。」

我在野草中爬行，那電筒的閃光在四週抖動。當我慢慢地爬到草叢前借作掩護，我就拔腳奔跑。

晚陽餐室還是和我離開前一樣，空堂堂的沒有顧客，裡面一個人都不見，門外還是停着彭士脫和海烈斯的二輛汽車。我走到廚房後面。

「瑪拉，」我小心地對着黑暗的屋頂低聲叫着，「這是李克。」

動鎗機，但是子彈沒有打出來，我尖叫着奔入儲藏室，把門鎖上，於是他從後面的暗弄中脫逃。」

瑪拉抽咽着呼吸。「當我告訴警局兇手就麥克司湯葛爾後，他們把我藏在一家旅館中，換了一個姓名；他們甚至不讓新聞記者知道有一個目擊的證人。他們警告我不要離開房間；那湯葛爾會設法殺死我的，這樣我就不能上法庭作證了。但是一定有人通知麥克司湯葛爾了。我在旅館內接到一個電話：一個男人的聲音，他要我發誓閉嘴不說在愛倫可看到的事情，否則我不會活着到法庭的。」

「我害怕極啦，李克！他們只有幾分鐘就找到我了。我掛上電話就奔出房間，我不敢用電梯，我從防火梯下去，走旅館的廚房間後門溜出，我也不敢信任警局了。我沒有帶行李，只帶了一只手皮包，及幾塊錢。」

「瑪拉！我走上一部，她握住我的手不放，繼續地道：『第一夜我只能躲在電影院裡，我不知如何是好，我的錢存在銀行中也不敢拿。』

「你沒有家嗎？瑪拉。」我問道：「沒有朋友可以信任嗎？」

「我父母都已死了，李克，」她答道：「我沒有別人，沒有，我是單身一個。後來我到職業介紹所去，他們說有

個女侍的空缺，在小鎮的郊外，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隱匿之處。我可以等到警局把麥克司湯葛爾捉住，關入牢獄後，再讓警局知道我的住址。」

「瑪拉，瑪拉，」我道：「為什麼你不早告訴我？」

「這不會有什麼好處的，」瑪拉道：「你如何能跟麥克司湯葛爾對抗呢，唯一的辦法，是像我似的躲起來，我以為在這小鎮上是不會被人發覺的。」

「現在事情弄清楚了，」我道：「那個胖子偵探也只是湊巧上這裡，他竟認出你了。現在最大問題是怎麼辦？你現在是安全的，但到明天又如何呢？」

瑪拉戰戰兢兢地道：「我只能再逃走。自從上次在旅館發生這情形後，我再也不敢信任——」

「小心，」我突然輕聲地警告着：「有人走來了。我想這是詹奈，但是我們要留神點。」

我立即跨下欄杆。一個黑影在後園移動。這走路的姿態不像詹奈。但當他走近時，我看出這是一個本地的巡邏軍，我的好友，山姆阿契。

「滿，山姆！」我興奮地叫道：「這裡來！」

他揮揮手踱過來。我重新爬上欄杆。「這是山姆阿契，他是一個很好的警探。下來吧，我會幫助你。」

在奧却路口我們聽到二下鎗聲，於是下車探視。我們發現有二個傢伙扶着一個人，我們把電光照住他們，就輕易的捉到了。」

阿契瘦小的臉上浮着笑容：「那個被人扶着的傢伙，滿頭鮮血，這就叫報應，這人不是別個，就是麥克司湯葛爾！」

瑪拉震撼了一下，我呆若木鷄，事情發生得太快了。

「正是，先生，麥克司湯葛爾本人！」阿契勝利地重復着道：「你想，本州所有的偵探都在到處找他，却給我們簡簡易易的手到攬來！多好呀！」

「湯葛爾怎麼會受傷的呢？」我問道：「那二下鎗聲是他們射擊詹奈呀。」

「湯葛爾不是被槍傷，」阿契道：「他的前額有個很寬的傷口；他還昏迷着呢。也許是他自己的手下在黑暗中把他誤傷的，總之我們以後可以查出來的。」

這時候詹奈回來了，他從後面鐵絲網爬入。

「你在那裡？孩子，」我問道：「你的腳怎麼了？」

「噢，我掉進那個垃圾溝裡去。」他道：「唉，我想我的腿毀了。」

我見他熱切地睜着瑪拉和阿契，我就趕緊道：「一切都好了，孩子，你做得很好，能想到打電話給軍營，那二個偵探已經捉住了，他們是假冒的。」

瑪拉從屋簷邊滑下，我把她接住，使她站穩。

「真運氣，山姆！」我道：「我正要打電話到你的兵營去呢。」

「我不用多猜，你這裡今晚上發生了一點小事情是嗎？有三個傢伙從城裡來的，找一個瓊妮復別絲的女孩，是嗎？」

瑪拉面對着山姆阿契，道：「我就是瓊妮復別絲！」

「是的，我已知道，」阿契插入道：「我已完全知道湯葛爾的計策，你真是幸運，復別絲小姐！」

「幸運？」瑪拉訥訥地道：「我不懂你什麼意思？」

阿契的聲音轉成低沉：「那二位怪客是湯葛爾的羽黨他們冒充着偵探。如果你墮入詭計，跟着他們走的話！」

「湯葛爾的羽黨！」瑪拉尖叫着，搖搖欲墮。

「鎮靜些，鎮靜些！」阿契道：「我們已經得手了，他們現在已上着手銬，乖乖地坐在我們的巡邏車中哩。別爾在看守着，我們還想追問他們一點事情呢，所以我才到你這裡來。」阿契露齒微笑。

「但是——但是這，山姆，」我問道：「你如何會知道的？」

「詹奈！」阿契道：「是詹奈打電話來兵營的。他說這裡有二個傢伙拿了手銬來尋事，我們就沿着公路駕車前來

「我知道他們不是真的警探，」詹奈道：「他們用的是自動手銬，警探佩用的是左輪。」

「對了，山姆。」我道：「我現在記起了，他們用的是自動手銬。」

「真的，我可以給你看，」詹奈從口袋裡掏出一支黑色的自動手銬。

「奇怪！」我問道：「你從那裡得來的？」

「我——我從那個想射死我的人那裡取來的，」詹奈訥訥地道：「我——我看到他要開槍，害怕極了，所以我——我隨手撿起一塊石頭向他擲去，那知正好被我拋中，他就倒下去了，我拾起他的鎗逃跑了。」

好，現在麥克司湯葛爾的創傷真相大白了，我可以看出阿契和瑪拉也悟到這一點。「聽好，孩子，」我道：「你曉得被你擊昏的人是誰？」

「不知道，暗中我看不清楚誰。」

「詹奈。」我道：「他就是麥克司湯葛爾！」

詹奈凝視着我，他的眼睛在震動，「麥克司湯葛爾！」他喃喃地道：「我——他不自覺地把手中的鎗掉下。」

好了，現在瑪拉再沒有隱憂，一切都已解決，阿契已把這三個傢伙帶返部隊。

我微笑地走近瑪拉。她身邊再沒有高牆圍住了，而我已等待好久，那第一個吻。

大源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無任歡迎
如蒙賜顧
一應俱全
工廠器材
路鑛局廠
化工原料
五金工具
鋼鐵機械

地址：台北市漢口街一段五十三號

電話：三九七二

電報掛號：VANCO

亞當先生(三)

Pat Frank 著
祝平譯

(六)

第二天早上，還沒有睜開眼睛，便聞到了咖啡的香味，只差沒有瑪琪在揉我的耳背，催我起床，我便會以為還是躺在「史密士樂園」上了。我睜開眼來，發現這是亞當的套房，床頭還站着一個女人。

珍·薛佗是個很可愛的女孩子，自然她算不上漂亮，至少不是潔地，瑪琪甚至艾連那樣動人，她有一份姣好的身段，圓潤的肌膚和流線型的大腿，一付厚玻璃的眼鏡加重了那雙圓而大的眼睛，看來竟像是永遠帶着驚訝的表情。她灑上一杯黑咖啡，說道：「你大概在猜我是誰吧？」

「不，我隨時預料到有陌生女人跑到我的房間裡來的。」

「史密士先生，我是你的秘書，辦公室裡的公事積上一大堆，因此我想要是史密士先生不願意到辦公室來，我只好將辦公室搬到史密士先生那裡去。」

我說這樣很好，尤其是辦公室還送來了咖啡，「可是，我真不懂，為什麼要為我佈置一個辦公室呢，我不過是亞當的看護。」

珍用她那驚訝的眼光看了我一眼，說道：「要是你沒有辦公室，這許多公事電報怎麼復呢？而且，你還要寫備忘錄。」

「我不要寫備忘錄」，我堅決地說。

「你要的」，珍說：「你已經收到不少了。史密士先生，你在會裡的地位很重要，所有重要的備忘錄都有你一份，甚至那些「機密」和「最機密」的。」

我坐了起來，嘆道：「薛佗小姐，我發了誓絕對不寫備忘錄。」

「史密士先生……」

「決不！」

「你不知道，史密士先生，假如你不在備忘錄上簽字，它們便永遠歸不了檔。比方說，克勒斯先生寫了一篇備忘錄給藍布門先生，同時將副本送給你和其他有關部門，好，除非收到備忘錄的人都回復了，我們便得永遠追詢下去。」

「那麼它就永遠漂流着？」

「是的，總收發會不斷的寫備忘錄給你，追問第一份備忘錄的下落。史密士先生，這樣一來，人家便會責怪我了。」

她說得那麼可憐，而她又那麼善良，「好的」，我說：「那麼你學會我的簽字，替我對付過去便好了。」

「你不看嗎？」

「決不！」

「指令你總該看了，它們都是極機密的。」

「決不！」

珍搖了搖頭，聳一下肩膀。

我想起亞當，不知道昨天夜裡是不是灌得太多了。珍已經知道我的意思，說道：「亞當先生出去了。」

「出去了？」

「出去有一個鐘頭了。我請他等你起來再走，他說你答應他可以自由行動的。」

「他說到那裡去嗎？」

「他只說有人約他去談考古，他顯得很高興，連頭髮也梳得整整齊齊的。」

「天！」我說：「潔地綁了他的票！」

我跳下床來，匆忙地穿衣服。亞當竟對女人發生興趣，那倒不錯，不過我可不能夠讓好萊塢的製片商利用亞當先生賣噱頭。

我打電話到記者俱樂部，找到了范尼。「奧斯加」，我說：「你那位明星和亞當一塊出去了，你們賣些什麼膏藥？」

「原來她和亞當在一起，我找了她一上午了。」

「別裝髒扮優！」

「斯提芬！我說的是真話。」聲調倒很懇切。

我警告他道：「奧斯加，別打主意在亞當身上找宣傳資料，這件事玩不得！」

范尼猶疑了一會，說：「老實說，這是潔地的主意，我本來也不贊成。你看見昨天晚上參議員非諾得那股酸勁啦，女人們本來就恨透了潔地，這一來更會影響她的賣座力，我已經叫她放手了。」

「別誤會我的意思，讓亞當和潔地混混不要緊，可是不要登報。」

「我就是怕潔地另有花樣，女人們現在都帶點瘋了，以前好萊塢的女明星們都怕生小孩，現在倒是一個個想得要命。」

要找尋亞當和潔地倒並不難，旅館看門的便記得他們是坐了出差汽車到史米遜博物院去的。

我和珍趕到博物院的南美館，在一具容貌猙獰，長着獠牙的大面具背後發現了亞當和潔地。潔地的頭髮散披在亞當肩上，倆人正對着一座石祭壇出神。

「哈囉」，我說：「假如你們想密談，我倒可以找到比這兒更舒服的地方，還用不着這些掩蔽。」我指着那付

木面具。

他們不很表示歡迎，亞當抗議道：「你又不是費立斯上校，你說過我可以自由活動的。」

潔地和珍像一雙牝貓，交換着敵對的眼光。我趕緊介紹過了，裝作很隨便的樣子，問道：「今天的考古座談會怎樣了？」

「我們正在討論阿茲特(註三)的神話」，潔地冷冷地說：「那是爲了可憐的亞當的原故，因爲這正和他的身份相肖。」

亞當的嘴角裂開一絲微笑，然而眼睛却充滿了憂鬱，「真的」，他說，於是開始解釋。

據說以前住在墨西哥的阿茲特族裡，供奉着一個生殖創造之神，每年族裡挑出一個年青漂亮的男子，當作這個神的化身，這一年他過着甘美的生活，他的衣飾都是最講究的，他每天要灑上最馥鬱的香水，他經過的路上都堆上鮮花，百姓們看見他便得匍服下拜，四位最美麗的女郎，代表四位女神，是他的禁脔，可是一年以後，他們便要將他帶到最高的山巔上，剝光了衣服，在一塊碧石的祭壇上細縛起來，「就和這塊石頭一樣」，亞當說。

一位紅衣巫師用石片刀將他的胸膛撕開，摘下心臟，高高地舉起獻奉給太陽之神，屍體則被拋到山下，「然後」，亞當說：「他們便將他吃了！」

潔地緊靠着亞當，說道：「你們也不過想養肥了他，好安排用場。」

「露比小姐」，我說：「你反對人工受孕嗎？」

「理論上我是贊成的，人類總得繼續存在，雖然我不知道是爲着什麼原因」，潔地瞥了珍一眼，「可是你們這樣對付亞當是不對的。」

我承認目前的佈置，缺點尙多，對亞當也免不了有許多不便，「不過，除了人工受孕以外，你覺得還有旁的辦法嗎？」

「自然有，」她挑釁地說。

我和亞當約好了一起用晚飯，便和珍回去了。

那天下午，珍畢竟說服了我和她上辦公室去。我的辦公室還算體面，尤其想不到是就任才不到一天，房裡便堆滿了信件和電報。珍替我簽字辦公，我也就隨便檢些電報過目。

參議員福洛翰來了一封信，祝賀我的新職，說重育會的預算將來送參議院去，他一定幫忙照應，然後又說，他的選民們有許多想生小孩的，希望我們在編排優先程序的時候，不要將他那一州忽略了。

保險公會理事長寫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長函，開始說到國家今日的危機，國人面臨行將絕裔的威脅，都不投資保險了，這種情況的繼續發展，可能招致大批推銷員的失業，最後是保險事業的破產，社會經濟必然崩潰。因此，最合理的解決辦法，應該是將亞當子女的配殖，限制施行於已經對未來採取了預防措施——也就是已經投了保的人，而且，所有申請生育亞當子女的家庭，都應該強迫投保壽險，以保障未來人類的幸福。

商會的電報，要求有關亞當先生的新聞報導，儘量採取樂觀態度，因爲證券市場的漲落，全視亞當先生的健康情況而定。

勞工協會和勞工聯盟聯合提出，工會女會員應該享有優先受孕權，以避免將來世界上充滿了資本家的危險。美希文化協會，回教同盟，美國革命女兒協會都來了相同的呼籲。

珍忽然從公文堆裡擡起頭來，說道：「她一定在打什麼主意。」

「什麼？」

「那個女的——潔地，她很詭黠。」

「她的目的倒很明顯，還不是亞當！不過她倒聰明，她不寫信，却採取最直接的行動。」

珍搖搖頭，「不，她一定別有用意，她可能是共產黨哩，好萊塢不是充滿了共產黨嗎？」

「也許，」我說：「我只知道華盛頓充滿了共產黨。」

拾穗

一五七

「用不着擔心，亞當很愛他的太太，昨天他還求我讓他回家去呢。」

「他不會再求你了」，珍在預告。

珍說對了，日子一天天過去，當亞當不再提起艾連，他和潔地在國會圖書館，國史館和博物院消磨大部分時光。不管他們在幹什麼，我從不會掉足干涉，因為亞當的健康顯然地在一天天好轉，一星期以內，他加重了八磅。

晚上，他們總是一塊上一間叫做「台光」的小夜總會去。這是得到我的許可的，因為亞當每次都將他們的行踪很忠實地告訴我，而且那個地方很僻靜，不會引人注意。

一天晚上，亞當回旅館來，顯得特別狼狽，平時我們就寢前總要玩玩牌，這天才打了兩把他便站了起來，倒上一杯酒，跟我說：「潔地明天要回好萊塢去了。」

「可真不巧」，我說：「你們玩得那麼好。」

他摸摸頭髮，我看到他的手又在癢癢了。「斯提芬」他說：「一個男人可以同時愛上兩個女人嗎？」

「怎麼了？」

「我愛上了潔地。」

當一個男人說他愛上了一個女人的時候，你唯一可以回答的便是祝福；可是這句話我却不能對亞當說，我只有靜默。

「我還愛着艾連」，他繼續說道：「至少我應該愛她。她是我的妻子。不過這和對潔地的愛不同。」

「不同嗎？」

「不，艾連和我像是人世間兩個孤寂的孩子，結婚是爲了彼此需要慰藉。潔地却是天做地設的跟我一對，考古還是其次。」

「爲什麼你會這樣想呢？」

亞當不安地踱着步，「是潔地說的。我們沒有上夜總會去，我們在潔地的房間裡玩。」

「對不起」，我說，便走進洗鹽間去，關上了門，將一股冤氣向牆上發洩。出來以後，我要亞當將一切經過坦白地告訴我。他訥訥了一會，漲紅了臉，揉着手，終於說道，事情已經發展到超越友誼的關係了，不過可不是他的過錯。

像父親們訓諭兒子，妻子們規勸丈夫，我只能無力地說：「亞當，你被女色迷昏了。」

「也許是的」，亞當緊皺着眉頭，「我不知道。」

我將亞當推到椅上，對着他坐下來，按着他的肩膀，像眼科醫生那樣凝視着他的眼睛，說道：「亞當，我要說的話你不會喜歡聽的，不過，我非跟你說清楚不可。」

「你說吧。」

「亞當，自然沒有人會管制你的情欲，不過你是上帝選定了要替人類盡一種特殊貢獻的子民，像那個阿茲特族的創造之神一樣，這是你的使命。你應該先完成你自己的任務，再顧及你的妻子女兒，然後你才可以想到潔地。要是大家知道你這件事，一切都完了。」

「你用不着跟我說，一切我都知道。可是潔地不是這麼想，她要我和她逃走。」

「私奔？到那裡去？」

「她沒有說，只是說要離開這裡，她說我們應該永遠廝守在一起。」

「你答應了嗎？」

「我說等我考慮考慮再說。」

我舒了一口氣，「謝謝天，你還保持着一點理智。只可惜歷史學家不能夠爲你這次英偉的決斷宣染幾句。」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盤算了一整宵。潔地是聰明的，她應該知道無論如何和亞當躲不到那裡去，那麼，是打算離開國境嗎？我決定了，最好的辦法是將艾連馬上接來，不然潔地一走，說不定亞當又會萎縮下去。

「送潔地，她坐中午的班機。」

「亞當，你在教自己受罪——你已經決定你的途徑了。」

他坐了下來，低著頭，膝蓋差點碰到臉上，喃喃地說：「我只要再見她一次，就只這一次。」

我真想將他送到機場，放上飛機，以後便少管這種閑事，然而我想起了瑪琪，她是多麼希望這件事情能够早日順利進行；天下的女人們，對亞當先生又寄着多大的期望，缺少了亞當，這個世界又會變成什麼樣子！「那會將事情弄糟的」，我說：「我已經準備好將艾連接來了，你不是想念着艾連的嗎？」

「是的，我已經迷糊了。」

「任何人有時候都會迷糊的，尤其是像你這樣，經歷了那麼多的變故。」

亞當啣嘆了一聲。

「既然艾連今天晚上也許可以到了，你中午再去會潔地，不是很不好嗎？」

「可是我答應過潔地——」

我拍拍他的肩膀說：「我替你去送行，和她說個明白。」

「謝謝你，斯提芬」，他感激地說。過了一回，又問道：「我怎麼跟艾連說呢？」

「和艾連說？不！別告訴她！別露了一點風聲！」

「那不是不忠實嗎？」

「你聽我說，對於這些事情，女人們是不願意聽老實話的。要是她起了疑心，你得矢口否認，知道了麼？」

「可是——」

「不要可是了，假如你想和艾連好好地活下去，你得學會說謊。」

亞當吃驚地看着我，像一個童子軍發現了他底教師在賭光。

飛機場上正括着風，天氣却特別暖和。潔地的皮大衣掛在手上，一陣風來，將她的衣服吹貼在身上，顯出誘人

的曲線。「哈囉，斯提芬」她笑着打招呼道：「荷馬呢？」

「他要離開你了，他的太太馬上便要回華盛頓來。」

「他將我們的事情告訴你了？」

「是的。」

「所有發生過的事情？」

「是的。」

她不再笑了，「斯提芬，你以為我是在和他尋開心是吧？告訴你，我沒有引誘他。」

你忘記了，他還有太太女兒，而且，還有人工受孕呢。」

「去你的人工受孕！」她的臉上有一種奇怪的表情，這種表情你可以在某些牧師的臉上，納粹黨徒和瘋人們的片上看到，那是狂熱的，然而可怕的。

揚聲筒在報導飛機啓航，我說：「潔地，再會了，老實說，你不會成功的。」

「不會？你試着阻止我吧！斯提芬，你不能够拗背上帝的意旨的！」

機場上人群們的眼光，都讓潔地吸引了去。我知道他們在轉的什麼念頭，不過就我來說，潔地只教我發抖。有時候你以為很清楚了解的，却反而摸不清他的心底深處，潔地不是我一個人可以對付得了的，回旅館的路上，我便順路先到聯邦調查局去了一次。

(七)

艾連第二天便來了。我已經記不起艾連却是那麼健康而漂亮，亞當也似乎特別高興。我整天跟着他們腳後，生怕亞當不小心，洩露了秘密。

一切都過得很好，只是老看着亞當夫婦牽着手，像一對密月中的情侶，使我份外覺得孤寂。星期天早上，我讀

了珍來照顧他們，自己便坐飛機上紐約去了。

家庭的溫暖，使我將華盛頓全拋在腦後。到家的時候，瑪琪穿著一套新衣服，頭髮剛從美容院裡整飾過，香水也噴得特別誘人，「不，今天晚上我們就留在家裡，不要出去。」我說。

她吻了我，說道：「自然不出去，我約了馬利亞和湯蓀來玩橋牌。」她又給了我一個長吻，像在試試看我有沒有喝過酒。「在華盛頓玩得够舒服了吧？」

「玩？不！頭痛死了。」

「和潔地露比在一起，還不好玩嗎？」

「潔地！我和她怎麼了？」

「沒有什麼，只是在新聞記事報上看到你和她的照片，你的臂膀正圍着她，我想你一定玩得很痛快。」

這便算是替社會服務的報酬！可是對於這些事你總不能認真，你越否認便越是洗脫不清，我說：「誰教你看這種黃色小報！」

瑪琪又吻了我，說道：「說吧，什麼事了？」我將亞當和潔地的事情告訴了她，「要是那個女的搶走了亞當，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怎麼辦呢？」

「她不會的，艾蓮現在和亞當在一起了，他們過得很快樂。」

「那樣也好不了多少。」這倒是一個奇怪的看法。我問道：「老實說，你真的想生小孩？」

「也許」，她說道。這等於承認了，我覺得像是一個被遺棄了的情人，我知道任何一個丈夫，當他的太太開始鬧着要接受人工受孕的時候，都會有這種心情的。這種心情似乎不可理解，然而和亞當的需要潔地，瑪琪的想生小孩一樣，大概都是人類的天性。

馬利亞和湯蓀飄然地攪着手進來，湯蓀的眼睛離不開馬利亞，馬利亞的肩膀偎倚着湯蓀。醫生們鬧戀愛真難於想像，他們怎麼能够將人類解剖學和情欲調和起來的呢？

我們一邊玩牌一邊聊天，話題自然轉到人工受孕，湯蓀沒有說上幾句，他似乎為另一種思潮苦惱着。

最後他開口了，「我不相信人類就會這樣絕了種，我覺得還有辦法。」

「因為有了亞當的緣故？」瑪琪問。

「也許是，至少他可以擔任發動的工作。」

「以後呢？」

「嗯」，湯蓀遲疑地解釋道：「我正在做一個實驗，我不相信男人們的精蟲已經全部死去，我想它們大概是受了傷害，暫時失去了活動能力。如果我的假定能够成立，問題只是如何解救它們，我已經配了一種藥方——」

「又一個走方郎中！」我揀嘴道。

「大部分是海草，主要是靠裡邊的碘質。」湯蓀不理會我，繼續說道。

「有意思得很」，馬利亞說：「為什麼不試用呢？」

「我正在找人試哩。斯提芬，你也服點看好嗎？醫院裡許多同事都在服用。」

「不！」我說：「我不是試驗品。」

「瑪琪看着我說，「你試試看，至少你可以替人類盡一點力。」

「世界上的生理學家醫藥學家和內分泌學家一定也在研究這個問題，等他們試驗成功，我才放心服用。現在嗎，我還不願意充滿一肚皮海草。」

「假如你願意我便送你一瓶藥水，每次服四十滴，醫院的同事們吃了都沒有副作用。雖然也得不到什麼效果。」

「他不是不願意用，」瑪琪說：「他是不願意生小孩。」

我沒有和她爭辯，爭辯有什麼用呢？瑪琪有一付好記性，她可以將多少年前的事拿來作證，無論怎麼樣，你總歸說不過她。

我將亞當的健康情形向他們說了，只提到一點潔地的事。他們都覺得亞當已經慢慢復原了，還答應到華盛頓去

赫亞當檢查。

九點鐘我們開了收音機，倫敦播來了消息，英國外交部說外蒙古發現了兩個有生殖能力的男性。他們都是礦工，像亞當一樣，密士失必爆炸那天在礦坑裡工作。他們是幾個月前便被發覺了的，不過鐵幕將消息封鎖起來了。

「會不會是真的？」湯孫問。

「不大可能」，我說：「大概是有這麼一種謠言，英國外交部故意發佈了，試探蘇聯的反應。」

「要是真的，對重育會有什麼影響？」瑪琪在擔心我的官職。

「那馬上便要來一個生產競賽了，大家一定會催着利用亞當先生，幸而他已經好了。」

「據我所知，蒙古人和亞當的生殖能力，大概是三與一之比」。湯孫說。

「要是我們的實驗成功了——你知道，我們正在設法使用單一精虫受孕」，馬利亞說：「我們便可以追得上他們。不過他們在這方面的成就和我們大概差不多，他們有兩個人我們却只有一個，而且他們女人又多，我們是註定要失敗的了。」

我說要是雙方合作研究，那麼人類一定可以挽救了。馬利亞說這不可能，因為她的研究是被列為軍事秘密的，俄國入大概也是這樣。

電話鈴響了，是珍從華盛頓打來的。她說外蒙古的消息將重育會鬧翻了，潘佛利和蓋布門到處在找我，要我立即回華盛頓去。明天早上十點鐘和國務院開緊急會議，十二點計劃小組集會，中午潘佛利主任要到白宮報告。

「那末這個消息是真的嗎？」我問道。

「不知道，可是國會總要追問的，他們都很擔心。」

「告訴他們我在和醫藥顧問商談亞當的健康問題，過幾天我會將他們的建議送過去。」

馬利亞和湯孫深夜一時才告辭，史密士樂陶從來不會像當那樣令人陶醉。

早上醒來，雨點夾着冰雹正敲打窗戶，我下了決心，管它重育會蒙古人這一套，今天總得在床上躺個一整天。

是那一天天才說的，「早眠早起，長壽致富。」這句話，支配了我們的一生，每天早上將我們像畜獸一樣從熱烘烘的被窩裡趕起來。其實，早上辦公室裡第一個簽到的是誰——小書記還是總經理？這位先生要是還在人世，廣告公司大可以請他幫忙。

中午的時候，我開了電視機，出現在銀幕上眼光正盯着我的，不是別人，却是女參議員菲諾得。她正在參議院會場裡發言。我聽到的第一句話便是對重育會的腐敗和無能底責難。

「現在我們已經面臨一個最迫切的危機」，她說：「報上說外蒙古已經發現了兩個可以傳種的男人，」我不反對俄國人傳種他們的後代，不過諸位試想，將來世界上充滿了共產黨，會是一種什麼情況？」

她得意地停頓了一會，讓這句話在聽眾的心上留下印象，然後說：「我們最主要的資源只是一個人——亞當先生，可是政府對亞當先生已經做了些什麼事呢？」

「政府顯然不會注意到，我們的人口在一天天地死亡，新生的嬰孩始終沒有——至少在美國是如此，我不知道蘇聯已經製造了多少。重育會以如此龐大的機構，無限制的財源和人力，到今天不但不會給我們生下一個小公民，連如何利用亞當的計劃也未見確定。」

不但如此，參議員諾得說下去，政府還任由亞當先生和女人們往來；她自己便親眼看見亞當先生和一位聲名狼藉的好萊塢女明星在夜總會裡飲酒作樂。而且，她還從軍事機關得來情報，亞當先生目前便和另外一個女人住在一起，她說她被迫宣佈這些秘密，覺得很為痛心，她個人不願意干預亞當先生的私事，不過這件事情關係整個國家，尤其是女同胞的前途，因此她不忍見政府這班腐化的一群，危害了民族大計。

「斯提芬，這可糟了」，瑪琪說。

「不，好得很，等大家知道和亞當同居的女人便是他的太太的時候，你看她的。」

參議員還告訴我們，重育會簡直是一場糊塗，讓亞當先生花了納稅人的錢和女人廝混，她提起了一個叫作潔地露比的女人。

「她在妒忌了，我再也會投票選她」，瑪琪說。

「在她那一州，男人遠比女人爲多，不然她早就選不上了」，我提醒她。菲諾得開始將台光夜總會的面面一一指出，我才知道亞當的行動是有人跟蹤着的，不用說，一定是費立斯上校的傑作。

電視機的鏡頭移向整個參議院會場，報告員的聲音在說：「在參議員菲諾得發言以前，會場大部分是空着的，現在已經擠滿了聽衆了。」從會場後面的人堆裡，還站著好些衆議員，大概這算是那天國會裡最精彩的節目了。報告員說參議員福洛翰繼續發言，福洛翰的臉孔馬上出現在銀幔上，雙腿下垂，像一匹疲極了的獵狗。他開始說參議員菲諾得的消息是一個極重要的揭露，雖然事非偶然，「這是對我們民主制度的嚴重打擊，自由企業以後將何由生存呢？要是將來沒有小學生，我們怎麼可以鼓勵小學生們上進，說他們有希望做大總統呢？」他提議參議院應該組成一個調查委員會的委員會，以菲諾得爲主席，進行整肅。

參議員菲諾得重新出現，她說解除國防部看管亞當先生的責任，是一個大錯誤，重育會一定潛伏着某些國家的第五縱隊，在進行破壞工作。

我關上電視機，跳下床來。「你要到那裡去？」瑪琪問。

「到邁阿密避寒去，我辭職不幹了。」

「不」，瑪琪說：「你不能够讓那班政客將你攆走。馬利亞湯森和亞當都需要你幫忙，你不能够將亞當送上他們的虎口。」

電話鈴響了，瑪琪接過來，說蓋布門找我。

「說我不在家，說我中風了。」

瑪琪對着話機，甜蜜地說：「斯提芬教我告訴你，說他不在家，他中風了。」我只好接過聽筒，說道：「尼特，我不幹了。」

「哦，你也得了消息」，蓋布門說：「你現在可不能走，你不幹我們便完蛋了。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我們得立刻發表公報。那個和亞當住在一起的女人是誰？」

「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我可以聽到蓋布門如釋重負的嘆息，「好得很，可是那位潔地露比呢？」

「他的朋友」，我扯了個謊：「他們是考古學的同好。」

「即使這是真的，我們也不能提。我們就簡單說，亞當和亞當夫人業已團聚，這便足以獲得社會上的同情了。可是潔地露比怎麼辦呢？」

「用不着發愁」，我說：「她的電影場知道這會影響她的賣座力，也不願意張揚。」

「那便一切平靜，過兩天便沒有事了。不過你最好還是馬上回來。」

我忽然懷念起艾連亞當和珍，不知道亞當有沒有將潔地露比的事情告訴艾連，菲諾得的攻擊對他們發生什麼影響？

「好的」，我說：「我馬上到飛機場趕第一班飛機來。」瑪琪替我打好領結，說道：「你試試湯森的藥水好不好？我真想替你生個小孩。」

「你的唯一辦法是找亞當去，除非蘇聯答應將那兩個蒙古人讓我們分潤。」我說。

飛機上的隣座是一位叫做福蘭門的房產經紀商。我們談到當前的時事，他訴苦道，戰時開了那麼多年的房荒，好容易現在建築材料可以買得到了，建築師也絞盡腦汁想出種種設計的時候，却偏又沒有人願意蓋房子了。「蓋房子大多是爲了子孫，既然大家都生不了孩子，誰也不願意花這筆錢，我真不懂政府爲什麼不趕快讓亞當先生獻獻身手。」

我說亞當像是一口油井，假如開始不控制住，噴了不久便會枯竭了的。現在科學家們正在研究改良人工受孕的辦法，成功以後，效率便可以提高許多。

福爾門說也許這是對的，要是他開的是汽車行，洗衣作或者是藥材店，他便不會那般焦急了。現在房產買賣差不多全告停頓，大家都知道出不了兩代，高樓大廈也免不了變爲蛇窟鼠窠，「要是事態沒有好轉，下一次選舉便沒有一個做生意的會投政府的票了。」

「有什麼分別？」我問道：「無論民主黨共和黨都會絕了種的。」

福爾門打量了我一會，說道：「你在政府裡工作嗎？」

「是，短期的工作。」

「認識重育會的人嗎？」

「嗯，嗯。」

「告訴他們大家都等煩了。就拿我的女兒說吧，她在大學裡念家政，她才光火哩！」

七十分鐘內，我聽到許多自從「人類絕種日」以來所發生的事情。例如，同居的男女儘管多，結婚的人可越來越少；玩具製造商一批批的倒閉；好萊塢電影檢查處禁止了在影片裡提及做母親和生小孩，爲了免得過於刺傷觀眾的情感；小學教師們成立聯盟，準備集體轉業；哈佛大學花了幾百萬美金，將現代人類的知識彙編了，刊印在不會毀滅的紙張上，密封起來埋在地下，誰說得準呢，萬一人工受孕失敗了，根據達爾文的學說，人類還希望可以從別的下等動物演變而成，這便算是留給他們的遺產。唯一生意興隆的似乎只有忤作和殯儀館。

到華盛頓，報紙上的大標題是：「亞當夫婦團聚」，看來蓋布門又表演了精采的一手。

旅館房門是反鎖着的，我按了電鈴，珍伸出頭來張望了一下，才將扣着門的鐵鏈拉開了。

「幹什麼？」

「記者們成群的來了。」

「你讓他們進來嗎？」

「自然，不過只許拍照不許訪問，我告訴他們，要等你或者蓋布門來了，才可以發表聲明。」

「拍些什麼照片？」

「家庭照片，一張是亞當夫婦在廚房裡洗碗碟，另外還有他們在看書玩牌的。」

我吻了珍的面頰，說：「你真聰明，從今天起，你升了三級。艾連怎麼樣？」

「好極了」，珍說：「她叫亞當不要管別人的閑話，他們現在正在廚房裡。」

他們正在旅館大房間所附設着的小廚房裡喝酒。亞當緊緊地握着杯子，像是怕它會跳了出來似的，緊張得像一根繃足了了的弦線。艾連却很輕鬆愉快，她穿着一套剛漿熨過的棉布衣服，活像雜誌廣告上拿着真空除塵器的標準太太。

「哈囉。斯提芬」，亞當說，眼睛却瞪在地上。

「斯提芬」，艾連說：「我正在勒荷馬不要擔憂，所有偉大人物都免不了受人誹謗。這是有政治作用的，對嗎？」

「對」，我懷疑在那双深沉的灰色眼睛後面，她究竟在想些什麼。

亞當擡起頭來，嚕動着嘴唇想開始說話，突然又停下了，喝了一大口酒，我知道他正在給一種懊悔怨咎和恐懼的心情所困擾着。「天！」他終於說道：「我真希望我能够和普通一樣。」

「普通人却都希望能够像你一樣呢，」我說。

「我想和斯提芬單獨說幾句話，你不介意嗎？荷馬。」珍說。

「不，不。」亞當答道，馬上便走開了，我從來不曾見過他行動得那麼迅速。

艾連攪動了一下酒杯裡的水塊，掀起一根香煙，放平了眼睛看了我好幾秒鐘，每當瑪琪用這樣的眼光打量我的時候，總是有什麼嚴重的事情要發生的。「總算運氣好，我能够在國會發動攻擊以前趕來陪着他」，她問道：「潔地露比的事是不是你安排好的計劃？」

「你以爲我是什麼人了，艾連？」

「如果你故意唆引荷馬和那個女人來往，以便將來可以乖乖地帶他上屠場去，那我並不覺得奇怪。」

「你知道荷馬和潔地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嗎？」

「自然知道。我精潔地有計劃地引誘荷馬和她發生曖昧。」艾連鎮靜地說。

「是何馬告訴你的嗎？」

「不，即使他打算告訴我，我也不會讓他開口的，因為這樣一來，我便不得不離開他了。而這却是我所不願意做的。可憐的荷馬，他是那麼老實，他扯謊的時候，你反會替他難過。女人們對這類事情特別敏感，你騙不過她們，只是她們太軟弱了，不敢正視現實的問題。」

她臉上的肌肉還是緊繃着，眼睛却忽然潮潤了。「我愛荷馬，我是永遠愛他的，因此我不能示弱。」

「我很同情你的看法，」我說：「可是目前的情形……」

「又是國民天職那一套吧！我既不願意荷馬和潔地發生關係，也不願意讓他禁上千萬的女人施行人工受孕。你有沒有試過站在我的立場考慮這件事？」

我低下了頭。

「起先我實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只曉得哭泣，後來我想了許多計劃，我想到法院起訴，甚至計劃要將荷馬搶回來。不過我知道人家不會同情我的，他們會說我自私。」

我想到艾連可能給予我們的阻力，「現在呢？」

「我是沒有力量反對人工受孕的，我只希望能夠維持亞當的愛情。我不怕他對全世界的女人服務，就怕他單獨地和一個女人往來。」

「我想你是聰明的。」

「你會幫助我的吧，斯提芬。」

「當然」，我答道：「以後你可以相信我會好好地照顧荷馬了。我承認他們開始往來的時候，我覺得讓一個漂

亮的女明星和他在一起玩也許可以將他的自卑情緒治好，却不料竟弄到如此地步。

「我可以留在這裡嗎？」

「只要醫生同意，你儘可以住下來。」我應允了她。

這個許諾我可沒法保持。幾天以後，參議員菲諾得的攻擊逐漸消褪，然而另一種流言却在耳語間慢慢地遍佈全國。

它侵入了社交場所，打進了報紙雜誌。華盛頓明星晚報領頭發表了一篇嚴正的社論，開始它說到明星晚報的立場一向是維護婚姻和家庭制度的。不過近來接到許多讀者的來信，因此覺得有將大部份讀者的意見反映於社論的必要。社論跟着小心地提到戰時政府對重要戰略物資管制的嚴厲，追溯到製造原子彈時候對於鈾礦保護的適密；今天亞當先生的價值遠比原子彈為重要，而亞當先生也遠較鈾礦為稀貴。

然後輕描淡寫地問了那麼一句：政府容許亞當夫婦同居，是否對下一代國民盡了應盡的職責呢？在目前危急情況之下，國家的利益應該放在家庭與婚姻之上。

第二天，華盛頓時代呼聲報出現了一篇社論，題目是：「這算不算賣國？」

時代呼聲報說，不管荷馬亞當和潔地露比發生了什麼關係，不管亞當夫婦同居是不是合理，任何一種情況的發生，都顯出了政府的疏忽無能，可能是一種有計劃的賣國行動。

莫斯科對那兩個具有生殖能力的蒙古人底存在，始終未加否認，那末是不是表示共黨匪諜已經滲透到重育會的上層份子裡去呢？如果蘇聯想消滅我們的種族，還有什麼辦法比較將亞當先生破壞了更有效呢？

答案是簡單的，只有將亞當先生加以嚴密的軍事管理，同時及早發動一個對蘇聯的預防性戰爭，才可以免除亡國滅種的危機。

下一天便是星期四，各地報紙滿載着讀者來書，大部份出自女人的手筆，對亞當夫人表示抗議，國會裡也充滿了同樣的郵件。

這些消息自然亞當夫婦都知道了，那天我藉口要帶他們呼吸新鮮空氣，將他們趕開收音機旁邊，陪着到凡蒙山莊玩去。晚上回來，珍從辦公室來了電話。「我找了你一整天了」，珍說：「大事不好，大家都將你當作鎗靶，在盡力攻擊，他們都說你應該負責。」

「是我在負責？」我說：「……」

「他們在鑽謀你的位置哩」，珍警告我。

「讓他們來好了，讓那班——」，我停住了，發覺艾連正在我的肩旁。

「潘佛利主任剛才送來一份十萬火急的備忘錄，要你務必參加明天上午十點鐘召開的計劃小組會議。」

「好的，我一定去。」

第二天早上的計劃小組會議，像是一個發現全部現款被出納虧空了以後召開的銀行董事會，而我便是那個出納。蓋布門和克勒斯遠遠的避開我，潘佛利那鬆弛了的臉龐漲得紫紅，瞪視着我。「真高興你能够來開會，史密士先生」，他說：「用不着說，你也該知道局勢已經很危急了。」

坐在靠牆牆邊的一排椅上，像有保姆照顧着的小孩在看街頭頑童們在打架那麼樣，顯得溫文有禮的是國務院，國防部，內政部，衛生署和國家研究院的聯絡官，最偏僻的一角坐着總統秘書丹尼·威廉士，以前合衆社駐華盛頓記者。我朝他那邊看的時候，他對我霎了霎眼。大家都在看我，我沒有說話。

「我們本來對你非常信任」，潘佛利說：「可是現在我們都覺得讓你出賣了，你聽到了嗎？史密士先生——出賣了！」

「我不懂為什麼讓亞當和他的太太住在一起會這樣了不得」，我說：「你讓我負責將亞當的身體弄好，以便進行人工受孕，這便是我將亞當太太接來的目的。要是你們任何一位有比較好的辦法，我絕不戀棧。」

克勒斯的眼裡又充滿着那種我以前見過的光輝了。「這正是我一貫的主張」，他說：「管理亞當先生不是任何一個人可以做得好的工作，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組織，我已經擬了一個組織草案。」

在沒有人來得及阻止他以前，他已經跳了起來，展開一張六呎長的圖表，說道：「諸位可以看到，新組織除了上面的史密士先生和下面生產股以外，大體上沒有什麼更動。主管亞當先生的委員會重新成立，不過組織要擴大了，加入國務院的代表。費立斯上校，你同意嗎？」

費立斯上校正交着臂，斜靠着座椅，欣賞這個場面。這時筆直地站起來，說道：「國防部完全同意。國防部最關注的無過於亞當先生的安全。用不着我說，諸位應該知道，假如亞當先生仍然由國防部負責看管，這些事情都不可能發生。」

「我已經顧慮到這點了」，克勒斯說：「就在這裡」。他指着表格下面的許多小方框，「等一會我便說到它們了，首先，我們討論史密士先生的問題，你不介意嗎，史密士先生？」

「我不反對。」

「好的，史密士先生還是做主任的特別助理，不過職務上有一點變動了，負責亞當委員會和生產股的聯絡工作，在他的下面要添許多助手，分別管理亞當先生的安全，膳宿，娛樂，健康等事務。」

「佩西，這很不錯」，潘佛利說。

「不過是一個簡單的改組問題，每一個政府機關都要經過這一個步驟的。」克勒斯說。

「你以為這樣做便可以停止別人的攻擊了嗎？」潘佛利看着蓋布門，問道。

「應該可以對付過去了」，蓋布門說：「只要將亞當和他的太太分開。」

威廉士一直沒有說話，這時可開口了。「我們暫時不管這些圖表，趕快將亞當行動起來，不更好嗎？」

「自然，這正是我們的目的」，潘佛利說：「我們的會訓便是生育，生育，再生育！」

「斯提芬」，威廉士問我：「你以為亞當可以馬上開始工作了嗎？」

「差不多，不過日期得由醫生決定。」

「人工受孕開始以後，攻擊便會停止了嗎？」潘佛利問。

「當然」，蓋布門說：「只要像我說的那樣，先將亞當太太弄走。」

「總統的意旨也是如此」，威廉士說：「假如亞當的健康情況許可，人工受孕便應該馬上進行。我覺得無論就政治上或是亞當的健康上看，都有暫時將亞當和太太暫時分開的必要，改組一事却可暫時不談。」

這自然成爲定案。克勒斯像一個才驕別人指出他的永動機不會成功的發明家，沮喪地捲起他的圖表。費立斯上校低聲地在咒罵。我說如果醫生同意，下星期一便可以開始人工受孕。

到旅館，艾連正啜泣着，在收拾行李，一面用手背揩擦掉不斷地流下的眼淚。「你用不着趕我走，昨天晚上聽着你的電話，我便知道再也留不下去。他們怎麼決定了？」

「他們決定了馬上開始人工受孕，還說最好你和荷馬能够暫時分開。無論如何，留在這裡會使你很窘困的，不是嗎，艾連？」

「不會的」，她小聲地說：「我不會覺得難過的。」

「你一定會的」，我說，盡力使我的聲調顯得堅定：「而且不過是短期的分別，等人工受孕上軌道以後，你們便可以重聚了。」

「我希望我也能够這樣想。」

「爲什麼不呢？」

她站起來，謹慎怒噙和着眼淚，「是那個女人——潔地，她又在這他了！」

「又追他？」

「她今天早上從洛杉磯打了電話來，她要些什麼呢？她爲什麼不肯放過他？」

「她要些什麼？她要生小孩！」

「不，斯提芬，不止這樣。我怕！」

想起潔地臉上飛機前的臉色，我也有點慌了，「不要擔憂，我會好好地看看荷馬的，你和他談過沒有？」

「沒有，電話來的時候，我正和他在一起。他接過電話以後，我問他是誰，他才告訴我。」

「他和他怎麼說的？」

「他只是一連串好好地答應着，他知道我在旁邊。」

「他現在在那裡？」

「在廚房裡。」

亞當正在廚房裡對着一瓶牛奶出神。我告訴他上午計劃小組會議的結果，他聽了漠不關心，我說：「潔地打電話來了？」

「是，斯提芬，我忘不了她。」

我說：「艾連是真正愛你的人，她忍受了一切，始終不會埋怨一句，你不應該對不起她。」

「我知道，可是我控制不了我的思想。」

我告訴他明天體格檢查，下星期一便開始人工受孕，他的臉色還是那麼平靜。

我們送艾連上車站，夫妻們叮嚀咐過後，艾連緊抱着亞當，頻頻印上深吻，我了解艾連這時候的心情，她大概以爲從此便再也看不到亞當了。

回到旅館，我便和湯森醫生通電話，他答應明天來替亞當檢查，而且還會帶來意外的賓客。

我和亞當無聊地玩牌，打發睡不着的時光。十二點的無線電新聞報告人工受孕可望於下星期一一開始，至於「第一個重新舉着人類旗幟前進的母親」是誰，目前還沒有決定。

（未完待續）

註三：阿茲特爲公元八世紀時居住於墨西哥之民族



成敗之間——橋牌雜話之十

學步

這是一件常被橋界人士提起的事，在橋牌比賽時往往會發生一種令人迷惑的情況：莊家在不知不覺中自動地走向失敗的歧途上去，他的敵方居然會以出人意表的手法把他拉回來，使那已有漏洞的合約復歸於成功。還有簡直不可能是真的，但事實上却有那回事：常常敵方送給了莊家成功的機會，他自己竟又自甘失敗似地把一個已可完成的合約再輕易地斷送於破滅。

在下面這局牌例裡，莊家的打法，實有令人不免懷疑之處。東西兩家「已成局」，西家發的牌：

桃AJ3
心76
方QJ9832
梅A5

西家第一張打出方A，被夢家所「力奪」。莊家接下去自夢家打出心J，失落在西家心K手裡。西家改由黑桃一線進兵，打出桃10。夢家桃K被頂出落入東家桃A的陷

桃KQ42
心JW98
方——
梅KQJ109
北
東
南
桃9765
心AQ542
方K
梅876

桃108
心K3
方A107654
梅432

西 北 東 南
3 1 1 1
方 心 梅 方
3 3 1 4
心 心 心 心

西 北 東 南
1 1 1 4
方 心 桃 心

穿。東家回敬一張桃3。莊家自手裡抽出桃9，未及放下，却又收轉回去，沉思了一忽，敏感地想到桃J大約原也在西家手裡，他第一次的打出桃10來，是存心在造成莊家的錯覺；於是掉轉頭改出桃7，黑桃就這樣多出一付失牌，合約也就垮在這裡。

西家第一付之打出桃10，實在太欠考慮了，如果出的是桃8，南家將連做合約的機會也沒有。以下一局牌裡，西家用盡心機以盡防守之責；雖然如此，他終於放給了莊家一條成功的生路。可是莊家竟然又放棄了這個盡得的機會而自陷於失敗。

西家發牌，情況如下：

桃QJ10376
心42
方Q753
梅

桃954
心65
方65432
梅K109
北
西
南
桃AK3
心KQJ987
方10
梅A42

桃2
心A103
方AKJ987
梅J86

西家以方K出手，拖出東南二家Q10兩張大牌。第二張續打一張方塊小7，盼望他的伙伴能有一張心9用來力奪，「逼擊」出莊家一張大王牌，他自己手裡的王牌10就可有得牌的機會了；但是西家用盡力氣也祇能以心4力奪，南家雖然輕巧地用一張小王牌「超力奪」贏了這付牌，却因此種下了禍根——南家打出心Q抽王牌，西家用心A取得後改守第二道防線，打出單張黑桃，把次一個希望寄托在東家握有黑桃A的可能上，冀能得到力奪一付黑桃的機會。

由於敵方上來攻擊的錯誤，莊家原已勝利在握；可是一個不小心，就仍舊陷入失敗的泥淖，終於他在每門牌上都將發生一付損失。他嚐試着用打出所有剩餘的王牌然後用第三張黑桃送往東家的辦法，來挽救這個危局；東家却乖覺地祇保留兩張梅花，用反擊一張黑桃的手法攻垮這個合約。

莊家所以終於落得這樣一個無可補救的局面，實種因於第二付牌時超力奪那付方塊一著之差；他應該鑿出一張黑桃，以便築成一條「排擠」(Queens)的道路。敵方當然不會主動打出梅花，就可以預期達到以下的尾局形勢：

桃9——
心方6K10
梅北東
——西南
——7——
桃心方梅A42

桃心方梅——
——A36
——J36

西家之握有方塊大牌正同於東家之握有黑桃大牌都是瞭如指掌的事實。照上面的形勢，當莊家打出最後一張王牌7時，西家小梅花必將被擠掉一張，北家墊去方6，東家也祇好墊下一張梅花；這樣，莊家就可以在梅花上唾手取得三付牌了。

所堪惋惜的是敵方第二付牌雖然打出了方塊莊家仍然沒有做成他的合約。唯有抓住那個千載一時的機會，「故讓」一付，根據這根線索，計算一下運用「排擠法」的可能，按步做下去，才能得到成功。

西家縱便幫了莊家一次忙，送過去這樣一個難得的機會，他的打法仍是無可非議的。

下局牌裡莊家兩次自陷於失敗，敵方也兩次把他挽救起來：南家發牌，東西「已成局」。

9 自勝過用5多多。

再回過頭來說實際打法：南家第四付續以心Q抽王牌，接下去是10和9，於是王牌抽完牌也打到夢家了。當南家打出心10時，西家應該用J及時打上把牌逼到夢家，造成在東家仍然保留一張王牌的情勢下莊家不得不暫時放棄抽王牌而去打一付必要的方塊「巧取」。當那個緊要關頭，西家居然忘了這個狠着不使，眼睜睜看莊家去抽完王牌。

到了這個階段，南家竟又冒犯另一個錯誤，從桌上打出方Q！東家倒也很老實地用方K打上，拱手送他成功。東家應該放走這個Q，再下夫莊家就祇得在下一圈用方10打回手上，桌上已再沒有橋基存在，也就無以再圖「巧取」，東家均方K之爭得一付牌，自滿必然的結果。莊家若以方9代替方Q最先打出，以後的險象就不會發生了。

在一次比賽裡有一局牌，所有的莊家都做成了三個無王合約，我們原作者目稱「桌上則莊家一失手已把合約斷送掉，後來靠著敵方幫忙，又復歸於成功。同時我不由想到其他桌上可能也有不謀而合的情形發生。」

桃832
心方9732
梅AJ10
——AK96

拾穗

桃432
心A842
方Q942
梅J5
北東
——南
桃7
心KQ1095
方AJ106
梅AKQ

桃AK986
心J763
方——
梅10987

南
1 心
3 方
6 心
—— 1 桃
—— 3 桃
—— 4 心
—— 4 桃

西家第一二付連續打出兩付黑桃，被南家用心5力奪了第二付。莊家用最安全的方法抽王牌，於第三付時打出心K，藉以防止外在四張王牌集中於敵方中的一家，以便安排下「巧取」陣勢擒獲心J。

祇要略為想一想，南家就應該顧慮到西家之握有整個四張外在王牌的可能！那麼，他第二付力奪黑桃時如果用

桃J10
心A54
方KQ8765
梅J2
北東
——南
桃AK4
心KQ6
方43
梅Q8743

桃Q9765
心J108
方92
梅A105

南
1 梅
—— 1 方
—— 無王3
—— 1 方
—— 無王3

我坐在西方，第一張打出黑桃5，為夢家桃10所得。莊家用紅心上手後，對止桌上方K打出一張小方塊，東家伸手用方A贏去。隨即攻出另一張黑桃，莊家獲得這付牌後再打一張方塊用夢家方Q取得，更送出一付，就打通了這一組牌，完成了他的合約。

「我真抱歉」東家對我說。

「沒有什麼」我說「不要讓這點小錯擾亂了你。」

東家的錯誤在於她上來就以方A打倒方K，她設若聽任方K得牌，莊家就將因為桌上的橋基不夠，而無法利用他的長組方塊3，莊家的錯誤則由他的沒有運用先手後取

策：正確打法是在第二付時直接自桌上打出一張小方塊。

我還記得我同魯義斯，米確參加一個比賽時發生的一局敵方送給莊家成功。莊家仍然失敗的牌局：

這次比賽是老米慫恿我去參加的，比賽過程非常良好而令人欣悅，但是最後一局牌却置我們於不安。我們叫到「四枚黑桃——一個好合約（我支持的）。敵方上來就用AK和力奪取去了三付牌；最後老米打到方塊想在這一組上取得三付牌，當時分佈的情形是這樣：

J3

AQ108

老米有興趣而小心地研究這一個問題
976
• 思考！好一會，似有所決定了。

K542

他打出9點，西家2點，桌上8點，東家3點，他續打7點，西家4點，桌上10點，西家出手竟是一張J！

我同我的伙伴相對默然良久。『我弄糟了！』老米說
• 『我應當在第四圈用Q的，我應當要二付牌，並不是四付呀！』

摘譯自 Bridge Magazine Sept 1951

代新年頌辭

在這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度的新年，我們願做效國人的習慣，借第廿一期拾穗的一席之地，向讀者們道一聲「恭喜」！新年照例應該換上新裝，我們也應該檢討自己，將那些陳舊的，發霉的，不合理的一切束諸高閣，在讀者們的面前呈顯出一冊嶄新面目的拾穗。可是理想和現實總是背道而馳的，我們總是在人力物力的双重限制下，無法達到我們的理想，我們只好懷着抱歉的心情，讓它依然穿着半新不舊的衣服和讀者見面。我們唯一能向讀者表示的是我們確已盡過一番努力，並且我們一定要在繼續的改善中來完成我們的理想。我們更希望讀者們隨時向我們提出改善的意見。在這一年一度的新年中，我們能貢獻給讀者的禮物只是一顆真誠地希望讀者能從拾穗得到一點「實惠」的心，而讀者們能贈送給我們的最好禮物便是對拾穗的珍貴的批評和意見了。

讀者們一定可以發現目前的出版界似乎比去年多了一番蓬勃的氣象，在本省出版的書籍絡繹出現，新發行的雜誌也增加了不少。而其中更以介紹歐美學術的刊物底相繼問世，更使我們感到十分欣慰。顯然的，拾穗在二十一月以前首先以這一個宗旨在臺灣發刊以後，已經獲得廣大的同情與良好的反應了。

繙譯當然比不上創作，但是在目前中國的一片蕭條氣象中，介紹工作也似乎是亟不容緩的了。創作原是學習和經驗的結晶，在一切根基都顯得貧瘠的中國，想從學習和經驗中獲得創作又是談何容易。中國的文字本來就是最難學的一種，又何況我們從求學的開始就得同時學習兩種語言，等到我們能把這兩種語言同時融會貫通，可以用外國文來學習，用本國文字來表達時，大部份人都已浪費了一生最珍貴的時間，這又何等重大的精力上的浪費。那末我們與其這樣一代又一代的集體浪費，為什麼我們不多做一點繙譯介紹的工作，讓國人能用自己的語文來學習，用自己的語文來表達呢，如果有一天我們能讀到任何一本我們希望學習的各國名著的中文譯本時（不論是科學或是文藝），我們相信這才是真正創作的開始。這才是真正中國文化復興的開始！

編輯室



行金五金成瑞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富野街民權里32號

五金工具

機械器材

電氣材料

水道用具

電話：三七九二號

我們以這樣一本渺小的拾穗，來講這一大套輝煌的理論，似乎也太過份了，但我們却能剖肝瀝膽地向讀者表明；雖然我們只有很小的力量，可是我們却願在這件偉大的文化工作中作一名衝鋒陷陣的小卒。

最後，我們願在這兒寫下一句拾穗進入新年後的新願望：「我們希望拾穗能使讀者得到更多有益的實惠！」

拾穗出版社業務部啓事

一、利用剩撥備金訂掛拾穗內郵局轉帳手續較繁，所以第一次寄出本刊不免要延誤幾天請訂閱讀者原諒，以後即可準時發出。

二、訂戶如須更改地址請於二十五日以前通知，因為訂戶發書期間較早，通知太遲了，會來不及改正。

三、本社嘉義分社現已擴大為臺灣中部分社，尙希各中部經銷書局注意。

茂林行

MOWLIN ENGINEERING & TRADING CO. CORPORATION

台北市襄陽路十號一電話 6221

建設廳專營進出口登記：650號

台北市進出口業同業公會：248 號

總經理：

美國 U.S. RUBBER 廠 U.S. ROYAL 汽車

輪胎及各種橡膠製品

美國共和化學工廠 REPUBLIC CHEMICAL CORP.

丹麥博文造船及柴油機器公司

BURMEISTER & WAIN A/S COPENHAGEN:
SHIPBUILDERS & MANUFACTURERS OF DIESEL
ENGINES

日本三共製藥廠 SANKYO, LTD. — TOKYO

鉀、鈣及磷質肥料

出口：茶葉，香茅油，樟腦等本省土產

憑十二年之聲譽 保證品質高貴

★ BEST QUALITY ★

SMART
Shirt

司麥脫襯衫

新光標準內衣染織整理廠有限公司榮譽出品

三 一 三 五 話 電 號 四 二 一 路 陽 衡 市 北 台

訂閱 半年十八元 全年三十六元

本刊於民國三十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各縣市場經銷處

[illegible]

發行所	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
編輯者	勸進分會
印刷所	拾惠出版社
零售	每冊四元

拾穗月刊 第二十一期
四十一年元月一日出版

土木建築鐵工包辦業

協進營造廠

廠主兼經理：蔡旅濱

協理：蔡石根

廠址：高雄市前金區民生里中正二街一號

電話：三六二一號 四〇六三號

民航空運隊

臺南辦事處
臺南市忠義路壹號環島飛行
國際航線
便利穩妥
經濟省時

專營進出口貿易

臺灣億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IMPORTERS & EXPORTERS
EASTERN ZON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 LTD

97A, 1st Section, Chungking Road, South, Taipei

Tel. 5908 Cable: "EJUNG"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七號A

進

麵粉、五金、機器、
木材、紙漿、車船、
肥料、化工原料、
菜蔬、電氣材料、
橡膠製品等

IMPORTS

Wheat Flour, Metals,
Machines, Lumber,
Pulp, Vehicles &
Ships, Fertilizer,
Vegetable, Chemical
& Industrial Materials,
Electric Equipments,
Rubber Products, etc

口

出

手工產品
臺灣特產等

EXPORTS

Handicraft works
Formosa Native
Products, etc.

口

CHYUANFA PUBLIC WORKS

JAWCHING CHYUAN

木土建築 包辦業泉發營造廠
鐵工

趙清泉

電話 三九二七

高雄市新興區德望里民權二巷二二號

件具料料金
機工材材五
凍械道氣種
冷機水電各

順榮五金行
順德鐵工廠

高雄市塩埕區興華里新興街二七二號

(中央果菜市後)

電話 四〇二七號轉

拾穗

碾米 碾粉 飼料

德昌糧食工廠

店東 林慶同

高雄市鼓山區共生里151號

電話 二九〇八號

堂食 雅新 東廣

點心 早茶 粵菜 正宗

堂食美廉尙高一唯南臺

口路門西路正中市南台

號七四二話電

上海老大房

糖內果地土茶產食

酒安酥糖・三鮮肉餃
花色繁多不及細載
歡迎各合作社批發

異味鱸魚
良鄉吳子

大衆委託行

兼專營
製內衣託

信用卓著 大衆歡迎
歡迎委託 手續簡易
精製各式工作衫褲襯衫換領

號三一二路四福五市雄高·址地

文具用品 文用 紙類 紙學 營業種目

景昌文具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一三九號

(中國石油公司高雄供應站隔壁)

電話 三三七二號



電氣材料

批發零售

台光行

歡迎比較

歡迎詢購

響應政府

低物價政策

薄利多賣主義

義務為機關廠商調查電氣材料底價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三三號

電話：三六四四

拾穗

屏東縣東港漁會

導 指 股 濟 經

漁業登記
漁船出入港手續
漁業爭議調解
漁民教育

漁業用油類供給
漁業物資供給
棉紗釣鉤供給
漁業貸款
漁業經濟物資供給
漁類運銷

理事長 林庚甲	常務理事 林瑞羊	陳金順	林岐峯	張振根	何振祐	吳進丁	王海	李西炮	陳振祥	林安允	洪牛	周振賀	李天助	三三八號	三九號
---------	----------	-----	-----	-----	-----	-----	----	-----	-----	-----	----	-----	-----	------	-----

北聲照相館

藝術人像 攝影

裝璜燈光最稱理想
技術材料優秀第一

結婚照相備有禮服，團體外照油彩放大！

高雄百貨公司對面
高雄市五福四路 169 號
電話 三七五八號

營業項目

航輪遮帆 轎車椅套
吉普車蓬 各廠袋類
營業車帆 郵政包裹
帆布用具 加工修理
一應俱全

防水油漆施工

日興帆布工廠

王自興

高雄市新興區愛平里中山一路一八〇號

選辦各種紙張·油墨·印刷機械
材料·其他各種進出口業務

信昌進出口行

本行原名「信昌紙行」爰於
建設廳通令整理進出口業
後本行為擴展進出口業務配
合舉辦各種印刷機械印刷
材料以應業界需求起見特
將名稱改為信昌進出口行

臺北市歸綏街一六〇巷三號
電話：三七五四·四七九〇

營業

項 目	輕	煤	馬	塗	牛	各
	柴	新	料	車	棉	
	油	油	油	油	油	油

興發號

池銀顏東店

號一四里中新營左

承包一切木工業
傢具室內裝飾

工作精良

金波木工廠

信用卓著

地址：高雄市鼓山二路一〇一號

經理 陳金波

巨豐五金號

源記

股份有限

公司

台北市懷寧街十八號

電話 五二七九
電報 一〇六五

營業

船	工	機	銅
舶	礦	械	鐵
司	器	工	材
多	材	具	料
油	膠	石	紫
漆	帶	棉	黃
噴	角	紙	銅
漆	帶	柏	管

易貿出進

價	顧	誠	如	足	本
訂	客	歡	蒙	定	號
購	通	迎	賜	價	備
迅	函	外	顧	低	貨
速	詢	埠	竭	廉	充

專營

五金器材

恭賀

新禧

豐盛五金行

姚福祥 鞠躬

地址 高雄市塩埕區陸橋里建國
四路三六九號

拾穗

專營

五金器材

恭賀

新禧

協成五金行

郭榮煌 鞠躬

地址 高雄市塩埕區復華里五福
四路八四號

恭賀

商油礦

新禧

專營
各種油類
各種鐵桶

瑞昌行

地址：高雄市建國四路二九九號
電話：四四三二號

各種油類

恭賀新禧

進出口商

泰豐行

各種西藥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一五三號

電話：三三七四 • 四七八九

D. B. HANK & CO., LTD.

專營：進出口貿易

利漢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開封街一段二號

電話：六四一一—六四一四 EXT 19

電報掛號：DBHANK

恭賀



新禧

供應品質最佳

德士古牌各種滑機油

★真正老牌·名振寰球★

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代理處

專營礦油貿易商

大華行

TA HWA HANG

高雄市建國四路自一四九至一五一號

電報。六六三六號

電話。三九八八號

高雄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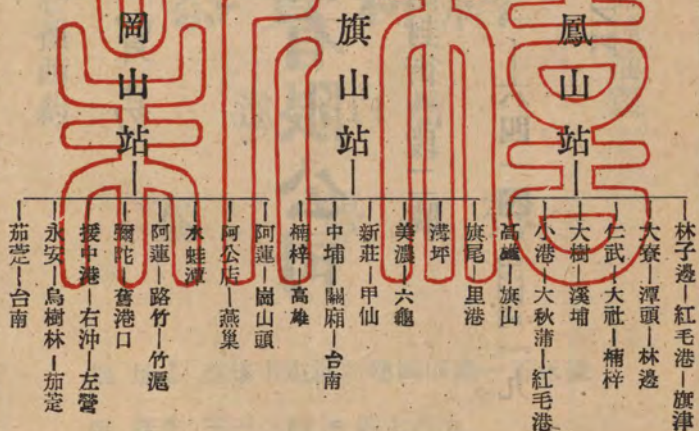
高雄縣鳳山鎮成功里中山路一三八號

董事長 林水金
常務董事 鄭阿金
經理 廖世深

電話
總公司 138號
旗山總站 53號
岡山總站 73號
高雄站 3542號

大型包車出租 { 阿公店水庫·崗山頭溫泉
遊覽地 { 碧翠岩(大社)·清水岩(潭頭)

行駛路線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經理商

興南行

林溪圳

總行：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60號

電話：5318・3579號

台北電報掛號：7115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經理商

明

華

礦

油

行

台北市長安西路六二號
（市政府斜對面）
電話：五一四九號轉

張大山

禧新賀恭

汽車運輸 小包車出租

泰

和

汽

車

行

經理 賴士生

台東縣中山里四一號
電話 台東十五號

汽車出租

大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四一五一號

禧新賀恭

營業處

大公路	大勇路	五福路	建國路	七賢路	鳳山	岡山	潮州
電話 三四五五號	電話 四一二〇號	電話 三八〇〇號	電話 三四一二號	電話 三八二二號	電話 二一四號		

請看警民之間權威刊物

警民導報(旬刊)

重要貢獻

零售每册新台幣二元

發行最廣

銷數最多

內容最好

價錢最賤

請訂閱
請批評
請介紹

- ①有警察學術的理論
- ②有警務設施的報導
- ③有偵探破案的寫實
- ④有社會安全知識
- ⑤有當前時事的觀察
- ⑥有生動精彩的圖畫

社址：台北市中正路五號(省警務處內)

電話：五〇二四、五七九五轉本社

營業項目

防水工程材料一切包辦

柏油，白蟻油，水柏油批售

甲一商行

電話 四〇四三號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一二二號

日
出
日

撲滅虫害
水溶特效劑
三井化學出品

總經理處

永豐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延平南路五十九號

分公司 台中 台南 高雄 大甲

其他項目

- 華文打字機 • 自製各種紙類
- 國益牌冷凍機 • 自製各種蔗板

噴霧機
撒粉機
式



新禧

恭賀

年

豐

棧

秋子王

號五路正中市中台

號六六九 •• 話電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經理商

專營進出口

台 一 行

TAI I CO

◆ 營業種目 ◆

{ 五金機械 電機材料 }
{ 各國名藥 化學原料 }

◆ 代辦進口 報價迅速 ◆

三菱馬達（輸出標準型）直輸入元

本行 臺北市延平南路三三號

電話 3 7 8 7

分行 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駿河臺一丁目六番地

電話 神田 (25) 0111號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經理商

興

順

行

總行

地址：澎湖縣馬公鎮臨海街

電話掛號：二六五一號

分行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一〇一號

電話：三四二三號

電報掛號：二六一五號

恭賀新禧

小包車出租

經理 鐘兆炎

三洋汽車行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80號

電話 3826 號

營業處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

電話 2900 號

屏東市火車站前

電話 1230 號

高雄縣旗山鎮

電話 24 號

營業種目

臺

東

縣

漁

會

一、魚市場
二、製冰廠
三、漁船場
四、運起揚銷

總理 常務理事

幹事 兼理事

幹事 兼理事

賴琪 蔡添 許添 馬榮

園財枝通

會址：臺東鎮大同路
電話：二二八號

營業種目

手車油 白蟻油 馬新油 香茅油 汽油煤油 重油柏油 氧氣電土

礦油商

南雄行

總經理 許崑昌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橫路三〇號

電話 二八〇五號

高雄汽車運輸公司

營業種目

汽車運輸 汽車修理

總公司：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六四號

電話——四一五二號

董事長 邱潤寬
常務董事 鍾正
董事 邱詩明

監察人 鍾潤生
常務監察 曹嘉祥
監察人 林金絨
經理 周必壽
邱詩明

恭賀新禧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經理商

王秋本行

秋

水

本

行

台中市建國里成功路二四號
電話：五七一號

禧新賀恭

高雄市場會

高雄市場區濱海二路一四號

電話：四七五七號

魚市場——鮮魚介類銷售
供銷部——油類漁具船具用品
造船部——新船建造上架修理
信用部——存款放款
福利社——計分：理髮室浴室
診療所 日用品供應部
洗衣部 車船供應部
漁民代筆處
語文講習班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經理商

理事長	陳生苞	常務理事	王峯巒	陳瑞森
理事	盧德實	吳萬全	黃有信	許文丕
理事	孫石陳	夏加山	陳追	郭先珍
常務理事	蔡文賓	葉順隆	潘營亂	王枝前
監事	李榮	莊天籟	宋清和	孫天剩
總幹事	陳啓輝			

張

大華油

料加工處

張鎬京

營牛車油 塗料油漆
專機械油 其他油類

地址：高雄市塩埕區江南里公園二路一七三號

恭賀新禧

機械油各種

並

白蟻驅除包辦

大倉機油行

嘉義市火車站前中山路三一〇號

店東康條

恭賀

營業項目

船務報關・海上運輸・
代辦買賣・內外貿易。

★ 川駛高雄馬公間鐵壳光益特快輪

貨客兼收・親切叮嚀・迅速便利

光華通運貿易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漢川

地址 高雄市鼓山一路三十九號

電話 四六一〇・三九九四

電掛 高雄「〇三四二」

新禧



美商

德士古煤油公司
經理處

祥成企業有限公司

各種機油

大量供應

總公司：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七七號

電話：四五六八號

分公司：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七四號

電話：三三一八號



最佳
滑機油

供應各種
品質最優
之機油
產品歷八
十餘年



美孚公司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台灣省台北市 博愛路六十一號

恭賀新禧

營業種目一 各種機油
專買賣空桶
燃料類

振益商行

經理 林江海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十二號

電話 四六六二號

內政部內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證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認爲第一種新聞紙類登記證二二二號



SINCLAIR

辛 克 力

創 立 1888 年
ESTABLISHED

請 用

恐 龍 牌

各 種 機 油

能	延	長	機	械	壽	命
能	提	高	潤	滑	效	率
能	減	少	修	理	費	用
能	增	加	生	產	力	量

太 平 洋 煤 油 行

地址：台 北 市 中 山 北 路 二 段 二 十 五 號

電 話：五 一 二 九 號

本期售價新台幣四元正